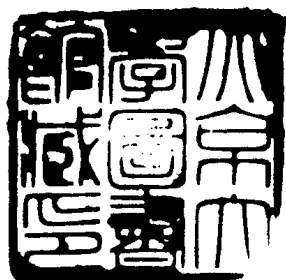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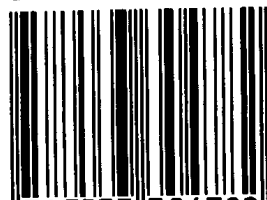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六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研幾圖一卷 〔宋〕王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六年刻本……一

魯齋心法二卷 〔元〕許衡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二七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四卷首一卷 〔元〕王廣謀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二年刻本……六一

聖學心法四卷 〔明〕成祖朱棣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永樂七年内府刻本……一二三

曹月川先生夜行燭一卷 〔明〕曹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二七四

月川語錄一卷 〔明〕曹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刻月川先生遺書本……三〇一

明良交泰錄十八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三二〇

學的二卷　〔明〕邱濬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五〇六
道一編五卷　〔明〕程敏政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六〇九
艾菴密箴一卷河洛私見一卷太極圖説一卷　〔明〕蔡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蔡廷魁刻本……六六二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一）　〔明〕余祐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河南按察司刻本……六九六

研幾圖一卷

〔宋〕王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研幾圖一卷》提要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

之先天圖埋没者二千餘年至
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
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
通書次之葢有一圖之義極千
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
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漈鄭公遂
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
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槩見其論
縱横開闔援引弘博既富矣哉
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爲可恨焉
耳予曩自麗澤歸温習舊書有
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

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爲
可貴而静中之有真樂也叙其
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
吁邵子垂没始以先天圖授之
伯温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
圖卒大明於後世豈伯温所能
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景定辛酉清明日金華王柏識

自贊

石笋巉巉　以培而崇　瀟湖洋洋
以浚而通　茫茫遺緒　眂眂爾東
孰融爾氣　孰肅爾容　稜稜霜月
習習春風　匪範爾德　用儆爾慵

原缺第二葉

研幾圖目

二五交運　五常分合　敬齋箴　晝夜[illegible]箴
陰陽合德　大學三綱八目　致知格物宗派　致知格物
中庸章句　至德凝道　達道達德　中庸首章
中庸卒章　君子不謂性命　二南相配　洪範經
皇極經　洪範並義　洪範對義　洪範傳日
惟皇建極　皇不建極　五行　事證
三德　皇極數言數錫　福極　卜紀
八政　四謀　三聖授受　人心道心
易原　易道交明　聖人易簡　四象三極
觀玩　辭例　陽顯陰藏　窮理盡性至命
動靜分配　成性存存　爻象動頤　四尚三至
筮數　四營成卦　作易用易　易道開闔
朱子辨占　得合　吉凶　稽類
鬼神　寬鬼　太極造化之關　極通相表裏
通書動靜　聖誠　無欲　誠幾德
誠神幾　立極　孔子　師友
治本　卦數涵老陽　卦數涵晴數　皇極經世總數
納音　歷代帝王之圖　再定中庸章句　西銘圖
中庸上下圖

文蓮之圖

昔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所以扶其氣質之不及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節其氣質之過蓋陰陽[illegible]雜揉剛柔善惡其品不齊 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周子曰聖人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而止矣

水 智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金 義 發強剛毅足以有為
土 信 重厚敦實足以有守
火 禮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木 仁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聖人

柔善
水 疏通明敏
金 清約簡儉
土 謹厚木訥
火 謙恭退讓
木 慈祥豈弟

柔惡
水 滑稽流蕩
金 慳吝無情
土 昏濁蒙昧
火 卑諂諂媚
木 懦弱苟且

剛善
水 權謀機略
金 決烈果斷
土 篤學力行
火 威嚴儼恪
木 博施泛愛

剛惡
水 詭詐奸險
金 殘忍暴横
土 執僻拘滯
火 浮躁憤怒
木 貪求無厭

致知格物圖
致知
格物
中庸章句圖
孔門傳授心法
首章
前三句
中八句
末九句
十二章
釋中庸
智仁勇
誠

誠
二十一章
自誠而明天之道
自明而誠人之道
前五條
後三條
凡八引詩
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
末復合為一理
放之則弥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至德凝道圖
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
優優大哉
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凝道
至德
尊德性
道問學
致廣大
極高明
溫故
敦厚
盡精微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存心之屬

二章總論

延平先生曰二節言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

二章開論

性
命
有命
有性
朱子釋
聖人於天道
命
性
二南相配圖
周南
召南
右二南各十有一篇
召南有甘棠後人思召伯也

皇極
水
火
木
金
土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鹹
苦
酸
辛
甘
食
貨
祀
賓
師
時雨
時暘
時燠
時寒
時風
常雨
常暘
常燠
常寒
常風

皇極建極圖
五行圖
五事證圖
水 火 木 金 土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鹹 苦 酸 辛 甘
水 貌 恭
火 言 從
木 視 明
金 聽 聰
土 思 睿

洪範九疇圖
九章共六十五字凡五十有五節
初一曰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皇極經圖
所謂皇極之數言詩之體也
合而來也

洪範並義圖
洛書河圖相表裏故
一六並位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九疇之義於是相應
二五事
見於事者有得有失
七稽疑
驗于占者有吉有凶
九五福
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
四五紀
運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
三八政
施于政者有善有惡
八庶證
感于天者有常有變
一五行
天賦於人有清濁厚薄之殊
六三德
人固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
洪範對義圖
箕子所陳事證相感舉一隅也
今三綫一行取義亦舉一隅也
五事
五事所謂
有吉有凶
稽疑
有吉有凶
三德
剛柔善惡
不同所謂
氣質之性
五行
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
五紀
天道之常
有得有失
八政
庶證
天道之變化也

三德圖
火
水
土
金
木
剛善
柔善
剛惡
柔惡
高明
沈潛
平康
柔克
剛克
正直
善者克之所以濟其善
惡者克之所以治其惡
皇極敷言敷錫圖
人君
庶民
人臣
是訓
是彝
帝其訓
是行
近天子光
作福
作威
玉食
為民父母
臣
害家凶國
有猷
有為
有守
受之
錫保

觀玩圖
辭例圖
陽顯陰藏圖

動靜分配圖
成性存存圖

得合圖

五位相得

地偶	二四六八十
天奇	一三五七九

五行相得

陰	乙丁己辛癸
	木火土金水
陽	甲丙戊庚壬

各有合

	一二三四五
	水火木金土
	六七八九十
五行化氣	甲乙丙丁戊
	土金水木火
	己庚辛壬癸

吉凶圖

字書解吉凶之義，全不分明

大傳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

丹書曰 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

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

失 凶 老陰 乂 陰入地之象

得 吉 老陽 口 老陽出土之象

凶之得歸於吉矣

吉之失趨於凶矣

稽類圖

大傳曰其稱名也小 而不越於稽其類

陽
陰
化自動而靜自陽而陰
變自靜而動自陰而陽
進極而退也
退極而進也
柔變而趨於剛
剛化而趨於柔
鬼神圖
於稽類中分出
張子曰二氣之良能
程子曰造化之迹
祭祀交感
以有感有

魂魄圖
分而言
合而言
人生三變
魄重濁
魂輕清
死謂之魂魄
太極造化之関
通書曰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此自上而說下
此自下而推上
陰靜
陽動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通書曰是萬爲一　此自下而推上

一實萬分　此自上而觀下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總說上下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乾道成男

勉齋曰再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太極二氣五行三者初无斷際者不就合則成三件所以謂之妙合非昔闢而今合既合而生人物自此下却節節說開

太極通書相表裏

朱子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如何曉得

一部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

書雖不多統紀已盡

分曉精深結構得密

簡古淵深未易窺測

文雖高簡体實淵懿

所論不出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

蓋以心爲而混成

心理精密而脉暢

無欲圖
一者此心混然太極之体
无欲心体粹然无極之真
静虛
體之未發者也
動直
用之流行接物也
明
通
公
溥
右第 二十章 二一章 三七章
誠幾德圖
通書第三 第五 第二十五章
智
礼
信
義
通
理
守
宜
愛
用而和
動而正

第六章 第四十章
通書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右通書第四章 第九章
感而遂通
用
聖人
作聖

孔子圖
師友圖
右三十八三十九章

治本圖
卦數涵老陽圖
右通書第十二十三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二三十六章

正統
三皇
五帝
南朝
北朝

西銘圖
父
母
同胞
首章

書研幾圖後

右研幾七十三圖乃魯齋先生以其獨得之學立象陳意而詔來學者也然嘗攷葉通齋所爲壙誌盛稱先生釐正經書之功有謂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又謂中庸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誠明各十一章若見先生卓識獨見有出於程朱三夫子之上者也今觀此圖爲中庸章句者本朱子之說大學格致者亦朱子及程子之義太極通書西銘

敬齋箴與庸孟章註又皆濂洛考亭之舊雖寤寐寃冕等圖擴前未發亦未嘗或外諸儒覬撫而作惟中庸上下詩二南書洪範之類財與程朱所定微有異耳昔北山何先生嘗語先生曰諸經既經朱子訂正其未暇者皆非甚切且當謹守精玩有爲後學言謹之又謹可也是則誌稱釐正大學中庸者特見先生自得之異若圖之多宗程朱者其先生尊北山之訓而爲後學謹言也歟圖刻金華縣雜附李徐諸說鶴爲正之恐學者不知先生尊信程朱之至其論經書或據強自喜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如許文懿所病者非先生作圖教人之意也故特表而識其末簡云

正德辛未後學江都趙鶴敬識

研幾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畫成圖沈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云云考宋史柏本傳雖載柏嘗撰研幾圖然其本不傳元代諸儒亦未嘗一字及是書至明永樂中始出此本自二五交運以下爲圖者凡七十三又衍聖公孔昭煥家別傳一本增綴以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徐毅齋性命心說諸圖共爲圖八十五大抵支離破碎徒亂視聽即眞出於柏乃無足採更無論其僞撰也

魯齋心法二卷

〔元〕許衡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魯齋心法一卷》提要

許文正公心法序

魯齋許文正公得文獻之傳協先正之許久矣予正德歲庚辰奉
命守懷懷許公產也過其閭仰其人不可作叩其貽書因得先巡撫李公檄縣所刻全書其行實文章備之矣既而得其寫本心法録細閱之的然見我魯齋行實文章所以重於世者悉

序一

自斯録中流出則斯録視全書之補於世何如酷愛之惜弗傳因廣以梓嗟夫人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心也心所以貴於人者有法也心法之傳堯開之舜廣之禹湯文武周公吾孔孟主盟斯道恒先之濂洛關閩言雖散出懇懇於心法而意則會也魯齋非深有得其將能有是録哉固非吾

人可易〻道亦吾人不容不樂道也是則予鋟梓意也觀者信有得焉心之放者收斂入来心之良者充拓得去則為學者將不難讀盡天下之書當大任者亦無難處天下之事而希賢希聖之功亦不能外此而别有一種道理也其所補豈淺〻哉於是乎書

嘉靖元年中秋日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懷慶府事前南京兵部郎中洪洞後學韓士奇謹識

時

歲次柔兆閹茂季窮月桐始華録於南林之燕詒堂

魯齋心法卷之上

先生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

又曰為惡者是氣為善者是性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又曰静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又曰知其性是物格盡其心是知至也先知其性然後能盡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聖人之道也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先生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先生曰貪字有合貪有不合貪讀書窮理學聖賢做底是合貪

先生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便是天理

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
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
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
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
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
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
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

先生曰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體情者心
之用也
先生曰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
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
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爲
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
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先生曰浩然之氣非說修養氣本說不動心
無疑懼自不動心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所
生心無愧怍內省不疚自無畏懼不是强
排遣
先生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
天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
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
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
也

先生曰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斂入庫藏若
遇支出來的却是元收斂入去底好物怎
生支出陳穀爛麥來在人學亦然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爲男子須要十分
真須要先了身先生曰十分真者盡其本
然之性學到真實無人僞處先了身者大
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

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先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辯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與所當然

問樂善所以樂天也貧賤患難不憂所以知命也先生曰天賦與萬物無不盡善譬若父母養育幼子少與飮食衣服多與飮食衣服皆是愛惜固是嗔責教訓使之成人亦是無不是底父母無有錯了的天自古老天造化豈有錯了處只有人錯了天與富貴福澤教人行善天與貧賤亦教人行善是天降大任之說若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順性一於爲善此是樂天者也樂天者樂性中之善也知命

者是天道流行之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有天命不敢違雖得貧賤患難亦不爲憂可謂以順受也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樂天也此說君子之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事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先生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先生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先生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先生曰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先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是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承(奉)

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爲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先生曰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又曰聖賢以理爲主常人以氣爲主

先生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先生曰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

除此皆不可求也

先生曰人處貧富貴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爲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學

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先生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先生曰人欲分别人之是非須先用等秤稱盤自己所憂處是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為這幾件為憂所樂處是孟子所謂父母俱全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

為這幾件為樂如此得同然後能辨人之是非也常人雖有父母昆弟俱存不似如此樂自己差謬處極多怎辯得他人是非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先生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先生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仁義禮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貧富貴賤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是氣稟之命一定而不可求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也

禍福死生修短雖有一定之分然其中有正

命有非正命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俟之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非正命者行險徼幸桎梏而死乃人所自取非天所命也

先生曰人稟天命之性為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為一但衆人多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

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求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却便放肆爲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是氣稟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

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先生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問克己復禮此一句有似閑邪存誠先生曰也似

先生曰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顧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為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顧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先生曰便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都知得痛癢方是仁也

先生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又曰醉者不是本性是亂性

問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統萬事先生曰是說一以貫之

問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仁也先生曰推字譬之人身上有此痛從上至下遍身尋覓捏着所謂推己猶自用工夫仁者便知身上痛癢處不須尋覓

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先生曰便是
一以貫之再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先生
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
問不遷怒先生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
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先生
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
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

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見幾
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欲
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
所也
先生曰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便是太極
也堯舜君天下天命也德為聖人所性也
故曰有大德者必受命貴賤命也賢不肖
天也然賢可學而貴不必求

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数能知有形而不知
無形
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
人只是成己雖稍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
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
所為又全別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

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只是箇
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
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
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
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
則百事可作
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愚

謂有道則人皆修行無道則行實既不充必修飾言辭聖人所謂巧言鮮仁者歟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

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慊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為愛便宜者之戒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於仁則事有本故能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樂無所措矣無本不立

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此乃可世間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

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窮焉愛焉而勿勞則驕易流於惡忠焉而勿誨則妄行犯於過咎反有害乎忠愛矣為子為弟者當知父兄所以忠愛之道

天下人類中有出衆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効

同人于宗吝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同者幾

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于宗所得蓋少或有乖異使失所同如孔子溫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翕然相從桓魋之言叔孫之毀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謂其同者

皆善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嘗有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于野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離棄者不能為多助之害當知此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歷試諸難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天位與之人不得而間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以事則不言自喻矣

毀人有過譽人亦招過衆座上譽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毀可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譽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獲罪於人堯之授舜以位未嘗譽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人

有才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不求備書贊湯之德如此宜知毀譽之機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穫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人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

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
何忻戚之有（人字宜作夫字）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金朝政如
此有肱黜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怨上
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於叛上而不顧也
惟先王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感戴
無已臣子除授有不願者聽其自便宋朝
政如此其不行於臣下似難者然顛沛之
際不忍叛其上守節死義不顧也德與刑
其効如此之異君人者當知之無為法家
之所恩也

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先生曰
此豈大人長者所宜觀者

小畜是陰畜陽柔畜剛婦畜夫臣畜君到於
密雲而已終不雨也雨則反常上九既雨
既處是合和而尚德載無德不可居也婦
雖真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於陽到
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
人君子亦不濟也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
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
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
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
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
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
臣伏戎夷戎夷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
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
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
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
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
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
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世事都如此大

壯則止遯則退此君子尚消息盈虛者也
有深意存焉康節詩此意思甚多大壯時
便當知止遯時便當知退則無過咎矣大
壯而不知止則失其壯遯之時不知退則
凶陰方長與之力爭必凶且如大風暴雨
得嵓龕避過可也天怒尚可避況人惡何
不可避遯之時義大矣哉鐔能護砲兩人
相角能避其鋒乃勝遯之義類甚多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
子之於小人當知所以教導之容保之如
父兄之於子弟子雖不善父兄詎忍棄絕
之必也教導容保之而已只為君子不能
容小人小人便陷害君子教思無窮之義
大矣教之亦多術矣然必先容保之乃能
教之不然以法治小人未有能勝者也然
亦非天道坤西南得朋陰方也乾之道無
不包坤則止於西南而已如君父夫無不
親也臣子妻各有職分便有他管不著處
在臣子妻地位而專擅衆務逆道也待遇
小人當知愛之誨之有惻隱之心是非之
心知之端也只是知其是非而已不是要
揀擇出不收拾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為其
可羞惡而已亦非棄絕之也只是以惻隱
之心為主便能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大事君親亦
然無這兩箇字羞惡是非辭讓皆無所措
仁為四德之長元為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
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敬愛安能
教思容保民無疆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
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
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為當世名臣

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
說趨競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
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為
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
人翕然趨之却無所指置所以一人得進
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尊之人
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你福作威豈凡人所
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
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
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
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
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為己私乎宜限以辟
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易四爻近君六四梗順九四便不順知為臣
之不可專也九五六四便順六五九四多
凶理如此也

卷上終

魯齋心法卷之下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摇落
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
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
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侵患處如
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
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
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
凡物皆能為祟難防備

福自內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禍自
外至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理
甚明當體認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伊川傳
理甚詳民志不定天下之亂未已也古之時
公卿大夫以下位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
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

學至而老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
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
下以治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
榮農工商賈日趨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
於利天下紛然雖英明之君有不得而理
者矣此趨競之風不可遏其君子則志欲
無厭其小人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嘗謂
中國之俗必土著有恒產使安其居樂其
俗土田種樹父子兄弟嬉〻於田里不知
有利慾之可趨也民志一定則治道可行
也孟子說王道便說明君制民之產使足
以仰事俯育其旨深矣後世之人豈必皆
無恒心以安其分限亦上之人區處不明
有以驅之也

論語說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說體驗充擴處
多或人託梯媒求進曰今日用人者只是
五六等人得進用汝在此五六等數中乎
在則得進不在則不濟也其人遠止所謂
得進者預私行賄權勢相臨母黨妻黨昵
近効力吾無勢以臨之雖固託之亦不濟
也今曰豈有道義相親者乎豈有以才德
為用者乎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惧
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裏行
後困是如何只為舉足時所立處不穩故
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靜故動而不困人
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
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
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
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
之地為不難也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
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

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
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
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人良知良能
都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
栽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〻却天
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
近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知
嚮方 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
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横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
窮理居敬然横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
以然 乃可禮豈可忽邪制之於外以資其
内外面文理都有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
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扎相似却
是為禮所窘束 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堯舜 桀紂皆有好惡有用舍有舉措但堯舜
好忠良所用皐夔所舉十六 相紂所好奸
邪所用廉來所舉皆凶類下及士君子與
學者所好惡趨舍亦皆然君子小人之所
以分在此知而為之是不仁不知而為之
是不知所以君子必務學要知義理之所
在舉措趨向之際可不慎乎
禹
平水土契敷五敎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
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
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敎賊
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
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絶以欺世
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
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
君子當以聖道為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
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

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
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
所以為學也君子慎所學
坎不盈祇既平無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還
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坎子不滿過去
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叟只得
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
坑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
處皆如此寸步也進不得只得動心忍性
以待不敢合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
却便不得如此浚井完廩皆不敢稍怠不
敢少違到不告而娶却便自處聖人行事
皆當其可易此則悖義傷教不可勝言
頑字最不好到合頑忍時却便成了大事如
舜事父母與待其弟非堅忍負重安得如
此之久敏字最好然有不合敏處亦多敗

事大抵百行皆用當其可得以成事此聖
門所以汲〻要格物致知不然則仁慈禮
讓孝友恭嘿亡國敗家者皆是也可不務
乎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黜陟殺生
予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
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絕祀也
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晦公
以此釋富而好禮欲求安欲求樂無如此
者舍是或有可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
矣人能循理為善則與天為徒雖君父命
令亦有不必從者蓋時少有誤也唯天理
善道豈有差誤豈有誤人者哉正恐信之
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
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化者只
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
欲為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

是善道亦在是苟於此焉真積力久其所
欲為無不如志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每
事是實理無一點人偽間雜安得不樂書
生入大學以工課不及人受人薄賤及一
旦赶上人便寬行大步下得一盤好碁羸
了人猶快活況此真實道理應事接物一
切如志其樂為如何哉
反身而誠是氣服於理一切順理而行氣亦
是善豈有損於其間強恕而行是氣未服
順理當西而氣欲東必勉強按服必順於
理然後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件件事
至誠側怛做將去其心安其氣舒俯仰無
愧其樂可知此天下廣居也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為之際或違於理
氣未得平必勉強其氣以從於理人之不
善未合於理亦在容恕未庸遽與之爭也
在事必勉強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能強
於為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則吾之仁遠
矣故能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
皆備於我試以斯仁者體之則世間何事
不備於我在君臣為義在父子為仁無不
可者正所謂如意寶珠也反身而誠是氣
與理合為一強恕而行是氣與理未合須
是用力按服他至功深力到則與反身而
誠一矣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
放曠不循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
故為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
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曰天
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
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

大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搆爲已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恐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

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問道學之目不可 如此標榜所以多謗議曰不然此一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尚如何耳賤工末技一日崇尚〻且掀然於天下況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以此爲學庸可議乎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爲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紂天命未改只得爲君一日天命改便是獨夫天地陰陽

人物都是如此精氣行到他處便得為君
為長到去了却只是匹夫人有人神所在
處不敢犯亦猶是也古法能按摩人血氣
使去疾病如人能參天地贊化育代天工
以成天下之務到此胷懷眼目真是大
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
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
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能為處無所守
所志所學將何為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
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
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
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
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
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

人亦然威恩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
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
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
此理殊可玩索
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
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
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
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
傚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傚幸無
可傚傚者乎
張侯論為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
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禹然
視其所為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
履當求之於 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

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
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為
行之一句伊川謂説得好話底不難得知
得不真如何説得好話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
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
伊川自少説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
不論知見世人喜説某人只是説得行不
得正叔言只説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
易説呂原明謂二公逺過衆人者學皆此
類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
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
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
通行無弊如生事死葬以禮孝為孟懿子
三家之僭而言然通天下萬世行之不弊
也大抵俱類此

先儒説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
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
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説
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
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
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寛敬哀其體
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天所行之
得天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
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
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
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
强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
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

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
聖人立言之意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為一
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
不容已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在上者必尊
之然後事可得而理為君長敬天地祖宗
鬼神為百執事敬事君長此不易之理也
舍此便逆便不順今有人曰無天地鬼神
無君長父兄尊在我而已雖極力自尊終
必敗亡蓋從無你自尊之理祖宗以來傳
授到你須有祖考神靈在上如何得從你
自尊如三家僭越當時自尊如此不旋踵
為家臣所制而三桓子孫微矣君父豈可
不尊公室豈可削弱公室弱則無所依以
自存其為不智大矣不智便不仁便無君
父無長上自尊便敗亡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謂四時運行都於
興況濃處行將去人厭寒便行將溫處去
要長養要收成要閑藏要發達都於興況
濃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其興
況亦自新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
不能私於一己聖賢樂處如此
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
弊踈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
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
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為謀
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
豈能相為謀宜其與世踈闊矣
先生作室或頤役若曰以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其煩苦若是因謂老氏貴簡靜
亦是厭繁文末節之多也今日觀周家制

度何其細碎若是先生曰不如是易謂恒
雜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斁古人
簡古亦不可久八索九丘亦是黃帝以來
行不得底且如老氏之清淨無欲謂民自
正民自化在今日視之只自家口管不得
更説甚理天下他也立官府有統權者有
聚歛者有散施者其餘節目甚多所謂清
淨無欲已自行不得至如山林枯槁之士

亦豈能久於其所天地二氣相推遷故恒
久到今日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羊肉之美者也亦不能单食之必雜以菜蔬
鹽酪乃可久食古今恒久之道只如此不
如此皆偏滯者也讀伊川恒卦注脚二氏
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
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興今彼下面漸無
人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

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内凡物在下者皆屬
内毎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内順此理
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
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僊人
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
間毎有生死變較大故以為異要之亦常
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

論古今文字先生曰二程朱子不説作文但
説明德新民明〻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
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
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
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
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
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
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

其實則胥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
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
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
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
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常有意於文
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
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

[illegible]卷七

四十二

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
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能文之士必蔽彼將天地間文理都於紙上
布擺成文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闕多矣甚
至於不識父子之親愚謬不可勝道天地
間文理物物有之此多則彼少自然理也
唐宋科目甚多詞賦一科為四六者設經生
多不能此因設此一科既及第便掌誥命

入金馬玉堂故因之相尊尚焚香禮進士
撤幕待經生天下翕然歸之後來於此科
取人材多出將相由用四六起人於富貴
尊榮士多用心故此科轉盛繫辭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此言非必格言至論也但與
彼同心則其臭便如蘭聖莫如堯舜周孔
然其言難與庸夫愚兒道或嗤鄙戲慢至
市井俚諺同心則必愜意入耳矣天下之

[illegible]卷下

四十三

言無美惡但此與彼相投便其臭如蘭道
不同則不相為謀矣
仕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
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
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
堯之於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
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
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

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
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
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
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
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立於朝矣況大
於此者乎

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
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
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
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
天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
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
而已命羲和只是如此四岳謂胤子朱啓
明帝謂嚚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
丹朱必俊辯共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
只是俊辯材幹便是人才堯不如此却只
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
人法也楊忠國理財賦人十日不能了己
一日了之此其材為如何然大悞天下處
乃在此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
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所能而堯
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
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

順天命

先生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
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
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
之使陽氣必伏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為大徐思之意味
深長蓋不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為
胡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喜

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為
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
相惡罵即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
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
已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
不顧也己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
彼得所則己亦得所矣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
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
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
合者可知矣

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〻〻欲怒一老胥詎止
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人
無故為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
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金欲悔宋之和遣使以必死辱高宗高宗不
動徐詎其使曰聞卿北方名家何必乃爾
殊不動聲氣全伏其機使我必蹈而高宗
處之若此其過人遠矣

才之不可以已或饋生鴈長鳴欲飛不能也
有志無才故也聖人稱才難不其然乎人
貴有才

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他惡人故
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

矣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
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
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
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之無
復仁恩

凡人之情敬惟于憂危惰慢于暇豫聖人不
如此堯舜只競競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

處之如一日一日萬機何得墮慢程先生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于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後世臣子謀于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于

上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者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顏之貧夭跖之富壽人豈可為跖之惡豈可以顏之貧夭喪其為善之本心乎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人只得當于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先生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兩剛則不能相下兩柔則不能相濟物理是

如此陰陽亦如此事之初智勇者相合相資事之定則相忌到後來勇與怯者合智與愚者合莽之死卓茂為太傅理應如此功臣多難全不知時也又兩雄難並居久則忌

夫子哂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大抵禮不是強生出來束縛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去後世所謂禮近於法束縛禁忌教人

安行不得非聖人所謂禮也子路不因人情之所固有便要硬做將去堯舜之治天下因人情而已非有所作為也三代以後人材多是硬做如孔明尚不免聖人不如此

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畧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

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或言天變先生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天變常有無應時此何理也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材聖人便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易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駁便見古人好處便能用人之所長

唯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于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萬事皆本于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椿主動也靜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靜為主內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辯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內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事從外以及內卻

有由中以正外如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此内外交相養也非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為主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盡于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遺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踈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

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于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為之弱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

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教之一字為人倫生如本末字為木設源流
字為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
猶是也學者當知教之所自不知學之所
以設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所以觀為子也此
意大抵為父道有闕為子者當始終敬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三年時
方以惻怛哀慕為心不暇改也此以仁字

魯齋心法卷十　三十

為主三年喪畢視其所關係而正之以合
于義此以義字為主天地間事如四時五
行各有一件為主其他皆相輔以行每事
須觀在何時便當以一件為主如作文題
目亦如此先生又曰德性用事則自然所
施中節非有安排做造人欲用事則當哀
而不哀當改而不改學者但當杜絶私蔽
無害德性則所處皆得其宜

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聖人
言論句句是尊德性有一失墜萬事隳敗
如道千乘之國便不說制度如何只說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便下敬字貌言視
聽思便次五行其次纔數七者聖人與天
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

魯齋心法卷下　五十五

顏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
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合和利害成敗無
非在於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
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為治
之本寔在於此或曰論性非所急此不知
者也
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為文殊不知天地人
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

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先天圖俱相對六十四卦是三十三對如乾坤是也三百八十四爻是一百九十二對如潛與亢對見與飛對夕惕與或躍對夕惕是憂危或躍是勇敢如棟

橈棟隆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藉用白茅至慎也過涉滅頂至不慎也甘節苦節不節若則嗟若與安節之類皆是也世間只有一箇感應大事小事雖秋毫未嘗無對人為不善便有凶禍相對

德不孤必有隣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氣血為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世人懷智挾詐而從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

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太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

篤實或可以老氏齋之如文帝子房之所
為是也

先生言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
合乎道在楚漢時便能為子房伎倆在孝
文地位自能塞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
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于禮禮為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
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
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
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骵髮百骸完具物
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為甚
今者尊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
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
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
者及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
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事
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
孝子仁人之心也人當所知本當知所尊
敬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
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
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
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
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
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或一篇文字將前世敗而成功者說了又將
勝而輕敵以致敗亡者說其文雄瞻讀者

稱嘆以成為敗之理信如此不知幾千年
中有此數事耳大抵皆勝而成敗而亡者
也湯武以來皆是也讀者不究所以然便
以為真如此苻堅一敗塗地以敗而亡者
皆是也皆當究所以然之理無為一時文
章所惑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
須明著眼目

許世子事歐公論只是法吏斷手非聖人意
也又論傳不可信不然或無所據如傳所
云聖人書之為萬世慮也其防微杜漸有
功于世多矣孟子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慮其流弊之害世也當求聖人意是如何

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麟鳳為
羽毛鱗介之長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俱要
得所隋煬遼東還見市人尚衆而訝此豈
君人者耶故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風霜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
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
弊者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活枯瘁人
有富貴貧賤

堯舜文武事天事祖宗事親禮文嚴敬非是
聖人作為勉強在理當如此凡在上者清
在下者濁天氣清明日月星辰燦然文理
光彩人面目清明皆萃焉又且日日洗滌
人在萬物之上故靈明為獸便污濁非聖
人妄意欲如此整肅天道人事當如此大
人君子自當嚴敬豈可如小人之為褻瀆
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
父這三件起來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

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
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為這
幾處說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
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
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
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
法術矣其効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

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生但父母思念
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

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
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
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為而為
於其不可為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
如何假令今歲命怏或無可為之事當如
何

孔子不通於時只為欲尊君父當時魯三家
晉六卿齊田氏僭逼如此孔子之道不能
行也故筆之於經或曰六卿之徒陵僭如
此後嗣如何有國享數世何也曰在二氏
說便別在吾道只得言理易曰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
斯伐之矣當時禮法廢壞上下如此故
小人乘時奪取之君子不得也

魯齋心法卷之下　終

魯齋心法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許衡撰衡有讀易私記已著錄是書刻於嘉靖元年前有懷慶府知府洪洞韓士奇序稱正德庚辰得魯齋全書其行實文章備之矣既而得其寫本心法細閱之的然見我魯齋行實文章所以重於世者悉自斯錄中流出則斯錄視全書之補於世何如酷愛之惜弗傳因廣以梓云云今考此書即全書中語錄之下卷而摘其語錄上卷之三十二條亂其次第竄入其中非全書之外別有此書也士奇所云失考甚矣其斯以為書帕本歟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四卷首一卷

〔元〕王廣謀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賢語論二卷》提要

先聖事紀　卷之首

素王事實

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昌顙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脅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洼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倛手垂過膝眉有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趨下末僂後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龜有文曰

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孔子過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興者乎○齊子與適魯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今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先聖四十七世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四十六世孫孔宗壽云家藏所畫先聖按几而坐從其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世久小影摹者多訛○廣陵馬大年爲夏縣令寄人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長上而促下末僂微曲也後耳耳近後也視若營四海則憂世之容可掬）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末摩詰亦莫作也（見祖庭廣記）

素王事實

先聖歷聘紀年

一歲（至三十歲在魯）　三歲（父叔梁紇卒）

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二十歲（生鯉爲乘田委吏）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　二十七歲（適郯）

二十九歲（適晉學鼓琴）

三十四歲（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反魯）

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又夫適周留齊六七年）

四十二歲（反魯留十四年）

五十一歲（爲中都宰）　五十二歲（爲司空又爲司寇）

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而魯大治齊歸女樂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適衛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欲害之去宋適鄭

五十七歲自鄭適陳留三年

五十九歲適衛去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

六十三歲留陳蔡間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于野適楚不用反衛

六十四歲任衛凡五年

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八歲魯以聘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出乃序書傳禮記刪詩正樂贊易脩春秋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

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日卒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反廬於冢上凡六年

先聖歷聘紀年畢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首

聖朝通制孔子廟祀

至大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集賢院

奏孔子自

皇帝登寶位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名號來春秋二丁合用大牢祭有今後常川體例祭呵怎生奉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釋奠儀

○省牲

前期一日晡時三獻官監祭官詣省牲所阼階東西向立以北爲上少頃引贊者引三獻官監祭官巡牲一匝北向立以西爲上俟禮牲者折身曰充贊曰告充畢禮生者又折身曰腯贊曰告腯畢贊者復引三獻官監祭官詣神廚視滌濯畢遂還齋所釋去公服

○釋奠

是日丑前五刻初獻官及兩廡分奠官二員

各具公服於幕次諸執事者具儒服先於神
門外西序東向立以北為上此際明贊承傳
贊先詣殿庭前再拜畢明贊升露階東南隅
西向立承傳贊立於神門階東南隅西向立
掌儀先引諸執事者各司其事引贊者引初
獻官兩廡分獻官點視陳設引贊者進前曰
請點視陳設至階曰升階至殿簷曰請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點
視畢曰詣兖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

視畢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
視畢曰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
視畢曰詣西從祀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
視畢曰請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曰西向立點視
畢曰　詣三獻官爵洗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
北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官盥洗位至位曰
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方初獻點視時引
贊二人各引東西兩廡分獻官曰請詣東西兩廡神位
前至位曰東西向立點視畢曰詣先儒神位前

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退詣酒尊所至酒
尊所東向立點視畢曰退詣分獻官爵洗位
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退詣分獻官盥洗
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西廡分
獻官點視畢引贊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北
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初獻官釋去公服司
鍾者聲鍾初獻已下各服其服齊班於幕次
掌儀點視班齊詣明贊報知此際引禮者引
監祭官監禮官就位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

就位西向立續後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
進就位承傳贊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明
贊唱曰諸執事者就位承傳贊曰諸執事者
就位侯就位明贊唱曰諸生就位承傳贊曰
諸生就位引班者引諸生就位明贊唱曰陪
位官就位承傳贊曰陪位官就位引班者引
陪位官就位候陪位官就位明贊唱曰獻官
就位分獻官在內承傳贊曰獻官就位引贊
者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西向立候獻官就

位明賛唱曰闢戶候戶闢迎神之曲九奏樂
止明賛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賛曰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明賛唱曰諸執事者各
司其事候執事者立定明賛唱曰初獻官奠
幣引賛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
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樂止方
行至階曰升階升殿之樂作樂止入門曰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
立稍前奠幣之樂作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奠

幣奉幣者以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出笏
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奠
幣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
西向立奠幣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至階降
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候立定
明賛唱曰禮饌官進俎奉俎之樂作乃進俎
樂止進俎畢明賛唱曰初獻官行禮引賛者
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

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
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受執事
者如是者三出笏樂止曰請詣酒尊所至皆
升殿之樂作曰升階樂止至酒尊所曰西向
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犧尊之泛齊以
爵授帨巾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
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
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笏樂止祝入東向跪

讀祝祝在獻官之左讀畢興先詣左配位南
向立引賛曰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
位東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
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酌獻
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退復位至階降
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候立定
明賛唱曰亞獻官行禮引賛者進前曰請
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笏

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
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請詣
酒尊所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
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
三出笏曰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
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
爵祭酒三祭酒奠所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
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兖國公神位

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鄒國公
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曰
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
贊唱曰終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
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
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
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詣諸酒尊
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
爵舉器司尊者[illegible]象尊之酌齊以爵授執事

者如是者三出笏詣[illegible]候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
立稍前酌獻之樂作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
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
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詣兖國公神位
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鄒國公
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曰
退侯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北位西向立侯
終獻將升階明聲唱曰分獻官行禮引贊者

分引東西從祀分獻官進前曰詣盥洗位至
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爵洗位
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
執事者出笏詣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
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
出笏曰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
立稍前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爵祭酒三祭
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

位西向立引西從祀分獻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俟十哲分獻官離位明賛唱曰兩廡分奠官行禮引賛者進前曰詣盥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盥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曰詣東廡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北向立搢笏執爵舉冪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出笏詣東廡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稍前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稍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廡分奠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俟終獻十哲兩廡分奠官同時復位明賛唱曰禮饌者徹籩豆之樂作禮饌者跪移先聖前籩豆畧離席樂止明賛唱曰諸執事者退復位俟諸執事者至拜位立定送神之樂作明賛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賛曰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明賛唱曰祝人取祝幣人取幣詣瘞坎俟撤祝幣者出殿門北向立望瘞之樂作明賛唱曰三獻官詣望瘞位引賛者進前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瘞埋畢曰退復位至殿庭前此時候樂止明賛唱曰典樂官以樂主出就位明賛唱曰闔戶又唱曰初獻官以下退請圓揖位引賛者引獻官退詣圓揖位至位初獻在西亞終獻及分獻已下在東陪位官東班在東西班在西位立定明賛唱曰圓揖禮用畢復位引賛者各引獻官詣幕次更衣其飲福受胙除國學外諸處仍依常例

迎神

奏凝安之曲九變

○黃鍾爲宮　三奏

大哉宣聖　道尊德崇　維持王化　斯文是宗
黃南林姑　太姑南林　應南蕤姑　南林黃太
典祀有常　情純並降　神其來格　於昭聖容

黄南太黄、應南黄姑、太黄南林、南姑太黄

○太吕爲角　二奏

生而知之　有教無私、成均之祀　威儀孔時

仲無林仲　夾仲無夷　黄太林仲　林仲夷無

維兹初丁、潔我盛粢　求言其道　萬世之師

太無林仲　仲夾無夷　黄無夷太　太仲夷仲

○太簇爲徵　二奏

巍巍堂堂　其道如天、清明之象　應物而然

南甤應南　南太甤姑　太應夷甤　姑甤應南

時維上下、備物爲誠　維新禮典、樂仲中聲

太應姑甤　太姑甤南　太應南甤　姑太應太

○應鍾爲羽　二奏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是教、萬世昭垂

夷無夷甤　夷甤無夷　太無夷甤　夾仲無夷

良日惟丁　靈承不爽　揭此精虔　神其來饗

夾大仲夾　夾大應夷　應大夷甤　夷甤應夷

初獻官盥洗

○姑洗宫　同安之曲

右文興化、憲古師經、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姑夷甤姑　姑甤應夷　太甤無夷　無夷大應

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回陟降、福祀是膺

應夷太妙　甤姑太無　夾大應夷　應甤太姑

初獻官升殿

○南吕宫　祠安之曲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于民、宴千萬世

南應太應　應南姑甤　夷甤大應　南應姑甤

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兹禋祀

夾大應南　南甤應南　姑甤南應　南甤應南

初獻官奠幣

○南吕宫　明安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

南應南甤　大甤應夷　夾人應南　甤夷應南

粢幣俱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應南姑甤　姑甤應南　甤南大應　夷甤應南

初獻官降殿（與前升殿曲同）

捧俎

○姑洗宮　　豐安之曲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世、

姑蕤無夷　太應姑大　姑蕤太應　應夷大夾

旣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姑蕤應夷　夾大應夷　蕤姑無夷　應夷蕤姑

初獻官再盥洗與前盥洗曲同

初獻官再升殿與前升殿曲同　　初獻官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

南應姑蕤　南蕤應南　夾大應南　應姑應南

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南應南蕤　蕤姑應南　姑南蕤應　姑蕤應南

初獻詣兗國公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

南應姑蕤　南蕤應南　蕤夷夾太　夷蕤應南

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南蕤太應　應南蕤姑　姑蕤太應　南蕤應南

初獻詣鄒國公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

南應夷蕤、南蕤應南　夾太應南　夷蕤應南

與饗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南應姑蕤　太應南蕤　蕤夷蕤夾　南蕤應南

初獻官降殿與前升殿曲同

亞獻

○姑洗宮　　文安之曲

百王宗師、王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

姑夷無夷　太應蕤姑　蕤姑無夷　應夷夾太

酌彼金由、惟清且行、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姑太蕤夷　夾太應夷　姑太夷蕤　太應蕤姑

終獻與亞獻曲同

○南呂宮　　娛安之曲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旣芬旣潔、

南蕤應南　姑蕤夷應　太應蕤姑　南應[illegible]

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　率遵無越
夾太應南　南夾應南　蕤南蕤應　姑蕤應南

送神

○黃鍾宮　安之曲

有嚴學宮　四方來崇　恪恭祀事　威儀雍肅
黃姑林太　太姑南林　黃林太姑　黃南太林
歆茲惟祀　神馭回復　明禋斯畢　咸膺百福
應南蕤姑　林黃姑太　蕤姑南林　南林太黃

望瘞　與盥洗曲同

○姑洗宮　同安之曲

右文興化　憲古師經　明祀有典　吉日惟丁
姑夷蕤姑　姑蕤應夷　大蕤無夷　無夷太應
豐犧在俎　雅奏在庭　周回陟降　福祉是膺
應夷太姑　蕤姑太無　夾太應夷　應蕤太姑

朱文公釋奠儀陳公碩胡貫夫陳設圖並以芹藻為前惟中祀儀圖倒列殊不知所謂前者以近神為前也姑記於此以備參考矣余氏勤新齋刊

羊腥腸胃肺又熟各實三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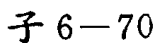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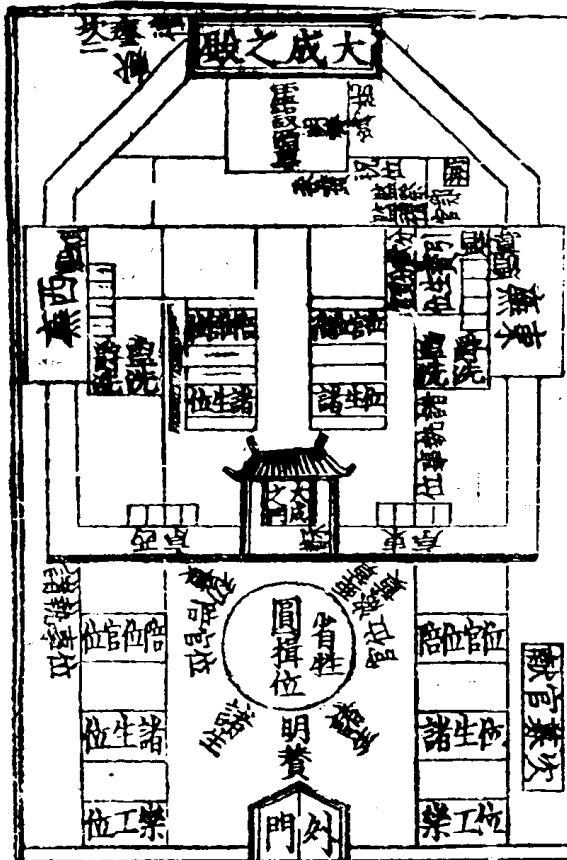
腥左俎第一重

熟左俎第二重

右攝陳設儀曰離肺一在上端肘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又攝朱文公檢討政和五禮新儀曰九牛羊腸胃腸三胃三其長皆及俎距離肺一小而長牛割之不絶中央少許肘肺三其載之次序以離肺在上端肘肺次之腸胃在下端

豕腥膚九又熟九各實三俎

腥右俎第一重

熟右俎第二重

右攝陳設儀曰豕膚九攝載熟膚其如腥○又攝朱文公檢刊以和五禮新儀曰几豕膚九摧載於俎令其皮華相順皆皮生腸之薦○或陳氏禮書曰春骨三與左右膚骨六○諸本末是令巳上並攝陳設儀及朱文公檢到既私五禮新儀臺正之

（丁祭服色）至元十年二月中書省大司農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

大成至聖文宣王用王者之禮樂御王者之衣冠

太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祖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舉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自今以祀擬合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省公服陪位諸儒亦合衣間帶冠唐巾以盡尊崇

衣冠所以彰貴賤表誠敬凡官員及陪位諸儒當諸儀禮以行其

合在聽言者

聖賢語論總目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婚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問禮第六
五儀解第七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觀周第十一　弟子行十二
賢君第十三　辯政第十四　六本第十五
辨物第十六　哀公問十七　顏回第十八
子路第十九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誓第二十二　五帝德二十三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二十六　論禮二十七
觀鄉射二十八　郊問二十九　五刑解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三十二　冠頌三十三
廟制第三十四　辨樂解三十五　問王三十六
屈節解三十七　七十子三十八　本姓三十九
終記第四十　正論第四十一　子貢四十二
子夏四十三　公西赤四十四

聖賢語論編七十二賢姓氏

顏回 字子淵魯人最好學年二十九歲鬚髮白三十二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 字子騫魯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 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

冉雍 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稱

宰予 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冉求 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言以政事著名

仲由 字子路弁人有勇力才能政事著名

言偃 字子游魯人以文學著名

卜商 字子夏衛人以文學著名

顓孫師 字子張陳人有容貌姿質寬冲

曾參 字子輿南武城人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作孝經

澹臺滅明 字子羽武城人有君子之姿為人公正無私

高柴 字子羔齊人為人篤學而有法

宓不齊 字子賤魯人為單父宰有才智一受百姓不忍欺

樊須 字子遲魯人弱仕於季氏

有若 字子有魯人為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 字子華魯人束帶立朝閑賓客之儀
原憲 字子思宋人清靜守節貧而樂道
公冶長 字子長魯人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 又名适字子容魯人以志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晳哀 字季沉齊人未嘗仕節人臣孔子貴之
曾點 字子晳曾參之父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焉
顏無繇 字季路顏回父也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
商瞿 字子木魯人好易而孔子傳之志焉也
漆雕開 字子若蔡人習尚書不樂仕
公良孺 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
司馬黎耕 字子牛宋人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 陳人字子期　曹卹
琴牢 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廉絜 字子曹
陳亢 陳人字子禽一說字子亢　公西輿 字子上
顏刻 字子驕魯人　宰父黑 字子黑
梁鱣 字叔魚齊人　公西蒧 字子尚
冉孺 字子魚魯人　穰駟赤 字子從

顏辛 字子柳魯人　冉季 字子產
伯虔 字子楷　薛邦 字子從
公孫寵 字子石衛人　石處 字里之
秦商 字不周魯人　縣亶 字子象
叔仲會 字子期晉人　左人郢 字子行
秦祖 字子南　勾疆
奚咸 字子借　步叔乘 字子車
公祖茲 字子之　石作蜀 字子明
狄黑 字子之　邽巽 字子斂

商澤 字子秀　施之常 字子常
任不齊 字子選　申棖 字子周
榮旂 字子祺　樂欬 字子聲
顏噲 字子聲　顏之僕 字子叔
原桃 字子藉　孔忠 字子蔑
公肩 字子仲　漆雕哆 字子斂
秦非 字子之　懸成 字子橫
漆雕從父 字子文　燕級 字子思
公夏守 字子乘　顏相 字子襄

首卷終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一

獻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参挍正

○相魯第一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故以名篇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 中都魯之爲邑 制爲養生送死之節 生有養死有葬各定其節使之無過不及也 長幼異食 老少所食不同禮年異十五 彊弱異任 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者也 男女別塗 男女有別不同路而行 路無拾遺 道上失物人不敢取 器不彫僞 器汸朴質不事飭詐 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 因地勢高下爲界 不封不樹 聚土爲墳曰封植木於傍曰樹 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則法也此可見數化及人之速也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 效子治中都之法 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正此意也

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 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之性也 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所產皆得其地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季平子逐魯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子乃使闢不使近先公也言葬不近祖墳季氏如此 昭公墓移合葬於衆公之墓 謂季桓子曰 桓子平子之子也 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 言平子別葬昭公是貶君之過以彰子之罪非禮之所宜也 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所以蔽平子不臣之罪夫子指平子

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也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 攝權也 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文乃本武乃傳二者不可偏廢 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 必具文臣武職以相隨 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 同至夾谷所會之 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 遇禮簡略之禮也 揖讓而登 賓主揖遜式登位南 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 萊人東夷人也 鼓譟劫定公 用兵鼓張威以懼定公故也 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 使定公以退避 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 脩禮也 裔夷之俘 裔邊塞之人夷狄也俘者陣中之人也 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謂非齊侯所以與諸侯脩好之禮也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俘虜之人不得與盟會之事 兵不偪好 兵威不得近脩好之所 於神爲不祥 在神祇爲不吉之事 於德爲僭義 在德爲過愆之義 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 言齊侯必不如此 齊侯心怍 齊侯聞夫子之言其心愧怍 麾而避之 使萊人等退避 有

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音排 俳優雜劇之人，侏儒矮人，呈戲於兩君之前也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等級也 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 齊人乃執筆加于誓書上 曰：齊師出境 言齊三軍出境界 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不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茲無還，魯大夫也 對曰：魯大夫答齊侯言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言汝不遂前時所侵過魯國汶陽之田 吾所供命者，亦如之。我使齊供我之臣亦不得還齊，亦如齊之盟言 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吾子指丘據也，言汝豈不聞其故乎 事既成矣，盟事已成 而又享之，又行燕享之禮 是勤執事。是徒勞執事之人 且犧象不出門，夫犧象之尊在法不出門 嘉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於野外奏合 享而既具，是棄禮，享禮太過則失其禮 若其不具，是用粃糠。粃穀不成粃糠以禾之草 用粃糠，禮用粃糠則君受辱 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子亦指丘據也，言汝何不謀之 夫享所以昭德也。夫蒲賣切○然禮者明其德也 不昭不如其已。享不明德，不如不享 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魯國之臣用君子之道以佐其主 而

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使我得罪於魯君 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齊乃遂魯四縣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不得蓄兵甲 邑無百雉之城，城三堵曰雉縣有百雉過制也 古之制也。今三

家過制，三家孟孫叔孫季孫過制樂城於邑 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子路為季氏宰，孔子使隳三家之都城 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叔孫不得志於季氏宰 因費宰公山弗擾 費音祕 率費人以襲魯。率費邑之人民兵以襲魯國也 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孔子使二人率衆下臺伐之 費人北。師敗曰北 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尊魯國 弱私家，弱三家 尊君卑臣，君臣有定分 政化大行。

○始誅第二 子自司寇攝相事即誅亂政大夫，故名始誅篇

孔子為魯司寇，定公十四年，公以孔子為司寇 攝行相事，有喜色。有喜悅之容 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言氣足以配道義，故禍至不恐懼也 福至不喜。言外物無以動其心，故福至不喜也 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

以貴下人乎。言不以位爲樂而以下人爲喜也於是朝政子乃與朝廷之政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少正卯魯之人也爲魯國大夫亂政故夫子戮之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懸尸於朝有三日之久所以示惡懲衆也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記或人言夫子得無有過失歟孔子曰。居吾語汝。語音御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與音預○竊取偷盜之事不在五者之列也一曰心逆而險。處心逆詐二曰行僻而堅。行偏貴乎能改今則偏說而堅苟安不改如此則不至於敗乃公事者未之有也三曰言僞而辨。所言敗僞又且文詐四曰記醜而博。所行非義其惡廣大五曰順非而飭。順意爲非強文其過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誅者棄而不容之謂也而少正卯。皆兼有之。五惡俱全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居處與小人成羣相集聚瀾此則邪道漸長可見矣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言說褒揚榮耀衆人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剛強抗禦反非爲是獨立不改此乃人之奸雄者也。奸惡也雄大也奸雄云者言其惡之大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

者。異世言其人不同時同誅言其皆除惡也夫子引之以見正卯之惡不容以不誅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以其大而忘國敗家小而妨賢國斯足以爲可憂矣○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收父子同內於牢獄三月不別。囚之三月不與辯其是非有哀矜之意故也其父請止。其父於夫子求正其訟夫子赦之焉。不教而殺謂之虐故夫子赦之故也季孫聞之。不悅。季孫聽夫子赦父子之訟以是不悅也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昔與我言國家必先以孝。孝者百行之原故國家必以孝爲先務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我今殺一不孝之人以教百姓使知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在上之人失其教民之道而殺其下。而殺戮其下民而能閔哀其無教之忘不有矣非理也。始非治國之道不教以孝。民可使由之命而聽其獄。既不教其民徒聽其訟不可也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三軍之敗乃是訓練有不精也不可斬也。不可責其敗而斬之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不可施刑於人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非百姓之罪乃上之無教矣夫慢令謹誅。賊也。傲慢君令專於殺者謂之賊也徵斂無時。暴也。沉斂不時取於民者謂之暴也不試責成。虐也。不試用於民責其有成者則謂之虐政無此三者。

後刑可即也。即就也書云義刑義殺刑殺皆合乎大義之正勿庸以即汝心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惟曰未有慎事惟言未有順言必教而後刑也言必先教民教之不行而後殺之可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既施道德以服乎民而猶不可而民尚不可服尚賢以勸之行用賢才之人以勸諭之又不可又勸不從即廢之廢棄也又不可棄又不從然後以威憚之用威以懼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若有奸民不遵然後待之以刑其教化者乃用刑以殺之則民咸知罪矣姓皆知有邪合嘗讀刑詩云小雅節南山之篇天子是毗毗輔也以此輔民之

道輔於天子俾民不迷使百姓不迷惑是以威厲而不試故刑法雖嚴不用施於民刑錯而不用刑置而無所施今世則不然今不如古亂其教教法紛亂繁其刑民犯刑者多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使百姓昏蒙陷於刑罰又從而制之又用法以制之故刑彌繁於是刑法愈多而盜不勝也而民爲盜者不可勝數也

王言解第三夫子閒居曾子問曰今未聞王者之言故以此名篇

孔子閒居閒居燕私閒暇之時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但聞有官之大夫與出仕之人言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君子之正言少■也於乎嗚嘆之辭吾以

王言之。我以王者之言語爾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王者正言不必出戶庭而天下自從王者之化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言王者何如孔子不應。不應者有難於言也曾子肅然而懼。肅然恐懼貌摳衣而退。整衣服而退負席而立。坐所尚之位而起身聳立有頃須臾間也孔子顧謂曰。而與子言曾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汝參遂可與言明王道否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不敢自足可謂王道請因所聞而學焉請因夫子所言聞而學之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人所通行之謂道於己之謂德依道所行行者所以昭吾之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人之有德所行之隨乃尊重耳

是以非德道不尊。人無德則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非道則德不明行則不明其德是故昔者明王古之哲王內脩七教在內則脩其教法有七事外行三至。在外則行三至之道至者至極之理七教脩。然後可以守。明王脩七教則可以守國三至行。然後可以征。三至既行可以征伐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在內能脩七教則君不勞而治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在外能行三至則國用不費而足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參言不勞不費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伯禹居左皐陶居右不下席而天下治。不用下位天下自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如此

七教治民之本

何在上之勞哉政之不中。君之患也政教不得其中乃君德之病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號令不行則是人臣慢君之過若乃十一而稅古者稅法君取其一民得其九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數役於民歲不過三日一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林從不取民之稅關譏市鄽皆不收賦關外但譏異服異言及市廛皆不收其賦斂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政乃國家生財之道明王與節約之也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尊敬老人則下愈盡孝於父母上尊齒則下益悌。上之人尊其年齒則下愈悌於長上上樂施則下益

寬上喜於傳施則下愈得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親近賢者則下益擇友而交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有德之人則賢者皆出上惡貪則下恥爭。上不貪財則下以爭利爲羞恥上廉讓則下恥節。上清節讓遜則下亦知恥守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上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既脩七教則天下無犯罪之人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上之親下亦如是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幼子之慕慈母眷戀不忘下之親上也亦然上下相親如此。君之愛民民之忠君相親近有如此者故令則從。號令則民樂從施則行。發達則民施行民懷其德。百姓懷君

孔子言三至之道

之德近者悅服。中國心悅誠服遠者來附。遠方亦來臣附政之致也。君臣所致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讓遜而天下自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自歡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之民自和明王篤行三至。明哲之王力行此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爲君者皆得盡其君之道而明哲以保身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爲臣者皆得盡其臣之道而各共厥職天下之民可得而用。天下爲民者皆得忘其樂而樂爲君之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

天下良士之名。古先哲王必皆忠良之名譽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名譽又知其實行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因朝廷官爵以尊禮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爵祿而使之富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能若此則天下之名聲興起矣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申上文之意以明其義

大婚解第四魯哀公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以夫婦別故以大婚名篇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人道治人

強學以待問（早夜勤力務學以待人之資問）懷忠信以待舉（懷抱忠信以待君來召用）其自立有如此者（儒者自立卓然而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不以金玉為寶）而忠信以為寶（言行必以忠信為寶）不求多積（不求多蓄積）多文以為富（文詞多才藝故以為富）其近人情有如此者（累合人情亦如此）儒有可親而不可刧（惟可以親其道不可以刧其威也）可近而不可迫（可相近不可勇迫也）可殺而不可辱（寧殺其軀不可輕辱）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儒有小過不可面責但可緩緩規告）其剛毅有如此者（其剛果如此）儒有忠信以為甲冑（儒有忠信如甲冑之在身）禮義以為干櫓（禮義為干櫓亦言兵戈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躬行則以仁不殘暴也處己則以義不失禮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言不變仁義之所守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其特立如此）儒有博學而不窮（廣博務學不窮）篤行而不倦（力行所學而無怠）禮必以和（禮之用和為貴）優游以法（優游以法則治）慕賢而容眾（希慕賢哲而公於眾）毀方而為合（去己之大圭角英銳下與眾人小合也）其寬裕有如此者（其寬懷如此）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儒者見賢則舉於君見能則聞於上不求其報其心公也）又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其進賢禮能如此）儒有澡身浴德（行堂事灌其身體沐浴其德行）世治不輕（逢治世則自得無輕進也）世亂則沮（逢亂世不畏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其梗介如此）

問禮第六（因哀公問大禮故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郊社宗廟之禮節）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朝聘宴享之位分）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人倫交處之事）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君子尊敬之禮）然後以其所能敬順百姓（於是以能行之禮敬百姓以禮而行）其夫禮初也（禮之本也）始於飲食（禮始於飲食之中）太古之時（太古上古之世也）燔黍擘豚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神享其德不求備物）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冬則掘地而處其意取其暖也）夏則居橧巢（夏月居橧有柴曰橧有榴曰巢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以止飢也）未有絲麻衣其羽皮（未有布帛但著鳥羽獸皮）後聖人有作（後三皇出）然後修火之利（然後鑽燧取火）範金合土（治金為器之模範合土以作甎瓦）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上棟下宇）以炮以燔以亨以

炙燔曰烹炮曰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績麻曰布以養生送死。用以為養生送死也以事鬼神祭祀鬼神與其先祖。祭祀祖先以正君臣。正君臣之位以篤父子。父子尊卑之分以睦兄弟。和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以安夫婦尊卑之分此禮之大成也。成，備也。禮之大備也

○五儀解第七哀公問治國以五儀，因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言欲求吾國之士與之治政事敢問如何取之。當以何道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儀，等也。人有五等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此五儀也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能知此五等，則為治之道盡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庸常之人心不存慎終之規，其不存謹終久之規也口不吐訓格之言。口不出法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言不擇賢以託身，則必下如己者其不幾於群居聚者未之有也不力行以自定。不勤力行道以定其身，若此則信道不篤矣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所見者小，所暗者大，又不能求學矣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隨物流蕩，不知所執，若此則不至於久約，必不能自久樂，必溢者幾希矣此則庸人也。庸人如此，苟人君不知而用之，則小則致賢〔…〕能亡國敗家者有矣其庸人可以與乎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心中卓有定見計有所守。計事有定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雖未盡道術之原必有率也。必能循道術之事不苟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雖未至全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必有道以處其善富貴不足以益，雖富貴而無所益，所謂得志不能淫者此也貧賤不足以損，雖貧賤窮居，亦無所損，所謂不能損者此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所言必忠信，無怨惡也仁義在身，而色無伐，躬行仁義而無矜伐之色思慮通明，而辭不專。心思意慮昭明通達，不專尚言辭篤行信道，自強不息，德行篤信，道德力行不怠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依德而行，不過其法行中規繩，所行所為，規矩準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其言可為天下法，言滿天下無口過，故不傷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其道可化民，亦不害於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音菀，有而無積財。雖富施則天下不病貧。及其散施，則天下無告貧者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其德可配天地也變通無方，隨時變通，不執滯也窮萬事之終始，窮萬物之本末協

庶品之自然（合衆物之自然）明並日月（民明日月之光）可並化行

君神（神化行於天下如神不可窺測）下民不知其德（民閭於德化之中不德）

（知其有德也所謂不識不知無偏無黨者在是矣其德為何如哉）此則聖人也

公曰善哉（嘆美夫子之言也）非夫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此言也（言非夫子有此賢德則不得聞此言）雖然寡人未嘗知哀

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未嘗識哀戚憂恐勤勞恐懼危難之事如此）恐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

之矣（君知此言已知五儀之數矣）丘亦無所聞焉（謙詞）公曰

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夫子開發其心）吾子言也

吾夫子（為我言之）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從右而入）登

自阼階（由東階而升）仰視榱桷（舉目視祭）俯察机筵（祖宗之位）

其器皆存（祭器皆在）而不覩其人（不見祖宗之主）君以此思

哀則哀可知矣（由此思其哀則知哀矣）昧爽夙興（昧爽未明之時）

正其衣冠（興起也整理其衣冠）平旦視朝（平旦將明之時也視臨也）

慮其危難（思其危亡之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有一不得其物）

（道則亂之自此始）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由此思其憂則知憂）

（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日出聽事以至晚也）諸侯子孫往

來如賓（諸侯子孫來朝如客）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禮揖遜正其

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由此思其勤勞則知勞矣）緬然

長思（深遠而思）出於四門（出國四門之外）周章遠望亡國之

墟必將有數焉（觀亡國之城必有定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

可知矣（由此思其懼則知懼矣）夫君者舟也（君如舟船）庶人者

水也（衆人如水）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

危則危可知矣（由此思其危則知危矣）君能明此五者（五者

知上思哀思憂思勞思危五者之患）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又畱

心於五儀之事理）則政治何有失矣（無為而政不繁也）○哀公

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

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國或來攻我則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

廷有禮上下相視天下百姓皆君之民（非天下莫有其民）

（一民莫非其臣也）將誰攻之（何以來攻之耶）苟違此道

民叛如歸（百姓皆如歸）皆君之讎也（此道如[illegible]）

將與誰守（將與何人共守其國）

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乃[illegible]山林之[illegible]）

弛關市之稅（能收關市之稅賦）以惠百姓（以[illegible]百姓）

○致思第八（孔子遊於農山令各以言志如此篇學者宜以思玩）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指三子言爾各言其志何如而言之）

（君如舟民如水）

（孔子遊農山三子言志）

說音稅

擇焉子路進曰先言其志由願得鼓皷之音上震於天鳴鐘擊鼓聲音震動上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旍旗下垂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必取也搴旗執馘戰必以三軍爲勝也唯由能之言他人難與之於唯由也能之夫子曰勇哉以三軍爲在前白刃在後當是時也誰不深避而背之其鋒乎由也所言如此則是有剛果勇猛之無逡巡畏縮之態不謂之勇而何哉亦許其志子貢復進曰言此子貢之志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賜願令齊楚二國相戰于廣大之野兩壘相望兩軍相望挺刃交兵言戰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子貢尚白衣素冠陳說其間談說於楚齊陣中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數陳時兵之利害以解二國之患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言其有才也顏回退而不言觀其不言則異乎二子之志矣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二人有此心斷有此志子之志已知之唯汝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蕕臭各異之堯桀不共國而治道不同不相爲謀也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回所願欲明聖之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所以敷陳之也導之以禮樂又以禮樂導之使民城郭不脩言世治也溝池不越無事於此鑄劍戟以爲農器言無事於兵矣故以爲農器也放牛馬於

源藪牛馬不用故散於源藪與古者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者可以與同日而語矣正此意也室家無離曠之思男女有室家亦無離曠怨思也千歲無戰鬭之患言大平也則由無所施其勇天下平治無有事兵若矣由雖勇也其將何所施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天下平治則齊楚之君自無爭鬭賜雖有辯才也又何施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嘆然而美其德所以深許之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三子言志各出本意顏回之志如此夫子果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其志豁然出於言意之表視三子規規於事爲勇力者不可同日語矣〇季羔爲衛之士師季羔爲衛國獄官刖人之足刖罪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知禍而知避亦能不害其君子義也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言缺有可以逃季羔曰君子不踰季羔言君子之人不可踰空獄之處也又曰彼有竇言彼有穴可以逃難季羔曰君子不隧言君子不從穴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隨追以逃其難既而追者罷追羔者罷去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王之法而親刖子之足我不可廢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今我正在患難之中此正子報怨之時此正汝復報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而指刖者刖者曰斷足固我

孔子善季羔

武王正身以正國以正天下 王者有罪其君 道而萬民事成

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言王法治臣不可怨）臨當論形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此我所以喜公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其行法均一）思仁恕則樹德（觀獄不悅則恕可見而削者悅於法則樹德亦可見矣）加嚴暴則樹怨（言從其理）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上行下效）正其國以正天下（由近及遠）伐無道（伐紂無道）刑有罪（犯法者刑之）一動而天下正（四海永清可見其正）其事成矣（治功成也）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從天下順

賢治 子路爲水備

之○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仲由作蒲邑之宰興）其民修溝瀆（同百姓修導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作隄以防水災也百姓見勞役頻苦）人與之簞食一壺漿（每人與之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往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以百姓修導溝渠以防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未以深思其理故率爾妄對如此）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言當告於君發粟以賑之）而以

爾食饋之（將汝私食與其民）是明君之無惠（是欲暴揚其君無恩惠及人也）而見己之德美矣（今汝與民私食則是彰汝之恩及於人矣）○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貫其力也）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急於奉養也）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自食惡者）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爲親負米服其勞也）親歿之後（二親不在）南遊於楚（遊宦於楚國）從車百乘（駕御奉祿）積粟萬鍾（多也）累裀而坐（重席而坐）列鼎而食（羅列鼎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言居今日之富貴而思昔日之貧苦以親亡無由再養此子路之孝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稱其孝也）○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形圓而色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舟人取之以獻楚王也）王怪之（異其物未見也）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吉祥之兆）唯伯者爲能獲焉（諸侯之伯者方得此萍也）王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子游孔子弟子名）夫子何以知其然（因何得知此物可食）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如斗之大如日之赤也）剖而食之甜如蜜（剖而）

食之其甘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此乃楚王之吉兆吾是以知之○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由也願受夫子治蒲之教誨子曰蒲其如何言蒲邑風俗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路言蒲人皆壯強難以爲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我告爾治道恭而敬可以攝勇能恭敬則可以攝服其勇也寬而正可以懷強行寬政守正道以懷柔其強暴可愛而恕可以容困能愛恕可以容其困之溫而斷可以抑奸和溫而能斷可以沮抑其奸邪如此加之正不難矣以此數者治之雖使蒲有壯強之士治政亦不難矣

君子有三恕

三恕第九因此章有三恕字故以名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恕者反己之謂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為臣不能事君有臣而求其可使恭敬之道必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之有反則可以謂恕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為子不能孝親有子而求其報己亦非恕也必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如此才謂之恕焉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為弟不能敬兄有弟而求其順已亦非恕也必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斷可謂之恕也苟徒責人而忘自責者奚可哉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士人若能曉此三恕之本則知正其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

君子有三思

可不察也君子所思有三者不可不致察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年少而思長大無能故思務學也老思其死則務教若則思死故務教人也有思其窮則務施富有則思窮故務施人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此乃坐側鑑戒之器也

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其中空虛則傾中則正水注至中則端正滿則覆若內滿則翻倒明君以為至誠明君用此器為大鑑戒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以注水試之乃注之水弟子注水於欹器中中則正滿則覆

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凡物豈有滿而不覆之理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

持滿有道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言雖聰明睿智不可太恃當以愚持守之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功德蓋天下當以謙讓守之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勇力振世當以柔懦守之也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富有四海之內當以謙恭守之此之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子順從父命可以為孝乎臣從君命貞乎臣順從君命可謂正乎奚疑焉一孝一正又何疑之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古者萬乘天子之國有爭臣七人

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諫諍以救其過失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諸侯之國諫臣五人則能保其社稷以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大夫之家有爭臣三人則能保其祿位父有爭子,不陷無禮。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有良友相諫諍則不行非義之事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子順父命豈詎謂之孝乎臣從君命,奚詎為貞?臣順從君命豈詎得為正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其所為事不宜也之謂孝之謂貞矣。為人臣子能審所從則得其正孝之名矣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一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二

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正

書林自新齋余氏刊行

好生第十因哀公之問言以聖人之德故以名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言公所問不先於大道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好惡皆去聲此仁政也其任授賢而替不肖。用人則取其賢者而不肖則不用之也德若天地而靜虛,舜之德若天地也化若四時而變物。化民如四時化萬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天下咸奉其風教以及於夷狄皆仰舜德鳳翔麟至,鳥獸馴德,言鳥獸皆順其德無他也,好生故也。行好生之德故能如此○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子路初見夫子武裝仗劍而舞尚勇也孔子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路言古人必以劍自護其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古之君子以忠處己以仁護身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居於環堵之中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人有不護者我則以忠道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有侵犯暴逆我則以仁道固結之〕何待劍乎〔何必以劍自衛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由勇人也今聞夫子之言即願受夫子言聖教感人也何如哉〕○楚恭王出遊亡烏皡之弓〔恭王出遊而失其弓烏皡良弓之名〕左右請求之〔左右蒲役求之〕王曰已之〔舍之勿求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言其度量不廣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但言人得之而已足矣又何用言楚其也〕○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二國爭田相訟累年而不決斷〕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周文王也〕盍往質之〔何不往彼質正〕入其境〔既至西伯疆界〕則耕者讓畔〔耕者相讓田畔〕行者讓路〔行路之人相遜而行〕入其朝〔至其國中〕士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言相遜也〕○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閑田矣〔皆以所爭田廢為閑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文王之道無以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言其不施號令而民自從不施教誨而民自聽可謂至矣〕○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獨居於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鄰之寡婦亦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室為風雨所損〕趨而托焉〔嫠婦趨男子之室託避風雨〕魯人閉戶而不納〔男子閉門不與寡婦入〕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言男女不六十有歲不可同居處也〕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今汝尚小我亦少是以不敢容汝進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言汝何不學柳下惠之所為事見他書今此不必具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言柳下惠有德則自然可也〕吾固不可〔在我實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我將以我之不可為學柳下惠之可〕〔竊觀此則見其所學非他人可比今世人有瞽相從鑽穴相窺者矣尚何望其婦之越托而論不容入乎然其有見於此其不汙穢者亦尠矣此非小事乃克己復禮之端自古賢才皆遠裏做工夫其可忽也乎學者察焉可也〕孔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凡欲學柳下惠之人未有若魯之男子者也〕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心期造至善之地不習他人之也〕可謂智乎〔可謂明哲之人〕○孔子曰小辯害義〔言小人口力害正義〕小言破道〔言小人大道破碎〕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關雎取鳥以興其君子美詩〕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鹿鳴篇以獸取興而君子亦大其詩〕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嫌其鳥獸之名而不取其義固不〕可

可與言詩矣

問禮老聃訪樂萇弘

觀周第十一（夫子適周觀先王之制故以觀周名篇）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敬叔孟僖子之子也）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傳通古今之道也）則吾師也（則是吾之師也）今將往矣（今欲往見之）敬叔與俱至周（敬叔與夫子同往周）問禮於老聃（見老子問古之禮也）訪樂於萇弘（見周大夫問之以樂）歷郊社之所（過郊祀社祭之處）考明堂之則（考究明堂之法則）察廟朝之度（審宗廟朝廷之法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我今乃知周公之聖德以周室之所以興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富貴之人則以財物送人）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人以言語贈人）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我雖非富貴之人竊居仁人之名）請送子以言乎（謂以言語送夫子）凡當今之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愛譏刺人之故）博辨閎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揚人之過也）孔子曰敬受教自周（自周而歸魯）反魯道彌尊矣（其道益尊）

遠方弟子三千人孔子觀明堂

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遠方願為[illegible]子來學道者凡[illegible]千人）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夫子觀周明堂及四門之牆）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為鑒戒）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又有周公抱成王登天子之位以朝諸侯之圖在明王之堂也）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此乃周家之所以隆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光者可以察形也）往古所以知今（往古之事可以驗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人君不求蹈古人所以安存之迹）而急忽所以危亡（而且急忽危亡之事）是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何異退步而欲近及前人也）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夫子觀周家入太祖后稷之廟）

有金人銘

有金人焉（廟中有金[illegible]人）三緘其口（三重封其口）而銘其背（銘刻於背上）曰古之慎言人也（此古者能謹言語之人也）戒之哉（當以為戒）無多言多言多敗（人不可多言多言則敗事）無多事多事多惡（人無為多事若多事則多患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所行之事不可復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莫言其患何傷又將無驗）勿謂何害其禍將大（莫言無害其患又將成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寬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如火方焰焰而小若不滅之及炎炎而至則將如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如水涓涓細流若不塞之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如綿不斷）

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能持滿而不盈也實而如虛雖飽於實理而常若虛過之如不及作事雖已是猶如未是不自足也先王難之是先王之所難也其貌恭容貌恭敬不怠惰也其德敦在心之德敦篤也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與人言而有信不虛妄也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富貴之人常以浩浩之氣貌之是曾參之行也此曾子之行也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言其孝者德之本始者德之弟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信者謹厚之德忠者[illegible]有之參行夫門德者也曾子常即四者之德而行之[illegible]美功不伐不以美功而矜貴位不喜不以貴爵而樂不侮不佚侮佚貪功[illegible]不傲無告不侮鰥寡孤獨之人也是顓孫師之行也

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言其不矜伐未足為難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其不弊於百姓可謂仁矣夫子以其仁爲大大子張之仁也學之深其學而能造其深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必致其敬上交下接若截焉上與人交下與人接截然明白也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人貴之不喜也賤之不怒人賤之不怒也亦苟利於民矣廉行於己在己以清白自厲人則利之而不傷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德及事而用之凡事必先成其思慮及事至則用之故動則不妄所為不動是言偃之行也

獨居思仁居於家也則思仁公言仁義所言則以仁義不苟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日三復則敬之至也此宮縚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凡出入見夫子之後未嘗越其禮也足不履影往來常避人之影也不啓蟄不殺春分蟄蟲啓戶始生此時不復殺生方長不折春夏長養之時不折草木執親之喪。未嘗見齒居父母喪無笑容也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乃賜親見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自言不足以知人之賢子貢之讓詞也

賢君第十三

周哀公問賢君故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孔子言衛靈公乃賢君也公曰。何也公問靈公何得為賢也曰。公子渠牟靈公之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能足以治諸侯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其誠信能守國也靈公愛而任之公愛渠牟而任用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林國者見有賢人則進於君而用之也而退與分其祿君不用則分己俸與人是以無游放之士當時國士無游放者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為賢而尊禮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又有國士曰慶足者

國有太事則起而治之（衛國有大事則起凡出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凡事則退欲以容賢也）靈公悅而敬之（公喜愛足而敬重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有故去國）而靈公郊舍三日（公出郊舍以自悔責也）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以待史鰌反而後歸也）臣以此取之（今者以此靈公為賢君也）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但往昔齊國有鮑叔鄭國有子皮是賢人）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意者當今之賢無出斷二人矣今日鮑叔子皮二人而已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呼子貢名曰汝所聞是以用力於當時者為賢是以進賢於其君者為賢乎言此以語之）子貢曰進賢賢哉（言進賢者為賢也）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已之才者也（未聞管仲子產能進人才之賢於己者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何以立身之道為也）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能恭則遠於患難）敬則人愛之（能敬則人皆愛之）忠則和於眾（盡忠則可和於眾人）信則人任之（有信則人任之以事）勤此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

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賢君理國其道何先）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聞晉國有中行氏者也）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能尊賢賤不肖其國亦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子言中行氏雖能尊賢而不能用之）賤不肖而不能去（雖能賤不肖而不能去之也）賢者怨之（賢者怨不用已）不肖者讎之（不肖者恐其賤己故與之為仇）怨讎並存其國（怨仇之人皆在國中也）鄰敵構兵於郊（鄰國結兵於郊野與之為敵也）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喟然歎曰（夫子閒居興歎而言）鄉使銅鞮伯華無死（伯華古之賢人也而早死）天下其有定矣（言天下得以治）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及老成有道德又能謙以下人）子路曰好學有勇則可也（子路言伯華好學有勇則可）若夫有道下人何哉（伯華既有道又何用下於人）子曰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克也（以眾多而攻寡無不勝者）以貴下賤無不得也（以尊貴而下卑賤則無有不得其民者）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周公為冢宰治天下之政也）而猶下白屋之士（白至平白之家布衣之士）欲得士之用也（蓋欲得天下士而用之也）惡有有道而不

下天下君子（豈有自有其道而不私己天下之士）○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爲政能使百姓財用充足壽考雖期此其最大者也）省力役（使民以時）薄賦歛（取民有利）則民富矣（民乃富足也）敦禮教（學其禮敎）遠罪疾（使人遠於罪矣）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將恐吾國貧之）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未有人子既富而父母猶貧者也）

辨政第十四（此因國君問政而聖人答其政事之不同故子貢辨其詳以政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節省其財用不妄費也）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告諭其臣下使正職也）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中國之民喜悅遠方之民來歸欲其得民心也）三者之問一也（三者問政）而夫子應之不同（而夫子答之各自不同）然政在異端乎（豈爲政之道在於多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皆各因其失而對不同）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後臺榭之奢溺苑囿之宴樂）五官伎樂不懈於時（其官伎樂無一時少息）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一日賞大夫之官者三人千乘者大夫之家也）故

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所以謂三人也）內比周以愚其君（在內則結爲黨與黨則惑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在外則距諸國之賓客以蒙蔽君之聰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荊土地雖廣公所治之都則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百姓有離散之心不遑啓處者矣）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以此三者故爲政不同）○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諫其君也）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illegible]體所以[illegible]）四曰直諫（以直道而諫也）五曰諷諫（借他事引[illegible]援而諫）

主以行之（唯在審度其君之意向而從行之）吾從其諷諫乎[illegible]（遠罪避害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illegible]子可謂至矣（夫子之待二子敬重之甚也）敢問夫子所以[illegible]之者（敢問夫子何爲而取之）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子產治民可謂德惠之主）於學爲博物（其於爲學乃博物之君子）晏子於君爲忠臣（晏子之於事君可謂忠直之臣）而行爲敬敏（其所行恭敬而敏速）故吾皆以兄事之（我故以兄之禮事二子）○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國有獨脚鳥集於朝堂展翼而[illegible]跳躍）齊侯怪之（齊君以爲異不知其何物也）使使聘魯問孔[illegible]

使使聘於魯問(夫子此為何物)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子言此為商羊鳥名主有水災)昔童兒屈其一脚振肩而跳(昔有小兒屈一足振動兩肩而跳躍)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歌曰天將有大雨故商羊出而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今齊國有此鳥童謠之言應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言速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修其溝渠治其隄防則將有大水為災不……果有大雨水溢而他國皆為水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唯齊國之防備故不為害也)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齊景公言夫子聖人其言信然有驗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賤孔子弟子)子治單父眾悅(故治單父而民喜悅)子何施而得之也(故何為而得民之喜悅也)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答言單父之民有賢於己者有五人焉不齊子賤名)不齊事之而禀度焉(不齊皆敬事之凡事皆取禀之以為法度)孔子……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專務賢人以輔佐之)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賢人為百福之所宗)神明之主也(神明之所主)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可惜子賤小於為治)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治民莫若公平)臨財莫如廉(見財莫如清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他人有善如其自有)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以是君子之於人無所不用其敬)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其政之善可知與)孔子曰吾聞其政矣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故蒲之民俗不偷薄)至其庭庭甚清閑(公庭無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次稱美其善不足以盡其美也)

六本第十五

(篇首言六本之事故以名篇)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夫子言人之一身所行有六本)然後為

君子（斯為君子之人）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善事父母之孝，乃人子立身之大節，故為之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送終之禮雖有紀律，然與其禮不足，不若哀有餘，故以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行軍陣伍之間，雖有行列之次序，然有勇壯之威，斯可以克敵，故以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治國之政雖有條理，然民以食為天，農事資以養民，故為之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居國家之上雖有要道，非立子則社稷無所託，故為之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財貨之入雖有節，然非力本無以得之，故為本）。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良藥雖苦，入口而利於疾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忠梗之言雖逆人聽，而利於所行）。

湯武以諤諤而昌（商湯周武由聽諤諤之言，故昌盛），桀紂以唯唯而亡（夏桀殷紂其臣唯唯順意，故亡國）。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君父兄士若無人諫爭，欲自少其過失者，未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君有過，臣以諫）；父失之，子得之（父有過，子以諫）；兄失之，弟得之（兄有過，弟以諫）；己失之，友得之（己有過，友以諫）。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國不至於危亡，家不至於悖逆），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父子兄弟俱無過失，朋友從窮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孔子讀周易至損益二卦），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人能自損，則有所益），自益者必有決之（自益者必至於夬）。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夏言如此，則學者不可益也）子曰：非道之謂也（夫子言非其道不可益），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學者當知自損其益也），以虛受人（以謙虛而容人），故能成其滿（乃能持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大哉上天之道，既成於物，復變於物也）。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凡能持滿至於久者，未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持己以敬信），克讓以接下（接人以謙遜），

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千歲而下，其愈盛至今而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自滿不止），亢意而不節（恣意而不知節也），斬刈黎民如草芥焉（殺戮生民如刈草芥），天下討之如誅匹夫（天下共伐之，如殺一匹夫焉），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千載而下，其惡愈著，至今不滅）。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夫子言我死後，子夏日有所益，子貢日有所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子夏好與勝己之人相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子貢好與不如己者相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子之善惡，惟觀其父之可見），不

芝蘭俱化

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人之善惡，惟觀其所交之友可見 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君若之善惡，惟觀其所用之人 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不知其地之肥瘠，惟觀其地草木榮瘁如何 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久後不聞其香氣與芝蘭俱化矣 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久後不知其臭，亦與鮑魚氣俱化矣 丹之所藏者赤，藏丹處必赤 漆之所藏者黑，藏漆處必黑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故君子必謹其所欲同處者

辨物第十六此章多辨論於事物，故以名篇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魯人叔孫昭子也 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金天氏也，少昊以鳥名官，故魯人發問 對曰：吾祖也，我知之。郯子言少昊氏我之祖也，我知其以鳥名官之故 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也，以雲紀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 炎帝以火，神農以火名 共工以水，共工伯九州以水名官 太昊以龍，包犧氏以龍紀官 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我上祖少昊氏之初立也，摯少昊名 鳳鳥適至，適有鳳鳥之祥瑞 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官名。故以鳥紀其官長而為官名也 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項評入妙

民事。以民而命官以民事而名官也 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也 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遂往見之，乃就學也以郯子之知古也 〇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叔孫氏魯大夫，車士指其牛車者，子姓也鉏商名也 採薪於大野，獲麟焉，因採薪於大野之中而獲其麟獸 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叔孫以為不祥而棄之於野外也 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麟為聖人之瑞，惟聖人能識之 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再而言之者傷嗟之甚 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夫子以其出之非其時，故悲之至而沃之涕也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夫子為道而悲，門人不知其意，故子貢問夫子何為而泣 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子言麟仁獸也，明王在上，故為之出也 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此吾所以為感也

麟出非時

哀公問政第十七以首章之義故名篇

哀公問政於孔子。哀公魯君名蔣，問為政之道於孔子 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子答言文王武王之政事布在詩書方策之中 其人存，則其政舉，文武在則事其政而行之 其人亡，則其政息。文武既沒，則其政滅矣 天道敏生，天道之速於生物 人道敏政，人道之速於行政 地道敏樹，地道之速於樹[illegible] 夫政也者，蒲蘆

文武之政布在方冊

禮者政之本

也。蒲盧易生果也人君為政百姓亦如蒲盧易生之速也待化而成。以化民成

其政也 故為政在於得人。人謂賢臣言為政在於得賢臣以自輔 取人以身。身謂君身取人之則又在乎君之一身 脩道以仁。仁者人也。人身具此生理自有慈愛之意 親親為大。仁之用莫大於親親 義者宜也。分別事理各得其宜 尊賢為大。義之用莫大於尊賢 親親之教。教謂教 尊賢之等。等謂差等 禮所生也。禮所以節斯二者也 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也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故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孔子家語 卷之二 二十

天。親親尊賢皆天理也 天下之達道有五。天下通行之道其條有五 其所以行之者三。所以行者有三知仁勇也 有曰君臣也。君臣有義 父子也。父子有親 夫婦也。夫婦有別 兄弟也。兄弟有序 朋友也。朋友有信 五者天下之達道。上文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智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 或生而知之。生知者智也 或學而知之。學知者仁也 或困而知之。困知者勇也 及其知之一也。合三者而言皆知之事而知之者勇也 或安而行之。安行者智也 或利而行之。利行者仁也 或勉強而行之。勉強行者勇也 及其成功一也。合三行而言皆仁者之事而成功者勇也

鬼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之神之盛也 夫生必死。有生必有死 死必歸土。此謂鬼。死而必瘞於土故謂之鬼 魄氣歸于天。此謂神。其魄氣則上升于天故謂之神也 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鬼神而享之孝之道也全孝者教之所由生也 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親廟祧遠廟也 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教百姓知思古 不敢忘其所由生也。不敢少忘所生祖宗 昔者文王之

孔子家語 卷之二 二十一

祭也。事死如事生。事死之禮亦如事生 思死而不欲生。不忍死而自 忌日則必哀。父母死日必致其哀 稱諱則如見親。稱父母之名則見如父母 祀之忠也。祭祀之盡宗也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違日不寐所思惟父母也 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恭敬而致祭又從而致思者 孝子之情也。此孝子之心 文王為能得之矣。惟文王為能得其道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顏回故名篇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汝曾聞東野畢之善御耶東野畢乃定公御者名 對曰善則善矣。回答公言

東野畢善御

其御馬罔可謂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但所御之馬將恐不服應御越篤而走矣

公曰何以知之公又問顏回言汝何以知其馬將佚對曰以政知

之回言觀其事知之昔者帝舜功於使民古之虞舜善於御百姓造父巧於使馬周之造父善於御馬舜不窮其民力虞舜使民不窮困於民力者也造父不窮其馬力造父使馬不窮困於馬力者也

是以舜無佚民舜無走佚之民造父無佚馬造父無佚之馬走

今東野之御也今觀東野之御馬者也升馬執轡御體正

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盡禮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馬力竭也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觀其如此

故知馬將必佚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公謂回曰子言御馬有悔

氏之大義願少進乎更欲盡聞其言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

獸窮則攫人窮則詐人至窮則詐馬窮則佚馬至窮則必佚

佚走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未有窮困

於下民而能無危亡之患者也言此以警定公也○顏回問君子孔子

曰愛近仁博愛於人則近仁也度近智度事而行則近智矣爲己不

重輕於爲己爲已不輕重於爲人君子也夫此之謂君子顏回

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毀謗人之善事而辟其功

狡許懷詐以爲智狡許好詐自爲其智幸人之有過無隱惡[illegible]

善之美恥學而羞不能恥不恥下問之決小人也此之謂小人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勇力勝於德行而得其死者

鮮矣欲且得善終者少也盍慎諸焉叔孫武叔見於顏回

武叔者大夫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武叔多言人之

過失又以己意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

非所以美己謗人惡者非美身之道言人之枉非所以正

己謗人邪者非正身之道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以是

君子之人惟攻己之過惡不攻他人之過惡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二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三

獻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正

書林自新齋余氏刊行

○子路初見第十九 以首章之義名篇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子問仲由何所愛 對曰：好長劍。由答所愛在長劍 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子言我非謂此劍也 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但問汝之故有所能，又當加以學問之益也 豈可及乎。不可謂此無學 子路曰：學豈益哉。仲由言學豈為益 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子言人君若無諫諍之臣則或失其正道 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士無朋友相教訓則或失於所聞 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而不得釋重策 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 木受繩則直，木從繩斷則正也 人受諫則聖。人從諫而至於聖 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惡士人必近於刑戮也 君子不可不學。君子之人不可不為學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子路又言南山之竹不假矯揉而自直 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伐而為箭 可以貫於皮角之堅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言何待於學者也 子曰：

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夫子言箭末用羽，箭頭用鏃 其入之不亦深乎。射入則深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子言人不以強力則不能自達 不勞無功，不能勞勤則無功 不忠無親，不忠直則人不相親 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不信則不可復 不恭失禮。恭近於禮，遠恥辱，不恭敬則失其禮儀也 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言以此身奉為終身之戒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齊國恐魯國有成霸者之道 欲敗其政，欲敗其政事 乃選好女子八十人，乃選美女八十人 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衣文綉之衣，舞容璣之曲 及文馬四十駟，及有文綉馬四十乘 以遺魯君。以貢獻於君也 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欲受齊女樂文馬 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魯今方郊祀 若致膰肉大夫，若致膰肉分於大夫 是則未廢其常，是不失常禮 吾猶可以止也。則猶未可去者也 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至於三日不治其事 郊又不致膰俎。郊社又不致膰肉 孔子遂行。如此則全無道矣 夫子見其廢禮於是去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

勝其貌〔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容貌而行事不稱焉〕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其辯〔宰予言語雖文雅而智能不足以充其辨〕孔子曰語云〔言俗語有云〕相馬以輿〔相馬將觀車之時也〕相士以居〔相士人當觀其獨居之時也〕弗可廢矣〔此言不可以棄也〕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容貌取人則取子羽而失矣〕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以文辭取人則取宰予為失矣〕○孔蔑問行已之道〔問脩身之道也行已脩也〕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既知可為而不為不如不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既親於人又不信之不如勿與相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喜之方來可乘而驕〕不患之所至思而弗憂〔患難方來當忍而不當憂〕孔蔑曰行已乎〔行已之道斯而止乎〕如子曰攻其所不能〔已有不能當攻治之〕備其所不足〔已有不足當備至之〕毋以其所不能疑人〔勿以我所能而疑人之不能〕毋以其所能驕人〔勿以已能而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已之憂〔言無口過故不至有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行無怨惡故不至於有患也〕惟智者能之〔惟明哲之人能如此〕

在厄第二十〔夫子厄於陳蔡故以名篇云〕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夫子往楚國拜昭王之禮命〕路出於陳蔡〔行路至於陳蔡之間〕陳蔡大夫相與謀曰〔陳蔡二國之臣謀議而言〕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其諷諫皆切中諸侯之失〕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若夫子得用於楚則陳蔡二國皆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乃用其徒衆兵遮孔子去路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不食者凡七日〕外無所通〔外無道可通〕藜羹不充〔藜羹亦不充足於飢〕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益自慷慨講誦絃歌不少息者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吾道之不行乃是吾道之不是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子路慍怒變色而對〕君子無所困〔君子之人何所窮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乃夫子未能盡於仁乎〕人之弗吾信

也〔故人不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又乃夫子未智者乎〕人之弗吾行也〔故人不使通行而窮困如此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人能作善則天以福報之〕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為不善則天以禍報之〕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行之於已亦已久矣〕奚居之窮也〔何為窮困若此〕子曰由未之識也〔子謂仲由未知此理〕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汝言仁者之人必取信於人乎〕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則夷齊仁者必不當餓死〕汝以智者為必用也〔汝言智者必見用於人乎〕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則比干不當為紂所剖〕汝以

忠者爲必報也（汝言忠臣必得君之報乎）則關龍逢不見刑（則龍逢亦不當爲桀所殺）汝以諫者爲必聽也（汝言諫臣必得君之聽乎）則伍子胥不見殺（則伍員不當見殺於吳王矣）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世之賢君子不遇時者衆多）何獨丘哉（豈獨我不遇哉）且芝蘭生於幽林（夫芝蘭之草生於深谷林之中）不以無人而不芳（豈因無人往來而不吐其香乎）君子修道立德（君子修明其道成立其德）不爲窮困而改節（豈以一時之窮困而遂變其所守乎）爲之者人也（作爲在人）生死者命也（死生有命）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衞（重耳晉文公爲公子時出奔於曹衞）越王句踐之有伯心生於會稽（越王之有伯心困於會稽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達（在下位而無患難之憂則思慮淺而已矣）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廣（處身而務逸樂則其志小）庸知其終始乎（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若文公越王時者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亦以告子路之言告子貢也）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以天下不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何不少自損抑）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曰稼斂曰穡良農能稼之則未必能斂穡之也）其道亦然良工能巧不能順（良工能巧不能順人意）君子能修

其道綱而紀之（君子能修明其道有綱而有紀也）不必其能容（未必其人之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今乃不修其道而求人之見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子入夫子問之亦如問子貢之言）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顏回答言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不能容（而天下無所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然使夫子推行其道）世不我用（時君不能用也）有國之醜也（乃國家之羞恥）夫子何病焉（夫子又何患之也）不容然後見君子（世不能容乃見君子道大）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誠有如此也）○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君子有所憂否）子曰無也（夫子言無憂）君子之修行也（夫君子之行已）其未得也（未得其志）則樂其意（自能陶其情）既得之（此志已遂）又樂其治（又能安其事）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故君子常樂而不憂）小人則不然（小人反是）其未得也（所求未得）患弗得之（唯恐不得）既得之（既求得之）又恐失之（又懼其失）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故小人常憂而不樂）○曾子弊衣而耕於魯（曾子衣敝衣而耕於魯之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魯君聞之而致其邑焉）固辭不受曰（曾子堅辭不肯受）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受賜於人者見其人常忌畏之）與人

者常驕以物與人者見二人常驕怠之縱君有賜不我驕也雖使曾君〻賜而不驕怠于我吾豈能勿畏乎在我豈不畏之

入官第二十一子張問入官故以名篇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子曰。安身取譽爲難。言君官身安得其善譽者難也子張曰。爲之如何。子張又問何爲可以安身取譽也子曰。已有善勿專有善不專爲已有教不能勿怠教民未能勿倦怠已過勿發人已有失無所傷害不發失言勿倚人有失言勿倚角之也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直遂行也行事勿留當行之事不可留滯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則身安於己譽得於人而政令信發於下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怒不常則事多抑枉故訟獄自此而生也距諫者。患之所以塞也。不聽人諫則思利必有所塞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輕忽於事則失其禮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時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不能節用則財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自專而不任人則事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君子南向治民以公正之道精智而略行之。精於智慮舉其要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利於民者行之害於

民者去之無求其報焉。不求人報則得人情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亂既生則有忿爭之事矣明詰必寬宥以容其民。明君之治民也必尚寬宥以容慈愛優游之。慈愛則不嚴優游則不迫而民自得矣。而百姓自得其治君上者。民之儀也。君爲民之法式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臣爲民之表倡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邇臣爲便辟執在事之在古者爲衆之紀也故儀不正。則民失。君儀不正則百姓皆失正表不端。則百姓亂。臣表不直則民不得而治邇臣便群。則群臣汙矣。邇臣同於便辟則群臣合好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所以蔽其

明也視紘紘充耳。所以蔽聰也。所以掩其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至清之水則魚不居其中人至察則無徒。明察之人則人不動抑親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枉者必興直之使民自得其志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寬和待民而不威也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民自索求之也民有小罪。民之有過其罪小必求其善。以赦其過。當求其善以赦宥之民有大罪。民之有失其罪大必原其故。以仁輔化。當推原其所以犯慮以仁道輔助而化之也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則以道使之得生則善矣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上下相親而不離叛者也道化流而不蘊道化

浩行而無所壅滯者矣 此治民之至道矣 此乃治民至極之道殆無以加於此

入官之大統矣 居官之大統亦無以加於此者矣 子張既聞

斯言 既聞夫子所告前言者也 退而記之 乃退而記之不敢忘也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厄學困道遂以困誓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 賜也怠於問學 願息而事君可乎 願少休息出仕於君何如也 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温和恭敬於朝夕之間而執其事之不敢怠 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焉音煙 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 又言願休息所學以事父母 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illegible] 而願事親哉蓋不學而事親則以不能事親矣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 [illegible] 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 行至於河乃聞趙簡子[illegible] 此三人蓋晉賢大夫也 乃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 我之不得度此河者天之命也 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 此言人而不仁則物亦不至 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 取物而盡則物亦不處也 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 [illegible] 舉矣翔而後集雲鳥之見幾也 此 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 夫鳥獸見不義之[illegible]亦能知退避 況於人乎 可以人而不如鳥獸乎 遂還 [illegible]

於鄒 乃歸息於鄒國也 作槃琴以哀之 以傷三大夫之見殺也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 今有人焉 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 自無孝之名何也 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 未能敬其自身乎 辭不順與 言語之不順乎 色不悅與 顏色之不悅乎 今盡力事親而無三者之闕 今能竭力以事其親 何謂無孝之名乎 何患名之不稱孝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 七日不食 弟子餒病 從者皆飢困 孔子弦歌 夫子弦琴而歌 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 夫子之所歌合禮者乎 孔子不應曲

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 樂足以和人心故君子好之則無驕傲之態小人好之則無懾之志 子路悅 仲由聞言而喜 援戚而舞三終而出 執干戚以舞三成而後出也 明日免於厄 次日免其厄也 子貢執轡曰 子貢爲夫子御執其轡也 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 孔子曰善 夫子善其言 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 言陳蔡之厄乃我之有幸也 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 二三子從我於陳蔡者亦有幸也 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 忠烈之士不遇困則節行不彰著也 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 又安知此

（石非所以激憤其厲志於今限紫之石也言此以譬二三子也）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匡人有簡子以甲兵阻路）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子路發怒持劍戟欲與匡人相戰）孔子止之曰：（夫子止子路勿與之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安有修仁義之君子能免世人之疾惡乎）夫詩書之不講，（不講明於詩書）禮樂之不習，（不肯學於禮樂）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如述先王道古人法而見惡於當世之人如此）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使子路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子路乃援琴而歌夫子於是和之也）曲三終，（歌終三成）匡人解甲而罷。（匡人遂引兵退）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高山險阻有顛墜之危未見高山則不知其如此）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深泉浩蕩有沒溺之危未見深水則不知有此患也）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大海汪洋風波甚急而可畏未見大海則不知也）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人之失身豈不在此三患也）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言士能戒此三者之失則亦不失於顛墜亦不失於沒溺亦不失於風波何者而能累其身哉言此以譬二三子也）

○衞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伯玉衞之賢人靈公不能用之）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子瑕非賢人靈公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驟諫靈公而不從）史魚

病將卒，命其子曰：（將死誡其子言）吾在衞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言吾在衞朝不能使君用伯玉之賢去彌子瑕之不肖）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是吾為人臣不能正救其君）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言生不能正勅其君之德則死亦徒耳豈能成其大禮哉）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古者死有帷鄉之殯）（史魚自屍牖下雖不成禮亦畢其顯所以示其忠也欲諫之心至死不已於此可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靈公往弔敬臣之禮當如是也）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自責其非而不敢辭也）於是命[illegible]位，（公乃命殯於西階）進蘧伯玉而用之，（遂引伯玉而任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退子瑕而遠棄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自古之諫諍者至死則亦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未見有如史魚死而猶以屍諫）忠感其君者也。（言忠感動於君）可不謂直乎。（可謂直臣矣）

五帝德第二十三（宰我問五帝之德乃以名篇）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小便能言語）哲睿齊莊，敦敏誠信，（又有此八諸之德）長聰明，（及長則聰明）治五氣，（理五行之氣）設五量，撫萬民，（撫定萬民）度百姓，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

之野（與神農氏之後相戰于阪泉）三戰而後克之（三戰方畢勝其戰也）始垂衣裳（乃服上衣下裳）作爲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己相背也）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幽以鬼神明以治人民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失）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嘗草木之味也）仁厚及於鳥獸昆蟲（推恩以愛物而不忍害之）考日月星辰（考會天文度數）勞耳目勤心力（勞於視聽勤於心思）用水火財物以生民（用水火之利以生養百姓也）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顓頊淵深有謀）疏通以智（通達有智慮）養財以任地（生養財物任作）

履時以象天（順履四時法象天道）依鬼神而制義（因鬼神以制之義）治氣性以教衆（調和其氣性以教百姓）潔誠以祭祀（絜潔誠心以祭祀神祇）巡四海以寧民（巡行四海以安百姓）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四方極至之地）動靜之生小大之物（鳥獸昆蟲動而生者也草木靜而生者也生有動靜之殊而其質有小大之異物之性則然也）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日月之明無遠弗照凡在其光中者莫不率從其化也）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普施利物不私其己）聰以知遠（聽足以知遠）明以察微（視足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仁而有威惠而有信）順天地之義（尊卑之義以順天地）知民所急（知百姓之所急）修身而天下服（自修其身而天下服從也）取地之財而節用焉（取上地所生之利節儉而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撫養教導其民示以趨利之路）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祭祀）其色也和（顏色溫和）其德也重（德行重厚）日月所照風雨所至（日月所照風雨所至之地）莫不從化（無不服從其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如道廣大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

樂（伯夷堯之臣名夔龍二臣名皆有賢德故命典禮樂之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不差也）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言其德也）陶漁事親（言其孝也）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敦厚敏速而達時變）畏天而愛民（畏上天愛養萬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此有四者之德）爲天下帝（爲天下之君也）命二十二臣（詳見舜典）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乃死于蒼梧之

野而葬焉（舜南征在外故死在蒼梧之野因葬其地）宰我曰請問禹
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敏捷給足而能整齊其庶務）其德不
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
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主）其惠爲民父母（治水亦庇民免其蒙其得仁及民如父母之愛於子）左
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奄有四海之地）任皐陶伯
益以贊其治（皐陶伯益二臣名用之以輔佐其治焉）興六師以征
不庭（不庭不來朝之國也故征之）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四方極遠之也百姓無有不服行者矣言此則其有德可見）

五帝第二十四（季康子問故名其篇）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
實（相傳五帝而聞其名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
也聞諸老聃曰（昔聽老子之言）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
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天生水火金木土分主四時以化成萬物如此也）
其神謂之五帝（五行之神名爲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
號取法五行（古之人君更世改名取象五行）五行更主終始相
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主終始相生以木德王天下其次第也）是以太
皡配木（太皡以木德王）炎帝配火（炎帝以火德王）黃帝配土（黃帝以土德王）

少皡配金（少昊以金德王）顓頊配水（顓帝以水德王）康子
曰太昊氏其始之木何如（康子又問太昊初取木何哉）孔子
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五行之用先從木始）木東方萬物
之初皆出焉（木屬東方萬物皆於東而主）是故王者則之而
首以木德王天下（於是王者取法之此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
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其次以火王更相承續終而復始）康子
曰吾聞勾芒爲木正（康子又問吾聞勾芒神爲木官）祝融爲火
正（祝融神爲火官）蓐收爲金正（蓐收神爲金正）玄冥爲水正（玄冥爲水神官）
后土爲土正（后土神爲土官）此五行之主而不亂
稱曰帝者何也（此亦五行之主而不皆名曰五帝者何也）孔子曰凡
五正者五行之官名（言此五正者五官之名也）五行佐成上
帝而稱五帝（五行如此云也）太昊之屬配焉亦云帝從
其號昔少皡氏之子有四叔（有四子者）曰重曰該曰
脩曰熙（此四子之名也）使重爲勾芒（使其長子爲勾芒官）該爲蓐
收（使次子爲蓐收官）脩及熙爲玄冥（三子四子同爲玄冥官）顓頊
氏之子曰黎爲祝融（祝融官名也）共工氏之子曰句
龍爲后土（后土亦官名也）此者官各以其所能業爲官
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生爲上公（在生爵爲上公）死爲貴神

死則爲尊別稱五祀不得稱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名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所尚之色各從其所王之德次者如木次火則尚赤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次水故尚黑也）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水家所宜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水次火故尚赤也）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次土故尚黃也）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旺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也

執轡第二十五（閔子事故以名篇）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人君爲政于上）執其轡策而也（但執其策而已更與刑也）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失（治天下而無所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均平其力）和馬心（和調其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民力使之均平）和安民心（民心使之安和）故令不再而民順從（故號令一出而民皆聽從）刑不用（刑罰不用天下自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之爲有德）而兆民懷之（百姓歸于一人）古之御天下者（古之人君治天下）以六官總治焉（有六典以總其政治）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治天下者惟正其六官官者政之所從出也六官正則天下治矣）○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子夏言商聞山書有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土生萬物故爲積德）川爲積刑（水有積刑義者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堅土之地其人剛強）弱土之人柔（弱土之地其人柔軟）墟土之人大（墟土之地其人壯大）沙土之人細（沙土之地其人細小）息土之人美（息土故有其人而美也）埆土之人醜（埆土粗土之地則出人醜惡者也）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

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倮蟲之屬其類三百之多而惟人爲之長也其他不能與焉人惟萬物之靈豈物之可比哉）

本命解第二十六（哀公問命故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人之有命有性其義謂何）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天以此理分命於人故謂之命者此也）刑於一謂之性（理賦於人有一無二故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刑而發謂之生（二氣化育賦形爲人也）化窮數盡謂之死（氣化既窮數已盡則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命而後有性故謂之始有生必有死故謂之終）有始必有終

矣（既有其始則有其終此理然也）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男年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女年二十而嫁也）豈不晚哉（不亦爲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既成人則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爲男子[illegible]始天以[illegible]而長育萬物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故能審察人[illegible]而明男女之[illegible]）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illegible]

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故女子不得自專惟在於從人）幼從父兄（年幼從父兄之命）既嫁從夫（既已出嫁則從夫命）夫死從子（夫既死則從之於子）言無再醮之端（禮無再醮之端不可改其節也）教令不出閨門。（不出閨門之外言當慎言語也）事在供酒食而已（婦主中饋此女子之職也）無閫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此聖人順夫婦交際之道也）重婚姻之始也（重婚姻之本始）

論禮第二十七（三子言禮故以名篇）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吾語汝以禮。子貢越位而對曰。敢問如何（[illegible]）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知敬而不合禮則爲樸野之失）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知恭而不合禮則巧言足恭而不成其禮矣）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勇敢而不合禮則成逆許之失）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也者所制合乎中道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郊所以祭天也社祭地也其所謂祭禮乃所以仁其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春秋祭宗廟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

故長幼辨(故尊卑有則)閨門有禮故三族和(大小有恩)朝廷有禮故官爵序(貴賤有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得歎)軍旅有禮故武功成(隊伍不亂不爭)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瞽無目之人也言治民無禮猶瞽之無相倀倀然不知所往者矣)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措猶置也言無禮之不可行猶手足之不能措也)耳目無所聞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則尊卑無分別)閨門三族失其和(男女不雜)朝廷官爵失其序(官爵無次序)田獵戎事失其策([illegible])軍旅武功失其勢(軍陣無威勢)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不必親與之言)以禮樂相示而已矣(但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不言之化其入人之至深也)

觀鄉射第二十八(夫子觀鄉射故以名篇)

孔子觀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音征)鵠者其唯賢者乎(其賢人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來觀之人不衆如堵牆之列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軍陣奔走之將也)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亡國大夫及爲人後者不許入於此)其餘皆入(其餘皆得入射圃)蓋去者半(子路之一語去者蓋半人)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觶酒器也)幼壯孝悌(自幼至壯常行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自立不隨流俗也)修身以俟死者(修身至老死不變者)在此位(皆得入與鄉飲之位也)蓋去者半(自此去不敢居者有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學不怠其初)好禮不變(好禮不變其初)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八十九十行道而不雜者也)在此位(入此位者皆得與鄉飲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射畢)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子路爲司馬之職欲使夫子言其能)孔子曰(與二三子居職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夫子言盡心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乃知王者之道甚易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酒也)賜未知其爲樂也(不知何以爲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飲酒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寬嚴並用)文武之道也(此文武之政如此)

郊問第二十九(定公問夫子郊祀之義故以名篇)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

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大子言萬物皆天所生）人本乎祖（人則本原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其本反其初也）故以配上帝（故以祖祭配於天）而垂象聖人則之（夫天垂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因其法而象也）所以明天道也（昭明上天之道）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以冬至日長故迎而祭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illegible][illegible]大神以日為中合其月而祭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閏十一月上旬日）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

冬至大郊之事（無冬至事天之禮）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降天子一等其祀天之禮有殺故不同其事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蠒粟（言其角小也）后稷之牛唯具（祭后稷之牛則用全牛）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所以分別事神事鬼之不同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用其角者取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用瓦器匏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

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天子入祭時衣以大裘其上露黼文）被袞象天（被袞服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乘白車尚質朴也）旂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車前有旒有日月者法於天者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二有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所以君子之人不敢輕議論於禮也）

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卷之三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四

歙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正
書林自新齋余氏刊行

三皇五帝不用五刑

五刑解第三十一（冉有問五刑故以名篇）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言信然有此事否）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言聖人設刑法以防閑於民使之不犯法者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制五等之刑民不犯所以極刑）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不法之事）生於不足（多生於貧之）不足生於無度（不足多生於不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爲君制度於上以制其知則民知所禁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民旣禁止則不犯君令）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雖設此等之刑獄而民不犯入其中）不孝者生於不仁（不孝者生於不知仁愛之理）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死喪祭祀之禮所以教民知有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禮明則仁愛之數巳知知仁愛則知孝道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雖置不孝之獄而民不陷其中）弑上者生於不義（弑逆者起於不知大義之分）朝

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

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設朝聘之禮者所以明尊卑貴賤之義者也）義必明則民不犯（義旣明則民知君上之當尊而自不犯於弑逆之罪也）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民之相陵由於少長無倫忘其相敬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鬪之獄而無犯刑之民（言民皆有序而相敬自無犯者也）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言其淫亂由於男女無分別也）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男女無別則失夫婦之正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男女有別而無淫亂之俗故其刑犯也）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凡此五者刑罰所由也而各有其本）不豫塞其源（不先遏止犯刑之源）而輒繩之以刑（而以刑法加之）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罔民不可爲也）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雖有五等之刑法措而不用不亦可也哉）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冉有問先王之制法使刑罰不犯於大夫之身）禮不下庶人（禮文不降於庶民）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大夫雖有罪不可加之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

捽昨没切

於禮乎廢人行事不實之以禮乎孔子曰不然言非此之謂也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古之大夫有因貪汙不清廉而見黜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犯欺君之失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惟言其爲臣不顯節也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盡職不所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干紀國法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其行專自便不請明於天子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爲之諱所以愧耻之而猶爲之隱諱者正所以愧耻之也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素冠也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自言子大夫自紀其罪者也吾遇子有禮矣吾待汝有禮矣亦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由君之教令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是以不責庶人之備禮也冉有足席曰退位而言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退而記論其言以爲法也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刑政故以名篇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刑之中無事乎政至政無所用刑至政之中無用乎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然也桀紂之君有嚴刑無善政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成康之君有善政無嚴刑信乎信然如此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聖人治世術以刑政參而用之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太上太古之特也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雖有刑而用不用其刑化之弗變道之弗從至於化之而俗不革導之而民不從傷義以敗俗傷失禮義敗壞風俗於是乎用刑矣於是不得已而用刑法以治之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一成之後不可更改故君子盡心焉是以君子每盡心於此不敢輕易也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大司冦獄官之長也夫治獄必以其刑明其罪公心意以察其情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聽也（熙誠也有其心熙其附從輕誠者不論以為非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至為主赦人之罪以重為主）疑則赦之（訓微有疑赦有之）是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

禮運第三十二（此篇言先王之道因時沿革故以禮運名篇）

孔子與於蜡賓（天子仕魯與於蜡賓之列）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行禮既畢因出遊宮闕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子游侍側問曰夫子所歎何事）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夫子言古者二帝三王時大道之行者也）與三代之英（英秀也謂禹湯文武）吾未之逮也（吾未及見帝王之盛）而有記焉（有事記焉）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大道行則天下皆為公）選賢與能（用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忠信親睦之道）故人不獨親其親（天下皆得親其親以及人之親）不獨子其子（豈惟一人得子愛其子皆幼其幼以及人之幼）老其所終（老者皆得所終）壯有所用（壯者皆得所施為）矜寡孤獨皆有所養（窮民無告者皆得其所養）是以姦謀閉而不興（[illegible]）盜竊亂賊不作（盜賊作亂者亦不起也）故外戶而不閉（夜間外門不用掩閉）謂之大同（此所謂大同之世）今大道既隱矣天下為家（今大道不行天下之人各自為家矣）各親其親（各自親愛其親戚）各子其子（各自子愛其己子）貨則為己（有財貨則為己有）力則

聖人以天下為一家

為人（力役則資人而為）城郭溝池以為固（城郭自固不共人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奉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禮者所以奉天道治人情）列其鬼神（列祭鬼神之祀也）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喪祭鄉射冠婚朝聘皆以禮行之）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聖人用禮以示於人通天下之人皆得以禮正之）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實言可哀也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我觀周家之道至幽王厲王則皆傷其道也）吾舍魯何適（魯有何人之用故夫子言我舍魯國則又何所往哉）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郊所以祭天禘所以祭宗廟皆不言禮）

周公其已衰矣（周公子孫不行其禮義則周公之道衰矣）杞之郊也禹（杞夏之後今郊也周公以為有令德故令杞郊）宋之杞也契（宋殷之後契其祖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乃天子也守之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天子以杞宋乃夏商二王之後商者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故得與天子同禮）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自上及下皆奉行其典禮）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祝嘏不敢變易其常行之法）○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聖人胷中大同以天下之大合為一家以中國之眾合為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哀

七情 十義 人者五行之秀

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舍禮之外何以爲治）〇人者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天持陽道布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分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四時之氣和而終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初一至十則光而滿也）三五而缺（十六至三十則月光漸缺）〇夫禮本於太一（禮原於元氣混沌之初）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自上而下曰命）〇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所謂治夫人情也）

聖王修義之柄 人情者聖人之田

冠頌第三十三（邾隱公將冠問禮於孔子故以名篇）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使其大夫託孟懿子問冠禮於夫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其禮亦如世子冠禮）冠於阼階以著代也（以冠於主人之階明其代父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以醮於客位以敬而成之）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既冠而字之所以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冠禮行於祖廟之中）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用金石之樂以爲其敬）所以自卑而尊先祖（自卑而敬祖宗）示不敢擅（示不以專）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懿子言今邾君之冠不合于禮者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其禮有所自來故今無譏其非）天子冠者（天子自冠之禮）武王崩（周武王既沒）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頌辭也頌之以戒乎成王昭示乎臣僚也）此周公之制也（此周公之制度）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夏后氏用毋追之冠皆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衛文子問宗廟之制故以名篇）

衛將軍文子（名彌牟）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

【子羔問廟】

羔訪於孔子（子羔衛人孔子弟子也姓高名柴字子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公家之廟堂立於私室古無是禮此吾不知者也）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子問夫子言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度可得而知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夫子言有天下者分疆土建國家立祖宗廟也）乃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庶人不立廟四時祭其正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此祖宗之廟皆不遷毀）

辯樂解第三十五（子路鼓瑟夫子知其不才故以辨樂名篇）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夫子聞其瑟聲）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先王之作音樂）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制音樂得其中聲其樂流入南方不入北方也）夫南者生育之鄉（南爲生養之地）北者殺伐之城（北爲殺伐之國）

【君子之音】

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君子之音溫柔得中以養生育之氣也）憂感之動不加于心也（中心喜悅）暴厲之動不存于體（其存主不使憂感入于念中心溫和其體樂動不使暴厲加于身）乃所謂治安之風（此乃治安定之風化也）

【小人之音】

小人之音則不然（小人之樂則不如此）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中和之音不感動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解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焉勃焉德如泉流（舜之琴所謂治安之風也故修其教化而興起其太平勃然莫禦如泉流之就下能之流行其甚速也至和之感人其至易也如此）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舜執干歷山而能好問好察積蓄其溫恭允塞之德故重華協于帝三十登庸而爲天子矣紂嗣守大寶貴爲天子乃蕃淫無道暴虐生民竟爲武王之所代此可見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所修不同皆其自致者也）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無心學先王之制作）而習亡國之音（習亡國之音言亂風也）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

哉安能保全其身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孔子貴玉賤珉因以名篇

君子比德於玉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珉美石之似玉者爲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不爲玉少珉多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古之君子其德可比於玉温潤而澤仁也玉之温潤光澤比於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玉之縝密堅栗比於智也廉而不劌義也有廉隅而不割傷比於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佩玉如禮卑讓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清越不已其終則詘焉樂

矣其聲音及樂之息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玷也玉之美者曰瑜玉之美惡不相蔽比乎忠者也孚尹旁達臨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天下人莫不以玉爲貴比道者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秦風小戎之辭故君子貴之也故君子貴乎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人之國即知其教化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其爲人温良貞厚者乃詩之教使然疏通知遠書教也其爲人通貫達遠者乃書教使然廣博易良樂教也其人諒悌平易者乃樂教使然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人辭比事者春秋教使然云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則近於愚書之失誣知遠之失則近於誣樂之失之奢廣博之失則近於奢易失之賊精微之失則近於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辭其爲人也温良恭儉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天之四時

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

風雨霜露以生殺物者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地載一元之氣雷霆流布成萬物之利者亦無非造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明之得在身則其志氣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者事也言有事將至必有其兆眹之驗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天地聖人一也天地之教化與聖人相參合無間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聖人之道猶天然故曰與天地合其德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屈節故以名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丈夫處富貴之地而不利益於物也處貧賤之中而不能

屈節以求伸〔居貧賤而不敢以求伸於道也〕節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不足論人之地位〕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達謂通也〕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其身可屈則屈可伸則伸視時之何如爾〕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求己也〕求伸者所以及時〔欲伸其道者當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屈己於人不失其大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皆合乎義〕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夫子在衛聞齊田常專政自亢若之心為與兵搆戰之事〕而憚鮑管〔鮑氏管氏齊之大夫也憚畏也田常有畏也二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田常既作亂又移遷其兵以伐魯也〕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眾弟子與言其事也〕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言魯乃父母之邦當救其難〕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今我欲屈己於田常以救魯難〕二三子誰為使〔眾弟子誰能為使者也〕子貢請使夫子許之〔子貢願為使而夫子許之〕遂如齊〔子貢乃往齊國〕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言欲君武功於魯邦實難必克不若從兵以伐吳國其功易成〕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不樂子貢之言〕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善其言也〕然甲兵已加魯矣乎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魯今

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請兵往吳國救魯伐於齊子因以兵伐之也〕田常許諾〔從子貢言〕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千乘之魯與吾爭彊甚為王患之〔今者齊之國田常私伐魯國與我爭強甚為王憂之耳〕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利失也〕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先伐越乃可救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吳越之強不加齊魯〕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今王方以存亡之人繼人之絕得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是棄勇也〕

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恤人也〕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諸國皆歸吳也〕霸業盛矣〔伯者之業盛矣〕臣請見越君〔子貢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悅〔吳王喜〕子貢之越〔子貢往越〕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不亦殆哉〕三者舉事之患也〔三者作事之病〕今吳國

家疲弊百姓怨上（財竭民弱衰微不振百姓怨苦皆怨君也）伍胥以諫死。（伍子胥因諫而殺身）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特也。（今乃復仇之時）王誠能發卒以佐之（若能發士卒以助吳）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此聖人所謂屈於節者未事之齊也）越王許（諾言其說）子貢返（子貢歸吳）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越王盡率一境之兵卒以助吳）吳王乃受越王卒（吳王受之）遂自發兵以伐齊。（乃自起兵以伐齊）敗之（乃為齊所敗）越遂襲吳之國（越乃乘其敗而伐之也）滅焉（吳乃破）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使齊之亂魯之存）吾之初願（夫子之欲）若強晉以弊吳。使吳存而越霸者。（使吳之亡而越之伯）賜之說也。（乃子貢遊說之力）美言傷信（言雖善而失信於人）慎言哉（人當謹其言語）

本姓解第三十九（此篇論孔氏源流故以本姓名篇）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孔子之先祖乃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微乃國之號也）子爵（子乃爵號也）周公相成王。命微子於殷後（成王命繼殷之後）與國遷宋。宋弟號微仲。生宋公。宋公世為宋卿（世世為宋國之卿）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後以孔為氏焉（孔父五世以此為氏者也）叔梁紇。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求婚顏氏。禱尼丘山而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生伯魚。（夫子十九歲娶并官氏乃生鯉字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伯魚年三十先孔子卒（伯魚三十歲死在孔子先）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先聖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百家諸子所遺記載之文因而考究訂正其義理文詞之得失）祖述堯舜（祖述遠宗其道）憲章文武（憲章者近守其法）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文德彰明）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有德無位曰素王）夫何其盛也（不曰聖人如此何以其盛若此者也齊太史言若此也）

終記解第四十（言夫子終事因以名篇）

孔子蚤作（夫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徐徉於門前也）而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聞之（子貢聞其歌）曰。太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

殷人殯兩楹之間　孔子卒年七十二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王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子言我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孰能宗余。言當時無明王則天下無能尊吾道也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二三子三年喪畢。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地曰孔里焉

招虞人以旌

正論解第四十一

此篇皆言正道故以正論名篇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齊侯景公出田獵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虞人典守苑囿之人也齊侯招之不肯來公欲執而殺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虞人對言昔先王之出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齊侯乃釋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若守事君之道不如守其官職君子韙之。君子美虞人之守官職也苟為不然則不守職而與枉道者無異矣虞人可謂志士矣○孔子覽晉志。晉趙

董狐古之良史

穿弒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君。太史書盾弒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太史言盾為晉之正卿逃不出境及返又不討賊非子而誰君何盾曰。嗚呼。我之懷矣。盾歎曰節懷矣臣自詒伊戚。自致其憂如此其我之謂乎。其我之自謂也已此乃詩語而趙盾引之以自喻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事不隱匿人之善惡也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趙盾古之良大夫為法受惡。為國法而受惡名惜也。越境乃免。出其境則免矣○鄭有鄉校。鄭國有鄉學校鄉校之士鄉士子也非論執政。鬷明欲毀

子產不毀鄉校

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此意也若之何其毀也。言不可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防隄怨如隄水也水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人言子產不仁則我不信○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子必為政事也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唯有德者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其次

有德以寬服民

不如威猛夫火烈民望而長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不欲尚猛唯尚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太叔悔用寬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必不至此多盜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民傷殘則以寬濟之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政所以和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此子產餘愛及人也〇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

天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若棄老者取幼者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揀去賢人任用小人國之不祥老者不教老成人不教訓子弟幼者不學幼年不去務學俗之不祥此風俗之不祥聖人伏匿聖德之人不仕也愚者擅權愚昧之人出而專權天下不祥此天下之不祥不祥有五不祥之事有五者東益不與焉言東益無一於此也而言此亦警公之意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子貢問曲禮因以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召襄王且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

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夫子言以臣而召其君不足以重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故書其率諸侯以事天子孔子在宋夫子在宋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見桓魋作石槨三年未成夫子愀然曰愀然不悅不安貌若是其靡也奢侈如此死不如速朽之愈人死之不如速朽爲愈者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備此何謂也任禮喪事不備此何事爲者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既死之後方議是號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預屬也況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敬叔因多財得罪於魯定公而奔於外國也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以載其寶不以朝王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多財曰貨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失位不若速貧之爲上子游問曰敢問何謂敢問何謂速貧也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言富者多財而不好禮則災及其身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敬叔本因富而失位今又不能改其過吾懼其有後患也吾恐敬叔後更有患敬叔聞之遂如孔氏敬叔見夫子以往謝其言也而後循禮施散焉乃依循禮法而散其財貨孔子在齊夫子在齊國齊大旱春饑齊國大旱春月民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齊侯

問夫子救民當如何

孔子曰。凶年內役不興。夫子言凶年之歲不可營役於百姓。馳道不修。皆道不修也。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祭祀不懸樂不作。祀以不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自貶斥其罪以救百姓禮如此也。

〇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管仲大賢。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大夫也難於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豚肩不揜所盛之豆。惟祭祀用。一狐裘三十年。儉也。賢大夫也。而難爲下。晏子亦賢大夫而難於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若上位不僭下位。在下位不偪上。

〇子游問喪之具。子游問喪具如何。孔子曰。稱家之有無焉。夫子言但隨家之有無以爲禮也。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有財無財何以爲限也。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夫子言家有財則不可過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何有人言汝不是。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凡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文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言喪主乎哀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言祭主乎敬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曲禮故以名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

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言成王初幼未能踐位。周公攝政而治。周公攝天子之政而治天下。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伯禽周公之子以教之以世子之法者正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其身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子之道然後能爲人父之道也。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爲人臣之道然後能爲人君之道也。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能事人然後能使人也。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故周公教伯禽以世子之法也。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言有父在上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言有君在上禮當如此。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言敬長之禮則如此。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〇季平子卒。平子魯大夫。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又贈之以珠玉。孔子爲中都宰。聞之。時夫子仕魯聞其事。歷級而救焉。登階而救其失禮。曰。送而以寶玉。是猶

冕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 反有害於死者何有哉 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 孝子則不可順私情以危辱其父母忠臣則不可以陷 奸盜以陷害其君上 乃止 不用寶玉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 夫子乃令傾其家醢不忍見而食之哀之至也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曲禮故因以名篇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 大夫以罪去國死以何禮葬之 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 降大夫一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 今有刻木為偶人 是無益於喪 無益於兆道 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人者不仁 為木人者無德也 不殆於用人乎？ 何異於用生人乎 ○子路為季氏宰 子路為季氏家臣 季氏祭，逮昏而奠 季氏祭祀及暗為奠禮 終日不足，繼以燭 一日行禮未畢又繼之以燭照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 雖強力行事祇敬之心而皆倦怠不力者矣 有司跛倚以臨，其為不敬也大矣 不敬為大 他日祭，子路與焉 他日子路與祭 室事交于戶 室內執事之人在於門中 堂事當于階 堂上執事之人皆於階前 質明而始行事 天明方行禮 晏朝而徹 日晏而畢 孔子聞之曰 夫子聞其事而言 孰為由也而不知禮 稱子路之知禮所以美之也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四 畢

聖賢語論題孔門之遺書垂訓之
法言學者誠能潛心玩味以窮其
理而力行之則知格物致知之要
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是耳本堂請
莆邑陳先生校讎無訛謹依官本
大字鋟梓以便讀者披閱可認余
氏自新齋之誌幸鑒昇識
嘉靖癸巳仲夏之吉謹識

聖賢語論二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元王廣謀編廣謀始末未詳其書以禮記家語史記諸書所載孔子言行始於相魯終於公西赤分四十四篇卷首有孔子像素王事實又載至元十年所定廟制及祭祀儀注樂章後有嘉靖癸巳書林余氏自新齋跋語蓋明人所重刊也卷端題曰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豈當時各路或以孔子遺語命題試士歟元史選舉志延祐條格所不載莫之詳矣其書體例冗雜註亦淺陋雖元人舊本殊不足錄何孟春註家語稱有元王廣謀本多所竄亂今未之見此書當即一時所成也

聖學心法四卷

〔明〕成祖朱棣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明永樂七年内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心法四卷》提要

聖學心法序

朕惟古之帝王。平治天下。有至要之道。貽訓子孫。有不易之法。載於經傳。為可見矣。夫創業垂統之君。經歷艱難。其慮事也周。其制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患備閑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而四海攸寧。災害不生而五福攸萃。若夫昏愚懦弱之主。否塞正路。睽厭鴻猷。沉溺於富貴。狃習於宴安。怠忘日就於荒滛。根本益見於頹靡。禍亂由茲而起矣。蓋創業實難。而守成不易。求之往迹。昭如指掌。朕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洪基。仰惟肇造艱難。

惕焉省懼明昭有訓是儀是式夫作之於前則必有以纘述於後不有以繼之則無以承藉於悠久雖然聖帝明王之道不可尚矣朕夙夜孳孳勉求其至第乏聰敏之資睿察之力莫能領悟究與縱觀前代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于一躬擐甲冑以至履弘基而登璿極其思患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後也不可謂不遠作帝範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閨政之道備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于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而行之亦可以為治終無閨門藩鎮閹寺之禍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后氏之世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言哉故於幾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輯為書名之曰聖學心法以為上智則生而知之其次則必學而後能學之之至則可以為聖人學不至於聖人則不足謂之學然萬事必根於一心先明諸心力求其至使本體之明貫通透徹無毫髮之蔽然制萬物各得其宜則體周而用備以是為訓或庶幾乎其可矣分為四卷以君道父道子道臣道而揭其綱其下分而為目有統言者焉有專言者焉統言之者以其言之

廣大非一事之可名專言之者蓋可以一事而名如學問以下是也夫君人者尊居九重之上而統臨萬物之表智周乎天下然後能應天下之務不由學問則聖功何成是故積道于躬惟勤於斅學畜德于己多識於前言必也尊師重傅講貫以廣其見聞治心脩身涵養以充其器量大易以學聚問辨為脩德之首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擇善之功是皆經傳之名言聖賢之彝教循至其極則可以參天地而賛化育錫四海之純福開萬世之太平何莫不本於斯苟為不然靜無所養動無所施志為氣奪心為物

誘喪其賦予之重失其禀受之良瞭瞀而無所知汗漫而無所得天下之治亂係焉承帝王之緒者可不加勉於學問乎蓋為治莫大於敬天天者至尊無對觀其高高在上若不吾見然無時而不監焉蒼蒼不言若不吾與然無時而不保焉天之視聽相為感通人心之敬忽有間則天命之去留無常吉凶晦吝匪降自天實由於人永保天命者其在於敬乎若夫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聖人設教海宇寧而天下服天道至誠無息聖人之道亦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聖人之道亦至公無私法天之行體

天之德則上天眷顧四海乂安苟逆天之道所行差忒天命去之人心違之欲少假延於須臾焉可得也天之主宰謂之帝陰陽不測謂之神海岳川瀆皆有攸司凡饗帝祀神尊祖配天所以報本反始也必端慤以盡其誠齋莊以致其敬專精其德以達明

薦則鬼神享之祭必受福夫粢盛玉帛所以交神明也一有不誠神將吐之福其未萌禍且至矣祀神之義其可慢乎祖宗立法所以爲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衰世之主敗其祖法則身亡國削監于成憲商書之所

以致戒率由舊章周雅之所以示懲取法於先無有逸豫承序不昌未之有也君人者以一心而維持天下心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苟爲不慎示其所好惡於人則讒諂邪佞喜利樂禍之徒得以投其隙矣而毀譽愛憎莫得而辨是故人君之所好與天下

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己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己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徇夫人欲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所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強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須臾蹔息則非勤勵大禹勤勞功覆

天下文王勤止福被子孫德以服人
宜莫如勤能勤其力可以有功大要
在於勉強而已誠知荒寧懈惰之可
以為懼則於觀逸遊田之事自無矣
是故勤則不懈不懈則身脩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
而豫防之蓋亂生於治何也非治之
能生亂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亂
生於所忽也是故天下雖有磐石之
安當常懷陧杌之懼守滿持盈居高
思危謹其始慮其終則可以保其位
而安其身也若既危而懼禍至而慮
不可及矣蓋事未有不由始微而終
著一火始然終至燎原一滴不塞終

必滔天可不戒哉可不戒哉道德仁
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而
為郛郭以仁義而為干櫓陶民於仁
義納民於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
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也雖
然上者下之表上以是帥之則下以
是應之故萬行躬踐漸磨人心此德
化之實也夫內外者男女之位也男
以治外女以治內陰陽之義備而夫
婦之道成明君之為政必先於正內
治內治脩則閨門和閨門和則倫理
正倫理正則紀綱不紊矣自古國家
乘亂皆由內外易位而尊卑倒置權
溺于中而言出于閫教化不明馴至

乎此是以咸恒著夫婦之道二南陳正家之始男教女順盛德之至也自古聖君之為治必先於親九族九族既睦乎章百姓此唐堯之德也夫睦親者人道之大者也不違其所親則宗族之義全是故建邦樹屏必於親戚者重維翰之寄也昔周道隆盛詩有行葦之詠書有展親之言其祚之遠也宜哉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聖王之於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飢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則有以遂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教之樹藝而使之不

失其時薄其稅歛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勸而民心歸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化民成俗以學道為至學不至道則不足以成才是故養士必有其素求賢必得其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欲望秋穫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故輕重得宜小大無失是故聖君之用人必取信於衆論不偏聽於一人一人之心有好惡衆人之議合至公人皆曰賢用之可也一人曰賢察

之可也。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昵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適其宜而已。若夫航滄海者。必蔽山之舟。馭千里者。必籋雲之驥。佐治理者。必出衆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

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咸康。苟為不然。求之不精。而擇之不審。賢不肖混淆。而事之成敗國之治亂。於此而分。故用人之道。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日總萬幾。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故藪澤之大者。以其能容也。君德之聖者。以其聽諫也。是故樂聞讜言。則忠直者進。樂聞巽言。則諛佞者入。忠鯁之言。雖若難聞。其猶藥石。可以愈病。巽順之言。雖若易聞。其猶蠱毒。終必害物。朝夕納誨。此賢君之盛德。詢于芻蕘。此先民

之至言。況夫人君居至尊之位。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羣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家之大福也。衆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

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僞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心公正表裏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果為君子則親而任之果為小人則斥而遠之是故去草萊所以長嘉苗除奸邪所以樹正直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何也明君之心公以正君子之心有所合而偏邪之人無自而入譬鑑之公而衡之平物之妍媸輕重有不能隱矣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是以稱其欲

巧佞者為是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禮樂興則天地泰而君臣正刑罰中而長養遂故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治天下者必先於脩禮樂夫天地者尊卑之位也君臣者貴賤之等也尊卑之義明貴賤之等辨則天地定而陰陽和人倫序而名分正是故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踰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爲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

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舞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故叢茂

者鳥藏焉。淵深者魚萃焉。禮蕃者賢士歸焉。賢士歸。則百姓戴焉。如是而治道不彰。禮樂不備。教化不成者。未之有也。人君以天地爲心。則賞罰必得其當。人君不以賞而私於所愛。則必以待有功。不以罰而加於所惡。則必以待有罪。夫賞以旌善。罰以懲惡。

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服。執此之柄而行慶威。非至公至明者弗足以語是道。苟吝惜而不賞。則無以甄有功。縱弛而不罰。則無以懲有罪。如是則紀綱頹矣。號令隳矣。雖有高爵重祿。不足以縻賢者之心。雖有嚴刑峻法。不足以止頑暴之惡。故賞罰者

明君之所慎重而不敢以忽也刑者聖人制之以防奸慝也使民見刑而遠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制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于無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則曰欽

二則曰慎以見用刑之不敢以輕故天下無濫獄過殺而民罔不協于中所以久安極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于市受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人君子之所以痛傷

也故殺人愈多而奸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用刑之際其可不加詳審而敬慎之哉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者非必取之於民也

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下有餘則上何患於不足下不足則上何可以有餘故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世有不知此者用掊克之吏銖銖而取之寸寸而歛之剥民之膏竭民之髓以悅其上謂之曰能增羨於財用者是欺其

君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柢蹙拔矣理財用者可不鑒於斯人君富有天下亦必量入為出守之以節儉而戒慎於奢靡是故茅茨土階堯德之所以欽明也惡衣菲食禹功之所以無間也

盛世之君常存節儉不浸淫於嗜欲不驕盈於富貴故天下靖安四海蒙福若夫衰世之主極財用之費窮耳目之好朘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於下而不恤天怒於上而不懼欲國不亡烏乎可得馭夷狄有道謹邊備是也嚴關防守要害備封域明斥堠務農講武養威蓄銳此之謂也其來侵犯則有以禦之其來歸服則有以處之毋先事以起釁毋貪利以徼功起釁徼功損財耗力中國罷弊職此之由大抵夷狄之性無常強則叛弱則服聖王馭之之道不威以威而惟懷以德厚之以仁而待之以信不以其

歸順也而弛邊防不以其衰微也而忘講武是以內治外安四夷賓服夫兵者聖人制之以備不虞也蓋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然除暴救亂四征不服奉行天討以安百姓必先用武故黃帝有涿鹿之戰夏后有甘扈之誓武王有牧野之師

及天下既平戢戈櫜矢誕脩教化以
訖四海必先用文若大禹之敷文教
成湯之修人紀有周之陳常道是故
不可以武而廢文教亦不可以文而
弛武備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夫兵不
可以黷黷則玩玩則敗苟不察國之
虛實不謀敵之强弱而惟戰是務則
國危矣聖王之治兵也教之以禮義
使民知親其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
足之捍頭目致死而不畏危也用以
征伐則勢出萬全故曰技擊不足以
遇武卒武卒不足以直銳士銳士不
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敵仁義五
常之道父子至親父子者人倫之至

也是故為人父止於慈所以愛其子
必導之以禮樂勖之以敬義養之
以德行夫芝蘭生於階庭而馨香
播於戶外者培植之力至也子弟成
其德性而孝敬達於遐迩者訓迪之
功至也苟溺愛以為慈姑息而不教
是敗其子矣子之事親以孝為本孝
者順德之至也以一身之孝而率天
下以孝則不令而從不嚴而治故曰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易曰家人
有嚴君焉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仁人之事親如
事天苟不愛其身以忘其親則不謂之
孝矣惟能善繼善述不改先志此孝

道之實者也夫君者元首也臣者股肱也君統乎臣臣輔乎君匡弼左右務引君以當道責難陳善毋陷君於有過克己奉公以盡其職正心脩德必先愛人勿矜其能勿伐其功毋以不肖而妬賢毋以陰險而賊善毋恃恩以要譽毋弄權以作威毋揄諂以逞奸欺毋驕恣以成怠傲小心畏慎恭儉和柔不枉道以徇人必正己以守道致其君為堯舜之君致其民為堯舜之民如皐夔稷禼為名世之臣豈不曰盛哉是故抗節守義莫大於忠受君之爵食君之祿當憂國如家忘身徇國不避艱險不計利害堅

其志操確乎其不可以易者也若夫勵勤以事上廉潔以檢身謙謹以守法勤則不懈廉則不汙謹則免禍歷觀人臣之取敗者未有不由於懈怠貪汙恣肆者也故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吾臣者尚慎旃哉凡前諸事吾既集聖賢之言以為訓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大略已見于是自昔聖帝明王賢士君子或生而知或學而至故其言之微妙皆切於日用而不可離也吾子孫誠能遵而行之足以為治吾揆功微德薄智淺才疏遘屯履難危而後安回慮却顧寤寐戰兢負荷鴻基惟恐失墜恒

思天下大器也。保之為最難。善保之則完。不善保之則壞。一有瑕釁。則敝裂隨之。是以早朝晚息。弗敢怠豫。以承天休。且富有四海。何欲不遂。何求不得。然欲不可縱。心不可侈。欲縱則易至於怠荒。心侈則必至於危亡。故以道制欲。以理制心。庶幾寡過。由是

仰思俯察。默識潛探。求古聖賢之道。以資己善。後自匪生知之質。復歉學知之功。徒云希聖。望而未見。不能造詣其極。道無足以詒謀。言不足以為訓。姑述其近似者。以序于篇端。使吾子孫先觀吾言。然後觀是編。不觀吾言。則無以見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

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非欲其取法於吾言。實欲其取法於聖賢之言也。取法於聖賢。則萬世而無弊。此吾之所以惓惓致戒於子孫者也。於乎。吾以是而遺子孫者。蓋久安長治之道。後世能守吾之言。以不忘聖賢之懿訓。則國家鮮有失道之敗。蓋天命無

常。惟德是與。惟能脩德以合天心。則天命眷顧。久而益隆。成周綿祀八百。以文武成康世世脩德。宥密基命。毋敢或懈。故詩曰。世有哲王。又曰。世德作求。為吾子孫者。其可不思天命之無常。以脩厥德。保厥位。永宗社之慶於悠久者乎。讀是編者。其敬之哉。其

懋之哉

永樂七年五月望日序

聖學心法目錄

第一卷
君道
統言君道
第二卷
君道
學問 敬天 法天
祀神 法祖 謹好惡
勤勵 戒謹
第三卷
君道
德化 正內治 睦親
仁政 育材 用人
納諫 辨邪正 脩禮樂
正名分
第四卷
君道
禮臣下 明賞罰 慎刑
理財 節儉 馭夷狄
征伐

父道
子道
臣道
統言臣道　忠　勤　廉　謹

聖學心法目錄

聖學心法卷一

君道

統言君道

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矣乾彖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即天位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言之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夫音扶○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故與之合也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也並乾文言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毗至切註並同○比親輔也物之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故為比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比彖傳○間去聲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泰彖傳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去聲左右並去聲○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為泰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制其過補其不及成其施為之方遂其豐美之利也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其生養之樂，所謂左右之者也。泰彖傳。○夫音扶，樂音洛)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切。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觀象，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而不偏也。謙象傳)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思去聲。臨，大也。物之相臨與含容，無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君子觀象，則教導之思至誠無斁，容保民之心廣大無疆也。臨象傳)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去聲。○觀，觀於下也。五居尊位，以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言五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觀彖傳。○觀於、所觀並如字)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日月星辰是也。觀此則可以知四時之變遷矣。人文，三綱五常是也。觀此而以化成天下之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彖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平聲。○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二五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彖傳。○處上聲)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重平聲)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地之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至誠感之也。咸彖傳。○億伊昔切)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日月，陰陽之精氣耳。惟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而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恒彖傳)

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說音悅。○卦之為益，以其損上卦初畫之陽而益下卦初畫之陰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無窮極矣。益彖傳)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革象傳)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胡孟切。○澤之容水有限，故為節。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也。德，存諸中者。行，發於外者。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節象傳。○中節之中去聲，當去聲，商度之度待洛切)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並繫辭)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說卦

書堯典曰。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稽音基後並同。放甫兩切。思去聲○曰若者。發語辭。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此総言堯之德業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堯之德既極其盛。故能被四表。格上下。而所及之遠如此。蓋放勳之所極也。見形甸切。强上聲。行胡孟切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明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放甫兩切

舜典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重平聲。濬音峻。塞悉則切○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之德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也。四岳。官名。一人而総四岳之事者也。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有以見天下為一家之氣象焉。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有以見天下為一身之情神焉。

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惇都昆切。難去聲。任如林切○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惇。厚也。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並虞書○處上聲

帝舜曰。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舍音捨○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君臣信能夙夜祗懼。各盡其所當為。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人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也。好去聲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都。歎美之辭。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音烏○於。歎美辭。禹歎美而言。謂帝當深念之也。蓋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既脩。民生始遂。然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汩陳以亂其常也。九者既已脩和。民享其利。莫不歌咏而樂其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故當有以激勵之。其勤於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

咏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得以久存而不壞也。為去聲。皆當之當。
去聲。汩音骨。乂音洛。從上聲。復扶又切。相去聲。

帝舜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以勿用也。

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滿招損。謙受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也。益虞書大禹謨。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陶餘招切。○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

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行胡孟切。

在知人。在安民。言君道在知人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虞書皋陶謨。○殺所遇切。間去聲。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幾音機。應去聲。徯戶禮切。○止者。心之所止也。安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綱紀糾謬之職。內外交脩。無有不至。若是。則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而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虞書益稷。○省悉井切。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皇祖。大禹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疏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疏。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疏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夏書。○分扶問切。

胤侯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胤羊進切。○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脩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君也。夏書胤征。○省悉井切。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虺許偉切。○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惡去聲。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纘祖管切。○言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殖丞職切。懋莫候切。○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蓋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懋。茂也。繁多之意。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

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湯之用人處己也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者矣。虞上聲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推通回切。○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湯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仲虺言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商書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恒胡登切。○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然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商書。○行下孟切

伊尹告太甲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鼈必列切。○言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謂之方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日新而未可量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咈。符勿切。○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言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如此。是以德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也。並商書伊訓。○樂音洛。處上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在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也。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言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並商書太甲上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君為能然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憸邪。並太甲中。○憸息廉切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言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也。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豈可易而為之哉。太甲下○易以豉切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也。商書咸有一德

說命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說音悅○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令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也。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賚洛代切○商高宗言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賚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也。無間之間去聲

傳說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說音悅○居。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忱時壬切○傳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不以為難。信可合於成湯之成德矣。並商書說命中

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當旱切○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泰上誓夫音扶長上聲之為去聲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也。並周書泰誓上○長上聲左右去聲

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所甚重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勸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民。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周書○垂上聲復扶又切

洪範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箕子陳洪範九疇於武王。此其目也。五行。水。火。木。金。土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皇極。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正

自所克柔克也。稽疑。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也。庶徵。推天而徵諸人也。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其孰有加於此哉。去聲。省悉井切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大也。建。立也。極。北極之極。至極之義。至善之名。中立而四方之取正者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建立於上。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豈有建極至善之君。而五福不集於其身者乎。即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五福也。人君集福於上。非自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所以為之極。使之觀感而化。又命司徒掌教。使之由教而入。民有是善。則亦有是福矣。所謂敷錫也。天下之民於廣大極至之理。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民安於下。則君安於上。所謂錫汝保極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illegible]上　以列切　好去聲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比毗至切○淫朋。邪黨也。民有常業。非禮不為。非善不交。所謂無淫朋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有位者出於至公。不立黨與。不偏阿曲。所謂無比德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有廣大極至之理者從之有所取正耳。彼小德微善者其孰能之哉。言人君不可以不建極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罹音離。好去聲。○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而選用之也。如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也。受之者。不拒之也。如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與之以官。錫之以祿。而是人皆謂君道之明。斯其為大善之極也。操倉刀切　見形甸切　[illegible]去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渠營切○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而不可虐。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而不可畏。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行胡孟切。好去聲○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有進其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在官之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禀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於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仰去聲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陂音祕。好惡並去聲。平蒲眠切。○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見[illegible]切　易去聲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推

衍而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乃代天以爲訓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illegible]思有[illegible]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萬中之之意○長上聲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燮悉協切。○克。治。冬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禀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予音與。亢音抗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此言人君以三德馭世。不可假其權於大臣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頗普禾切忒惕德切。○側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汝之家。諸侯必凶于汝之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分去聲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省悉井切。○此推衍庶政之疇也。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王與卿士師尹。所職有繁簡。故所驗有遠近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並周書。○暘陽同。燠乙六切。咎其九切。

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周書旅獒○應去聲

武王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也。周書康誥○與去聲

周公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於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以不敬也。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王其疾於敬德。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蓋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其惟王位在於有冠天下之德。以居天下之上。能令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則王之德亦以顯矣。並周書召誥○冠去聲令平聲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

也。周宙多○操平聲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音梁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之稼穡備嘗知之也。雍，和也。嘉，美。靖，安也。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聲。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和之著于民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保，護也。惠，利澤也。鰥寡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並周書無逸。）

成王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者，精華之上達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周書君陳。○苾，蒲必切。）

康王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嚴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周書畢命。○塞，先再切。易並以豉切。省息井切。）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於音烏。○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大雅文王篇。）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小心翼翼，恭慎之貌。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大雅大明篇。）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追，都回切。琢，直角切。○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追琢所以美其文，金玉所以美其質。此詠歌文王之德也。大雅棫樸篇。）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音亦。○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常若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大雅思齊篇。）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度，待洛切。貊，莫伯切。長，上聲。王，如字，或于況切。比，並毗至切。施，以豉切。○度，能度物制義也。貊，一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

泌。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閒去聲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長二聲。○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則。法也。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也。皇大雅皇矣篇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惡去聲。○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矣。大雅假樂篇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可改切。弟去聲。下並同。○君子。指成王也。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大雅泂酌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顒魚容切。聞音問。○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絜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豈弟。樂易也。言人君能如此。則四方以為綱矣。大雅卷阿篇。○易以豉切

敬慎威儀。為民之則。則。法也。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辟。君也。止。容止也。君德之在內者。則必使之既臧既嘉而無瑕。容止威儀之在外者。則必使之既淑既慎而無過。則為人所法矣。並大雅抑篇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於音烏。乎音呼。○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也。周頌維天之命篇。○閒去聲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戢側立切。櫜古刀切。○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周頌時邁篇。○韜他刀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思。語辭。文。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周頌思文篇。○遺去聲。徧上聲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躋牋西切。假音格。○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言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商頌長發篇。○應去聲

春秋左氏傳。魯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塞悉則切。越音活。黻

音弗。珽音挺。幅音逼。舄音昔。紞多敢切。紘音宏。綖音延。率音律。鞸補鼎切。鞞邊孔切。鞶音盤。黼音斧。錫音揚。○昭德塞違，昭明善德，閑塞邪惡也。清廟，清靜之廟，以茅為飾也。大路，玉路。越席，結草為席也。羹不致者，肉汁不和以五味也。黍稷之食，為粢不精鑿也。凡此皆所以昭其德之儉也。袞，畫衣。冕，冠也。黻，蔽膝。珽，玉笏也。帶，革帶。衣下曰裳。幅，行縢。舄，複履也。衡，所以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者。昭其度者，明尊卑各有制度也。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鞸，佩刀之削。其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鞶，紳帶。厲，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昭其數者，明尊卑各有數也。火，畫火。龍，畫龍。黼，形若斧。黻，兩己相戾。上衣下裳之飾。昭其文者，明貴賤之文章也。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之色也。昭其物者，明器物不虛設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昭其聲者，明其德聲之和也。三辰，日月星。畫於旗者，昭其明者，明其德象天之明也。黻敕救切。鞛同。鑣音標。

晉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分，去聲。親，七刃切。衰，初危切。覬音冀。覦音俞。○根本強大而枝葉弱小，則以大制小。故能安。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等衰，降殺皆本大而末小，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故盡心事上，而在下位者不敢冀望於上矣。左桓公二年。○殺，去聲。

曹僖羈曰：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羈，奴僖切。○禮以行合宜之義，信以守共順之理，刑以正違悖之邪。僖公二十八年。○共，平聲。

魯季文子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處，上聲。度，待洛切。食音嗣。○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法則也。合此法則為吉德，違此法則為凶德。德之吉凶，所以處事之是非。事之是非，所以量功之成否。功之成否，所以養民之厚薄也。文公十八年。

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器，車服。名，爵號。不可輕以假借於人，乃人君所司主也。名位不愆，然後為民所信，故曰出信。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車服所以表尊卑也，故禮之所以藏。禮者義之所以行，利者義之所以生，故利所以平民也。六者為政之大節也。成公二年。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政事不嚴，民生慢易，則糾之以剛猛。政事過剛，民苦殘暴，則施之以寬慈。寬猛相濟，政事和平。昭公二十年。○易，以豉切。

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聞音問。○為君盡君道，臣則畏而愛之，法而象之，故人君能保其國家，美名垂於無窮矣。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舍，上聲。行，胡孟切。樂音洛。○言或施或舍，皆溫然可愛；進退周旋，容貌行事，可為法則；身為度而可象，聲為律而可樂；以至一舉一動，成文可觀；一言一語，成章可達。以臨在下之人，所謂有威儀也。左襄公三十一年。

晉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

不愆作事無悔。故饗天祿。子孫賴之。饗音享。賴度待切。應施並去聲。

長上聲。比毗至切。○心能制合宜之義。故曰度。其德端正。民皆應之。故曰莫。莫。安定之謂也。照臨四方無隱不違。故曰克明。施而無私。物得其所。故曰克類。教誨不怠。長人之道也。作福作威。君人之職也。慈祥和睦。徧服天下。順之道也。比方善事。使得相從。比之象也。經天緯地。文之實也。此九德皆無愆過。則其動無悔吝。故能受天之福祿。而子孫蒙其利也。昭公二十八年。○長上聲。比方如字。

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長上聲。矜鰥同。分去聲。○公猶共也。與天下聖賢共之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有以養之。男則各有職分。女則各有所歸也。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臨成於師。四者君以正用之。謂正身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乎自正其身。修德裁成輔相之。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並禮運。○相去聲。

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與去聲。○且先者。言未遑餘事也。民不與者。未及治民也。治親。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也。功。功臣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而上。故賢曰舉。藝成而下。故能曰使。存。察也。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矣。贍。賙也。五事得。國家之所以治

也。行去聲。

樂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刑以罰不率。此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也。中去聲。率音律。

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長上聲。

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好並去聲。○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緇衣。○好惡並去聲。

大戴禮孔子曰。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別必列切。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知去聲。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

賢（並主言篇○上知去聲）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尔。（禮察篇）

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小辨篇○說悅同）

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用兵篇）

孝經子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事天地以教天下。則以有父也。貴老敬長以率天下。則以有兄也。致敬宗廟。思慕及其先也。傳九章○長上聲）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學而篇○隙乞逆切）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並倉故切○錯捨置也。諸衆也。舉錯得義。則人心服。為政篇）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並顏淵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篇）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蓋以寅為人正。孔子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也。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蓋商輅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謂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制度儀等。至周始備。雖華不為靡。雖費不及奢。夫子取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者。取其盡善盡美。衛靈公篇○渾上聲覆敷救切）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所欲也。此述武王之事也。堯曰篇○稱去聲）

大學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傳十章）

中庸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十七章）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蓋天下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處上聲胡音湖別必列切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眩熒絹切○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間去聲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切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省悉井切既音餼稟彼錦切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令平聲稍所教切稾古老切為去聲委去聲積子賜切見形甸切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右二十章

子思子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王去聲復扶又切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則準則也。右二十九章○行下孟切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切別必列切○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切○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有默契焉。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三十二章○比毗至切夫音扶著直略切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衣去聲王者之王于況切○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夫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此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無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庠序皆學名。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既富而教以孝悌。則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此章言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窊烏瓜切粥余六切夫音扶饑音幾重直用切長上聲見形甸切黔其廉切相左右並去聲

仁者無敵。仁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矣。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覆敷救切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創造。統緒也。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天也。○令平聲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公孫丑篇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于況切○服人者。欲以力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不可不審。背音佩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五品之倫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勉強行之也。強上聲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惡好並去聲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執者守而不失中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至此文王不自滿足之心也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此武王德之盛仁之至也易並去聲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湯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並離婁篇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告子篇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斂並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勝平聲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之知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並盡心篇○不知之知如字

家語孔子曰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illegible]民力使之平故刑不用而天下自治故天地以為有德而[illegible]

國語周劉康公曰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周單襄公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夫音扶知去聲○文者德之總名恭以下其別行也敬者德之見乎外也忠自中出故為德之實信而不渝故為德之孚仁者德之慈愛也義者德之裁制也知所以載行之文也勇以為帥行其義也教所以布德化也孝以事親故德之本慈愛也材用也別行之行胡孟切知字如字帥所類切

曹僖負羈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楚伍舉曰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樂音洛

荀子曰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慎之不苟篇○慤乞約切塞悉則切

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辟讀為僻○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百事無過也無經謂無常法

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

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

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王制篇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景影同

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親愛於己不可得也。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君道篇○知去聲

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致仕篇○行胡孟切

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彊國篇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天養之養去聲○天君心也。天官耳目口鼻形之五官也。天養謂飲食衣服是天使奉養之也○天政賞罰之政令也。天情好惡喜怒哀樂也。此言聖人能自修則可以任天地而役萬物矣。天論篇○好惡並去聲樂音洛

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王于況切○言物之強者乃能勝重任也。至大則難詳故非小知所能分別也。天下之人至衆非至明者不能知其情偽而和輯之也。重大如此非聖人安能王乎。正論篇○勝平聲小加之知去聲別必列切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禮論篇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

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為去聲○差制等級也。人謂賢良。事謂職守。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大略篇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宥坐篇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肯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易以豉切

說苑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政理篇○苛寒歌切斂去聲

成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君道篇○夫音扶

孔子曰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
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指武篇○夫音扶）
晉叔向曰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貴德篇○辟毗亦切）
師曠曰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
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
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溺奴力切踔尺約切省悉井切）
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
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為而天下理矣（並君道篇○夫音扶易以豉切）
劉向曰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
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
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峭七肖切竦音悚阤音矢夫音扶）
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
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樞機之
禮壹配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
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樞[illegible]切惡去聲○政樞也樞門梱也機密也政樞）
機之禮者謹內外之別也（並政理篇○梱苦本切別必列切）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
矣
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
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並叢談篇）
新序楚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
也
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
已形於外也（並雜事篇）
揚子曰適堯舜文武為正道非堯舜文武者為他道君子
正而不他（問道篇）
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
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間去聲○至者事之極致成大順者謂使上下各安其分致大利者謂使萬物各得而不害也問神篇○分去聲）
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涖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
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先知篇）
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
（天地之本在得斯民而生之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一人之貴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
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
不亦邇乎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

地之化。（熙。富。阜盛也。信義。行義使民信之也。帝者之用。熙其事業也。並孝至篇）

文中子曰。古之為政。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王道篇）

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周公篇）

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也。（禮樂篇）

漢申公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董仲舒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胡孟切。知好並去聲）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別必列切）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朝音潮。奸音干）

公孫弘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

和之至也。（應去聲。畜[illegible]六切。涸[illegible]）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並通鑑綱目）
（夫上聲。斂去聲。逡七倫切。朝音潮）

司馬遷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史記）

匡衡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西漢書本傳。錯倉故切）

治天下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說如字。朝音潮）

王吉曰。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朝音潮）

虞詡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銜胡巖切。轡兵媚切）

李固曰。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夫音扶。潦魯皓切）

荀悅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教。偽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荀悅）

（病切好惡並去聲）

崔寔曰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養去聲　夫音扶）

蜀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並通鑑綱目）

魏王基曰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

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悅服（本傳○夫音扶）

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傳）

吳諸葛恪曰帝王之尊與天地同位是以家天下（通鑑綱目）

晉孫盛曰帝王之寶惟道與義道義既存雖小可大（蜀書宗預傳）

劉頌曰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通鑑綱目○好去聲）

後周蘇綽曰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本傳）

唐太宗曰安天下者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也（貞觀政要）

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王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斷制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己勤勞以德行義此乃君之體也（夫音扶　斷都玩切　處上聲　行如字）

夫君者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擾（並帝範○夫音扶）

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

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為苟易一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寔多（數色角切　栱居竦切）

魏徵曰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浚須閏切）

君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並貞觀政要）

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

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諂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通鑑綱目。履上聲佚弋質切樂音洛撙祖本切壅尹竦切

張蘊古曰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

陸贄曰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重平聲處上聲樂音洛

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愚知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知去聲旒音流黈他斗切纊苦謗切瑕音遐

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

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重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煦吁句切臆伊昔切度待洛切眩熒絹切好惡並去聲

位尊者其患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不責人於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而各得其所宜者謂之天子。

總天下之知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並奏議。知去聲

杜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

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分去聲

裴潾曰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享天下之福。並唐書。樂音洛

韓愈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聖君以奉天為心。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並文集。瘠秦昔切

柳宗元曰。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文集。○斷都玩切

劉蕡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本傳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唐書

宋太宗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言行錄

韓維曰。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本傳。○樂音洛。去上聲。蠲圭玄切。鬱紆勿切。塞悉則切

張詠曰。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其業矣。言行錄。○樂音洛

歐陽脩曰。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文集。○斷都玩切。沮再呂切

周子曰。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並通書。○啻昌智切

豐稷曰。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為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氈之上。思以為法於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國安遠人服矣。言行錄

司馬光曰。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本傳。○褒博毛切。黜敕律切

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

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基業為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

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

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徵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

人君之職謂何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度待洛切

善為國者不欺其民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分去聲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並文集惡去聲去上聲阪甫反切

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平不思則亂危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遠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夫音扶

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並通鑑綱目

蘇頌曰人主之視聽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為大患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言行錄應去聲

蘇軾曰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處上聲

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

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

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

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

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操平聲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當去聲處上聲分去聲

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並文集夫音扶

蘇轍曰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

欲

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 樂音洛

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 並文集

邵子曰用天下之目為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心其心無所不謀矣 心學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並文集 長上聲

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並遺書

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正蒙

胡安國曰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覘之以作止其惡四鄰望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 並春秋傳 量平聲

范祖禹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遂矣

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 朝音潮

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 處上聲

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 諂丑琰切 鮮上聲

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 應去聲

為治者惟能省力役薄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斂去聲 去上聲 養如字

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

並通鑑綱目

張浚曰以至公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去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為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朱子文集○怛當割切便平聲去上聲遠去聲

胡寅曰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為去聲

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欲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

人君既得賢才而任之則當視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之人[illegible]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禁虔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規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至乃所以端拱無為也。識音志行胡孟切夫音扶應去聲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夫音扶朝音潮

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朝音潮賂音路塞悉則切

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並通鑑綱目

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守成也。

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防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並讀史管見○行胡孟切幾音機

胡宏曰聖人執天之機惇敘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章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善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illegible]切

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愛敬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應去聲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

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具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幾音機

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事畢應於彼。夫懷之以恩。令之以義。憚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末矣。應去聲 夫音扶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何如。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

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衆。不期應於物而物應。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施應並去聲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處上聲 悖音倍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後紀綱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紀綱正權衡平則萬事治。百姓服。四海同。

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舍音捨

聖人順萬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愚有別。親疎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至矣。並胡子知言 ○惇都昆切 別必列切 當去聲

良心兒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物。統攝億兆之本也。宋文

陳邦彥曰。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夫有為

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效至者也。

黃中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而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並平聲 當去 稽堅奚切

陳俊卿曰。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

人主以兼聽爲義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並朱子文集

虞允文曰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宋史

李宗勉曰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勸懲。通鑑綱目

李侗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

朱子曰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

凝情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

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妖孽之萌不得作矣。朝音潮應去聲○孽魚列切

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覆敷救切畜許六切

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

天下之事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

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並文集○遠去聲塞悉則切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底意思。心學○思去聲

張敬夫曰德者所以立民極也。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天敘天秩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弟興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强執禦焉。性理群書

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也。心學

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服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朱子文集○間去聲

蔡沉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書序

劉珙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

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
者也（朱子文集）
廖剛曰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奸邪洞
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言行錄）
真德秀曰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媢之而不喜激之而不
怒者其庶免於讒賊之害乎（讒鉏咸切）
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
所倚則魑魅讋於震霆雨雪消於見晛雖有善為讒
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魑魅音癡昧 讋質涉切 晛音現）
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
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痒移章切 痾於何切）
為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
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樂音洛）
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
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
影響
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
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
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
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

之實者也（並大學衍義）
湯漢曰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
不可不敬（本傳）
趙景緯曰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
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近言以亂舊
章（宋史）
呂祖謙曰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
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
語之間者矣（處上聲 心學）
心學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聖賢以生民為心
吾心存養于中天德也擴充于外王道也天德貴乎
存養而莫先乎慎獨王道貴乎擴充而莫大乎絜矩（擴苦郭切 絜奚結切）
君臣同心君民同心天下治矣同則治異則亂是故
大同之為貴
人君心有所主靜而寡欲動必循理則志氣清明處
事無失（處上聲）
人君皆思所以平天下也然必心平而後政平政平
則事無不平而天下治平矣
雨露無心於潤物也而物無不潤雨露不自以為潤

也。日月無心於照物也，而物無不照。日月不自以爲明也。人君臨照天下，潤澤生民，其心之妙用，即造化之妙用矣。

人君之心，未有不以生民爲心者也。一有以蔽之，則不能推此心于天下，而不得以遂其生者衆矣。

人主一心，經綸天下。一日萬幾，無非天事也。朝夕存養，威神流通，榮衛然後澄心靜慮，簡以御煩，靜以制動，寡以服衆，則天事皆可從而理矣。幾音機

人君無常心，民憂亦憂，民樂亦樂，惟以民心爲心而已。樂音洛

人君上合天心，下得人心，有道乎？曰：有敬而已。

人君之治天下也，必本於理〻義理也者，心之全體也；義也者，心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

上而三代，下而秦、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以至于隋、唐、五代、宋、遼、金、元，其興起也，未有不心存乎理義，其敗亡也，未有不心汩於利欲。

帝王以仁義爲心，霸者專尚詐力心術，先壞，豈能正人。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知所以正其心，則其身正矣，法制禁令云乎哉。

易之臨卦六五之爻辭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孔子於小象獨以行中之謂，釋大君之宜何哉？爲君不患其不知也，知而非中，失之過，則或苛察以爲知，失之不及，則或未有所知而自以爲知，皆非君道之當然也。舜之大知，而曰用中；湯之勇智，而曰建中。大君之宜，必如此然後稱也。天下之大，豈知力所能與於其間哉！秦、隋之主，徒以術數相牢籠，以權謀詐力相雄長，亦自謂知矣，而不知大君之體不如是也。吾聖人之所謂知臨，非徒知術之恃，惟行中之爲貴。此大君所以不可不明心學也。所知、知大之知如字，餘並去聲。苛，寒歌切。稱、與並去聲。

聖學心法卷一〔十〕

君道

學問

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行胡孟切。邪似嗟切。○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誠。謂邪既閑。則誠存矣。亦無斁亦保之意也。善世而不伐。謂不有其善。德博而化。則正己而物正矣。皆大人之事也。斁音亦。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幾音機。○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

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誠。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辨。脩德也。寬居仁行。居業也。並乾文言。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坤爻辭。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其德盛矣。德不孤之謂也。坤文言。

蒙以養正。聖功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蒙彖傳。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大畜彖辭。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勅六切。識音志。行胡孟切。○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大畜象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升象傳。○長上聲。累魯猥切。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徒外切。○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象傳。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知去聲。樂音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

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不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日新之謂盛德。日新者。久而無窮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illegible]其義。至於入神。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並繫辭。

書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虞

書大禹謨○應去聲易以豉切

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虺許偉切好去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商書仲虺之誥

伊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 省息井切括古活切○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者心之所止此賢君之事學而知之者也中去聲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亦中庸論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也商書太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商書咸有一德○行去聲

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音悅○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斆胡教切○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也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商書說命○間去聲

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行胡孟切簣求位切○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猶言小節也小節所損甚大譬若為山一簣之虧是山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周書旅獒

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周書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磋七河切○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而益致其精也蓋切如磋者道學謂講習討論之事琢如磨者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功衛風淇奧○鑢居御切椎直追切鑿在各切錫他歷切復扶又切省息井切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將進緝續熙明也言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又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也周頌敬之篇

思無邪 思無邪者誠也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魯頌駉篇

春秋左氏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蓋以為民為忠此君德之正大也蓋以待人為信此君德之堅固也謙遜卑讓此君德之基本也文公元年○為民之為去聲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大中之理也。凡民皆受天地大中之理以生，即上天所賦之命也。則，法也。聖人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所以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勿失也。成公十三年

鄭子駟曰：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誠信之道，言語之符瑞，為善之宗主也。襄公九年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禁止之辭。儼，矜莊貌。禮主於敬，人之坐思貌以儼然也。安定辭者，審言語也。三者既盡，則可以安民矣。

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焉脩焉，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易以豉切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易以豉切，長上聲○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諭，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充之耳。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有弗辟，易有弗從，唯義所在。彊上聲，辟音避，易以豉切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孱，鉏山切○孱，小貌，不務大也。行必先人，敏於行也。並曾子立事篇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跬，犬蘂切○勸學篇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者，從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並學而篇○從七容切，復扶又切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切○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覆如字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切，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夫子知其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羌故切，應去聲，渾上聲，下同，當去聲。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並里仁篇○應當並去聲，易以豉切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要[illegible]背音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喻也方術也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並雍也篇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志乎此則無他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其道於心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存養之熟則皆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述而篇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並述而篇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吟詠之間感人易入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易以豉切好去聲惡惡上去聲下如字筋音斤骸音諧更平聲和去聲滌亭歷切穢烏廢切滓祖似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猶怏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泰伯篇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簣求位切覆芳服切○簣土籠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子罕篇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見其機之在我而

無難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中應並去聲操平聲躁則到切好去聲易以豉切忤五故切幾音機行胡孟切造七到切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illegible]

[illegible]並顏淵篇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illegible]

道也。[illegible]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illegible]

[illegible]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illegible]

[illegible]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君子學道則愛人。[illegible]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知並去聲。絞，古巧切。○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illegible]

壞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並陽貨篇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

辨之事。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子張篇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應，去聲。去，上聲。污

音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並經一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傳之二章。○去，上聲。滌，亭歷切。污，音烏。間，去

聲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之大目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傳之三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並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切○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者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言當實用其力以禁止之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然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必謹之於此而審其幾焉傳之六章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絜胡結切○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能盡乎此所謂平天下之要道也傳之十章○度待各切處上聲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也幾音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道之體也達道者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離去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一章○應去聲謬靡幼切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好並去聲與平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第六章○匿女力切度徒洛切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知並去聲○此言未及

子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道去聲從七容切○誠者真實無妄天道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而德不能皆實故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何去聲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然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知勉行者之事勇之事也愚必明者擇善之功柔必強者固執之效也第二十章○為知去聲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謂天命之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也盡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第二十二章○處上聲參去 夫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第二十六章○間去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言也凝聚也成也間去聲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溫時習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第二十七章○奉方孔切釐陵之切處上聲謬靡幼切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音扶○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氣則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將去聲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

事無所懼，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夫音扶。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塞，悉則切。○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間，去聲。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長，上聲。○正，預期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舍音捨。樂音洛。○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強，上聲。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孟公孫丑篇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音捨。○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空也。由，行也。離，去聲。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實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切。○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藉也。左右，身之兩旁。逢，值。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而自然得之於己，則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處，上聲。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孟離婁篇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萬章篇。○夫，音扶。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可以上達矣。告子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illegible]之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者亦不外是矣。應，去聲。夫，音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操，平聲。舍，音捨。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樂音洛。強上聲。○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誠，實也。反其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其樂孰大於是。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當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分去聲。惡好上二字並去聲。幾音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蓋言聖人之道大，學之必以其漸也。見音現。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音烏。○此言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形而無歉也。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善皆實有之，可謂信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矣。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知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非人力所能為矣。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也。其惡之惡如字，餘去聲。復扶又切。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並盡心篇。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此喻學之不已，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礪音厲。省悉井切。知去聲。行胡孟切。○木從繩則正直，金就礪則成器，以喻君子能博學而日省察乎身，則所知者明，而所行者無過失矣。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分去聲。夫音扶。○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綱類而長者，稱律條之比附也。並勸學篇。○長上聲。

說苑曰：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建本篇。○長上聲。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均焉。貴德篇。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樂音洛。號平聲。

曾子曰：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仁義，則忿爭

暴亂之辭遠。(修文篇○易以豉切)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處上聲 跂音企)

河間獻王曰。學聖王之道。若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見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並建本篇○夫音扶)

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適乎道者。末矣。(吾子篇○舍音捨)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問神篇○操平聲)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五百篇○渾上聲)

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蔑彌列切○見日月之大。則知衆星之光為微。見聖人之道大。則知衆說之小為非。學聖人之道。亦王者之事業。其來亦已久矣。學行篇)

漢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強上聲 知去聲)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並通鑑綱目)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蜀志○夫音扶)

唐太宗曰。弘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懷辯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鑒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惟學乎。(並帝範○筈古活切)

宋司馬光曰。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乎治方寸之地而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示)

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詞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

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夫音扶)

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而日新矣。(並文集○樂音洛)

曾鞏曰。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文集○當去聲)

王巖叟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illegible]

在專與勤屏絶他好始可謂之專父而不倦始可謂
之勤（言行錄○造七到切累魯猥切屏陂病切好去聲）

范純仁曰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
薄之說無自而入（言行錄）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
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行胡孟切塞悉則切）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幾音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神誠幾
曰聖人（幾音機應去聲）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
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並通書○德行之行胡孟切）

邵子曰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
也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
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
於心神得而知之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強上聲）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
無所不通（去上聲）

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
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
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夫音扶）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
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並心學○樂音洛）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
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並近思錄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至剛則無所屈
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塞悉則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
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
後力行以求至焉惡去聲
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
而化之則可與權
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
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萬行之本莫
不在是行胡孟切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萬物而無心聖人之[illegible]

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外而順應應去聲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並性理羣書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應去聲
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行胡孟切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且欲涵泳
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性靜者可以為學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
銘有戒動靜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爾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後至
之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滓祖似切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謂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胖步丹切 樂音洛

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並心學○腔驅羊切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未能如王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王天下。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

性性惟能存神物物惟能過化。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性者萬物之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為並去聲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為人之為去聲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並心學○易以豉切

呂大臨曰治心之要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大學衍義

范祖禹曰人君當專精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

逸豫。唐鑑○強上聲

程頤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亂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言行錄

張浚曰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大者天下之公理而已。朱子文集

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立心為要為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敬為持養之道。明善錄

范浚心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胡寅曰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歉苦簟切

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並致堂管見心說音悅

胡宏曰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知言

呂居仁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童蒙訓。穿去聲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夫音扶瞭盧皎切應去聲數所武切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聖人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離去聲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存之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制之之謂也誠使是說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並文集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省息井切

人須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吾之心即天地之心。真西山讀書記

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性理群書○去上聲

唯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並近思續錄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主敬以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明善錄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中庸註）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監古銜切）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孟子集）

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去上聲）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夫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若陽春之溫哉（夫音扶塞老則切）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所以中正而為聖人也

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天理大所以心亦大

只是合道理處便是天理

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

天大無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渾上聲）

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之所間隔則小耳（間去聲）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則不費力（省悉井切）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

所謂道心也（好惡當並去聲）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操平聲舍音捨）

人心惟定則明無欲則虛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四者闕一不可

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行胡孟切譎居詐切）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耳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
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應去聲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操平聲 探吐南切 易以豉切
人心萬事之主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
當之處 別必列切 當去聲
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炫不為

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汨音骨 幾音機
記事當觀其理不當泥其事。泥去聲
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
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
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
莫能奪。
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禀不容無所偏學
也者所以化其偏而存其善也。
學者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
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並心學

張敬夫曰寡欲為養心之要蓋心有所向則為欲多欲
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
氣平其心虛以寧而不存者寡矣。
敬則心之道存。並心學
呂祖謙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
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
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 操平聲
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
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並心
學○長上聲 鑠式灼切

陸子靜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
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言行錄
真德秀曰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
所。
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
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
致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省息井切
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

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大學衍義）

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讀書記○樂音洛）

心學曰敬者該貫動靜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此聖賢之學徹頭徹尾無非敬也（應去聲）

無事則靜常惺察有事則動亦惺察人欲而知惺察必有以制之天理而知惺察必有以存之（省息井切）

心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心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

一實萬分萬會于一知此然後可以論心學

心學者統性情制形氣厚彝倫明理義辨物我合天人通上下亘古今該動靜貫顯微始焉加明誠之功終焉極神化之妙及其至也則動天地感鬼神矣

一心明萬理明一心正萬理正

為學當以一心應萬事不可以一事撓吾心心應乎事者明事撓乎心者亂（應並去聲）

心本明學則有以明其明心本大學則有以大其大昏而不明者非本昏也人自昏之也小而非大者非本小也人自小之也

吾心既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吾心吾心不明此理散見於天地萬物

天下無一定之事而人不可無一定之心心定則明明則公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聖賢之心萬古如一日聖賢之學萬人同一心

心不可以一體拘也能小能大小則不盈方寸大則參為三才也能靜能動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也能近能遠近則不外乎一身遠則達乎四海也能虛能實虛則理無不容實則邪不能入也

人君欲明正學必先知俗學異學之非心學實異學虛心學大異學小

仁義禮智理也而心實主之視聽言動氣也而心實制之

無一理而非心明衆理者心之體以立無一事而非心應萬事者心之用以行（應去聲）

心學可以立事功事本乎心心統乎事也心學可以明治道治本乎道道本乎心也

正大之心自內而發在我本有邪僻之心由外而入在我本無

君子之心敬而已敬則心存小人之心妄而已妄則

心亡存斯存矣亡斯亡矣可不慎乎

心一而已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别曰人曰道非二心也人心循乎理即道心也人心徇乎欲則去道遠矣

心果有二乎（别必列切）

人莫先於事心能事心則知所以事其親能事親則知所以事其君

人心收之則近放之則遠梏之則小充之則大反求諸己而已（梏古禄切）

凡人初生與聖賢之心無不同也物交物引於是不同矣然則將何以同其同曰一在其中純乎天理之公

大哉心乎天地萬物備矣世儒言心而不知其大未有見心之全體者也

理義明則厚人倫美教化風俗正矣理義者天以賦之於人而人受之於天人人所同有也明則治不明則亂豈可有一事之不合乎理義也哉

人須是識其真心方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惻隱怵惕乃真心也惻隱之心時常發見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有時發見而不可遏矣（怵尺律切惕徒歷切見形甸切惡去聲）

通天地一理爾順之則吉違之則凶統之者則此心也

心之神明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無時不然無處不有前無始而後無終前無古而後無今所謂無為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者也

人心之妙神而已神明者明神昏者昏神亡者亡神存者存故養身莫先於養心養心莫先於養神

易有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心即易也易即心也易卦元亨利貞即吾心之仁義禮智易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

心法盡在其中（陶餘招切）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心言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亦以心言也

春秋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聖人經世之書也（橫去聲）

中庸心學之精微大學心學之次第論語則堯舜孔顔之心法無不在焉孟子則千變萬化皆說從心上來此聖賢傳授之正學皆不外乎心也

古者列聖相傳言雖非一而理則未嘗不同堯舜禹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曰惟精惟一此萬世帝王

之心法也。若湯之建中于民，武王之皇建其有極，孔子之一以貫之，子思之言中和，孟子之言仁義，又豈外乎精一執中之旨哉。下逮濂洛關閩諸子，皆倡明道學，而究夫性命道德之原，探賾抉蘊，以續不傳之緒於千載之下，亦莫非明乎前聖之心法也。至若荀揚賈董韓歐諸儒，其析經辨理，立言著論，有裨於名教者，今悉取其要語，類而集之。居君師之位者，當上承列聖之所傳，下取諸儒之論以暢明之，研極其精微，而融會于一理，首之於躬行心得，而本於脩身，然後推之于家，于國，于天下，則治平之效可以臻之於二帝三王之盛矣。

敬天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昊，下老切。○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日月會次之名。人時，謂耕穫之候。此言聖人奉天時而勤民事，主於敬而不敢忽也。虞書○宿音秀

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欽崇者，敬畏尊奉之也。能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商書

武王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也。周書泰誓中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音汝○貳，疑也。大雅大明篇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難，去聲。蹶，俱衛切。泄，以世切○憲憲，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也。沓，徒合切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謔，虛虐切○謔謔，戲侮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用朱切○渝，變也。大雅板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易，以豉切○顯，明也。思，語辭。士，事也。言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周頌敬之篇

漢王嘉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通鑑綱目○行，胡孟切。應，去聲

宋富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言行錄

司馬光曰：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文集○應，去聲

朱子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文集○行，胡孟切。舍音捨。當，去聲。黜，丑律切

湯漢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本傳

真德秀曰：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

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豈有輕忽傲慢之意耶。懌音亦

天道聦明凡人君與人從寡之頃優游曠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先常當知警也。

帝王所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

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己之所為少咈天意。丘大學衍義○瞭盧皎切間斷之間去聲

心學曰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朝夕修省未嘗少間非遇災變始知警懼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人君所有之境土即天所與之境土也非有敬天之實未易保矣省息井切間去聲易以豉切

人君存心以事天宜近求不宜遠求遠求者求之於外也近求者求之於內也。

法天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乾象傳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也乾彖傳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於葛切○火在天上所照者廣故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絕衆惡揚明善類所以順天命而安群生也大有象傳○釁許刃切孽魚列切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忒惕德切○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而不差忒聖人體其妙用設為教令而天下服矣觀彖傳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先王法此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也無妄象傳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古豆切○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命令周誥四方也姤象傳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應去聲○天地陰陽推遷變易而成四時湯武之王上順天道下應人心此革之至大也革象傳○王去聲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取其照察之象以照其情實取其威斷之象以成其姦惡也豐象傳○斷都玩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以豉切○易簡乾坤之德也人能體之則與天地參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無為聖人取法乎乾坤故亦致無為之治也並繫辭

書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說音悅○言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可也商書說命

禮記孔子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言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於事物之理皆可舉而行也禮運

說苑劉向曰。聖人所因上法於天。叢[illegible]

漢董仲舒曰。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涵而無所[illegible]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通鑑綱目○覆敷救切

唐陳子昂曰。聖人法天。天亦助聖。通鑑綱目

宋胡寅曰。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致堂管見　好去聲

胡宏曰。聖人創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知言

石子重曰。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朱子文集

心學曰。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

天之心。至正至大而無私者也。人君奉行天道。其心一出於正大而無私。上下無有不正。而天下定矣。

天者。心之所從出。心者。人之所以為人。心學既明。則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矣。人君奉天以治人者也。不知心學可乎。

人君之心與天一。然後能事天。

祀神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假更白切○萃。聚也。王假有廟。言至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人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萃彖傳

聖人亨以享上帝。亨。烹同○鼎之為器。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亨帝貴誠。用犢而已。故曰亨。鼎彖傳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以救渙散。故享帝立廟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無大於此。渙象傳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羊畧切○東鄰。陽也。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實受其福。既濟爻辭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類于上帝。其禮依郊祀為之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禋。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少去聲。相近音禳祈。禜音詠

舜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秩。叙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並虞書舜典○汚音烏

益曰。至誠感神。諴。音咸○誠感物曰諴。言推極至誠之道。則神明感格矣。虞書大禹謨

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說音悅。黷徒谷切○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書說命

詩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蠲古玄切。饎尺志切。禴羊畧切○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

嘗冬曰烝。公先公后稷以下先王太王以下也。小雅天保○郗將侯切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恫音通○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言文王順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也。大雅思齊篇

春秋左氏傳周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膰音煩脤時軫切○凡國家之大事在祭祀與兵戎也。膰祭肉也。宗廟之祭則有執膰之禮。脤亦肉也。兵戎之祭則有受脤之禮。此二祭者交神之大節目也。成公十三年

禮記曲禮曰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

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非其祭謂妄祭神不享之也。

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

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瀆音讀○五祀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視視其牲器之數。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霤力救切

禮器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祀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先王重於祭饗故必選擇有道德之人以執其事又從而誓戒之。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成功也。吉土者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燔音煩

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音扶菑音災捍侯幹切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數所角切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於蓋切見如字還句緣切愾許意切○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愾然太息之音也。

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慤克角切○此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不過失焉。而進退之間其敬心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也。殺所賣切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齊側皆切詘渠勿切○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

祭統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怵尺律切。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故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

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禮者道乎此。樂者安乎此。時者參乎此而已。不求其為者。無求福之心也。

天子躬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共居中切。齊津私切。盛時征切。純音緇。

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齊之致齊側皆切。餘如字。

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並側皆切。齊之之齊如字。

孝經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郊。圜丘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上帝。五帝也。助祭者。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致敬。不敢忘其親也。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之謂著也。並傳三章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丑琰切。○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為政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此孔子祭祀之誠意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與音預。○言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則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並八佾篇

中庸子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時食。四時之食也。適音的。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嘗。秋祭也。示與視同。示諸掌。言易見也。並十九章 ○易以豉切

家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郊祭者。報其本。反其初。故祭祖以合上天。同祀。上天垂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因而法之。乃昭明上天之道也。郊問篇

說苑內史過曰。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辨物篇 過古禾切 ○

漢書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郊祀志

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

流化也。行孟切訓

宋歐陽脩曰：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文集

程子曰：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遺書

范祖禹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論語註

法祖

書伊尹告太甲曰：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商書伊訓

率乃祖攸行。率，循也。率乃祖者，所以致用。蓋勉太甲盡孝以法先王也。

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言太甲當勉於其德，視先王成湯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言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乎此。伊尹欲太甲與湯之德同道也。並商書太甲。○幾音機。

傅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說音悅。○憲，法。愆，過也。言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也。商書說命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于筆切。○聿，發語辭。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並大雅文王篇。○度，徒洛切。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於音烏。祜，侯古切。○

昭茲，承上文昭哉而言。哉、茲古通用。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大雅下武篇。○荷，去聲。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大雅嘉樂篇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當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周頌維天之命篇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儀、式、刑，皆法也。言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也。周頌我將篇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於音烏。乎音呼。○此成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也。皇祖，文王也。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我之所以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周頌閔予小子篇。○朝音潮。

宋司馬光曰：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隳，許規切。讒，鋤咸切。

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為無不成，求無不給。並文集

蘇軾曰：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千八百年。夫豈惟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文集。○夫音扶。

胡寅曰夫剏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illegible]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通鑑綱目○夫音扶 剏楚浪切 遺去聲

謹好惡

書召公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遊觀為無益 奇巧為異物。周書旅獒

禮記樂記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好惡並去聲 別必列切

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好惡並去聲○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好惡也。易以豉切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好惡並去聲下惡如字○緇衣鄭國風美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一之真好賢矣。巷宮內道名。伯長也即寺人也。惡惡如巷伯之深則民知上之誠惡惡矣。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寺時吏切 朝音潮 長上聲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好惡並去聲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好惡並去聲○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則上下無可疑者。並緇衣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所謂得其公正是也。里仁篇○當去聲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衛靈公篇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驕樂宴樂之樂音洛餘並五教切 佚音逸○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相反也。君子之於好樂可不慎哉。季氏篇○惡好並去聲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惡並去聲○言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好惡並去聲 菑災同 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並傳十章○惡下如字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滕文公篇○好去聲

說苑孔子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亦不能甚。君道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好去聲

晉王祖曰毀譽者愛憎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通鑑綱目

唐陸贄對德宗曰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奏議○惡去聲 去上聲

宋富弼曰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illegible]

文集○舍音捨聲

邵子曰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皇極經世書○好去聲）

司馬光曰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文集○好惡並去聲）

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並心學○夫音扶易以豉切惡去聲）

范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唐鑑○好去聲）

蘇頌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孔光之徒出而民敝於誇大矣（言行錄○好斂並去聲鎛伯各切掊蒲侯切）

胡宏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是而天理人欲可知（胡子知言○好惡並去聲）

朱子曰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文集○好惡當並去聲）

呂祖謙曰人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忌不蔽不忌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並博議）

心學曰人君心無常喜亦無常怒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正矣常有之者非也喜怒在事已何與焉隨物應之而已（與音預應去聲）

勤勵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竭然切惕他歷切厲力世切咎其九切○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乾九五文言○處上聲）

書舜曰克勤于邦（克勤謂勤于王事也○虞書大禹謨）

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言先王成湯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待之也○商書太甲上○澡子皓切）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商書太甲下）

召公曰夙夜罔或不勤（或猶言萬一也或之一字最有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矣○此

即勤德工夫。周書無逸

周公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言文王之勤也。昃日昳也。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昳徒結切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供音恭○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橫斂去聲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供音恭○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於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而已。並周書無逸

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逷他歷切○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內自廷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大雅抑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周頌執競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繹思尋繹而思念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也。周頌賚篇

春秋左氏傳。晉郤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郤缺逆功○言非德足以服人。則莫如勤以求之。非勤則何以求人。能勤力則有功繼之矣。宣公十一年

晉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王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並通鑑綱目○胼蒲眠切。胝音而切。旰古幹切

唐韓愈曰。業精于勤。荒于嬉。文集

宋蘇軾曰。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又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文集○夫音扶。蠹都故切

胡寅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致堂管見○強上聲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論語註

胡宏曰。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胡子知言

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言行錄○蠹都故切

真德秀曰。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謹而不慢。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大學衍義

戒謹

易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文之名。此爻陰生於下。其端甚微。聖人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

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坤文辭○長上聲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坤文言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違，訟之由也。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作事必謀其始，則訟端絕矣。訟象傳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惡好並去聲○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增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佑之；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人能謙巽，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彖傳○處上聲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懲直升切，忿芳粉切，窒珍栗切○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象以損於己，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損象傳○塞悉側切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在甸切，省悉井切○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象以恐懼自修其身，思省其過而改之也。震象傳○重平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既濟象傳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應行並去聲，見音現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去上聲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並繫辭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矣。易以豉切，慝惕德切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應於形聲也。應去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

来王。樂音洛去上聲咈音弗○先守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虞度罔勿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於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於縱恣故戒其遊淫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謂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百慮也惟熙則方寸之間光輝明白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如是而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也虞度達各切易以豉切間去聲嗀都玩切復扶又切

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在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好如字○眾非君則何以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也凡可願可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矣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

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並虞書大禹謨○幾音機復扶又切

皋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音機○教謂上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之至多是豈可一日而縱欲者乎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威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哉並虞書皋陶謨○惡好並去聲間去聲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音機熙叶許里切省息井切賡居行切脞取果切惰徒果切墮許規切蔡氏音惰○庸用也歌詩歌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言人臣樂於趨事赴工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皋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兩言欽哉言二者皆所當深致而不可忽者也賡續也皋陶續帝歌言君明則臣良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隳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歟虞書益稷○

樂音洛數所各切覈音核圮普弭切

五子之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見音現索昔各切馭御同○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眾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以喻其危懼之可畏也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背音佩幾音機易以豉切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甘如字又音酣○訓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田也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取滅亡也並夏書○嬖卑義切耽都含切厭

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者未之有也。商書

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也。商書伊訓○應去聲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相去聲○夏都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自周自君也。言夏之先王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嗣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惡烏角切

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魚列切。逭胡玩切○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義。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隳許規切

伊尹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惟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明明之君。為能然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無輕民事而思其難。無安君位而思其危。故又欲其慎終于始。始而不謹而能慎其終者寡矣。並商書太甲下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諶時壬切○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間去聲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之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無貴賤之間。人君能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並商書咸有一德○間去聲

傳說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胄直又切。笥相吏切。省息井切○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必謹於在笥。戒其有所輕予。干戈必嚴於省躬。戒其有所輕動。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予音與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喪去聲○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若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墮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固無患矣。然又無開寵幸以納人之侮。無恥過誤而遂己之非也。並商書說命○當去聲。墮許規切

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所惡者。天必誅之。人君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周書泰誓 ○惡去聲

召公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喪去聲○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則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即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也。周書旅獒 ○好去聲

武王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棐數尾切○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其可忽哉。好惡並去聲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順人所不順。勉人所不勉。則大小之怨俱無矣。並周書康誥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

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相去聲。棐數尾切○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崇飲乎。周書酒誥 ○見形甸切　秦上聲

召公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不敬。言我周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不敬也。周書召誥

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其可不戒之哉。周書

成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生。故居是位者當知所以恭。享是祿者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並周書周官

穆王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音道○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危之甚也。噬時智切　受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切○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艱者。飢寒之艱也。厥惟艱哉。若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易者。衣食之易也。並周書君牙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居卿切○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懼及其禍之詞也。小雅小旻篇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喪去聲　易以豉切○師。眾也。配。合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省息井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易以豉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燮切○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

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言下有明明之德，則上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適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大雅大明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言天生眾民，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爾。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丁簟切○此衛武公自警之詩。謂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則不可救也。鑢良豫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易以豉切，捫音門○易，輕。捫，持。逝，去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為去聲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相去聲，覯居侯切，度徒洛切，射音亦○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厭也。言視爾獨居於室之時，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大雅抑篇○射音亦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與文王既右享我之祭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乎。○周頌我將篇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惟在民之視聽，則

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也。○商頌殷武

春秋左氏傳：鄭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毗意切○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義既多，必自斃踣。○隱公元年○踣步墨切

魯申繻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繻新於切，釁許刃切○言人無釁隙之可乘，則妖不能興；棄其常道，則妖自興矣。○莊公十四年

齊陳敬仲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飲酒以成歡欲之禮，不敢繼以淫酒，是為合宜之義也。以其君成飲酒之禮，不敢納君於淫湎，是為愛君之仁也。○莊公二十二年○湎夷典切

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過古禾切○國家將興之時，必有聰明之神降，以監察其君德之厚薄。將敗，又有神降以觀其積惡之淺深。故有得神而興，亦有以亡者。其可畏如此。

虢史嚚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古伯切，嚚魚巾切○國家將興，為政皆順聽於民心；將亡，虐民而聽於神。壹者，專壹於聰明正直而無二心也。善則降福，惡則降禍。神蓋依人善惡而行之也。然則虐民而聽於神，其有不亡者乎。○莊公三十二年

齊管敬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豺音柴，狼音郎，厭平聲，暱女乙切，酖直禁切○戎狄性貪，如豺狼，不可得其厭足也。諸夏，中國也。言中國有親近之情，不可棄而不救也。酖，鳥，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殺人。言宴安之禍甚於酖毒，不可懷此也。○閔公元年

虞書云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天神人鬼非實親近乎人惟有德者依據之也。僖公五年）

晉伯宗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寒暑失節故反時為災羣物失性故反物為妖棄常易信故民反德為禍亂亂則妖災並生矣。宣公十五年）

魯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言禍患福祿初無一定之門然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襄公二十三年）

禮記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綍音弗○言出彌大也綸綬也如綍引棺大索也大人王公之謂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為人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塵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行而行胡孟切餘如字○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下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其行行不敢高於言言行相應也並緇衣○可行過行弗行並如字餘胡孟切應去聲）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惟恐及己也（曾子立事篇○與音預）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武王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盥古緩切溺音匿惡音烏忿音粉疐音志矛音謀○惡乎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杖危故以危戒也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因失道相忘乃嗜欲安樂之戒也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少間之不忍則為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並武王踐阼篇○樂音洛易以豉切）

孝經孔子曰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傳五章）

論語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於天而禍及之矣豈可禱而免乎八佾篇）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之所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衛靈公篇）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少失照切○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季氏篇）

大學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也傳之十章）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丑篇）

家語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

一及前人也。鏡可以照形，往古可以驗今。人君不求蹈古人所以安存之迹，而且忽忽於危亡之事。何異退走而欲追及前行之人也。

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樂音洛。伺相吏切。○雖處安樂，必警戒也。悔。謂所悔之事不可復行也。莫言何傷，其患又將無窮。莫言無害，其禍又將成大。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覘伺人矣。並觀周篇○旁上聲。復扶又切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五儀解○覆芳六切

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大哉上天之道，既成於物，復變於物。凡持盈至於久者，未之有也。六本篇

忿數者，獄之所以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數所角切。塞悉則切。易以豉切。○忿怒不常，故獄訟生。不聽人諫，則思慮蔽。輕忽於事，則失禮教。不勤於事，則失其時。不能節用，則財必乏。自專，則事不成就。入官篇

國語越范蠡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而人君者，勢之最利者也。王伯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為應並去聲。○天自有常行之道，非愛堯而惡桀也。吉凶由人耳。惡去聲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並天論

說苑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君道篇○稱如字

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正諫篇

劉向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並敬慎篇

夫智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權謀篇○夫音扶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戒於未成。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言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類。故君子慎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並叢談篇○[illegible]

行之行胡孟切

周公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
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
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
者廣。敬慎篇○行胡孟切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指武篇○

好去聲

新序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雜事篇

揚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

招淫。行胡孟切好去聲○貌威儀。好好尚也。修身篇

漢章帝曰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
之或興則下有惡心。惡去聲

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

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並通
鑑綱目○省息井切

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羣枉之門讒賊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斷都玩切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
勇猛剛通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
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大音泰斷都玩切湛沉同
應去聲

谷永曰明於天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並通鑑綱目

班伯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號平聲謼荒胡切

丁鴻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

龔遂曰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漸將廉切

竇武曰瑞必生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
為災。

譙周曰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
則生亂思善則生治。並通鑑綱目○處上聲

蜀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通鑑綱目

魏張茂曰君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通鑑綱目
○鮮上聲

唐太宗曰人主好奇技淫聲鷙鳥猛獸遊幸無度田獵不

時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農桑
廢焉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珠玉珎玩黼黻絺
綌如此則賦歛重賦歛重則人才遺人才遺則飢寒
之患生焉（好去聲 鷙音志 徭音遥 雕才聊切 琢竹角切 鏤郎豆切 黼音甫 黻敷勿切 歛力驗切）
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
驕出於志不節則志傾慾生於心不遏則身喪（喪去聲）
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喪去聲）
教令失度則政有乖違（並帝範）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

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
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矣（售音授）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易以豉切）
治平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並通鑑綱目 ○易以豉切）
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怒（戒子通録）
唐書曰地廣者非久安之術也人勞者乃易亂之符也（易以豉切）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洛）
魏徵曰鑑形莫如止水鑑敗莫如亡國（通鑑綱目）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
珎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

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
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喪去聲 酖直禁切 殷上聲）
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
（並貞觀政要 ○樂音洛）
張蘊古曰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
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珎
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
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貞觀政要 ○樂音洛 重平聲）

陸贄曰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
難而興邦（難去聲）
天之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
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並通鑑綱目）
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
止沸不如絶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
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而其
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
之所起也（奏議 ○夫音扶 膠音交 沸芳未切 行胡孟切）
宋富弼書座屏曰守口如缾防意如城（明善録）

歐陽脩曰。去患宜速。防禍在於微。去上聲
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並文集○應去聲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
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杜其漸也。並通鑑綱目
司馬光曰。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
其令聞永久無彊也。聞去聲
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
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弭莫禮切

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
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
豫防之。復扶又切
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
甚大。
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
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並文集
周子曰。匪仁匪義匪禮匪知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
焉害也。故君子愼動。通書
[illegible]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文集○累魯猥切去上聲
蘇軾曰。天下之患。非經營禍變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
可畏。文集
蘇轍曰。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文集○夫音扶
邵子曰。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
于心。
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
理者。禍患必至。並心學○强上聲
程子曰。敬勝百邪。程氏遺書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
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近思錄○樂音洛釁許刃切孽魚列切
范祖禹曰。危則惕懼。惕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
有國家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
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
者亡之道也。並通鑑綱目
王庶曰。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言行錄
胡安國曰。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
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

求必矣。應去聲

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應去聲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並春秋傳

胡寅曰：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祲子鴆切 見音現

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

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樂音洛

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闢土服遠以為功，或髣髴好仙以為高，雖污潔不齊，欲有大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

然苟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

李邦憲曰：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足者博聞。

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並省心雜言

朱子曰：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傍，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省息井切 復扶又切

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並文集

張敬夫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文集

勇有小大，血氣之勇，勇之小者也；義理之勇，勇之大者也。以血氣為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絀也。近思別錄 絀曲勿切 ○

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

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體而為動之過，吝

於政知道爲己之當然豈不自誣罔其心乎使存内而無聞邇可之規在外無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心存則國可爲也（[illegible]）

呂祖謙曰因人之善見己之善因人之惡見己之惡（博議）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

禹親蓋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不克。

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畏天畏民畏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内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湎於酒不敢之心發於先王方寸之間

而風化所及使天下皆由不敢之心以行。（並心學○相去聲）

陸子靜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言行錄）

黃光大曰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則譽寡而毀衆（積善錄）

真德秀曰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爲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却之知淫聲美色爲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鴆直禁切　遠去聲）

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並大學衍義○諶時壬切幾音機）

心學曰心不可躁躁則暴心不可偏偏則徇心不可怠怠則弛心不可淫淫則荒心不可貪貪則敗心不可刻刻則薄心不可固固則僻心不可鄙鄙則陋心不可放放則流。

人之處事心有不平上則欺天下則欺人矣然則天也人也不可欺也徒自欺而已。

心之七情惟怒最難制若心有所主不爲血氣所使則雖怒而不怒矣豈至妄發也哉。

目欲乎色耳欲乎聲口欲乎味鼻欲乎臭四肢欲乎安佚其所欲者各一而已惟心則衆欲攻之其爲害也多矣可不慎歟

聖學心法卷二

君道

德化

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而天下之人亦無不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益爻辭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必以漸也。漸象傳

書大禹謨曰。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虞書○楯食尹切

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虺許偉切。○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已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商書

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長上聲。○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商書伊訓

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周書旅獒

成王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周書君陳

康王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不溺於外物而可以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之教條。惟德義而已。德者心之得。義者事之宜。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也。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訓。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周書畢命[illegible]切

穆王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大也。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言。故曰式和。此同德之彝也。然教之本則在君之身。[illegible]正也。中[illegible]民則[illegible]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君身[illegible]中以心言。欲其存心之中以[illegible]民心之中也。周書君牙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周書冏命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群眾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為德也。小雅天保篇。○徧[illegible]切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於音烏。相去聲。濟子禮切。射音亦。與斁同。○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淨也。廟文王之廟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眾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言於穆哉此清淨之廟。其助祭之諸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是則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周頌清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言莫強於

人莫踰之德則四方以爲訓若百辟以爲儀刑矣。周頌烈文篇

春秋左氏傳鄭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樂音洛○令名載德以遠聞故謂之輿德植國家故謂之基有基則國家不壞有德則久居其位而可守也。襄公二十四年

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長上聲○愛敬盡於事親事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無難也。

祭統曰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長上聲

孔子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孫音遜○涖臨也孫順也。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古兮切敝扶世切○道化誘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爲虛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謹慎言行矣。並緇衣

大戴禮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樂音洛施好惡並去聲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並主言篇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別必列切　並哀公問篇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孝經子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行胡孟切好惡並去聲○君愛其親則人皆化之陳謂陳列以教人興行敬讓則民化不爭禮樂以和其內外好惡以止之而下知禁矣。傳之首章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法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傳三章

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行思之行胡孟切下如字樂音洛○可道言皆可傳道也容止容貌動止也常而其尊其故民法之。傳四章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　傳第七章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舉孝弟以爲教則天下之爲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傳八章

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也。學而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政。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觀感而興起矣。其有不一者。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並為政篇。○樂音洛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泰伯篇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塞。悉則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並顏淵篇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切。○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應。去聲

近者悅。遠者來。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並子路篇

脩己以安百姓。憲問篇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為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者如此而已。衛靈公篇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季氏篇

大學曰。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長。上聲。○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並傳九章。○帥。入聲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長。上聲。○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也。傳十章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見。形甸切。施。以豉切。隊。直類切。○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德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第三十一章。○當。去聲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鈇。方無切。鉞。音越

(欣切○感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第二十三章○莝千卧切鉞容切)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公孫丑篇)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盡心篇○施去聲)

荀子曰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知去聲○天地誠能化萬物聖人誠能化萬民○不苟篇)

說苑曰文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尊賢篇)

漢武帝曰勸學脩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源也(漢書)

董仲舒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漸將廉切)

東方朔曰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是以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匡衡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音潮楨諸成切好去聲樂音洛施去聲行胡孟切)

人君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

李燮曰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而百姓寧(並通鑑綱目○燮悉協切)

晉阮种曰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晉書○种音冲朝音潮冒音帽又音墨)

後周蘇綽曰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本傳○綽尺約切亹無匪切)

唐太宗曰化民以躬帥下以德我德之風民應如草(唐書○帥入聲應去聲)

君之化下如風偃草上不勤心則下多逸志君不約己而禁人為非是竪火之爨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濁撓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則人不言而化矣(帝範○惡去聲)

劉寶曰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本傳○寶符分切長上聲)

宋周子曰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通

歐陽脩曰：宜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澄治清淨之風，下無澆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化，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扑而自隨。文集

司馬光曰：為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文集

范祖禹曰：古者聖王，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而有能正人者。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通鑑綱目○應，去聲。

胡寅曰：人君躬行於上，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通鑑綱目

真德秀曰：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大學衍義

心學曰：心學之明，在乎君德之明也；在乎師道之立也。君德明則以此敎于上，凡布一詔，行一令，必先焉；師道立則以此敎于下，凡出一言，行一事，必先焉。彼同有是心者，寧不觀感而興起乎。

正內治

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男女各得其正位，則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也。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長，上聲。別，必列切。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更白切。○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脩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夫，音扶。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己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威嚴而已。長，上聲。少，去聲。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治家當有威嚴，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並家人爻辭象傳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所以受之以恆也。序卦○恆，胡登切。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牙嫁切。○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之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大雅思齊篇

禮記曲禮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閫若本切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閽呼昆切。寺時吏切。○夫婦，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故禮謹於夫婦也。閽，掌中門之禁令。寺，掌內人之禁令。

子曰。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處，上聲。○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別必列切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好，去聲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別，必列切

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上下和從謂之順。順則下無違。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

漢匡衡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並通鑑綱目。○別必列切。適音嫡。長上聲。先去聲。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大學衍義

范曄曰。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後漢書。○曄疑輒切

魏志曰。明后[illegible]妃之制。順天地之德。

唐來濟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庶以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並通鑑綱目。○稱去聲

宋曾鞏曰。先王之治。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俗。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詩傳。○姆莫補切。珩音衡。琚音居。瑀音禹。

弋諸切

程子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長上聲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孟易傳集解○易以豉切

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詩傳○朝音潮

張子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女戒

胡安國曰。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春秋傳

司馬光曰。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戒子通錄○處上聲和去聲

呂祖謙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於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於此。而體群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心學○與好並去聲

真德秀曰。盛德之君。帷薄嚴。褻謁不許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大學衍義○朝音潮梱苦本切彤音同行胡孟切

睦親

書召公曰。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昭示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益厚其親○周書旅獒

詩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豈開改切○壽豈壽而且樂也言宜其兄弟則既壽而且樂矣○小雅蓼蕭篇○樂音洛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兄謂太伯也篤厚載則也太伯為太王之長子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返太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言王季能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强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大雅皇矣篇

豈上聲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敦徒端切泥乃禮切○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辭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言其開宴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大雅行葦篇

禮記大傳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人道莫大於親其所親也能不遺其所親是能尊而上之以尊其祖矣然後乃能敬宗宗道既尊則族自無離散故曰收也

子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因睦

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爲燕會因以致親睦之情也。方証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施一作弛。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弛遺棄也。微子篇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長上聲〇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盡心篇

說苑魯公伯禽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王者之迹也。政理篇

子貢曰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善說篇

漢梅福曰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信之道。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封建親戚以爲藩衛安危同力盛衰一心遠近相持親疎兩用。

敦睦九族放勳流美於前克諧烝乂重華垂譽於後無以奸破義無以疎間親察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肉無虞良爲美矣。帝範〇放上聲重平聲奸如字間去聲

宋歐陽脩曰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于王家。文集〇屏音丙

蘇軾曰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文集

胡宏曰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胡子知言

楊時曰尊其位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

同其好惡與之一體也。中庸義〇好惡並去聲

朱子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中庸或問〇屬之六切勝平聲

仁政

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君子觀之以深厚之德而容載庶物也。坤文言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俾施澤於天下此養賢以及萬民也。頤彖傳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音蟹〇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爲解君子觀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解象傳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音悅先西薦切難乃旦切〇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盖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也。兌彖傳

書帝舜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虞書大禹謨

禹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惠仁之愛也。虞書皋陶謨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謂湯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商書伊訓

武王曰。不敢侮鰥寡。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所易忽者而不敢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不虐無告之意。易。以豉切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若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安治。並周書康誥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養予周給之。使有生意也。周書無逸。○懦。如亂切。足。將豫切。養。洛代切。予。上聲

成王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必有所忍。然後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周書君陳

康王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丕平富者。溥博均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薄斂富民。輕省刑罰。言文武德之廣。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也。周書康王之誥。○斂。力驗切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聚。上聲。幾。音機。眚。所景切。殺。去聲。○荒。凶年也。救饑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公無禁利也。去幾。關市不幾也。眚禮。殺禮也。殺哀。省凶禮也。蕃樂。閉藏樂器而不作也。多昏。不備禮而娶。娶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種。上聲。繇。餘招切。殺。所界切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息。安之使蕃息也。慈幼。愛少幼也。養老。[illegible]也。振窮。救天民之窮者。恤貧。貧無財者稟貸之。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也。並地官。○少。失照切。稟。筆錦切

禮記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爲盡物也。爲。去聲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少。失照切。矜與鰥同。姑還切。餼。許意切

大戴禮孔子曰。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主言篇

曾子曰。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曾子制言中篇。○說。音悅

孝經子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鰥寡。民之微者

君曲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傳之二章

論語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illegible]也。又言其效如此。陽貨篇）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堯曰篇。○焉，於虔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天地以生物為心，而物各得是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但衆人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公孫丑篇。○[illegible]）

家語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賢君篇。○斂，力驗切。遠，去聲）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入官篇）

荀子曰：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

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裕民。（賈音古。夫音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暍音謁。○暍，傷暑也。宛讀為蘊，暑氣也。謂量民力不使有傷害也。並富國篇）

漢鼂錯曰：明王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鼂音潮。錯，倉故切。斂，力驗切）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並漢書）

說苑：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並君道篇）

孔子曰：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illegible]幾音機。[illegible]）

劉向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說苑○食音嗣衣去聲長上聲）

明君之於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為程。（叢談篇○食相吏切）

太公曰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樂音洛）

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並政理篇○為去聲）

唐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啖徒濫切斃毗意切）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並貞觀政要）

天以寒暑為德君以仁愛為心寒暑既調則時無疾疫仁愛下施則人不凋弊。（帝範）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通鑑綱目○去上聲）

憲宗曰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通鑑綱目○亟訖逆切）

魏徵曰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居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有家室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貞觀政要○處上聲）

宋司馬光曰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文集○嫗依據切煦許御切）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性理群書○為民之為去聲）

蘇軾曰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文集○朝音潮）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振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飢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春秋傳○振之刃切粥之六切莩婢小切與殍同舍上聲殺所賣切乾音干）

王政以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大學衍義）

張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惸音瓊）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正心學 長上聲

范祖禹曰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范○去上聲惡去聲王于況切

胡寅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 致堂管見 ○去上聲

胡宏曰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 五峯胡子知言

朱子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 孟子集註

真德秀曰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幾乎 幾平聲

聖人之治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 大學衍義

心學曰人君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

育才

書帝舜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之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之也○蔡書傳 長上聲適音的

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陟角切○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此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也 大雅棫樸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以專切豈可改切弟去聲○鳶鴟類戾至也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大雅旱麓篇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造七到切斁音亦○肆故今也猶以上為成人小子子弟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時人材皆有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大雅思齊篇

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樂正樂官之長也四術詩書禮樂也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 長上聲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化民成俗必以學為先何以哉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而以學為先務也 為去聲長上聲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

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知去聲。行胡孟切。婣伊真切。任如林切。○物猶事也。興舉也。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賑憂貧。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斷都玩切。賑之刃切。）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媺莫賄切。美同。行胡孟切。長上聲。○詔告王以善道也。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盖也宮）

漢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通鑑綱目○琢柱戀切）

宋歐陽脩曰。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二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亦不失為佳士也。（文集○相去聲）

曾鞏曰。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文集）

蘇軾曰。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文集）

司馬光曰。國之至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隳正在於擇術。（文集）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通書○朝音潮）

范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而後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材不可勝用。（唐鑑○勝平聲）

胡寅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衆材之具。得人之方。（相去聲）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為美觀也。君子[illegible]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以人間孝弟之訓。亦將[illegible]遠罪不犯於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為急務也。（致堂管見○遠去聲）

朱子曰。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材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大學衍義）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禮義之不足以悅

其心。

士有一善。即當扶接道誘。以就其器業。並文集

用人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功之成。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然小人易致驕盈。雖有功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師上六爻辭。易以豉切）

書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相息亮切）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考。覈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illegible]）

[illegible]

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哲。知之明也。知。如字）

皋陶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陶。餘招切。浚音峻。翕音吸。○宣。明也。三德。六德。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大音扶）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廢也。言不可以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並虞書皋陶謨）

禹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庶。朱子謂此字之誤。○禹言使帝德光輝達于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耳。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虞書益稷）

伊尹告太甲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商書伊訓）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也。並商書太甲上）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任如[illegible]切。左[illegible]。○[illegible]也。左右者輔弼大臣[illegible]人。[illegible]）

遲任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如林切。○遲任。古之賢人也。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商書盤庚上）

高宗命傅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音悅。○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illegible]）

[illegible]何丈切去聲要平聲

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行去聲

人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並文集。分去聲

曾鞏曰：廣聽博采，不遺汙賤厄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蓄，不遺偏才一曲之人者，此所以無棄才也。言行錄。厄乙革切

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稱去聲

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並文集

范景仁曰：集群議者，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文集

蘇軾曰：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通鑑綱目

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並文集。夫音扶

范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于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纖向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備，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易以豉切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上聲○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就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斷須忘也。並周書立政

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燮悉協切○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所謂三公也。論道者，講貫闡明此道，以立天下之大本；推以經邦，使教化行，政事舉，民物成若，和氣薰陶，三光全，寒暑平，四時序，所以燮理陰陽而成調元贊化之功。非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不[illegible]以居是職，故官不必求其備，惟其人之稱，則任之也。稱去聲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少失照切○孤特也三少則二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若天地之用道而無迹著也■著猶大之也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分去聲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倡音唱阜房缶切○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六卿各率其屬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生成謂化成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任如鴆切○稱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並周書周官勝平聲

穆王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糾吉酉切謬靡幼切○愆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言文武猶賴左右匡予之無良乎匡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矣周書冏命○塞悉則切

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切猗於宜切好去聲○介獨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也聖德也心之所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豉切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楨音貞濟子禮切○思語辭皇美也楨幹也濟濟多貌言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眾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大雅文王篇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馮蒲明切豈可改切弟去聲○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翼相其左右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大雅卷阿篇○相去聲

春秋左氏傳晏子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主謂民之宗主也昭公五年

禮記禮運曰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去聲去上聲○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去猶棄也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其知當棄其詐而不貪也剛勇者易至於猛暴故用其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仁止是愛愛

所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也去上聲易以豉切

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也爵謂正其秩次祿謂與之以常食也行胡孟切

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切陶音遙○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耳顏淵篇

大學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鄭氏曰命當作慢先遠並去聲傳十章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公孫丑篇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為去聲○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所以為仁也。滕文公篇○陶餘招切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盡心篇

家語子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治天下者惟正六官而已。執轡篇

史記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合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荀子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

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君道篇○相知應並去聲夫音扶

說苑伊尹曰。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

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罷蒲糜切

甯戚曰。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君道篇○甯乃定切

鶡冠子皮曰。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臣術篇

漢蕭何曰。養其民以致賢人。

陸賈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賈山曰。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董仲舒曰。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處上聲

王褒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夫音扶，舍上聲，施去聲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易以豉切

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

王吉曰。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illegible]所以宣德。

梅福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左雄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黜丑律切，數所角切

韋彪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並通鑑綱目○行胡孟切

郎顗曰。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

而不雨也。雨養里切

劉舟剡棹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並本傳○劉空胡切剡以冉切

黃香曰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本傳

蜀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遠去聲

步騭曰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並通鑑綱目○騭職日切

魏杜恕曰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本傳○當去聲樂音洛

徐景山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晉書鄭袤傳○應去聲

晉郤詵曰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本傳○郤乞逆切詵疎臻切

陸玩曰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本傳

山簡曰自古興替寔在官人苟得其才無物不理。本傳

裴楷曰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宋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並通鑑綱目○販芳諫切

隋顏之推曰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家訓涉務篇○朝音潮斷都玩切屏補永切使式至切行胡孟切

唐太宗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通鑑綱目○為去聲造七到切

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並貞觀政要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夫音扶

明君旁求俊乂博訪英賢搜揚側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今人智有短長能有巨細或蘊百而尚少或統一而為多有輕材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功者不可賴以成職委任責成不勞而化。

舟航之絕海也必假橈楫之功鴻鵠之凌雲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為國也必藉匡輔之資。航胡郎切翮胡得切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

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栱桷。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並帝範○栱居竦切桷訖岳切怯乞協切

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通鑑綱目

陸贄曰。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

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才而授其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真實在位矣。並奏議

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通鑑綱目○易以豉切

宋張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本傳

歐陽脩曰。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

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朝音潮

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議者竭其謀。故以

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大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

治天下者。用人非一端。故取士非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夫音扶

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知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並文集知去聲

司馬光曰。用人者無親疎新舊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必多矣。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

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之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並通鑑綱目○

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商書說命上

傳說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昵尼質切○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商書說命中

高宗命傅說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麴丘六切 糵魚列切○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左音佐 右音佑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廣以求俊乂。列于衆職。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並商書說命下

召公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周書旅獒

周公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籲羊茹切 恂音荀 行胡孟切○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

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illegible]用。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歛上聲 朝音潮

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

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朝音潮

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爲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並通鑑綱目○馭魚據切

胡安國曰。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春秋傳

胡寅曰。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致堂管見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材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材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材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通鑑綱目○爲去聲

朱子曰。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係非輕。文集

真德秀曰。明君在上。旣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

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為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紀綱張治道立矣。比毗至切

惟人主之觀人也。不以文章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以承迎己意為善。而以矯彿心過為忠。行胡孟切

明君在上。必廣正大之路以抬賢能。闢四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並大學衍義。○徠郎才切　讜多曩切

納諫

書。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太甲下。○鯁古杏切　易以豉切

高宗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怡○朝夕納誨者。無時而不進善言也。台。我也。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溉居代切　厭於艶切　飫依據切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眠見切　眩熒絹切　瘳丑鳩切○飲藥而毒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並說命上

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音悅○旨美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傅說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

受也。並商書說命

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艱哉。周書。○扞胡半切　格胡客切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初俱切　蕘如招切○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詢及芻蕘。則無不及之言矣。大雅板篇

說苑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權謀篇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善言進則不善無由而入。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並政理篇

白圭曰。人主之務在善聽而已矣。

晏子曰。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並正諫篇○好去聲

漢主父偃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史記○惡去聲

辛慶忌曰。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前漢書○狷吉掾切

谷永曰。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梅福曰言可采者秩以一級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
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于上 通鑑綱目○
憤房問切 懣莫困切
陳忠曰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
節則不畏逆耳之言 通鑑綱目○藪蘇后切 謇九輦切 諤逆各切
郎顗曰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後漢書○
顗養里切 好去聲
蔡邕曰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當使
抱忠之臣展其狂直 數所各切
晉武帝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 讜多曩切

後周于謹曰明主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唐太宗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
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
豈能獨全 通鑑綱目○愎毗亦切 諛雲俱切
王者高居深視虧聰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
莫補所以設鞀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忠正
之說言之而是雖在僕隸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
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義可觀不責其辯其
理可用不責其文 鞀徒刀切 相去聲
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彼難受者藥石之苦
喉也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也明主納諫病就苦而
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殆 竝帝範○易以豉切 鴆直禁切
魏徵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
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 蘊委粉切 炫熒絹切
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
也 竝貞觀政要○壅委勇切
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
人而廢聽納偽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
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
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 當去聲 處上聲

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
善以得聞其過為明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
皆為盛德 竝通鑑綱目○好去聲 泄私列切
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
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
心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問唯善是求豈但從諫弗
咈而已哉 竝奏議○咈音弗
元稹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

象也。（通鑑綱目○諂丑琰切）

宋務曰。樂聞過者罔不興。拒諫者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拒諫者則群議壅。（唐書○樂音洛）

宋歐陽脩曰。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惡去聲婉於阮切）

自古固有伏䆓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

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采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

人主之善取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並文集○取魚據切宄古委切）

蔡襄曰。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明善錄）

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懼弗得聞。

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並通鑑綱目○惡去聲樂音洛）

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

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當去聲）

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惡去聲）

明君之於納聽。無彼無我。無親無踈。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人主之尊。下臨群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群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懦奴亂切憚杜晏切）

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並文集○當去聲）

蘇軾曰。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文集○上去聲）

范祖禹曰。聖王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明善錄）

明王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通鑑

王巖叟曰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言行錄○朝音潮

江公望曰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言行錄○去上聲

辛次膺曰願廣開言路凡事而言不以為迂逆耳之言不以為忤陳見悃愊者納之無疑逆合意旨者罰之無赦。言行錄○悃苦本切 愊必力切

胡寅曰聽受忠鯁非止面從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遜受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從之者為納諫之虛文也。致堂管見○鯁古杏切 惡去聲

朱子曰樂聞警戒不喜道諛此聽言用人之要也。文集○樂音洛

呂祖謙曰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剴居大切 訐古曆切

劉靜春曰朝廷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丞心學○朝音潮

劉爚曰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宋史○爚弋灼切

劉珙曰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文集○珙居竦切 斷都玩切

林略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宋史

辨邪正

易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上聲○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泰彖傳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天體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同人象傳

書周公曰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憸思廉切 勱音邁 相去聲○憸利小人者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相我國家此戒成王之辭也。周書立政篇

成王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勸行。周書君陳○行去聲 別必列切

穆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令力正切。便毗連切。僻匹亦切。○便者順人之所欲。僻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決之僚佐。無用小人而惟用君子也。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乎君德之輕重如此。冏書冏命。○惡去聲

秦誓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五忽切。隉倪結切。○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係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乎所任一人之是。周書。○圮普弭切

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出尺類切。哿嘉我切。處上聲。○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世謂其不能言者也。故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使人之言。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不可不察。小雅雨無正篇。○樂音洛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梟古堯切。鴟處之切。寺時吏切。○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之哲。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哲婦。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為禍亂之梯也。亂豈真自天降。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蓋以奄人為言者。蓋二者常相倚為姦。故併以為戒也。大雅瞻卬篇。○姒音似。知去聲。奄衣交切

禮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接交也。醴甜酒也。水相得則合。醴相得則以(?)相得 表記

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切。廋所留切。○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也。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爾。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為政篇。○樂音洛。重平聲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聲。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衛靈公篇

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傳十章。○長上聲。菑與災同

說苑李克曰。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臣術篇

漢谷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段恭曰。夫以讒佞毀傷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夫音扶。讒鉏咸切

左雄曰。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幸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好惡並去聲。易以豉切

范滂曰。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去上聲

魏董昭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忠樸之士。疾虛偽之人。以

其黨[illegible]

晉徐邈曰。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並通鑑綱目○讒鉏咸切

唐太宗曰。砥躬礪行。莫尚於忠言。敗德敗正。莫踰於讒佞。今人顔貌同於目際。猶不自瞻。況是非在於無形。奚能自覩。帝範○砥諸氏切 行胡孟切 讒鉏咸切 礪力滯切

魏徵曰。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貞觀政要○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遠去聲

宋富弼曰。君子與小人竝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處上聲 樂音洛 轍直列切

趙抃曰。朝廷當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扶持保惜以成就其德。並蘇軾文集○朝音潮 別必列切 詿古賣切

歐陽脩曰。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僞。文集○朝音潮 覈與核同

司馬光曰。人君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資治通鑑

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旣辨。邪正旣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文集○識如字 行胡孟切 斷都玩切

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忌矣。是以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通鑑綱目○去上聲

呂公著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歸怨於上也。近思錄○斂去聲

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言行錄○去上聲

范祖禹曰。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直。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憸邪無入矣。通鑑綱目○頗普波切 憸思廉切

蘇軾曰。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長上聲

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飮。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者哉。並文集○去上聲

胡安國曰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春秋傳○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范如圭曰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本傳

胡宏曰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胡子知言○鮮上聲

陳俊卿曰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材興起頹弊。朱子文集○幾音機

朱子曰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去上聲

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並文集○蕕音由

呂祖謙曰觀人之術在隱而不在顯在晦而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隱與晦人之所忽也。博議

真德秀曰人君於觀其臣之邪正大略有二道焉謀議徇國而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大學衍義

脩禮樂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奮發於地中通暢和豫故為豫先王觀其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而推配之以祖考也。殷盛也

春秋左氏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者經理其國家安定其社稷教民尊卑長幼之序為後世無疆之利也。隱公十一年○長上聲

鄭子大叔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生也。禮以綱紀上下天地以禮而成位猶經緯而成文也民所資以生故先王是以先王尚之。皆崇尚之。昭公二十五年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

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朝音潮涖力地切撙祖本切

孔子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必列切儐必刃切○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故曰儐制度如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仁主愛義主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也斷都玩切當去聲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言信得其[illegible]模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也脩飾也藏若城郭然也並禮運○應去聲宿音秀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

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義理則禮不可行，必內外兼備，本末具舉，而行之，則中其節矣。中，去聲。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樂其之樂，音洛。〇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故樂者，武功之成也。節事，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樂序而和，世亂則禮樂慝而淫，故觀禮樂則治亂可知矣。湮，音因。慝，他得切。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一闔一闢，而萬事皆得其宜也。闔，胡閤切。闢，毗亦切。

樂記曰：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〇好惡，並去聲。教民平好惡，不欲好惡之偏私也。好惡得安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倉回切。安樂之樂，音洛。冠，古玩切。笄，堅溪切。別，必列切。食，相吏切。〇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故為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使之行無所過；和其聲，使之無乖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刑以防其慾。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逆之德，則王者治道備矣。好，去聲。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此言仁義為禮樂之輔。等貴賤，和上下，皆所以行民之治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易，以豉切。〇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安意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分，去聲。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而已。禮雖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則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則一。所以能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禮樂之所感化也。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莫不相因。

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綴，朱劣切，又如字。簠，斐古切。簋，矩鮪切。還，音旋。裼，思積切。襲，息入切。〇綴，舞者

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情謂理趣之深奥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行書航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別必列切。○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過制則陰陽失序。故亂。過作則失文武之本意。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贊化育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孰與熟同。亨與烹同。夫音扶。○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樂也。熟烹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樂極聲音之娛。則樂極悲來。付禮粗畧。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敦厚於樂。而無悲來之憂。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矣。則樂之樂音洛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

天地官矣。長上聲。別必列切。應去聲。○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故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屈陰而從地也。則聖人禮樂之精微。既明且備矣。官。主也。言天地之生物無不各得其職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illegible]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illegible]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也者之樂如[illegible]大事謂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illegible]禮終則不至於過矣。此身言禮而未言樂者[illegible]非二用也。哀樂之樂音[illegible]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上聲。偩芳切。○人情理同而氣異。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也。人情理微而欲危。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蓋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

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此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既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德音。名譽也。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

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易以豉切禮樂致樂道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致諒朱子讀爲易良樂之感化人心天而且神可以識躬本知變之妙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不樂之樂音洛餘如字易以豉切錯倉故切○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書藏去之序不可少有閒斷也動於內則能治心動於外則能治躬於和順如此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人動物其故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中禮君子致極禮樂之道於治天下乎何有[illegible]中去聲

孔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靡幼切○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中其節則和而不流君子無禮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不能樂無從容委曲之度不能達於樂謂之素也素者質樸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不能充於禮也仲尼燕居○中去聲從七容切

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朝音潮長上聲別必列切○君臣之亂生於無義禮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於長幼昏姻之於男女其義亦若是也

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冠古玩切脤時軫切膰音煩○嘉善也嘉禮有六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冠禮所以成其性也射禮主賓親王之故舊朋友也賓謂朝聘者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異姓王昏姻甥舅也春官[illegible]

大戴禮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說音悅

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主言篇○說音悅

孝經孔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以檢其迹樂以和其心則和睦矣傳首章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樂以蕩滌邪穢納之中和禮以正君臣父子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而致治禮之

本也。傳七章〇長上聲

論語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篇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陽貨篇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二十八章〇行胡孟切
荀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
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

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
也比物之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
足以理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樂論篇〇長上聲少比並去聲
說苑晏嬰曰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
能治國家嬰未之聞也。脩文篇
文中子曰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
者可以作樂矣。王道篇〇行胡孟切畜許救切沴力寄切
唐太宗曰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帝範〇夫音扶
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

奏議〇朝音潮好去聲
宋韓琦曰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言行錄
歐陽脩曰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
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
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
成。
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
之所以深於民者也。長上聲
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
具也其文物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大防而已。

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
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
其性大為之防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
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
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
舒也。孟文集〇為播為制之為並去聲
周子曰禮者理也樂者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先而樂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方之風，以平天下之情。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並通書。○長，上聲。）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心學）
司馬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

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
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
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所樂、樂和之樂音洛，餘如字。夫音扶。）
禮之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
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
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敍而政治成
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並資治通鑑。○行，胡孟切。別，必列切。長，上聲。）
胡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
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

廢焉者乎。（造，七到切。）
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
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並胡子知言。○中，去聲。）
朱子曰：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
違乎義理之正。（文集。○夫音扶。）
黃榦曰：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
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
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性理羣書。○夫音扶。）

正名分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

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若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也。[illegible]傳。○別，必列切。夫音扶。）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家人彖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為天，坤為地。天居尊，地居卑，則乾坤之位定矣。凡物之位，有卑高之不同，則高者貴而卑者賤矣。繫辭。）
春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烜。賵，芳鳳切。○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寵於僭人而亂大經掛矣。[illegible][illegible]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illegible]紀[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託[illegible][illegible]則與聞其謀，領紀法而行[illegible][illegible]國之[illegible]，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

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庶之分，故特謹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隱公元年○咺許晚切。與音預。分去聲。賵悲撫切

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適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眾妾之分定矣，隱公揖讓之實辨矣。適音的。為、分並去聲。

初獻六羽。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言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隱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胡紺切。○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若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為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文公

禮記子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坊記○別，必列切。朝音潮。

冠義曰：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冠，古玩切。長，上聲。

大戴禮曰：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人知尊君親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朝事篇○別，必列切。行，胡孟切。

論語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子路篇○當去聲。

荀子曰：知者為人之分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知、分並去聲。別，必列切。○無名則物雜亂，故知者為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正名篇

說苑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臣術篇○少，去聲。長，上聲。

劉向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叢談篇○分去聲。

漢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

袁盎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並前漢書

師丹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本傳

吳顧譚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大學衍義○覬音冀。覦音俞。

唐魏徵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

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並諫錄

褚遂良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適，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illegible]若踈當尊者卑則佞

之姦乘幾而動矣。唐鑑○幾音的惡當切

宋司馬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小大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資治通鑑○夫音扶分去聲覬音冀覦音俞

曾鞏曰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言行錄

蘇軾曰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文集○分去聲

胡安國曰正名經世之大名正而天下定矣。

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所以杜絶陵僭也。春秋傳

楊時曰人君所以馭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語錄○分去聲

范祖禹曰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通鑑綱目○少去聲長上聲

張栻曰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莫知所從始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文集○分去聲夫音扶

胡宏曰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胡子知言○分去聲

真德秀曰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屨之不可易。大學衍義

○分去聲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不可以如嫡臣不可以擬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文集

聖學心法卷三

君道

禮臣下

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皆同德順附。故為康侯。康侯安民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晉彖辭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自上而降己以下下。其道之大光也。益彖傳

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筐音匡筥音舉衮古本切黼音甫。○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象路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言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由其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illegible]好去聲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切芹巨斤切朝音潮淠匹弊切嘒呼惠切驂七南切。○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言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矣。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芾音弗幅音逼紓音舒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股脚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交交際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幅見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予而申之以福祿。齊音咨遬音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汎芳劍切紼音弗纚力馳切樂音洛只音止膍頻尸切。○紼繂纚維皆繫也。葵揆度也。膍厚。戾至也。言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揆之。福祿必膍之。又歎其優游而至此也。並采菽篇○繂音律繫胡計切度徒各切

禮記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大臣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之儀表也。邇臣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緇衣○好惡並去聲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至卑者。王尚接之以禮。況五等之諸侯乎。孝治章

荀子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大略篇

諫諍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原也。臣道篇○拂讀為弼

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以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臣術篇

人君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尊賢篇

子貢曰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善說篇

淮南子曰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漢賈誼曰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憙許里切

張猛曰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

晉武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並通鑑綱目

宋歐陽脩曰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並文集

司馬光曰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文集○屬珠欲切更古衡切

胡寅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牙爪甲胄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並綱目○悍侯幹切

朱子曰大臣不親細事以道事君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中庸或問○令平聲樂音洛

明賞罰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噬市制切嗑胡臘切○雷電相須並明而雷威也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噬嗑象傳

書皐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陶餘招切○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虞書皐陶謨

康王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別必列切慝惕德切癉音亶○淑善慝惡癉病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不得與善者雜處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周書畢命○率上聲

春秋左氏傳晉長魚矯曰不施一而殺不可謂德臣偪不討不可謂刑不施德而遽殺臣偪君而不討非所以御姦究也德刑不立姦究並至成公十八年

蔡歸生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善治國家者行賞不僭及於無德用刑不濫及於無罪恩賞僭差則恐及於淫辟之人刑罰泛濫則恐及於善良之人若不幸賞刑有過差之舉寧可僭於用賞而不可濫於用刑與其濫刑而失於善人之用寧其僭賞而為淫人之利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飫依據切○古之為國治其民者樂於行賞憚於用刑愛恤其民不敢倦怠以春生夏長之時以行其賞

順秋冬肅殺之時以行其刑將行賞也為之致喜加於常膳加膳之道則酒食之餘賜其臣下無不厭飫即此喜心可以知其樂於行賞也將行刑也為之致憂不舉盛饌不舉之道則聲樂之類皆不忍聞即此憂心可以知其畏於用刑也○並襄公二十六年○聲樂之樂如字餘音洛

禮記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朝音潮○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

國語臧文仲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許刃切

荀子曰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富國篇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

焉正論篇○稱當並去聲

說苑宋司城子罕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君道篇○當比並去聲

太公曰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

孔子曰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

劉向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善惡亂矣並政理篇○謬靡幼切

漢賈誼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

杜欽曰刑賞大信不可不慎並通鑑綱目

爰延曰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後漢書○甄之人切

蜀漢張裔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通鑑綱目

晉羊祜曰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本傳○荷胡箇切

陳壽曰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諸葛亮傳贊

唐太宗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貞觀政要○喪去聲

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適己而妨於道不加祿焉逆己而便於國不加刑焉故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帝範○當去聲

魏徵曰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平刑措非所聞也（長上聲 謬靡幼切）

用得正人為善者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並貞觀政要○當去聲）

魏元忠曰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唐書）

張蘊古曰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大寶箴）

陳子昂曰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唐書）

楊相如曰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通鑑綱目）

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illegible]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紊芬數文切）

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朝音潮）

賞罰之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輕重輗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並奏議○揣楚委切 輗研奚切）（輗魚[illegible]切）

柳宗元曰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文集）

宋歐陽脩曰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脩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朝音潮）

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並文集○當去聲）

司馬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資治通鑑）

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

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並文集○惡去聲）

蘇軾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文集○長上聲 樂音洛）

范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唐鑑 當分並去聲

胡寅曰。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公義也。致堂管見

鄭寀曰。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

徐宗仁曰。賞罰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紀綱不立。並宋史

心學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凡人君之用人而授以職位。無非天也。有德天命。有罪天討。凡人君之賞罰而當其功罪。亦無非天也。若心學不明。處事失宜。則賢否不分。有功者不用。有罪者不知。賞非其所當賞。罰非其所當罰。非所以順天道也。天道順與不順。天下治亂之所關。天命去留之所繫也。可不懼乎。當其之當去聲 餘如字處上聲

慎刑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山下有火。庶類皆被光明。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其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無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蓋內離明而外艮止。故以用明為戒。賁象傳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之在高。明無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謂之不留獄。蓋獄乃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旅象傳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君子無不盡其忠。此又最大也。中孚象傳

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宥音又。扑普卜切。贖神蜀切。眚所景切。○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宥。寬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肆。縱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此者。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此者。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剕以智切。辟毗亦切。[illegible]

舜命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予于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陶餘招切。○舜言皋陶為士師之官者。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

皋陶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辜音孤。○嗣世。皆謂子孫。[illegible]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illegible]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illegible]

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若罪已究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仁愛忠厚之至。所謂好生之德也。並虞書大禹謨 ○惡烏去聲下如字好去聲

武王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去上聲

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眚所景切。辜音孤。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故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此蓋武王誥康叔以慎罰之意也。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去聲。○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並周書康誥○爲去聲斷都玩切

周公曰。令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周書立政

穆王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棐敷尾切。○舜命皐陶為士師。[illegible]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illegible]也。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光輝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illegible]如是。故民皆觀感動蕩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其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陶餘昭切辟婢亦切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于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不替矣。辟毗亦切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長上聲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者。厚之至也。言有德及於民者。惟此刑耳。並周書呂刑○[illegible]夏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萬方百姓。被其凶害。天乃命成湯伐之。商紂無道。作威殺戮。至為炮烙之刑。以毒病四海。武王則恭行天罰以滅之。夫桀紂之所以亡。湯武之所以興。亦曰仁與不仁而已。今穆王以耄荒之年。而於呂刑一書。哀矜惻怛之意。反覆詳盡。湯武忠厚之遺風。猶可想見也。後之用刑者。宜鑒於此。炮蒲茅切烙[illegible]各切[illegible]切夫音扶耄莫報切惻初力切怛當拔切覆[illegible]切

春秋左氏傳。晉孫突曰。刑之不濫。君之明也。突吐訥切。○刑罰貴乎得中也。若用刑罰不至於濫。此君德之明也。

卜偃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周書康誥言大明其罰。則民服。今不明於德。而殺戮無罪以[illegible]。不亦難以安靖國家乎。民不被其仁[illegible]

其刑戮。何以能有其後哉。僖公二十三年

禮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耄莫報切。悼杜到切。○耄昏忘也。悼憐愛也。謂幼者愛之。老者尊之。故不加刑。忠厚仁愛之至也。

王制曰。司寇正明刑。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毗亦切。刺七四切。○司寇秋官卿。掌刑者也。辟罪也。必三刺者。求民情斷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謂有其意無其誠。不論以為罪。附施刑也。於是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者。雖罪可重。猶赦之也。斷都玩切。訊音信。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郵音尤。○制斷也。即就也。此言制五刑之用。非私己而為之也。必即天論。則與天意合。而輕重取舍無不公矣。郵過也。麗附也。又言人有過則罰之。罰當合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甚言刑罰之不可輕也。斷都玩切。舍上聲。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別必列切。汜孚梵切。○秋官小司寇以五刑聽獄訟。權平之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參倉含切。○司寇以獄訟之成告於王。王不敢輕用刑罰。乃命三公復與司寇共平之。三公以獄訟之成告於王。王又不敢輕。乃三入之。又宥也。三宥其罪。然後斷之以刑。盡唯恐刑罰之過也。後敕又切。斷都玩切。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音刑。○侀形體也。刑之所以為刑。猶人之有侀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盡心者詳審之而不敢輕用也。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刺七四切。訊音信。旄同耄。惷陟降切。斷都玩切。○不識謂愚民無知者則宥之。過失。若今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刃殺之。幼弱老旄若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物不坐。惷愚生而癡騃者。求民情斷民中。先鄭所刑[illegible]

之處。乃後行之。秋官○聞去聲。癡[illegible]切。騃[illegible]切。識音志。

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吳仲迂曰。刑過則濫。禍及君子。罪其害之。中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子路篇

不教而殺謂之虐。虐謂殘酷不仁也。堯曰篇

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蔡模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夫音扶。○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軾曰。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

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教不已故或合而■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好惡並去聲復數又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張子韶曰。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蓋有不可已者也。〇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並梁惠王篇〇少去聲

家語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設刑法以防閑於民。貴其不犯也。民不犯。所以為極治也。五刑解

荀子曰。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富國篇

說苑曰。刑者。非聖王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

罰。

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

史鰌曰。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鰌音秋。中去聲。屬之六切。〇大理。理獄之職也。凡用刑不可輕。必使大理以詳察之。然後刑罰得中。所以其職為要務也。並政理篇

漢文帝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行胡孟切繇由同夫音扶。〇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乃詔除肉刑。是時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者。良以此歟。少去聲。緹音提。復數又切。斷都玩切。

景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讞語蹇切令平聲

章帝詔曰。往者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其為禁。並通鑑綱目〇鉗其廉切。鑽祖官切。怵尺律切

張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釋之為廷尉時。文帝出行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惟陛下察之。文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之。〇胡時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乘去聲使上如字。下去聲。令平聲

賈山曰。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說音悅

賈誼曰。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鄒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剿以智切 射音石 艾音刈 菅音間）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効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累魯猥切 幾音機）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也。（長上聲）

路温舒曰。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民多犯法。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宣帝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天下幸甚。宣帝善其言。詔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頻數之數所角切 夫音扶 復扶又切 比毗至切 樂音洛 勝平聲 鍛都玩切 內納同 亡極之亡無同 媮偷同 塞悉則切 廷尉平之平去聲 讞語蹇切）

劉向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並通鑑綱目）

陳寵曰。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斷都玩切 慝惕德切）

劉愷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人於善也。（愷可亥切 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柔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罪罸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其有不服者乎。

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易以豉切 魏主叡性嚴急。有犯法者。輒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汙宮掖。為遠近所疑。又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王重之。

以聖王重之。惟陛下察臣之言。務從寬恕。使刑罰當罪。無過於慘虐。則天下幸甚。嘉納其言。數子西切 散
上聲。吻去聲。辛倉沒切。慕步木切。當去聲。

後趙游子遠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惟多殺。並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復數又切○太宗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行刑之日。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者甚衆。○太宗又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記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通鑑綱目○令平聲。斷都玩切。

長孫無忌曰。懲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愛。長上聲。徽音揮。纆音墨○徽纆皆索名。三股曰徽。兩股曰纆。國家制刑。懲一而戒百。使之畏於未犯之先。不幸而麗於法。則寬平其徽纆。而心則主於博愛之仁也。唐律疏議

戴胄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太宗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不首者死。未幾有事覺者。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而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通鑑綱目○選去聲。令平聲。首去聲。幾平聲。少去聲。復扶又切。斷都玩切

宋歐陽脩曰。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逮。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夫音扶。錯倉故切。讞語蹇切。

刑者聖人之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執法必平。並文集

周子曰。主刑者民之司命。任用可不慎乎。通書

司馬光曰。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文集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緣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赦者無可怨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上處聲。別必列切

蘇軾曰。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

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並文集○夫音扶。中去聲

朱子曰。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惻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入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文集○惻七賊切。怛當割切。好惡並去聲

張敬夫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

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曰定而不得其平者多矣，可不慎哉。心學○知去聲。慝惕德切。怵尺律切。

心學曰：人君制刑，所以奉天討也。輕重取舍，各有攸當，乃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每行乎其間，無非體天地好生之德也。五刑之用，豈淫虐以逞哉。刑期無刑而已。舍音捨。當、好，並去聲。

嘗觀三代以下用法之苛酷者，莫如秦隋。秦用李斯、趙高之謀，以塗炭其生民，凡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隋文帝晚節用法益峻，大臣勳舊莫能自全，凡盜一錢一瓜者皆死，於是天下愁怨，民不保生。故秦之二世，隋之煬帝，皆不旋踵而身亡國滅，誠由刑殺大過，而致天人之所共怒也。漢高寬仁大度，孝文繼以清靜恭儉，而幾致刑措。唐太宗明刑慎罰，死囚必至三覆。宋太祖崇忠厚之治，子育元元，逮及子孫，卒無刻薄之風。是數明君者，世祚延永，治道可稱於後世，以其皆本於仁厚寬平而致然也。嗚呼，刑者期于無刑而已，非欲藉是而逞威也。逞威則不免於淫濫矣。有天下者可不崇前聖欽恤之意，而以秦隋為鑒乎。幾音機。

理財

書禹貢曰：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孔，大也。言六府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所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至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夏書○底甫力切。

禮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

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賄呼罪切○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國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供平聲。好去聲。會古外切○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充足也。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者，蓋玩好非急務，不可費府庫之財，惟此九式有餘，乃可以供玩好也。會，計也。餘財足供玩好，則邦之賦用莫不取具焉。故一歲之終，則以其出入之數而計之矣。天官

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

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
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斂去聲○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育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財生財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也○斂蘇后切賈音古嬪毗賓切枲想里切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恆足矣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此言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傳十章○朝音潮

荀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優饒也言富國之術在用不過度則人得優饒也善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藏之也

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
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渾戶本切汸如滂暴步卜切○渾渾水流貌言不絕也汸汸水之多也暴暴卒起之貌言得天時地利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並富國篇○卒倉沒切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
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
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也汙汪胡切鼈必列切長上聲○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也山無草木曰童○王制篇

漢賈誼曰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多而人樂其所矣毆驅同著直略切樂音洛

谷永曰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
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勸穡務農則飢寒之患塞遏奢禁麗則豐厚之
利興塞悉則切

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為害也甚於秋螟莫若禁絕
浮華勸課耕織使人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
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並帝範○螟音冥

陸贄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民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
通鑑綱目○贄音致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並奏議○瘁秦醉切柢典禮切蹷居月切

宋陳堯佐曰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言行錄

歐陽脩曰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
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
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

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
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文集

司馬光曰。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夫農工商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斵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文集○夫音扶○賈音古）

曾鞏曰。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由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則歲有餘財矣。（文集○費音廢）

范祖禹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所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以益己。（通鑑綱目○夫音扶○壅委勇切○遺施並去聲）

節儉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必至於傷財害民矣。節彖傳）

書舜曰。克儉于家。（克儉謂薄於私養也。大禹謨○養去聲）

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謹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商書太甲上）

春秋左氏傳。魯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與恭同○此言儉者上下共行之德。奢侈莫大之惡也。莊公二十四年）

論語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音遜○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述而篇）

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切○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泰伯篇○罅虛訝切。潦音老）

說苑。太公曰。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不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飢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政理篇○婬淫同。慝惕德切。罷音疲。雕同彫。丁聊切。鏤郎豆切。蠹都故切）

孫夏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反質篇）

劉向曰。無以所好害民。無以嗜慾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富貴驕盈。（叢談篇○好去聲）

漢賈誼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者有時。而用之者無度。則物力必屈。（通鑑綱目）

司馬遷曰。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史記）

馬融曰。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終者掩藏矣。（通鑑綱目）

郎顗曰救奢必以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後漢書○極之芋切）

蜀楊阜曰克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通鑑綱目○樂音洛）

魏王朗曰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魏志○施去聲）

衛覬曰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用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緣遺並去聲）

晉傅咸曰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夫聖世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睿智聰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驕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大羹不和非憎榮而惡味乃處薄而行儉故風淳俗朴比屋可封（帝範○夫音扶○惡去聲處上聲○比去聲○椽重圓切）

宣宗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通鑑綱目）

柳宗元曰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文集○夫音扶）

後唐李琪曰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通鑑綱目）

宋韓琦曰自古勸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言行錄○費音廢）

范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明善錄）

歐陽脩曰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文集）

司馬光曰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

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通鑑綱目○並樂音洛）

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

凡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撙祖本切）

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並文集）

曾鞏曰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易以豉切）

蘇軾曰廢取以給用不知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illegible]）

張燾曰躬行節儉民自富足（言行錄）

胡寅曰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通鑑綱目○好去聲）

真德秀曰儉則心小而為慮者近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大學衍義）

馭夷狄

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玁虛檢切狁勇敏切○王周王也南仲周之大將也方朔方近夏等州之地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命大將城朔方而遣患除蓋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伐爲先也小雅出車篇○將去聲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輊竹二切佶其乙切大音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吉甫大將尹吉甫也憲法也小雅六月篇○將去聲

春秋楚子使椒來聘。胡安國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則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

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文公九年

漢魯恭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別必列切

晉江統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並通鑑綱目○令平聲埸夷益切

唐陸贄曰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之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之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復去聲易以豉切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並奏議○惡好並去聲

宋歐陽脩曰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四夷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脩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文集○調去聲

司馬光曰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傳家錄

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通鑑綱目○樂音洛惡去聲

范祖禹曰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脅虛業切

先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illegible]輕舉之悔也。[illegible]通鑑

蘇軾曰：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並文集）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文集○朝音潮）

真德秀曰：古者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大學衍義）

征伐

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于況切。○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師彖傳）

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律，法也。否臧，不善也。出師之道，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而守法也。師初爻辭）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謂以柔居尊，謙而得衆，猶有未服，則利以征之。）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謂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並謙爻象）

書：禹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濟，子禮切。蠢，尺尹切。○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不恭者，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废正道，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虞書大禹謨○幾音機）

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勦，子少切。○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怠，惰。棄，厭言亂常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夏書○殄，從典切。背音佩）

胤侯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

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胤，羊進切。殲，將廉切。脅，虛業切。汙，汪胡切。○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俗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夏書胤征○幾音機）

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虺，許偉切。餉，式亮切。徯，戶禮切。○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

性伐者則妻孥扪慶同衛我后久矣后来我其攪生于商書○來音資奚時征切傒胡又切

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比毗至切○比物齊其力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師行日三十里而即日引道盡舍而止言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又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云耳。愾去聲苦愛切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顒魚容切玁虛檢切狁羽敏切共平聲○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並六月篇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按音遏祜侯五切○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篤厚祜福也對答也此言文王伐密之始也。共平聲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肆是伐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茀音弗仡魚乞切○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也拂戾也言文王滅崇而四方無不服也。並大雅皇矣篇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湯書羊切洸音光○洸洸武貌庶幸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滸音虎辟毗亦切○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並江漢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大音泰○[illegible]南仲周之大將也大祖始祖也[illegible]大師皇父之兼官也[illegible]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赫赫顯盛也業業大也嚴威也舒徐保安作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言天子自將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而畏其威也。將去聲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塞悉則切還音旋○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還歸班師而歸也。並大雅常武篇○朝音潮

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illegible]訩音凶○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illegible]師克而和不爭[illegible]獻功於學而告成功也[illegible]泮水篇

春秋左氏傳晉士會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舍音捨○伐之所以成刑舍之所以成德。宣公十二年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音憑眚所景切行胡孟切○古者諸侯有違王命大司馬以兵[illegible]伐之所以正之也馮猶乘[illegible]

歐陽脩曰外料敵之謀內察國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朝音潮）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將去聲）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孟文集○夫音扶）

蘇洵曰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文集）

蘇軾曰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易以豉切）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未戰養其氣既戰養其心

聖人之兵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

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孟文集○為去聲樂音洛）

龐籍曰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名臣經濟奏議○將去聲）

史浩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宋史）

趙順孫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孟子纂疏）

父道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家人本彖○長上聲）

禮記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諸母衆妾也於諸母之中擇其有是德者使為子師而教以善道父母養子之禮莫先於此）

文王世子曰知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盡孝於己必能慈以撫衆故可為人之父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懌夷益切大音泰少去聲行胡孟切○教世子莫大於禮樂也樂以消融其邪慝而達于外禮以陶成其肅恭而達于中是以內外交錯有諸中必形諸外其成也悅懌而有恭敬之實德溫文之氣象矣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漸成長之謂故立大傅少傅之官以教喻之而成其德也示之者謂為之行其禮審喻者謂為之說其義在學時則有大傅少傅以導之燕居時則有師保以輔之故教喻而德成矣○漢賈誼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遂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宋真德秀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息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由內，由內以達外；禮雖循外，由外而入中。二者醲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從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懌音亦長上聲齊側皆切見之見形甸切處上聲夫音扶長久之長如字室職日切醲許云切切釀叔宗切間去聲

春秋左氏傳：衛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碏七雀切○義以方外。教以方外之義，使勿入於邪僻。此愛子之道也。隱公三年

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不失其為教也。離婁篇

說苑曰：賢父之於子，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通鑑綱目云：唐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所謂教誨之者矣。飯上聲

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並建本篇○為少去聲漸將廉切

父母正則子孫孝慈。並叢談篇

唐進曰：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奉使篇

隋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並戒子通錄

宋程子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程氏遺書○長上聲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近思錄

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性理羣書

張敬夫曰：為人父者，當脩身以率其子弟。身脩則將有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近思別錄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胡子知言

家頤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樂音洛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長上聲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並戒子通錄

□大曰爲父而不能盡爲父之道則家無忠孝之子

積善錄

子道

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拊斐古切畜許六切長上聲○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小雅蓼莪篇○覆敷又切下文字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言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小雅小宛篇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尙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仰也小雅小弁篇○遺去聲弁[illegible]合切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式則皆法也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應去聲○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大雅下武篇○徯戶禮切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具位切○孝子生人之嗣子也匱竭類善也此父兄答行葦之詩而述尸告之辭言祭祀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大雅既醉篇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illegible]

○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夫音扶告古祿切○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遊必有常習必有業者緣親之意欲知之也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闇音暗○服事也闇冥也不以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爲去聲卒倉沒切

樂正子春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檀弓

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

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朝音潮豎仁庾切莫與暮同應去聲○內豎內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聖人有過人之行也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起居飮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也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多寡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朝夕之朝如字行胡孟切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說音脫養去聲飯上聲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

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養去聲樂音洛處上聲○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並內則

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疏也哀公問篇○褻先結切

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唯上聲癠才詣切○唯諾皆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易方則恐召己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而已疏去聲

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慤克角切夫音扶○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三者不忘親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婉[illegible]遠切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養去聲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夫音扶塞悉則切溥滂午切放甫兩切○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也所謂無所不通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匱具位切施去聲○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亦能養之事

小孝也諸侯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弗辱之事中孝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天子大孝尊親之事也 養去聲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惡去聲

孔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並祭義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養去聲○辨別也別必列切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

父母在，饋[illegible]不[illegible]焉。禮記

大戴禮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哀公問於孔子篇。與，平聲。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曾子本孝篇。易，以豉切。行，胡孟切。徼，堅堯切。

樂正子春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大孝篇

單居問於曾子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中，去聲。行之如由己，且備從所行而思諫道也。不敢爭辨，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曾子事父母篇。樂，音洛。

孝經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夫，音扶。人之備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焉。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細猶當愛之，况大者乎？立身行道，自然揚名于後世，光顯其親矣。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惡，去聲。○惡慢於人，人亦惡慢之，則辱將及親。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為四夷所法則也。孝經一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夫，音扶。行，胡孟切。○經，常也。孝者天下自然之常道，民法之以為行耳。明者，推原其孝之出於人心而得於天者。盡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教，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傳首章。行義之行如字。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行，胡孟切。○人為萬物之靈，孝者百行之本。配天，謂宗祀以配上帝也。傳三章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長，上聲。○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使家之長幼順，則知所以治國矣。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順長幼以及孝弟之心，則鬼神歆而兆民歸其德矣。傳九章。○長，上聲。

論語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學而篇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言父母愛子，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illegible]

[illegible]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遊必有方，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illegible]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並里仁篇。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子張篇。

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第十七章。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祖管切。大音泰。○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第十八章。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夫音扶。○達，通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述事之意也。第十九章。

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illegible]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上章。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養，去聲。○曾子能承順父母之志，是以事親者當如曾子之養志。然人子所能為者，皆所當為，故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懽心；順，則有以諭之於道。為人，蓋泛言之也；為子，則愈密矣。並離婁篇。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五十而慕，則其終身可知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養，去聲。○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尊親養親之至也。並萬章篇。

家語：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立身以孝為本也。六本篇。

說苑：孔子曰：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應，去聲。趣，與趨同。

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

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並建本篇○見形向切

揚子曰。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默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也。歟音懸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寧。安也。寧神者。尊祖奉宗廟也。

孝子愛日。言養親之心。惟日不足也。並孝至篇○養去聲

唐韓愈曰。大孝莫高乎善繼。文集

高郢曰。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謹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唐書

宋歐陽脩曰。守成念夫丕艱。孝者先乎善繼。夫音扶

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並文集

司馬光曰。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養去聲

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

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學所宜先也。

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並傳家集

胡寅曰。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致堂管見 處上聲

胡宏曰。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胡子知言

朱子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而後能之。性理群書○養去聲

呂祖謙曰。愛其親者事親之孝。博議

真德秀曰。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大學衍義

臣道

統言臣道

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泰之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得中道者也。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泰九二爻辭○昵女乙切。斷丁貫切。比毗至切

書舜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舜美禹之辭也。汝。指禹而言。禹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自有不可掩者。虞書大禹謨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也。以人言。則有尊卑之分。以職言。則當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反覆歎詠以見臣職之重而不可忽也。虞書益稷○分去聲

成王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度待洛切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斷都玩切。○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為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並周書周官。○幾上聲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切。○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周書君陳。○予音與

康王曰：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謂不能而畏之，惟當盡其心；無謂民少而忽之，惟當敬其事。周書畢命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音洛。只音止。○君子指賓客也。此宴饗通用之樂歌，頌禱之意。此章專美其德也。小雅南山有臺篇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汝又切。聞去聲。○申伯，宣王之元舅，周之大臣也。揉，治也。尹吉甫作詩誦申伯之德如此，言能脩己以治國家也。大雅崧高篇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嘉，美。令，善。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若，順。賦，布也。蓋備舉其德而大之也。大雅烝民篇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濟子禮切。○德心，善意也。魯頌泮水篇

春秋：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切。○胡安國曰：祭伯，畿內諸侯，直書曰來

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隱公元年。○朝音潮，為如字

左氏傳：晉范文子曰：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應事接物以仁為本，信不可易，忠無所偏，敏無不達，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矣。成公九年。○應去聲

晉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知去聲。○人立於天地間，有誠信者不忍叛君，有知謀者不敢害民，有武勇者不敢作亂。成公十八年

衛北宮文子曰：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盡臣道故有臣之威儀，為其下者畏其威而愛之，故能保守官職，全

宗族利家室矣。襄公三十一年

齊晏平仲曰：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施去聲。滔他刀切。○在禮，在先王之禮也。謂大夫之家所施恩澤，不得及於國人也。四民不得遷其業，農主稼穡，工治器用，賈主懋遷，士不失其職，官不滔慢，大夫不敢作福以收人心也。昭公二十六年。○賈音古

禮記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使去聲。○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

郊特牲曰：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私覿，是外交也。

祭統曰：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惡去聲。○大人之心，即大

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也。度徒洛切絜[illegible]切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庇。覆也。役之為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求[illegible]臣之名。言不易道以徼利祿也。數救切徼堅堯切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以豉切遠去聲。亂謂賢否不別也。別必列切

事君慎始而敬終。終。惟交易絕君子所恥也。並表記。易以豉切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行胡孟切。類。謂比式或善或否也。緇衣

孝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長上聲。○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矣。士一章

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助也。於君則思盡忠。有過則思補益。將。助也。有美則順而成之。救。止也。有惡則正而救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傳十三章

論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公冶長篇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也。先進篇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言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子路篇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所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衛靈公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蓋事上使下。

皆以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子張篇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公孫丑篇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蓋不求而自至也。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illegible]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illegible]終必并其所得人爵而[illegible]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illegible]其[illegible]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illegible]之類[illegible]者也。○見[illegible]謂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鄙夫之事也。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而不忘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故謂之天民。必道可行而行之，不小用以徇人也。大人則德盛而上下化之者也。並盡心篇）

家語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平，公也。廉，清也。廉平之道，固守之不可改也。辨政篇）

國語晉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比，毗至切。夫音扶）

晉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善有業

荀子曰君子寬而不慢廉而不劌（劌，姑衛切。○廉，棱也。劌，利傷也。言有廉隅，不至於利傷也。不苟篇）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景。（景與影同）

（○形，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不違越也。臣道篇）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至公篇）

虞丘子曰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指武篇○骫，於詭切）

趙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真西山讀書記○難，去聲。行，胡孟切）

漢賈山曰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以稱大禮。（與、行、稱，並去聲）

賈誼曰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並通鑑綱目○行，胡孟切）

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通鑑綱目）

吳陸抗曰人臣之節匪躬是徇。（吳志）

唐韓愈曰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

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並文集○相，去聲）

柳宗元曰執忠與敬臣道畢矣。（文集）

柳玭曰涖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戒子通錄）

宋張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言行錄）

范仲淹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樂音洛）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並文鑑○處，上聲）

歐陽脩曰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

心悅豫朝政肅清。朝音潮

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為榮。並文集○處上聲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于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大學衍義

司馬光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文集

蘇軾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

蘇轍曰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並文集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

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並近思錄

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眾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真西山讀書記

胡安國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以忠信為本。

賈昌朝曰仕宦之法清廉為最聽訟務在詳審用法必求寬恕○並戒子通錄○朝音潮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矣。童蒙訓○遠去聲援音完

胡寅曰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

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道以紆緩。並通鑑綱目○褊補典切狹胡夾切

胡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胡子知言

張浚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明善錄

黃龜年曰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言行錄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

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使其民為堯舜之民。

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並文集

張敬夫曰後世治學不明[illegible]遍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illegible]本在於[illegible]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心學

呂[illegible]謙曰進諫之道使人[illegible]之言不若使人君信

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樂音洛）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並傳議）

大抵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學難變當思正學未明（心學）

陸子靜曰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言行錄 共平聲）

真德秀曰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大學衍義）

劉靜春曰人臣事君股肱心腹無有二事故居中則格其非心用賢人行善政在外則安邊陲固基本選士而進之用心一也（心學 陲音垂）

心學曰人臣之心與君一然後能事君

人臣心明則定心昏則亂心定則事無不定心亂則事無不亂內外大小之臣同心同德共理機務可不勞而天下治矣

人臣事君如事天人臣無一日不在上天覆燾之中亦無一日不在人君臨御之下此心凜然惕然不敢有一時之不敬也（覆敷救切 惕徒歷切）

忠

易曰納約自牖（牖通明處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人臣進結於君之道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 坎六四 易以豉切）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柔順中正上應乎五志在乎國君故也 蹇六二 指軀委質匪為我躬之故也 為去聲 ○蹇紀免切）

論語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學而篇）

子曰臣事君以忠（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己之不忠 八佾篇）

家語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譎居月切 戇陟降切 度達各切 ○譎諫正其事以諫其君 戇諫無文飾也 降諫卑降其體以諫之也 直諫以直道而諫 諷諫借他事引援而諫也 度主以行惟在審度其君意而後行之 辨政篇）

忠臣不作姦以諂君（忠臣不開姦盜之端以諂害其君 曲禮子夏問篇）

荀子曰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也 調謂臣救其過也 臣道篇 ○行胡孟切）

說苑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處上聲）

枚乘曰忠臣不敢迴避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後世也（並正諫篇）

楚申鳴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立節篇）

新序王子比干曰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節士篇）

莊善曰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義勇篇）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問易篇。跌徒結切)

晉賈堅曰。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

王濬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並通鑑綱目)

唐陸贄曰。承問而對。臣之職也。罄誠無隱。臣之忠也。(奏議)

柳宗元曰。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文集)

宋歐陽脩曰。士不忘身不以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

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

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並文集)

司馬光曰。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

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于家。非忠臣也。(相去聲)

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

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並通鑑綱目。易以豉切)

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

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

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並文集)

程子曰。有剪桐葉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程氏遺書)

蘇軾曰。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文集。與去聲)

岳飛曰。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言行錄。荷去聲)

胡銓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於君有隱。則於父亦有隱也。非忠孝也。(言行錄)

呂祖謙曰。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博議)

胡寅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通鑑綱目)

陳公輔曰。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言行錄。難去聲)

陳俊卿曰。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文集)

真德秀曰。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拂薄密切)

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並大學衍義)

心學曰。君臣之間。情意相通。每事得盡誠言之。然必使善出于上。己無與焉。則為善已矣。(與去聲)

勤

書武王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湎美辨切○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未里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周書酒誥。○長上聲。夫音扶

成王命君陳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周書君陳

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亹無匪切纘祖管切○亹亹。勉強之貌。纘。繼也。使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大雅崧高篇。強上聲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順理以守身也。懈。怠也。一人天子也。大雅烝民篇

春秋左氏傳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畔步半切鮮上聲○政之治民。如農之治田。日以繼夜。欲興利而除害。思始而成終。朝夕勤以行之也。行無越思。不敢過於思也。為政次序。如農之有畔際。可以寡過矣。襄公二十五年

廉

書穆王命伯冏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瘝姑還切○言不惟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瘝官。周書冏命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離婁篇

新序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介子推曰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節士篇

文中子曰廉者常樂而無求。王道篇。○樂音洛

蜀王宗弁曰廉者足而不憂。通鑑綱目

唐蘇瓌曰清身撿下無使邪隙微開貸流於下矣。戒子通錄○隙乞逆切

宋歐陽脩曰有所不足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文集

真德秀曰儉者廉之本廉者行之先。明善錄。○行胡孟切

心學曰為官以潔己奉公為先。不可有一毫利己之心。

守得定無私欲。心下自然舒泰。

謹

書成王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懼。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周書周官

禮記子曰君子慎以避禍。君子戒謹恭敬。非有為而為之也。是言亦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表記。○有為之為去聲。下如字

春秋左氏傳晉周子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共與恭同。恭敬事君而從其命。鬼神之所祐也。成公十八年

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去聲。○懼。謂敬其事。成。謂成

其誶。此所篇

荀子曰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所立即所謂學也。勸學篇

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僔與撙同卑退也。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仲尼篇

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臣道篇。○樂音洛

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衡音横去聲。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者。衡讀為横。横至。横逆而至也。致仕篇

說苑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正諫篇

宋蘇軾曰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文集

心學曰凡事不可以易視之。事雖小亦要用心關防處置。凡事要敬不可有忽心亦不可有怠心處事要合人心順天道。易以豉切處去聲

聖學心法卷四

聖學心法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成祖文皇帝撰前有永樂七年御製序謂以君道父道子道臣道揭其綱其下分而爲目有統言者焉有專言者焉今按首二卷及第四卷之前半皆言君道自統言以外分子目二十有五第四卷之後半卷則以父道子道臣道附之父道子道有綱無目臣道亦首爲統言而分列四子目所採皆經史子集之文每條後各有附註者實錄載永樂七年二月甲戌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朕因閒暇採錄聖賢之言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不善更爲朕言廣等觀覽畢奏曰帝王之要備載此書請刊印以賜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親爲之序則此書實成祖所自編不由詞臣擬進其序以唐文皇作帝範十二篇自比案成祖稱兵篡位悖亂綱常雖幸而成事傳國子孫而高煦宸濠寘鐇之類接踵稱戈咸思犯上實身教有以致之乃依附聖賢侈談名教欲附於逆取順守自序委曲繁重至五千餘言抑亦言之不怍矣至於殺戮諸忠蔓延十族淫刑酷暴桀紂

之所不爲者夷然爲之可謂無復人理而其序乃曰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厚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於市受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人君子所以痛傷也云云天下萬世豈受此欺乎

曹月川先生夜行燭一卷

〔明〕曹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夜行燭無卷數》提要

夜行燭序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古人有言矣伏惟我家嚴九歲失其怙恃自恨歉於讀書然天性仁厚資聰敏見善勇於必行知過勇於必改嘗曰祖宗積德以遺我後我子孫既衆且賢矣享此團圓之福我受其榮豈思積惡於身上玷祖宗之德下遺子孫之禍哉苦為流俗所移于是以崇奉鬼神尊事佛老為善泊端讀書於邑庠幸聞師友之談頗知聖賢之道乃告家嚴曰易云受茲介福惟以中正詩云思無邪思馬斯徂是則福在正道不在邪術況聖門之教敬鬼神而遠之彼佛老以清淨而廢天地生生之理致令絕祀覆宗禍且不免福何有焉家嚴悔恨因執端手而謂之曰我不讀書為流俗所惑昏迷至此可勝痛哉今而後由汝引我上去我便隨着汝行端拜曰古之孝子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端既奉命敢不拜教于是取聖經賢傳之格言扶正抑邪之確論朝夕諷誦左右又將文公家禮及鄭氏家規勸而行之既而家嚴喜曰我昔愚冥如夜行然自端開明之後雖未到高明遠見地步然常若有明燭照引于前者端因述前言往行之經告於家嚴者纂集成書命名曰夜行燭

藏之篋笥以備觀覽而已固不敢為讀書知己者設也然是燭也照之於上下則上下無不明照之於前後則前後無不明照之於左右則左右無不明以之而引導于父母則父母之正道得而治家垂訓之理明以之而引導于兄弟則兄弟之正道得而成家立計之義明以之而引導于子姪則子姪之正道得而繼志述事之孝明用之則家道安和舍之則家道廢墜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所從哉

永樂戊子春三月甲寅曹端謹序

曹月川先生夜行燭

明孝保身第一

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步不敢忘孝焉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敬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　曲禮曰孝子不服闇不登高懼辱親也　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孟子稱舜之至孝其畧曰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也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楊子曰事親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明孝曰夫孝冬溫夏凊晨省昏定飲食供奉潔淨節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遲蹇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為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蒞官以敬戰陣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閑中不致人罵詈朝出則告往某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或未成

愚謂此獨六條照引其孝道者

明禮保身第二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守之則為聖賢棄之則為禽獸修之則取福慶敗之則取禍殃所以古之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親族疏數之交也君子此之謂尊敬然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劉康公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　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々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也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于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于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國則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但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胡氏曰夫自修身以至于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　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范氏曰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愚謂此燭八條照引其明禮而行者

明禮正家第三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之尤重者也若或男女無別則與禽獸無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以謹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如此

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勿與同器而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共衣裳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司馬溫公家儀曰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膳羞及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如不可避亦必袖遮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人語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義門鄭氏家規曰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

愚謂此燭九條照引男女有別之道

昔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孔子聞而善之又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有志乎男女之別者法之

明禮却俗第四

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

禮義所以古人正家以四禮曰冠昏喪祭
司馬温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
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于
人其禮可不重歟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
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製公服
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
豈能知之故往〻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
之道故也古禮雖称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
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
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義門
鄭氏家規曰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
人之道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文公家禮始加祝
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
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
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
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
天之慶
　以上明冠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禮記曰天地合而萬物興焉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取
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
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
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
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
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
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孔子曰男
子者順天地而生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
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
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
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飲食之間而已無
閫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昏因之始
也　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
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
而人多夭　文公家禮曰男子十六至三十女子十
四至二十乃可成婚自以為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
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　文中子曰早婚少
聘教人以偷媵妾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
一婦庶人之職也　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
財為禮　司馬温公曰夫昏因者所以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
婦先問貲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立契

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
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可謂
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殘虐其婦以攄
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粧以悅其舅姑者殊不
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粧既竭則安用汝女哉于
是質其女以買貨于女氏貨有盡而貪無窮故婚姻
之家終為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
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因有及于財者
勿與為昏因可也　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
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
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
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
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
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
致富挾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　世
好于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
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
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
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俟其既長然後
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終身無此悔所當法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
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媍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
則女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或問孀婦于理似不可
娶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
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
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
極小失節事極大　張子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
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
有再嫁之事禽獸亦有不再配者夫婦之道是以夫
止合一娶婦亦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
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較之養
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缺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
止謂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死不可也　義門鄭氏
家規曰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醮啐奠雁授綏之禮
人多違之今一切時俗之習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以上明倫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孔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
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
教民無以死傷生毁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
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

而哀戚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者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以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病暫須飲食疾止亦當復初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凷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

世俗信浮屠誑誘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彌大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燒斫之已不知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散不知所之借使剉燒舂磨豈能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以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也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禱而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孰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下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或

問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初不足信然世間人爲
無死后無地獄以治何所懲乎朱子曰且說堯舜三
代世無浮屠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有浮屠氏
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
人立君又焉用哉　真西山先生曰釋老追荐之說
誠爲誑世然僧死則不用道〻死則不用僧今儒家
若讀」孔之書死乃用釋老之荐豈非惑歟　文公
家禮曰不作佛事　義門鄭氏家規曰喪禮久廢多
惑于佛老之說今皆絕之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子
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于陰陽非禮拘忌以乖大
義　葬經曰葬禮聖人所制百姓俗人所說今乃舍
〻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
以上明喪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愚謂儒家之禮原出于天地而制成于聖人故自
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者亦
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
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妄爲齋醮之說
故武餓臺城而徽流落金虜將求冥福俱遭顚禍
誠爲世之明鑒也柰何人不知戒踵謬成俗流至
于今可勝痛哉然起凡出俗何代無人宋程伊川

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時制不用釋
老二氏上大夫家因以爲俗焉以二之氏爲法非
曰我下愚也豈敢傚大賢之所爲哉孟子曰人皆
可以爲堯舜況程許乎葬家詩曰葬家風水何自
擧世滔〻皆信求我道沒依風水說陰陽滴〻欲

王度

聖祖勅曰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
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先祖及里
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　禮記曰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上蔡謝氏曰祖考
之精神即我之精神故子孫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則
己之精神便聚而祖考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于
祖宗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祭他鬼神與己無相干涉
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若是淫
邪竊食而已並無降福之理　文公家禮曰君子將
營宮室先立祠堂所居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
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獻以時
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

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　凡祭主于盡愛敬之誠而
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為之財力可及
者自當如儀　中庸曰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祭儀曰齊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
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其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
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
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
為之　義門鄭氏家規曰起祠堂三間緣以週垣以
奉先世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以上明祭祀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愚初請家嚴除淫祀祭祖先時祇日之乍吠雲之
犬所在成群愚問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
致流落在外尋覓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
歌舞請宴外來賓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
探墻而望不得其門而入又復悲泣而去此乎何
如衆曰自家父母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
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也豈非悖德悖禮悖逆
不孝之甚者乎端曰今人把祖宗父母都不祭祀
却將外神他鬼畫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享
賽某廟某神與此人何異衆人皆慚服自是不復
非議

明倫保家第五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
友之信五者人之大倫明之則為聖賢昏之
則入禽獸所以天降生民則必作之君作之
師使之治而教之以明其倫
堯命舜曰慎徽五典　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
伊尹稱湯曰先王肇修人紀　史臣稱武王曰重民
五教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昆
弟也夫婦也朋友也　孟子曰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子曰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得之而為性其張之為三綱
紀之為五常太祖高皇帝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萬世開太平俛慮臣民之愚乃作大誥以告教之尤
丁寧于五常之教首編婚姻章曰自朕統一申明我
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民不知報章曰君之養民
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興者未之有也所以五

敎育民之安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敎既典無有不安者也民有不脩
斯敎者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無別長幼不序朋
友不信強必凌弱衆必暴寡鰥寡孤獨篤廢殘疾何
有之有爲既不能有其有命何存爲凡有此者五刑
以加爲五刑既示姦頑歛跡鰥寡孤獨篤廢殘疾力
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無有敢犯者養民之道斯盡
矣　續編申明五常章曰臣民之家務必父子有親
率土之濱要知君臣有義務要夫婦有別隣里親戚
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尊有德不拘年之壯幼
而序長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禮也
愚謂此燭六條照引五常之道斯道也其原出于
天而體具于人品節裁成於聖人平正明白乃人
之所易知易行者也若虛無寂滅之敎幽深恍惚
艱難阻絕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斷人之種絕人之
類者此也萬物之靈何憚而不爲哉

明哲保身第六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
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
長勿謂何言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
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
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
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
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
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子曰言人
之惡非以美己言人之枉非以正己　孔子曰攻其
惡無攻人之惡　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
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
暴則以仁固之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
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太公曰人非賢不交物非義不取忿非善不擧事非
是莫說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
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愼　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
下刀劍雖快不斬無罪之人非災橫禍不入愼家之
門　禮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
不接于心術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近思錄曰脩天理則

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
之　景行錄云誠無悔恕無怨和無讐忍無辱大丈
夫當容人無爲人所容　宋神宗皇帝御製曰遠非
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居必擇隣交必擇友嫉妬勿起
於心讒言勿宣于口骨肉貧者莫疎他人富者莫厚
克己以勤儉爲先愛衆以謙和爲首常思已往之非
每念將來之咎若依朕之斯言治國家而可久　程
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于爲順理
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

愚謂此燭十三條照引保身之道孟子曰守孰爲
大守身爲大如堯舜之兢々業々成湯之慄々危
懼文王之無射亦保曾子之戰々兢々是乃明哲
保身之寔也歟

保身全家第八

不忍事聽婦言好飮酒惡諫諍四者皆足以
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所以
古之君子切以此戒焉
子張欲行辭于夫子曰願賜一言以爲修身之美夫
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爲忍之夫子曰
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
位兄弟忍之家富貴夫妻忍之終其世朋友忍之名
不廢自身忍之無禍患子張曰不忍何如夫子曰天
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
兄弟不忍各分居夫妻不忍令子孤朋友不忍情意
疎自身不忍患不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非
人不忍不忍非人　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景
行錄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能
忍之心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爲剛思
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
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　會做快活人忍事莫生
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
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沒事　吳氏曰今之人有父
子異居兄弟列籍習以成風恬不爲怪原其所始皆
因小嫌寖成大隙往々相視如讐曾不知忍之道也
凡人所居倘能大書忍字榜于堂上卑幼所爲或
有違于上意欲罪之則觀忍字含忍而不治尊長所
爲或有不恊于下情欲咎之則觀忍字隱忍而不言
夫如是上知忍而不肯凌下下知忍而不敢犯上故
乖爭之忿息和悅之情生是雖累世綿遠聚族甚大

則百年如一日千日如一身
愚謂此燭七條照引忍之道也謹按古人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
泰山幸其宅名公藝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取
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
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
脩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
睦矣上善之賜之縑帛吾家倘欲以雍睦傳世上
為祖宗出色下為子孫垂訓當以忍字銘心當以
張氏為法毋曰我愚也豈敢傚好人哉
武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
惟婦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不迪　列女傳曰紂好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
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　詩曰哲夫成
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太公曰治國不
用佞臣治家不用佞婦好臣是一國之寶好婦是一
家之珍讒臣亂國妬婦亂家賢婦和六親佞婦破六
親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　癡人畏婦賢女敬夫賢
女令人貴惡女令人賤　義門鄭氏女訓曰家之和
與不和皆係婦人之賢否　何謂賢事舅姑以家孝順奉

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
類是已何謂不賢淫狎妬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
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　毋聽婦言之誡曰毋用婦
言以間和氣　莊婦類多無識之人豈能翻闢是非
若非高明鮮有不遭聾瞽切不可縱其來往
愚謂此燭十二條照引婦言之禍所當避也夫婦
言之禍破人之親斷人之義敗人之家絕人之嗣
是故桀惑妹喜之言而亡夏紂用妲己之言而亡
商幽信褒姒之言而亡周今人亦有聽婦人之言
而上亡其父母之恩而下亡其兄弟之誼內失宗
族之睦外失隣里之和所以父子異居兄弟別財
宗族相視如路人隣里相視如仇敵原其所以皆
因婦言所致欲立身成家者當以聽婦言之禍為
深戒哉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文王誥毖庶邦曰
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
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是
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々國飲
酒惟祀德將無醉　武王誥康叔曰群飲汝勿佚盡

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　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沉酗于酒　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沉酗于
酒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賓之初筵之詩以自咎
其第三章曰賓之初筵溫々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
反曰既醉止威儀幡々舍其坐遷屢舞僊々其未醉
止威儀抑々曰既醉止威儀怭々是曰既醉不知其
秩　第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
僛々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々既醉
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
令儀　第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
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
由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
敢多又　小宛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
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樂記曰豢豕為
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
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晉陶侃曰大禹
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
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班泊曰淫亂
之原皆在于酒　義門鄭氏家規曰子孫年未三十
者酒不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沉酗杯酌喧
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箠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慤
不必強人以酒　諸婦不許共飲酒年過五十者不
拘

愚謂此燭十四條明酒禍之當避也夫酒乃亂性
之物速禍之萌也所以聖人深以惡之而切以為
戒焉是故禹以惡旨酒而興夏四百年之祀而桀
以荒耽于酒而亡之湯以不崇飲而興商六百年
之祀而紂以荒腆于酒而亡之其餘以酒而傾敗
者歷々皆可紀而難以紙筆盡也君子聞之可不
寒心哉端蒙自言曰養性母貪昏性水成家切戒
破家湯怕君不信觀前古桀曾紂將敗夏商又曰
余觀酒誥與賓筵更上叅之大禹言均見酒中藏
大禍臨杯克戒庶能全因記于此以備不忘云
大禹求諫乃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
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
以勞天下之民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國之
將興實在諫臣家之將榮人有爭子　良藥苦口利
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湯武以諤々而昌桀紂以

唯〻而亡君無諫臣父無諫子兄無諫弟士無諫友無其過若未之有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于氣禀之偏則由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于本然之善不知改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于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

愚謂此燭八條明受諫之道有消惡長善之功乃出禍入福之門也夫君有争臣君之福也父有争子父之福也兄有争弟兄之福也士有争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勿咈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若夏桀無道龍逢諫而死而夏亡商紂無道比干諫而死而商亡吳不聽伍子胥之諫而為越所滅可勝痛哉

保親全家第八

俗語云家有一争子勝有萬年根能諫争于親本孝道之事今以能保親于無過之地則能全家于無禍之樂所以摘于明孝之篇而續于受諫之下庶使脈絡貫通而上下兩便于觀覧云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争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争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當不義則争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令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争臣七人則主無過擧千乘之國有争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則禄位不替父有争子不陷無禮士有争友不行不義子從父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曾子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曲

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　内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義門鄭氏家規曰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為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傷和氣

愚謂此獨七條明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進諫為心也且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毅諫父母于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兄弟至親第九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兄弟本一氣而分形乃同胞共乳是則舉世之人豈有如兄弟之至親哉今人多昵妻子之愛而忘兄弟之親小則鬩墻鬬狠大則分門割户側目相視如讐如敵切齒相恨如狼如虎傷一氣之和為衆人之耻故端畧述古人明兄弟之親破流俗之惑者以為垂訓之典云

周公燕兄弟之詩其一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孔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五章言飲酒之樂則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六章言妻子之樂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行葦之燕兄弟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葛藟刺平王棄其九族其一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杕杜刺晉昭公不能親其九族其一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周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西山真先生曰昆弟至親出于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制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親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耶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衿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

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
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
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
夫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
于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
無不義者盖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
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
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
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程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
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
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
體重于己之體也至于犬馬亦然必異乎己之犬馬
也獨愛于父母之子却輕于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
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張横渠先生曰斯干詩言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宜
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
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疊山謝氏曰兄弟
不相好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
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

之樂亦可長久盖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
寧安也　昔民有沈仲仁沈仲義兄弟二人爭財產
相訟到官其官見二人頗通書史乃作文以諭之曰
鶺鴒呼雛慈烏反哺謂之仁蟻得羶而聚衆鹿得草
而呼群謂之義蜂有君臣雁有次序謂之禮鵲居巢
而知風蟻居穴而知雨謂之智雞非曉而不鳴雁非
時而不至謂之信昆蟲艸介尚能如此何况于人乎
沈仲仁而不仁沈仲義而不義兄通萬卷全無教弟
之才弟誦六科豈有傷兄之理爲錐刀之小利傷手
足之大倫若不休和有司來日理問　詩曰共乳同
胞一氣生祖宗財產不須爭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
幾年爲弟兄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
田地失兄弟爾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
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居
　愚謂此燭十六條明兄弟至親之道端常于兄弟
聚會之時從容言曰兄弟天合者也夫妻人合者
也今人有兄弟分居未聞有夫妻分居者爲是則
疏天合而親人合者也豈非惑之甚哉然其妻果

有貞靜專一之德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猶與兄弟
有輕重親疎之不同況無禮無義不貞不節之婦
夫死而又適他人不惟失己之身又且辱夫之行
有識君子何若與兄與弟相親相愛以篤吾天合
之好生則同樂于一門之中死則同樂于一墳之
中豈不美乎況人之死生離合朝不慮夕古人言
人活一世七十稀且以七十為期除幼小無知及
疾病違離外兄弟齊會同歡不能以十年況未及
七十而死者乎且家嚴兄弟四人今止有一人在
咱兄弟　人明年今日未知誰在因作詩以諷之
曰白頭兄弟古今稀奉勸同胞共乳知友愛相親
須及早白頭兄弟古今稀又曰堪嘆今人這樣愚
親〻兄弟各分居鷄褒畜犬猶知義何乃為人反
不如又曰曰妻曰妾他人女惟弟惟兄父母兒輕
重親疎天地判為人何不自尋思又曰世上多因
疎間親妯娌分破弟兄們有人參透親疎理寧可
休妻不分又曰舉世誰親兄弟親原從一氣上
分身今人各自私妻子不認同胞共乳人此愚拳
拳奉勸之言也辭雖鄙野心則真誠念之哉

睦族和鄉第十

內睦宗族外和鄉里其道[illegible]仁
之篇今又略述古人之言以明之
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顏氏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
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
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親焉故于人倫為重
也　書稱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皐陶謨于
舜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　范文正公曰吾吳
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
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
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于吾得至
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
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
愚謂世人不愛兄弟者是不以父母之心為心也
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于兄弟自不容于不愛矣
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為心也苟體祖宗
愛子孫之心則于宗族自不容于不恤矣噫傳祖
宗父母之體皆祖宗父母之心誠天地之罪人耳
禍可逃乎
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佑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于則為禮義之俗矣　藍田呂氏鄉約曰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治家濟物如禮樂射御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犯義之過六曰酗博鬭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造太甚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非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詳見小學外篇　禮俗相交謂昏冠喪葬祭祀之禮往還書問予慶之節　患難相恤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詳見小學外篇

愚謂此獨七條明睦族和鄉之道也且夫人于患難之中則內而宗族外而鄉里皆來憂恤及事平之後則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忘宗族鄉里之情或頭畜相侵或財物相虧輒生暴怒或相毆罵或相告訐或相屠戮原其所以皆由不知宗族之情鄉里之誼苟或知之則相親相愛惟恐無日矣暇爭競我且螻蟻微物也一穴之官與衆居之一拳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聚之一蟲之羶與衆共之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不如蟻子之知義乎

訓戒子孫第十一

成家之計莫先于教子孫為善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

戒尚類鶩者也故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靡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肆麯蘗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誡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急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康節邵先生誡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

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覩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仇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唯日不足汝等欲為善人乎欲為凶人乎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愚謂此燭六條明教訓子孫為善之道也

福禍因由第十二

禍福本善惡之應也世人不知為善以致福改惡以避禍而專務諂神佞佛以為可以滅罪資福殊不知諂佞獲罪于天不唯不能資福又將速于禍焉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義（勝）者凶　大禹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　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　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孔子曰為善者天必降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必報之以禍　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　太公曰讃嘆福生作念禍生仁慈者壽凶暴者亡懦必壽勇必夭亡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仁則榮不仁則辱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唐太宗曰死生有命吉凶由人　千字文曰禍因惡積福緣善慶

愚謂此燭十七條明福在善而禍在淫也蓋善天理也行善則為順天而天必眷之惡物欲也行惡則為逆天而天必絶之天眷之則無往而非福天絶之則無往而非禍人情莫不懼禍而喜福哉但知善之當為而不知惡之不當為而為之所以速禍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可哀也已

陰德保後第十三

惟德動天善不可不修于身惟天眷德善不

可不傳于後今人雖有愛子孫之心而不知愛子孫之道但惟以私利愛之而已而不知私利之愛乃蹈火赴淵之簀覆宗絶嗣之計也

司馬温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〻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此先賢之格言乃後人之規鑑

義門鄭氏家規曰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者遺之以惡　景行録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子孫作方便計者其後受恵　宋高宗皇帝曰貪妬損人終無十載安康積善存仁必有榮華後裔　宋真宗皇帝曰施恩布德乃世代之榮昌懷妬抱冤與子孫之為患損人利己終非顯達之門害衆成家豈有久長富貴　王翁儒漢武朝為繡衣御史嘆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柷二翁居鄉里人有病疾者家人悉避之雖至親莫一闖其門二翁每日清晨輙携粥藥徧飲食之然後反日以為常鄉人賢其行子孫承之世以貲力好善聞于州郡其邸肆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為柷半州

孫叔敖為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女不死矣及長為楚國令尹　范陽竇禹鈞為人素長者家有僕盗房貲錢二百千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寫券繫于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遂遠逃去禹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即焚券留女育之及長以二百千擇良匹配嫁之僕聞之歸泣訴前罪禹鈞不問僕父子圖禹鈞生像日夕供養晨興祝禱公嘗夜拾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清晨詣故處候失物者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其故乃告曰父犯刑至大辟遍懇諸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刑昨暮以一相知置酒〻昏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得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之貧苦者公為出金塟二十七喪嫁二十八女故舊相知及但有一面之識者遇其窮困則必擇責其子弟可委以財者給本俾之興販後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雖素儉于

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請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問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貧無供須者公咸出之所以四方之人由公門而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有來拜謁必請公坐受其禮及公亡蒙恩澤深厚者有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公壽八十二生五子長儀次儼侃偁僖儀至禮部尚書儼至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諫議大夫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及八孫皆貴顯于朝廷

出竇氏陰德記 劉翱京兆人官建州因家焉居官廉明為政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心仁公所至人則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頌收峒寇有功謚忠簡孫純收郡寇賜廟謚忠烈從孫韐謚忠顯子羽謚忠定子羽子珙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愚謂此燭十條明積陰德保後人之道也前七條明其理後三條實其事在當體之于心行之于身訓之于後永永而不忘因取家嚴訓教之言續成一絶以告于後曰終身豈止一身休要為兒孫後代留但有活人心地在何須更問鬼神求

善惡分辨第十四

善惡之分猶黑白之異也猶香臭之殊也人孰不知哉但拘于氣稟蔽于物欲而昏其本明之德昧其易明之理故往往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且釋老之流本無君無父而世人咸以為善門之人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則以臭肉凡胎目之噫視我周公以上列聖之所行孔子以下列聖之所明者為何物哉

朱子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家語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視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欲如流而不知所執

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偹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而自強不息此則君子也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 財施則天下無病貧此則賢人也所謂聖人者德合于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恊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

曾子論止于至善之道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或問明道先生曰佛之道亦欲引人為善夫子何闢之深先生曰善惡猶黑白之異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宋仁宗皇帝曰乾坤廣大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姦黨使心用悻果報只在今生善布淺求獲福休延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圖爭似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讀如來一藏

古語云看經未為善作福未為願莫若當權時與人方便

義門鄭氏家規曰人家之盛衰皆係乎積善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尅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

愚謂此燭十九條明善之當行而惡之當去也蓋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者天必絕之

明道息邪第十五

異端滅而世道明邪說息而人心正士君子生于斯世但當扶世道正人心明禮義厚風俗以生有益于時死有聞于後豈可曲學苟合以隨流俗哉朱子曰邪說人〻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故端畧述先王之成法以明聖人之正道使邪說之害不得入吾家焉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〻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漢武帝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極之論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姓諸方指意不同也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為諸方不在六經之科非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闢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帝力求神仙終無碩功乃因大鴻臚田千秋之言而遂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曰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人盡妖妄耳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〻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〻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得此窺朝廷上善其言　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民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重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錬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象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而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于宮中魏晉以後其法浸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于佛圖澄苻堅之沙門道安姚興之鳩摩羅什往〻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王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至梁武而極其盛矣

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
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
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途謬張六
道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功其爲害政良可悲夫
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
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朕
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
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佛骨表曰佛者夷狄之一
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
在位百年〻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四年ゝ百五
歲顓頊在位七十八年ゝ百歲帝嚳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五歲堯在位百年ゝ百一十八歲舜在五十
年ゝ百一十歲禹湯年皆百歲是時未有佛法天下
比户可封百姓安樂壽考非因事物而致然也湯孫
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
其年壽所極推其年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
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是時佛法亦未
入中國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
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
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
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
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則
佛不足信可知矣　原道篇曰古之所謂正心而誠
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夫婦昆弟其服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
其爲敎易行也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
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
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
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
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〻以
是傳之禹〻以是傳之湯〻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〻之死不得其傳
焉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
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
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浅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
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
胡氏曰惟其殄滅彝倫戕敗天理故雖使吸風飲露
巢居穴處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游惰于此則
聖帝明王之所必除　朱子謂學者不待深辨而明
只廢三綱五常而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
學者有以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
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
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以得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
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
聖人之所以教我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
皆其所難至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
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
之流雖辨由折皆非所以爲教矣　陳氏曰老氏清
虛厭事釋氏屛棄人事　眞西山先生曰堯舜禹湯
之中孔子顔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誠孟子
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
彼異端之失可不辨而自明矣
愚謂此煩十八條明正道之當行而邪說之當却
也或曰佛老之道清淨如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
予不惡凡俗而惡佛老何也端應之曰易云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佛老以不夫婦爲清淨則天地亦
不佛老之清淨矣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清淨則陽
自陽陰自陰上下肅然常如隆冬之時矣萬物何
自而生哉萬物不生則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
亦能自有乎且萬物生于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
生之理故有胎者爲有卵者爲有句者爲有甲者
爲原其所以莫非陰陽造化之道也是故聖人順
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而不窮此所謂參
天地而贊化育也且伏羲皆爲佛老之清淨而不
夫婦則十五世之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年之祀
得乎神農皆爲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八代之
傳五百二十年之祀得乎黄帝皆爲佛老之清淨
而不夫婦則五帝夏后氏二十三主之傳九百二
十三年之祀得乎成湯也文武也皆爲佛老之清
淨而不夫婦則六百二十九年之商八百六十九

年之周自誰傳耶高祖也太宗也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四百二十五年之漢三百八十九年之唐自誰與耶又如自今而後男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室女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而佛老只是一個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〻慈悲不殺清淨不擾夫何補哉

夜行燭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曹端撰端有太極圖說述解已著錄明初理學以端為冠而其父崇事佛老端因採經傳格言切於日用者輯為此書名夜行燭以進其父其書分類編輯為目十有五大抵取淺顯易解之語

月川語錄一卷

〔明〕曹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刻月川先生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月川語錄一卷》提要

曹月川先生語錄

人性本善而感動則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其不中節者爲惡

大抵一理散爲萬物萬物合爲一理造化以此而成聖人以此而已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予一以貫之天地聖人豈有二道也哉

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有不盡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

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雜則學非其學而德非其德矣

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言非禮之色不得接吾耳目則無以侵撓於內而天理寧矣

學者自強氣亦從之不至怠惰如將帥統士卒有紀律有號令士卒放惰不得苟心志不立未免血氣所使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蓋志強氣亦強志惰氣亦惰如將勇則士勇將惰則士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

必以立志爲先

異端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不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

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則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眞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說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面來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爲衆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來

人之言躁妄最害事躁屬氣妄屬欲發言之際能禁制之不爲氣所動故心宰靜不爲欲所分故心專一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守之爲聖賢棄之爲禽獸修之致福慶敗之取禍殃所以古之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聖人自父子之親以至仁民愛物則有以盡其仁之性自君臣之分以至敬長尊賢則有以盡其義之性有

恭敬辭讓之節文則能盡其禮之性有是非邪正之分別則能盡其智之性自一而萬自始而終自生而死無所不實無所不盡

爲學必先尊師重友以求聖賢之道切不可有自足之心

爲學須將聖經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要體之於身見之於行不可只做一場話說

前輩云纔遂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棄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

聖賢之事自孟子言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於己發然
施仁聖王之事及於民自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
自中庸言則盡性贊化育參天地自論語言一人功
用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彼覇者非惟無益於是實
有害於是

活潑潑地只是不滯於一隅大較不要人去昏默窈冥
中求道理平平正正處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上不怨天蓋人責望於天而天不副所望則必怨天聖
人無責望天之心夫何怨下不尤人尤罪之也有求
取人之心而人不我應必歸罪於人聖人本無求人
之意何尤之有此處聖人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眞如
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如此

鬼神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晝夜
雨風露雷此是明白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魑於梁
觸吾躬此則不正邪暗的鬼神或有或無或去或來
或聚或散者又有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謂鬼神
同一理也世間萬事一理但精粗大小不同

程子言喜怒在事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氣血則不遷
如舜誅四凶可怒在彼己何與焉且如顏子地位豈
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
便更不萌作是則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故曰不貳
過

聖門重厚簡默如仲弓忠信明決如子路多才能如冉
有明禮節如子華夫子皆曰不知其仁也聰明穎悟
如子貢夫子有非爾所及之抑執德信道如子張曾
子有難與爲仁之譏克伐怨欲不行如原憲而夫子
亦曰仁則吾不知也此皆日月至焉者

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孔
子以自然之仁而有自然之樂顏子以持守之仁而
有持守之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
不憂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矣

道中庸之道天理人倫之至人所當行者時人知由戶
而出不知由道而行故聖人怪嘆之曰何莫由斯道
也今觀春秋之世聖學不明王綱不振處士橫議暴
行交作索隱行怪之徒蜂起天理滅而人道息聖人
任道之宗怪嘆時人深矣

本心一也巳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必得其養而擴充焉尙致中和之謂也則天地位而萬物育者不言可知

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天下之大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

問伊尹之志堯舜其君民顏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曰伊

尹之志固在行道道非學不明何以行耶伊尹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處畎畝時不敢必其大用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若志於行道自無本領如何便舉而措之天下若顏子之學固在明道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放鄭聲遠佞人其意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二則曰願得明王聖主

輔相之敷其五典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鬭之患然則顏子之志豈非堯舜君民公天下之心

按太極自孔子外多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所謂一所謂太極皆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巳具而渾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不知一卽道道卽太極以通行言曰道以極致言曰太極以不雜言曰一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洞見

道蘊而開示深切明著孰知太極爲理又無物不存無時不然耶

來學問先儒謂天極大地則小何以喩之曰地在天中譬諸明倫堂中一方甎耳未達令取一小珠懸堂中北假作北極星令自甎之中視之正北也自甎之東西兩邊視之皆正北也進自甎之北邊視之不近退自甎之南邊視之不遠復令訪四極外來者問視北極星與此間有偏正遠近殊乎僉曰同來學方信復問夫子不錄張子地在天中四游升降之說只取天

北高南下地平著中之言以何物定其去取曰孔子之教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來學思之艮久曰其亦北極星定之矣乎曰然

朱子曰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又曰風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邊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按二說不合邵子曰火爲風註云風者火氣所化程子謂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蓋風自是天地造化發育之具實五行之火之氣之流行也其大小疾徐動則由其屈伸消長之理耳亦猶水之潮汐有大小緩急進退易曰風以散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樂記云八風從律而不姦疏曰八風八方之風律十二月之律距冬至夜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者寒也陰氣化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

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氣上蒸爲霞艮竊不然蓋日在東西至遠也清明之氣自近而起結作花雲日光外映雲彩彤明是謂之霞如白紙糊窗日外照之內覵爲紅余軒下樹一油節松板朝日東照板西覵之油節紅如鮮血而明夕日西照東覵亦然因呼二三子覵之方喩平日說霞之意

雲漢似雲非雲似水非水蓋積氣成象者世說黃河之氣上浮於天及天河與黃河流行於天地之說皆不敢信

太極理之別名天道之立實理所爲理學之原實天所出河出圖天之所以授羲也洛出書天之所以錫禹也羲則圖而作易八卦晝焉禹則書而明範九疇敘焉聖心一天理也聖作一天爲也羲易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之圖曰先天者以太極爲本而生出運用無窮雖欲紹天明前民用實理學之一初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其義明備命曰周易孔子作十

翼發明義畫周經之旨天明悉備而理學之傳有宗
周子陰陽之生由太極動靜朱子之解極明語録却說
太極不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遂謂理之乘氣猶人
之乘馬馬一出一入人與之一出一入以喩氣一動
一靜理與之一動一靜若然人爲死人不足爲萬物
之靈理爲死理不足爲萬化之原理何足尙人何足
貴今使活人乘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由人馭之何
如活理亦然

使天下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
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
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爲非誠矣

夫婦之倫最宜著力處朱子曰夫婦之間居室隱微之
際尤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宜無
不至易首乾坤重咸恆詩首關雎戒淫佚書紀釐降
禮謹大昏皆此意

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按周
禮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
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
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
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
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絶服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
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而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
服旁親尊同亦不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爲父爲母
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由庶人而上達天子也
父在爲母及妻服期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
也故與齊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必三年而後
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三年
之喪二則包后亦爲三年也父母之喪上下同之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子於父母服必三年
天子庶人一也三年之喪不止父母言父母者舉重
而言

日生於東沒於西月生於西沒於東星者五緯列宿之
總名辰者左傳日月所會是謂辰北極謂之北辰大
火謂之大辰日月斗爲三辰此皆繫天而度數可放

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

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所謂明哲保身者也世間邪人讀詩謂明哲是見機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被他這幾句誤了明哲保身亦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按論語孔子曰吾從周中庸孔子曰吾從周其旨亦有異乎及答顏子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不純從周者何蓋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

制從之也至答顏子之言所謂垂百王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黃氏曰儒行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無實用故功利之說易售於人不知功利者空言而儒術實用也爲功利說者則曰兵可強國可富也挾區區之小數不知爲國之大體相領相詐相戕相賊不惟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以不得安其生豈非空言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然後敎以孝弟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天下之人

引領望之其爲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於子有以養之有以敎之然後爲之子者得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斵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官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空言無實用必待管商之術而後可乎

道得於己見於事者以時措之得宜小則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大則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又如孔子之用舍行藏隨其時仕止久速當其可

狂簡之人只是自立高了都不理會世事所以易入異端大率異端是遯世高尙索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志意高遠非聖人裁正之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

大凡平心順理應物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不得爲直如孔子不直乞醯應人便知所以爲直又如左邱明恥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之類無非欲人立心行事以直

人之生也稟天命之性受帝降之衷故曰直在人順其性而不違如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遭有不齊莫非生道

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禮責齊威懾三軍使齊人心服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變齊至魯一機又如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三月魯國大治是變魯至道之兆也惜齊魯不能用徒托諸空言耳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涉如手足不仁氣己不貫皆不屬己蓋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閒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閒之故與心不相貫身與手足之閒醫必有方我與天地萬物之閒聖人亦必有方能近取譬聖人示學者去閒之方也

先儒云聖人臨喪自有食不下咽之意弔哭一日之內自不能歌蓋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煖也須漸漸過去故哭之日自不能遽忘其哀而驟歌之學者法而勉之足養忠厚之心

聖人疏食水飲肱枕而樂視不義富貴如浮雲有無漠然無所動其中正如個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乘矣蓋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間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

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閒皆道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故聖人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厥後羣弟子用意以觀聖人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

犯而不校校計校也顏子之心不見物我之有閒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所以不與計較

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忍其愛匹夫不忍其忿是戒之也宣王不忍一牛觳觫

宜若小然孟子言是心足王奬勸而成之何耶小不忍念發於私小常人所不能禁故戒之若不忍之念出於正大君子所當擴充者故成之彼戒之者君子不謂之義此成之者君子謂之仁彼便是霸者之心此便是王者之心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居仁由義理無不明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爲家則家齊爲國則國治爲天下則天下平夫言則仁義行則仁義居之貫行之利擴之

配天地三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仁義而已

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孟子述梁惠王事所謂不當報者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所爲忿懥所爲其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大敗極壞不已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其於親也必知親之於民也必知仁之於物也必知愛之然或蔽於物欲之私失本心之正故其發有不盡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終不亡也故閒而値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若齊王與兵結怨愈戰伐之功其蔽爲不淺矣然不忍一牛之死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仁覆天下亦即是心推之豈自外至哉

王霸如董子美玉碔砆之論荀子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固多未若孟子

釋氏本忘父母他却說父母經如墨者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楊氏不拔一毛却說天下非一毛所利若人人不拔一毛天下自利便說得回互走作去

君子於禮樂講明則存之熟依據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善其威儀節奏之文

朱子云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凡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治之所及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所以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故曰修己以安百姓

克己復禮爲仁先儒之說備矣克勝也如孤軍猝遇強敵相殺定要克勝他只合盡力舍死向前便是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手段身之私欲其目有三氣

質之偏一也耳目鼻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復反也反猶歸也如行者歸家相似禮者天理節文天理無形影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有規矩可憑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他莫不然節者限制等級之名文者儀章脈理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不能不壞於人欲天理人欲猶水火相勝然此全則彼息彼盛則此滅必勝私欲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大抵克得一分人欲去則復得一分天理來克得十分人欲去

則復得十分天理來能克己則禮自復能復禮則自爲仁譬如垢去鏡自明礫掃室自清也

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滿腔子都是天地生物之心而日月之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說文勿字似旗脚工夫在勿字上蓋心爲一身之主卽將爲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私勝則動容周旋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所以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自是而反爲天理自是而流爲人欲自是克念爲聖自是罔念爲狂

明哲之人只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思動之微思於內不可不誠故曰誠之於思

曾皙言志是箇無事無爲的道理做有事有爲的功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可與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之志同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

者人之大倫明之爲聖賢昏之入禽獸所以天降生民必作之師使之治而敎之以明其倫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如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慄慄危懼文王無射亦保曾子戰戰兢兢是皆明哲保身之實

國有國法家有家法治國無法不能治國治家無法不能治家譬爲方圓者不可無規矩爲平直者不可無準繩是故善治國家者必先立法以垂其後

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行孝

孝之至則推之無不準感人無不通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聖帝明王所以中天地而立人極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無他孝而已

皇帝王相承所以參天地立人極者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其大要曰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儒家者所以相天地繼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道公天下萬世之道豈老釋同日而語

事死如事生如每日淸晨侍者設盥櫛之具既而朝奠食時上食晚而夕奠朔日於朝奠設饌有新物則薦之一如生時奉養也事亡如事存如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一如存時奉養也

朱子云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曰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自下而上士不可侵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侵三公之職三公不可侵天子之政天子不可過於天道自上而下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爲士之事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同寮亦有分守不可踰涉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之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尤重者男女無別與禽獸何異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謹男女之別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

如此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所以古人正名正家四禮爲重

儒家之禮原於天地制成於聖人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孔子而下明之者非一人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妄爲齋醮之說武餓死臺城徽流落金虜將求冥福俱遭顯禍萬世明鑑也

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許魯齋居鄉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士大夫
因以爲俗四方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刼其俗當以
二先生爲法
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速禍小則損
身滅性大則覆宗絶祀君子切以爲戒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其門麟德中高宗幸
其宅問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書忍字百餘以進其
意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不均卑幼禮節不備
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識
之

婦言之禍破人之親斷人之義敗人之家絶人之嗣桀
惑妹喜之言亡夏紂用妲己之言亡商幽信褒姒之
言亡周今有聽婦人之言上亡父母下亡兄弟内失
宗族外失隣里而以至父子異居兄弟別財宗族隣
里相視如路人讐敵然故立身成家者當以聽婦言
爲戒
夫酒亂性之物速過之萌禹惡旨酒與夏桀以荒湛於
洒亡之湯不崇飲與商紂以荒腆於酒亡之其餘以
酒敗者歷歷可紀詩曰養性毋貪昏性水成家切戒
破家湯怕君不信觀前古桀紂曾因敗夏商
受諫之道消惡長善之功出禍入福之門君有爭臣君
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
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從諫弗咈子路聞過則喜故
成聖賢之德龍逄諫而死比干諫而死伍子胥諫而
死桀紂夫差皆爲人擒滅茲永監哉
諺語家有爭子勝萬年糧苟能保親於無過之地則能
全家於無過之樂

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進諫爲心先意承志諭親於道
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怡色柔聲諫父母於善其
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不惟孝子當行實慈父母當
察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一氣分形同胞共乳人
多昵妻子之愛忘兄弟之親小則閱墻鬭很大則分
門割戸視如讎敵傷一氣之和爲衆人之恥君子所
深惡也今有兄弟分居者未聞有夫妻分居者疏天

合而親人合非惑乎且妻貞靜專一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猶與兄弟輕重不同况無禮無義之婦夫死便適他人旣失己之身又辱夫之行

世人不愛兄弟者是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於兄弟自不容於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於宗族自不容於不恤矣

人當患難中內而宗族外而鄉里皆來憂恤及事平則各私其私各利其利忘宗族鄉里之情或頭畜相侵

或財物相虧輒生忿怒或相毆詈或相告訐或相屠戮原其所以皆由不知宗族之情鄉里之義苟知之則親愛無日矣今夫螻蟻微物也一穴之宮與衆居之一拳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聚之一蟲之殭與衆共之可以人而不如蟻子乎

成家之計莫先於教子孫爲善

善惡之分猶黑白香臭然人拘於氣稟蔽於物欲昏本明之德往往以惡爲善釋老之流本無父無君世人指爲善門中人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彼方臭腐

凡胎觀之視我周公以上列聖人所行孔子以下列聖人所明者爲何物

異端滅而世道明邪說息而人心正士君子當扶世道正人心明禮義厚風俗生益於時死聞於後豈可曲學苟合以隨流俗朱子曰邪說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猶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

使天地如佛老淸淨則陽自陽陰自陰上下肅然常冬萬物何自而生萬物不生則吾族無有矣彼佛老之

徒能自有乎且萬物生於天地各具天地生生之理有胎者有卵者有勾者有甲者莫非出於自然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不窮昔伏羲者爲佛老淸淨不夫婦則十五世之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年之祀得乎神農淸淨不夫婦則八代之傳五百二十年之祀得乎黃帝一於淸淨則五帝夏后氏二十年三主之傳九百二十三年之祀得乎成湯文武若爲佛老之淸淨則六百二十九年之商八百六十九年之周誰傳耶高祖太宗淸淨而不夫婦則四百

二十五年之漢二百八十九年之唐抑誰與耶又如
男佛老而不室女佛老而不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
類有邪無邪

鄭氏子弟未冠學業未成不得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
資勤苦抑欲識齏鹽之味

童子箴曰敦威儀慎行止正心術保身體孝父母友兄
弟睦宗族和鄉里遠小人親君子事誠明一終始饗
天心受地祇（案年譜童子箴先生爲子孫作也末三句饗天心受地祇年譜作不他求事於此）

史記梁惠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蓋先王之
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戰國時士鮮守禮孟子獨守此
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異國不得
越境必禮先之然後往答其禮

聖賢之心公天下之心也堯舜禪受非要名也成治道
也湯武放伐非求利也成治道也孔孟辨王霸非私
毀譽也明治道也達而成治道窮而明治道無非公
天下之心夫義禮之辨治亂之關

天民一也得其心則予來而樂民之樂失其心則曷喪

而亡君之亡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
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順理徇
欲樂亡之原也

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此心然後可爲天
之子爲民之父母此萬世人牧龜鑑也如成湯伐夏
因寬而兆民允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來王文王視
民如傷而二老來歸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武王勝殷
遏劉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道天理也霸國人欲也循天理則推恩以保民徇人

欲則遂私以虐民宣王不慕湯武之道而慕桓文之
事是心不足王矣但不忍一牛觳觫即先王不忍人
之心也孟子因而開導之曰是心足以王矣所謂納
約自牖也惜乎乍明復暗明彼暗此卒不歸於王道

忠臣之心惟恐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君之無欲

先王以民爲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錢然於心腹膂理易
傷猶慮尤愛護之此必體仁之至而王政之本

後世不知學者所爲涵暗拘儒徒激其君而使之疵吾
說耳若孟子將君事亦勉強不得須學到孟子地位

能如此知言養氣後自然有這等功用

凡學者必堯舜湯武之道隨其所遇而施之亦必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方可

昔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是高宗之心同乎天地傳說之德通乎神明君臣際會切劘治道講明帝學施之政事自得其宜天地之間無往不敬賞罰之行無一不謹邦畿定千里之制四海同來格之誠非特殷邦嘉靖而赫赫之聲洋溢之盛保厥後於無窮

或曰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分五行於

五方是土有定位矣殊不然蓋中可指外爲方外不可指中爲方方之爲義可四言不可五言方之形體必端正而後可分如方田方里而升方千里方百里皆是若五分之則參差不正不可言方矣故自中央而視四外則東一方也西一方也南一方也北一方也方向既定界而別之非東則西非南則北雖中央四方之交亦惟其方之所近而各有屬無不東無不西處也自四外而視中央東之所極即屬於西南之所極即屬於北中特四方交會之極不能自有所分而與四方並立一方也然則中央之五亦四方之中位乎東西南北之交無一定之位何可五方言哉

舜禹之心精一執中而已體天地之體無一理不具用天地之用無一事不周雖天下了不相關只是無心富貴豈無心斯民觀舜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而竭力勞萬民豈如老佛離倫絕類自爲高耶

朱子云爵齒德三者不相值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相值則通觀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

以恐棐以恐疑作之孔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齒德加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蓋施於朝廷者不及鄉黨施於鄉黨者不及朝廷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達於朝廷曾子吾仁吾義之論子思事之友之之云孟子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意見之相合如此

陳臻辭受之問只就事上較量却不論義了孟子一以義爲斷制自然當可

輔氏曰孟子不與驩言以常情論不爲惡之不欲言則爲易之不足與言夫惡不欲言則慍易不與言則忽慍與忽孟子無是也但言有司辨事而不與言則亦順理之事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大抵君子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亦不爲已甚之行

月本無光受日之光則光日食不在晦則在朔以其交也月食在望蓋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則日月之對同度同道月

上地中日居地下地影既隔日光不照而月食其隔或多或寡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食既矣歷家又謂月食爲暗虛所射言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月則失明故云暗非有象景強立其名故云虛

或問朱子曰夷子學墨必推其說求合於儒何曰天下之理其初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天下之勢正而順常重無待於人邪而逆常輕不得不資諸人胡不自近世佛學觀之吾儒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附吾儒不如是則尤反側無以自安矣其理之悖說之窮此亦可見

西安顧太守舉環而攻之爲問曰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按周禮春官簭人九曰巫環巫簭音也以簭知吉凶也環而攻之筮而行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得天時之吉則必勝可也然而不勝者雖筮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之非天時不如地利之害乎

孔子曰畏大人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當正義以告

之時不當爲勢位所動若尊敬之分未嘗不存孔孟之言各有攸指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益友損友可乎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至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各以時而得其所遂其生聖人能盡萬物之性仁心流布和氣充塞可贊助天地造化發育之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之理斯理也斂之
不盈方寸充之則寨宇宙養之不間俄頃達之則貫
幽明所以爲一心之全德萬善之總名包羅天地揆
敘萬物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曾子平日三省
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
宏也敵手敵足戰兢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毅也
此所以卒任傳道
黃氏曰暴虐很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

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侉傲狠
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
復是非之心矣雖具人形以生何異禽獸
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物無蹤跡
可尋捉處
當時游聖人之門學聖人之道者三千速肖者七十二
人顏子得入故仰鑽瞻忽以至如有所立卓爾曾子
得入故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七十子之徒能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
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便入得會不得
便入不得孔子教衆人與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
人自入不得
周禮疏曰六尺年十五孟子曰公侯皆地百里其才可
以輔幼君如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是也寄國政
如孔子攝行相事是也其節死生之際不可奪如龍
逄比干及周公欲代武王之死皆是蓋才者德之用
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
人之心而未足托恐不免爲他人所欺雖無竊人之

心而未足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爲人欺竊徒死無
益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
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並言而節爲之本先
儒胡氏之說善矣
克己復禮爲仁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孔傳
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傳不一旨歟蓋
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全是
一夫何不一之有
所謂己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

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爲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
傳蓋不出乎此矣
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常言而言雖箕
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面折廷
爭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之教
黃榦云門人欲厚葬顏子尊賢之情也子不可安貧之
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喪予
之嘆有慟之哀非厚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
責之非薄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非爲道

朱子云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
世之管商亘是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禮樂一家有一家禮
樂一邑有一邑禮樂推之天下有天下禮樂亦隨其
大小而致用焉不必功大名顯而後施之
拔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孔子不見不狃召
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蓋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
見故欲見而召不害爲嚮慕之誠虎不來見又瞰亡
歸之豚其意譎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者不狃意張

公室特不知非家臣宜舉爾虎本不在公室特欲假
公室制大夫爲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魯不狃止之
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夫子不見欲往殆謂是
歟
輔漢卿曰聖人道大德宏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照
臨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何至於浼若昏顏之至不可
常理化者聖人又有以處之在上若堯舜之待三苗在
下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豈浼聖人
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刻意溢於法外得情而矜則不忍
行於法中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
蓋仁卽中也以心之德言卽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
言卽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
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
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中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
體以達用卽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
之仁義胥一中也易之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
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

語錄

矣

月川語錄一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曹端撰端講學之書有理學要覽一卷性理論一卷又有儒家宗統譜存疑錄亡其卷數並載于項堂書目今皆未見是編乃真寧趙邦清輯其講學之語為一卷非端之全書亦非端所自著不足以盡其底蘊然千項堂書目載月川語錄作一卷則所見亦即此本矣

明良交泰錄十八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良交泰錄十八卷》提要

明良交泰錄卷之一

詩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illegible]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illegible]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illegible]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illegible]樂嘉賓之心

臣直謹按此人君燕饗群臣嘉賓之詩而三章皆以鹿鳴起興首章言鹿食苹呦呦相呼而和樂興君臣賓主相燕而和樂蓋饗之以飲食樂之以瑟笙將之以幣帛禮意之厚如此[illegible]嘉賓有愛我之心而示我以大道也次章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君子所當傚法之則不待言語之間而所以示我之意深矣卒章言安樂嘉賓之心則非止養其口體為觀聽之美實欲其示我以道德而無已也夫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要在示我以大道而不徒媚悅於其臣臣既受

宴又豈可徒以飲食幣帛爲悅而不知所以盡
忠告之益哉中庸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爲
人臣者不可不勉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
臣直謹按此有周之君勞使臣之詩燕饗之際
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出使於外道路
回遠豈不思歸特以王事不可不固不敢徇私
以廢公是以内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
言君探其情而代言之首章言我心傷悲既述
其私恩之不能忘次章言不遑啓處又述其公
義之不可已三章則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
遑養親之情末章又言其以是情而告於上所
謂臣不敢自言君上探其情而爲之言也大抵
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
忠孝不兩立爲臣子者將欲致力於私養歟則
當官而行國事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力於王事
歟則子職之不供又豈可以爲孝哉此王者之
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
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君臣上
下交盡其道此所以爲成周盛時之詩也歟後
之爲君臣者尚其鑒諸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
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
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
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
爰咨詢
臣直謹按此成周之時遣使臣之詩美其行道
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思曰彼煌煌之華則于
彼原隰矣此駪駪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不
及矣惟使臣有每懷靡及之心則必諏謀度詢
以副君上之意如後四章之所云也蓋人君居
九重之上統四方之遠故寄耳目於使臣使臣
受耳目之寄懷靡及之心故必周詳於咨詢如
耆老在所當問遺逸在所當求鰥寡在所當恤
廢墜在所當舉上德之厚宜無不宣下情之隱

宜無不達庶可以副君上之意而盡使臣之職
遣使之時而歌此詩固以寓夫戒勉之意而其
詞婉而不迫又可以見忠厚之情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此成周之盛治所由致也君以禮
臣以忠明良交泰當復盛於
今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
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
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
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臣直謹按此燕故舊朋友之樂歌也蓋在朝則
曰君臣於燕則曰朋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故鹿鳴之詩以群臣爲嘉賓
此伐木之詩又以群臣爲朋友以臣爲賓敬已
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木非獨力可伐故其
相應之聲丁丁然鳥非獨鳴而和故其相求之

聲嚶嚶然伐木小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相應
之友乎黃鳥微物且猶相求人其可無相應之
友乎人能篤夫朋友之好則雖鬼神亦必聽之
相之而錫以和平之福矣朋友之相須其重如
此君臣之相須非朋友乎是以先王樂道忘勢
惟篤夫朋友相須之義而略夫君臣相臨之分
故燕樂之歌皆言篤厚之意二章曰既有肥羜
以速諸父諸父者同姓之尊者也曰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諸舅者異姓之尊者也三章曰籩豆
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
天子萬乘之貴下友群臣之賢尊之曰父曰舅
親之曰弟曰兄非其尊德樂道而忘己之勢乎
然則臣之上友於天子亦必尊德樂道而忘人
之勢矣君臣相友此其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
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
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

彊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臣直謹按此人臣受君之賜而歌以荅其君之詩言天之安定我君亦既堅固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矣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皆人臣頌祝其君之意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未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然其詞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抑又考之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一臣而其臣之荅之則爲同此一詩耳蓋九臣子之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荅之尤可見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不惟祝君之福而又祝君之德於歸美之中有責難之意君但言福而不言德則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有周盛時君臣相與如此豈非後世君臣之龜鑑歟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子猶馳而至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和而無爭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不忍如是

臣直謹按宋儒真德秀曰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此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惡人異已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

吾事何沮之有惟酙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爲同而其忤也適以爲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臣謂德秀之言深得晏子之意故備著之以示後之爲君者之鑒

襄王時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且來獻俘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臣直謹按周襄王既立十七年晉侯始以敗楚來獻俘襄王嘉之策命爲侯伯晉侯自是始爲伯主而與齊桓並矣故世稱之曰齊桓晉文云

齊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其相晏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其臣顏燭趍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彼當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景公援戟將斫之燭趍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王也臣之才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叅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

臣直謹按人臣莫難於進諫人君尤莫善於從諫若齊景公從晏嬰之諷諫而釋圉人之罪從燭之苦諫而樂歸于國可謂難矣書曰惟后從諫則聖景公固非聖矣不謂之賢可乎而謂嬰燭爲賢臣亦宜矣然則齊之君臣其亦春秋時明良之相降也歟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齊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流吾誰與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

有勤於是佚之果徙三度
臣直謹按齊侯即景公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變異由人之感召未有無因而適然也古昔先王敬天之渝惟在脩德勤政惠綏人民而已民心和則天氣和而災異弭矣後世惑於神怪之說遂有齋醮禱禳之事徒費民財失民之心天意何自而回乎晏子謂禳之無益可謂知天人感應之妙矣他日景公有三言之善星遂有三度之徙天人感應不疾而速其妙固若是也然則人君克謹天戒豈可不力脩於人事而從事於禱禳哉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一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臣直謹按先王之世君之視臣如手足故於其疾也憂之或數臨問或一臨問其死也恤之或不食肉或不舉樂觀於孔子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獻公聞太史柳莊死釋祭而弔之則君臨喪之禮也迨後漢唐宋之主皆有問疾弔祠望哭之禮如唐太宗之於杜如晦疾篤既自臨視薨後每得佳味輙遣賜其家久之語及必流涕房玄齡有疾特賜肩輿上殿相對流涕疾篤復持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自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而於張公謹之沒雖辰日不爲之輟哭可謂懇惻无極始終之義盡矣伏惟我
祖宗列聖凡遇大臣有疾遣醫賜藥中使存問相屬于道旣薨之後素服輟朝贈官賜謚賻賵塋祭卹恩優腆視古君臣始終之遇何以加諸爲人臣者固宜委身致命盡犬馬之力於生前効鮀雀之報於身後斯其無負矣夫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王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于矛爲銘焉
臣直謹按武王克商之初既訪洪範於其子卽

位之始又問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訪道矣然太公望之所告不過敬與義以爲勉怠與欲以爲戒蓋敬則戒謹抑畏無時而或忽義則隨事制宜無適而不當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動罔不吉可以永世矣怠則逸樂慢遊無事而不廢欲則聲色貨利無一而不好所謂沉湎荒亡爲諸侯憂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而動罔不凶馴致於廢滅矣武王聞之惕然恐懼而銘之於器物以致警焉蓋恐敬義之心頃刻而或忘則怠欲之私乘間而必至凶廢之所由召也觀於堯之欽明允恭帝德廣運舜之溫恭允塞無怠無荒湯之聖敬日躋以義制事禹之敬脩可願克勤于邦文王之小心翼翼緝熙敬止武王之克慎明德夙夜罔或不勤蓋自黃帝至武王同一敬義之心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之人君可不玩味丹書之言而致戒勉之意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大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臣直謹按昏姻之禮人道之始昏人所當知不可以不謹也而人君之昏禮尤爲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係風化所先誠不可以不重重之當如何亦爲味孔子之言以致愼重之意而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直謹按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交當各盡其道故曰敬大臣曰事君當致其身是也君能以禮使臣則臣必能以忠事君故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亦理勢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使臣之禮或有未盡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君非有爲而發者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直謹按定公魯君也孔子相魯之時因定公之問而告以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蓋邦之興喪未必由於一言而興喪之源實基於此故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而無一事之敢忽邦其有不興乎如言不善而亦莫予違則忠言不至於耳讒諂面諛之人至邦其有不喪乎前乎大禹之告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伊尹之訓太甲曰厥惟艱哉又曰毋輕民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皆爲君難之意也後乎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聖賢之言先後一揆邦之興喪於是可徵當時定公之問可謂有意於治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予違之類所以用夫子而不克終焉後之人君聽言用人可不以是爲鑒戒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直謹按戰國之世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於利欲故孟子初見惠王之時惠王即有利國之問孟子將欲陳夫仁義必先攻其私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天理之公也利心人欲之私也徇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如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交相求利非盡攘其上之所有不能足其心之所欲國以之而危褻奪以之而興其禍有不可勝計者此徇利之害也人君豈可以利爲心而不以仁義爲心哉夫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未有仁而遺其親義主於宜宜莫急於尊君故未有義而後其君此仁義之利也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者職此故耳昔者曾子傳大學末論天下之平亦曰國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與此孟子之言先後一揆其所以回利欲之瀾杜爭奪之禍何其明且切歟後之爲人君者其審而行之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臣直謹按孟子因惠王之問蓋欲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邪心故首告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二語者一章之大旨而下引詩以釋之又所以申言此二語蓋大雅之詩言文王雖用民力以爲臺沼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引此而釋之所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也商書湯誓言夏桀暴虐其民民怨其虐因桀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蓋欲其亡之甚故桀雖獨樂於上而卒不能保其樂引此而釋之又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孟子之對時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引君以當道而已豈徒就事論事而已哉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惜乎惠王不足以及此而孟子亦終於不遇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

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

臣直謹按五霸之業莫盛於桓文仲尼之徒莫尊於王道故孟子因宣王之問沮其羨伯之心而將進以王道之說既告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而又美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蓋王道不外於保民保民不外乎仁心宣王見牛不忍殺者仁心之所發也不能加恩於民不善推此心者也譬以秋毫輿薪以見仁民之易示以老老幼幼以見推仁之序而發政施仁以下則又示以保民之實得民之效所謂王道不外乎是矣豈

甚高難行者哉惜乎宣王徒悦孟子之知其心而猶不悟其心之所以然王道卒不能行孟子託諸空言而徒爲萬世與王之鑒也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直謹按君處於上而欲有宮室之樂民處於下亦欲得所處之安民不得其所而歸怨於上固非理矣君獨樂其樂而不思所以安乎民則失爲君之道矣故君不以天下之樂爲己樂而以天下之憂爲己憂則能同乎民之憂樂而民又豈不同乎君之憂樂哉上下既同乎憂樂而民不歸戴於上者無是理也爲人臣者可不憂民之憂而樂民之樂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直謹按王者之興必先於得民得民之心必先於仁政仁政之施必先於窮民此文王之所以治岐而孟子舉以告宣王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以好貨好色之累不能行夫孟子之言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告之以爲王者未嘗無倉廩之富亦未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皆有倉廩皆有室家而已夫公劉豈好貨者哉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耳當時

之民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愁斯其與民同欲可見矣大王亦豈好色者哉不過同姜女以來相屬耳當時之民亦皆有室家而無怨曠之咨斯其與民同欲又可見矣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而民無宿舂侈六宮之奉而民無匹配專欲病民如此民心何由而歸往茍能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則民心歸往自有不能禦矣惜乎宣王徒善孟子之言而不能推王者之心所以止一戰國之伯主耳

明良交泰錄卷之二

明良交泰錄卷之二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群臣說服

臣直謹按自古帝王之興主致治未有不本於得人觀於漢高與項籍可見矣漢高量寬大而性明達知人善任好謀能聽至於三傑則曰吾不如蓋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此其所以興也籍則反是其亡宜矣向使籍聽范增之謀未知鹿死誰手宋儒楊氏乃謂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蓋過論也漢高之言良是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齊人婁敬戍

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豊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絶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嚮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臣直謹按自古興王建都必先審其地利以固其根本故漢高始都洛陽一聞婁敬言而決諸張良即日西都及後光武中興則舍關中而都洛陽蓋時勢異也然關中雖天府之國而漕運艱遠洛陽固天下之中而四面受敵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南方之都會莫勝焉
太宗文皇帝徙都燕京山河雄壯關隘險固控制胡虜應援便利所謂搤其吭而拊其首河漕海運咸可以足國用其長治久安之慮高出於漢唐宋之表遠哉傳曰在德不在險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則修德愛民又萬萬年
聖子聖孫所宜留意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鄭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

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户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户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臣直謹按漢高論功譬諸獵而譬服乎群臣蓋智謀爲上勇力次之故陳平張良皆以秘謀奇計錫封爵亦何之功人也至賞魏無知其進賢受上賞乎而平之不忘所自亦厚之道也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臣直謹按史稱漢高祖寬仁大度而留侯乃謂帝所封皆親愛所誅皆故仇怨似未必然也蓋誅賞必因其功罪而後行非必盡出於愛憎之私也如封布斬丁皆斷以大義而不計恩讎況齒亦宿憾者既不及誅而聞留侯言又急封之則其寬仁大度信矣設使誅賞皆出於私意其何以成帝業而爲興王之主哉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爲安平侯

臣直謹按蕭曹功能優劣素定高祖嘗論之矣

而千秋之言特承高祖之意故喜而併封之千秋亦幸而中耳豈素真知灼見者哉

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

無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

臣直謹按魯兩生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是矣然禮樂不可一日無必待百年而後興則何以昭別名分禁防僭踰而天下不幾於亂乎此通所以汲汲起朝儀也惜其所與多襲秦故以諂俗取寵而先王之禮樂隳廢不復也至笑兩生真鄙儒而謂儒者難與進取則又不自知其鄙矣哉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自櫟陽徙都之

臣直謹按史稱鄭侯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令治宮室乃壯麗過度高祖怒而責之難矣而鄭侯不自悔文過飾非遂使高祖悅而安焉向使高祖不聽其言急爲撤毀示子孫以

儉德則創業垂統之道善矣後世子孫豈有窮極土木罷弊天下如武帝者哉宋儒司馬光謂由鄭侯啓之要亦高祖不事詩書之過而樂於遂志之言也歟

陸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

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臣直謹按陸賈之對漢高詞意剴切可謂善於說辭者矣至於湯武順天應人取天下而謂之逆取則非矣

孝惠皇帝二年秋七月相國蕭何卒初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

臣直謹按秦法煩苛民苦荼毒漢興反秦之政與民休息蕭何制律寬厚簡易參師蓋公治貴清淨及繼何相遵守勿失故曰蕭規曹隨民以寧一漢稱賢相蕭曹為冠宜哉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周勃為右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臣直謹按漢高祖嘗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蓋高祖於勃迪知忱恂誅呂安劉屬望有素而盎乃謂丞相適會其成功非社稷臣其然哉夫功必乘機際會而後成若不俟時而先發於呂后擅權之日則家族夷滅禍流宗社雖曰主亡而亡於國何益故勃之重厚文帝之禮貌兩盡其道宜矣而盎以為失禮弗取毋乃習見亡秦尊君抑臣故俗耳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盎固未知之也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
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
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
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内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
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
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
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

臣自謹按相固以燮理爲任而燮理必以政
治爲務刑獄錢穀非政務之大者乎刑獄有未
當錢穀有横賦則政事乖舛民心怨憤而陰陽
之氣不和其何以燮理爲平謂各有主者而獨
任夫燮理然當時災變荐臻平曾不自省乎蓋
特爲大言以塞責耳而世方以爲知體臣固未
之信焉

二年冬十一月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
袁盎騎並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
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
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
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
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
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直謹按甚矣漢家法之不正也豈有妾主同
坐不加戒飭而又怒近臣之卻諫乎雖勉賜盎
金然未聞訂定禮儀以爲一代之制此三代之
禮所以不復舉於漢也

張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
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
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
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
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口對響應無窮者帝
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
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良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
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
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
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
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

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車召使參乘徐行問嗇
之敝拜公車令須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
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
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
群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
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
帝稱善是歲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
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
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
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
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
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
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
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
令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
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臣直謹按文帝始以驚乘輿馬盜宗廟器爲大
罪故甚怒皆欲重坐之及釋之固爭如律論又
卒從之臣守法君從諫豈不俱美乎至謂方是
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亦釋之偶失辭也宋儒
楊氏謂啓人主妄殺之端夫豈誣哉
四年冬十二月上召河東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
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
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
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
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
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
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卿耳
臣直謹按季布之言雖矣然御史大夫固非使
酒者可任文帝若直諭之則布之過彰雖河東
之守不宜苟容故寧受以爲過而撫辭遣之其
君人之量弘矣哉
十四年冬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
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其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直謹按唐因論李齊以及頗牧而後自尚之功過可謂善於諷諫者也故文帝樂從即日赦尚復守雲中易曰納約自牖唐有之矣

後元二年秋八月丞相張倉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為人廉直遂以為丞相

臣直謹按后戚預政諸呂可鑒故文帝不相廣國懲前杜後深有意焉向使以廣國之賢而相之雖未害於政而後世外戚擅權鼎移新室不歸咎於文帝之啟其端乎宋儒楊氏謂文帝不以至公處己而以私意自嫌非確論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法垂訓后戚不許干政歷世遵守無違天順間會昌侯孫繼宗獨蒙

英宗睿皇帝嘉其剛謹兼有迎復之勞進爵總戎用悅

母后之意蓋一時孝治之宜而非後世可藉口也伏冀

皇上恪遵

祖訓遠法漢文保全貴戚國家幸甚

嘉嘗入朝大中大夫鄧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

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
曰丞相幾殺臣

臣直謹按嘉不憚忤旨而必申朝廷之法文帝
不匿倖幸而必赴丞相之召法不撓私恩不掩
義英主獨惜嘉不遽施刑責俾通得僥倖用法
固未究也文帝不即斥逐而容貸如舊不爲英
明之累乎書曰比頑童後之人主可不戒歟

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二年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
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
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爲言
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
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

臣直謹按武帝一言頓折衛青之欺罔卒徙郭
解於茂陵可謂明睿而剛斷矣使推而廣之則
用舍賞罰公何疵政之足議乎惜僅見於斯
耳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
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
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
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與誰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
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
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
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
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

臣直謹按士苟有可用之才孰不欲效一官以
見用於世惟上之人用不當其才或不究其用
固非其才之罪也武帝乃以有才不肯盡用爲
可殺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殺一匹夫尚
不可況賢而有才者乎此黯所以不心服也至
謂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則漢武自謂矣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
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
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
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
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
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臣直謹按黯剛正嫉惡嘗面折丞相公孫弘之
姦及言御史大夫張湯之過於李息故二人深

忌之先是徙右内史至是又徙淮陽武帝徒謂得君重卧而治之不知適墮二人計矣嗚呼知賢而不能用其武帝之謂夫

武帝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曰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直謹按人主不患於有過而貴於改過漢武雄材大畧窮奢極欲至於晚年海内虛耗天下幾亂乃追悔往失悉從罷斥蓋知過而能悔悔而能改此後嗣所以得遵其洪業而廟號世宗宜哉

孝昭皇帝元鳳元年八月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俟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輙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臣直謹按主少國疑顧命大臣鮮克保全故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不能不惑於流言而非風雷之變則周公終於東矣若漢昭帝明睿夙成灼知光忠洞燭奸謀始不肯下毁書終則欲坐毁者俾光克綏寵禄措安宗社可謂至明之主矣不其邁於成王乎唐李德裕曰成康不足侔矣信然

孝宣皇帝本始四年夏四月上以地震釋夏侯勝爲

諫大夫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
爲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
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
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
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爲長
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
報師傅之恩

臣直謹按先是勝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爲
立廟樂坐劾下獄至是得釋復用故宣帝諭以
無懲前事蓋欲其以正言之也而太后則以嘗
授經於勝故制服以報恩尤世所僅見

地節二年夏五月以蕭望之爲左馮翊帝以蕭望之
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
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即移病上使
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
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
起視事

臣直謹按孝宣素知望之材堪宰相嘗任謁者
凡所奏白奏請輒可行之固宜相矣乃既試之
平原而又試以輔郡何耶毋乃君子難合而小
人易親故也後之爲人上者尚其鑒之

地節三年夏六月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
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
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臣直謹按自古豫教儲副必擇宿碩端方之士
以爲之傅俾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庶足以
成儲副之令德而固天下之根本未聞以外親
監護於其家者此廣所以對宣帝不宜示陋於
天下宣帝由是器重之宜也然世方以知止知
足爲疏傅之高致而不知其賢固在此不在彼
也

四年九月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賊
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
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
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
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

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移書勑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賊閒遂教令即時解散至是徵至上問治狀遂對曰皆陛下之威德非臣之力也上說其有讓笑曰卿安得長者之言遂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臣直謹按漢宣興於閭閻具悉民艱凡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其所言以質其行如於遂始終見問是已漢世良吏於是爲盛號稱中興良有以哉

五鳳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臣直謹按史稱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今觀吉所舉皆克稱職號稱知人謂之賢相不亦宜哉

甘露三年春正月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臣直謹按孝宣中興政事文學咸有可稱但所講論不過章句之末於帝王身心踐履之學槩乎未聞所以治化不臻於三代之盛時也

孝成皇帝河平元年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爲言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勢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閒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一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唯陛下察焉上於是承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臣直謹按元帝以向欽永等之言裁節后宮之費不免矯枉過直許后輒有怨疏此所以卒召

飛燕之譖而有昭臺之慶孔光之節所由賜也其從來尚矣然當時恭顯擅政擯斥忠賢言者曾無一語及之何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也歟

明良交泰録卷之二

明良交泰録卷之三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更始元年爲大司馬王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説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況明公素有威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訪問於禹皆當其才

臣直謹按王業之興固有天命而應天順人必先於得士如光武之得鄧禹是已禹之規畫籌策出人意表深契光武之心故能光復舊物卒驗其言殆天生賢豪以爲佐命之元勛也歟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弇上谷太守况子也初况遣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劒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薊中反應王郎城内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衆驚還即詭曰冰堅可度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徨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邳彤聞秀至大喜皆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城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任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皆下擊斬王郎將李惲

臣直謹按光武中興天意有在觀其河冰旋合

白衣指蹤蓋有神相之非人力可及而其豪傑歸從郡縣響應雖德望所致亦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臣直謹按光武指地圖以問禹禹以在德厚薄不在大小爲對此即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意良不誣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及廣阿城秀自登城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等皆爲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耿純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四月進軍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威求萬户侯笑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臣直謹按新室喪敗豪傑競起勝負從違各有所向其交關毀謗勢固使然若即歸降而復讎校則人懷疑畏何時而已今以所得毀謗數千章悉付之火則疑畏反側之心自潛消而默化矣此光武所由興也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罷兵蕭王居邯鄲宮晝卧温

明殿耿弇入請間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啓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

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
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
不就徵
臣直謹按光武初詣弇用兵何爲君無意於取
天下及聞弇言決意不就徵而王業以成時弇
年纔二十餘畫計定策不在鄧禹下亦奇矣哉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還至中山諸將上
尊號不聽到南平棘復固請之不許諸將且出耿
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
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

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
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
可復合純言甚懇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
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在於大
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
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
際火爲主群臣因復奏乃即位於鄗南
臣直謹按光武崇執謙退不急正位固却群情
及感純異二人之言而又決於符讖乃即尊位
其不以天下爲可樂而以爲可憂度越尋常遠

矣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
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
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
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
軍功當增封識曰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爲親
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臣直謹按光武折丁恭之議從陰識之辭可謂
仁明而英斷所以厭服群情而莫敢後言也然
則識亦賢矣哉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
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悦伺譚出召至不與席
而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
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
令朝廷耽悦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臣直謹按議郎本以繩違弼直爲職而非鼓琴
之伶此譚所以爲弘讓也夫琴以禁人之邪心
君子所宜御而弘以爲鄭聲過矣光武乃改容
謝之所謂君聖臣直於斯乎見焉

帝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
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
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
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
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
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臣直謹按光武簡易見援而目爲說客信乎開
心見誠濶達多大節卒克讋服乎群雄而收混
一之功也宜哉

以郭伋爲并州牧郭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
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
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臣直謹按南陽光武興王之所其虎風龍雲之
際會多矣而郭伋能言之光武能聽之此其所
以恢復前烈身致太平良有以也

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憙窮治其姦二
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憙終不
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
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
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
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憙爲平原太守

臣直謹按二孫殺人由子春之失教收繫固宜
然二孫既自殺則子春亦可貰矣而憙不從貴
戚之請光武亦却趙良臨絶之言久而追思乃
貰子春而遷憙可謂處制兩得其宜也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
子後帝欲以興爲大司徒興固讓曰臣不敢惜身
誠虧損盛德不可苟冒帝遂聽之以沛國桓榮爲
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
前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佐中郎
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
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功
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不受

臣直謹按陰興之辭職鍾興之讓爵皆出於誠
故光武從之蓋一時簡任辭讓藹然虞廷之盛
美後之爲君臣者固宜欽仰而效法之也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

頻田租一歳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
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歳乎吏
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歳

臣直謹按南頓父老丐復十年光武僅增爲二
歳父老所謂惜之是也至自謂天下重器常恐
不任則兢兢業業憂勤惕勵之心於是乎見豈
徒謙云乎哉

二十四年秋七月遣新息侯馬援征武陵蠻冦臨沅
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
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

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
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
夏援卒于軍中詔收其印綬

臣直謹按宋儒胡氏有曰梁松坐馬援書叩頭
泣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
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
策尋復聽舒怨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亡帝
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
事宜得非春秋既高知有所困邪由是言之援
不保令終固非明哲之士而光武之信讒亦爲
君德之累甚矣

二十七年春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
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
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
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臣直謹按古者太子職專視膳問安而不預政
事避嫌故也今廷議北虜和親不決而決於太
子之言光武即從之蓋惟明帝之孝友素孚於
光武斯可矣其他則未免於疑間後之爲太子

者可不慎哉

二十八年秋八月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
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傅博士張佚正色
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
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
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
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
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臣直謹按陰識嘗辭增封爵邑可謂賢者至是
見推於群臣焉知其不辭乎張佚沮之固駸矣
而自受太傅不辭則沮人之進實所以自取也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是又動心於富貴
亦淺之爲丈夫也輔導德業不古若也從可知
矣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
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
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酧對帝大悅明日復特

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
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臣直謹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況微賤如京兆
掾醫工長乎其勢懸隔甚矣光武不以其卑賤
而特召賜對因知其才而超遷之卒有惠於民
其他庸昏之主高拱深居雖輔相近臣亦莫得
而見遂使耳目蔽塞下情不聞馴致禍亂而不
知後之爲君者可不知鑒戒哉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
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
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
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
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
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
堂上自爲下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
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
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
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

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
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人上親自執
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
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
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
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
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
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
親自變服臨送塟賜冢塋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
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帝以郁爲侍中

臣直謹按宋儒胡寅有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矣信哉後世人主尊師重傅當以漢明爲法

十年秋八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復以示百官詔群臣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臣直謹按顯宗先是六年春上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至是日蝕既則詔群司極言過失以示百官深自引咎蓋得瑞不喜遇災難懼此其所以克回天意方内綏和夷狄嚮化廟號孝明宜哉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臣直謹按明帝天性孝友而東平尤賢故尊禮懷思情見乎辭蓋非蒼不足以當明帝之敬非帝不足以知東平之賢古今所僅見也

十四年春窮治楚王英獄其辭語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乃上言曲成侯劉建等無姦專爲顏忠王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内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伏反爲罪人訟冤固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寤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栽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捂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

臣直謹按楚獄窮治至累年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尚數千人時上怒甚吏皆惶恐及聞朗言即自臨幸審録洗宥無辜民情歡慰即日雨注經曰天監孔邇惟德動天爲人君者尚鑒於斯

夏五月百官上壽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

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徳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臣直謹按明帝不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自任而方且歸德於祖宗頒惠於臣民此聖不自聖之美所以爲漢七制之主也歟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臣直謹按明帝抑遠戚畹慎惜名器急達民情非明睿剛斷不足以及此所以當時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光武中興之功烈其克丕承有以哉

孝章皇帝建初四年夏五月封馬廖等爲列侯以特進就第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豊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勵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臣直謹按建初二年夏大旱言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止之至是有司復請封諸舅太后不樂帝乃許受爵而辭位夫以章帝之賢顧聽有司之佞而違太后之志卒致廖防有罪免官太后萬年長恨之語驗矣史稱章帝素知人盡心孝道豈知人之明養志之大尚亦有未至歟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羡皆與

臣直謹按五經同異固所當議然諸儒之議奏章帝之臨決未必能得聖賢之心學五經之奥旨則亦徒事觀美而已蓋聖賢之道本諸心載諸經惟明經而反求諸心身體而力行之則帝王之治成矣章帝固未能也

元和二年春二月帝東巡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及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俸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臣直謹按尊師重傅明君賢主高致盛美然也惜乎酺之講授亦專事章句而已章帝之治功卒弗古若無足怪也

春三月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臣直謹按章帝方以祠會爲孔氏榮而僖乃以增輝聖德爲對可謂明切有理不忝於聖師之後此章帝所以拜僖郎中不亦宜哉

三年春正月帝北巡耕于懷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臣直謹按古者巡狩一正朔同制度補助民所不足後世則不然而章帝元和元年南巡二年東巡至是又北巡其勞民費財甚矣而區區於禁殺伐盍亦卧轍之爲愈乎當時廷臣不能因此致諫惜哉後之爲人主者尚宜戒之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

咎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施行

臣直謹按叔孫通之漢儀已非先王之制而褒又雜以讖記之文愈非禮也厥後褒奏所撰帝納之而不行宜矣孝和時又行之何哉繆亦甚矣

孝和永元四年秋八月司空既卒以尹睦爲太尉録尚書事劉方爲司空初議立北單于惟方睦同袁安議及竇氏敗帝思前議故策免由而用方睦焉

臣直謹按初竇憲請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事下公卿議憲負勢驕訐衆莫敢異獨袁安更相折難而方睦議與安同惜帝竟從憲策不數月憲以謀逆伏誅帝悔前過乃用方睦可謂不吝於改過也時帝年纔十四太后在上而能密謀誅憲其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

十五年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時大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陳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

臣直謹按和帝在位嘗一幸長安至是如章陵方欲南巡而聞禹諫輒回鑾可謂從諫弗咈帝王之美莫大焉後之爲人君者尚鑒兹哉

明良交泰録卷之四

明良交泰録卷之五

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徳二年秋八月以李綱爲太子少保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漸昵近小人忌秦王世民功高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耻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太子不懌

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辭尚書仍爲少保唐主嘗考第群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諫唯綱盡忠款伏加誠直余人皆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懐必盡勿自隱也

臣直謹按綱慷慨尚風節先嘗爲周將事事隋爲太子勇洗馬歸唐歷事高祖太宗輔儲執政與伏伽皆以綱直聞品稱第一固也惜以亡國之臣爲興王之佐大節失矣第一之稱不亦愧乎

四年冬十月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顔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賛號十八學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臣直謹按太宗開館招延文學之士世號登瀛之選可謂榮矣獨惜推擇未精至俾奸回佞險若許敬宗者亦厠其列太宗知人之明不亦謬乎

九年秋八月太子即位是謂太宗皇帝突厥入冦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失思力入見以覘虚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冦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

蹔威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因之上乃自與高
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
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
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
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
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
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
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輕騎獨出示
若輕之震曜軍容使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
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

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
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
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
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
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
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
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
故捲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墮驕然
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
之謂也瑀謝不及

臣直謹按突厥入寇太宗輕騎遽出虜驚下拜
請盟而退可謂雄偉不常矣蓋亦出虜不意幸
而免耳其幾於宋人所謂孤注乎況虜深入直
至便橋則唐之備禦亦疎矣後之人主當謹備
禦以却虜輕出非所宜也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
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
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如晦等專
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
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

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
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
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
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
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臣直謹按太宗之論功不私於親遂使諸臣帖
服蓋知臣莫若君所謂居堂上乃能辨堂下曲
直良有以也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
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

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國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臣直謹按東漢大臣嘗勸光武不宜專用南陽人而唐之大臣乃曰秦府舊人未遷官又曰秦府舊兵入宿衛何識量廣狹之不侔也太宗所諭誠得用人之公王者之度弘矣宜其百官稱職四海乂寧貞觀之治盛哉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臣直謹按太宗爲天策上將時既開館招文學之士講論經籍玆方即位又開館選文學之士講論商確可謂厲精之主蓋言及稼穡艱難則務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息征徭不徒託之空言而必見之行事此三代以下所僅見而貞觀之治所由盛也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

臣直謹按太宗英明聰辯矜己凌人蓋素性也穎達因問而對足箴其失至若正倫失言貽譏之戒則又深得記注之體使太宗從而繹之能知義理之無窮深懼後世之譏議而益進其所未進則聖不自聖德業之盛豈下於三代之賢主哉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

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臣直謹按太宗因傅奕之對而悟異端之敎所宜絶鑑梁武晋元之禍而知堯舜禹湯之當法可謂去取明矣然刼父臣虜弑兄殺弟而室弟婦堯舜之孝悌禹之彝倫攸叙湯之肇修人紀果若是耶語曰恥躬之不逮太宗有愧焉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

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直謹按舜聖讒說殄行孔惡利口覆邦良以讒佞之人娼賢害治家國所由傾故孔子他日又曰遠佞人不徒惡之必務遠而絶之也然佞言似忠讒言似信人君深居九重日御萬幾焉能一一辨而遠之要在一誠而已蓋能誠以宅心使方寸間虚明洞徹如鑑之空如水之清事至物來擧無遁情所謂至誠如神誠則明矣何患邪之難察佞之難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上旣以詐御下而欲下以誠應上不猶濁源而異流清歟表而求影正無是理矣此唐太宗所以斥臣下陽怒之言而不取有非昏庸之主所可及何其明哉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

臣直謹按法以禁盜而不能使民無盜法愈重而盜愈多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已已正而物無不正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故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正已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數年海内富實幾致刑措孰謂聖言難行而重法爲足恃乎後之爲人君者不可不勉

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嘗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嘗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

臣直謹按人君之德莫先於節儉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作露臺唐太宗欲營一殿鑒秦而止蓋英君誼辟同一節儉史稱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貞觀之日公私富給良不誣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

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群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直謹按宋儒司馬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然則臣之忠佞孰謂不由於君之明昏哉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以為今封爵大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唯有功者數人不降

臣直謹按封建宗室崇樹藩維固古今令典也然祚胤日蕃分封愈密民困供給非國家利而唐乃又推及於疎遠不但本支而已太宗僅從省降亦義不勝恩故也後世宋之宗室多許入

仕賢才由之而用供億由之而省良法美意公
私兩利豈非後世所宜鑒哉
上謂僕射蕭瑀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
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
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
以公孫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
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耶
臣直謹按史稱蕭瑀論議明䂓但素貴而中狹
或偏駁不通信如太宗所品論然好浮圖法捨
家爲桑門則所謂守道耿介果何道耶太宗之

許毋乃以武德季年嘗有回護之言歟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
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
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點上從之勅出徵固執以
爲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
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
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
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爲負
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多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
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

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勅云已役已輸者以
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
恠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
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
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臣直謹按誠信者實理之謂天地聖人一實理
耳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尚不可無信况人君乎太
宗謂吾以誠信御天下而徵乃規其數失信蓋
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使太宗果能真踐實履如

所言則其治殆不[illegible]于三代之盛矣乎
上聞景州録事參軍張玄素[illegible]問以[illegible]道對曰
隋主自專庶務不[illegible]群臣[illegible]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
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illegible]多[illegible]不亡何待
陛下誠能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illegible]
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臣直謹按太宗炫燿聰明下侵庶職玄素所知
故對以隋主自任之失足箴其病太宗善其言
而擢用之非賢明之主其能然乎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

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臣直謹按自古武以戡禍亂文以致太平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封德彝乃謂文不及武太宗折之是矣若破陳樂非盡善盡美之雅音而以爲功業所由不敢忘亦陋哉無足取也

以戴胄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勑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顔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寃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臣直謹按太宗於選人詐冒之輕罪則欲殺之得胄諫而免及聞順德貪冒而反賜絹以愧之何偏頗若是豈以順德元勛外戚而破法歟然順德自是折節後刺澤州以嚴明稱其亦有懲於受絹之辱乎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

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臣直謹按書云木從繩則正今弓工乃謂木心不正制弓非良豈以繩不足以正木之心哉毋乃假弓以致規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而齊治平之效蔑矣太宗一聞弓工之言即悟格物之未精聞見之未廣延見京官旁達下情其得明目達聰之意於弓工之言表裁後之爲人君者尚以正心爲本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

所長古人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
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
淹奏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同檢校上以
問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
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
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
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臣直謹按德彝本不能知人而誣世乏奇才過
矣至沮杜淹之奏請則誠得大體宜爲淹所心
服方之虞廷都俞吁咈亦何愧哉太宗所以喜

也
以蕭瑀爲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
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
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
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
所以殊也
　臣直謹按宋儒范祖禹有曰取之以仁義守之
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
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征伐爲
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其

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
可矣斯言有旨哉
以御史大夫杜淹叅預朝政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
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
爲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位知諫
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
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
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
願盡死上笑
　臣直謹按淹仕隋鄭不諫不去宜爲太宗之誚

讓至於太宗求諫而許以盡死竟不復聞有所
獻替史稱淹典二職而無清白名豈誣也哉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
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
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
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
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也
　臣直謹按太宗以上聖之資取孤隋攘群盜天
下已平而鑒隋愎諫孜孜於求言此其所以幾

致刑措禮讓興行朕有旨哉
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
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
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
臣直謹按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今以輕
罪而抵極刑則法搖而罰頗則人何所措手足
乎此乾祐所以諫也太宗喜而從之宜哉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
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
君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

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爲之請上乃許之
臣直謹按無忌本非將相才遭際風雲隨時就
功名耳若太宗初以后請不置諸相及是許罷
復不屬以顧命則可以保朕終矣而太宗不然
使無忌卒貽黔州之禍也惜哉
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
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
毀其巢
臣直謹按鵲巢如腰鼓妖祥不可知左右輒以
爲賀諂矣太宗鑒隋之失而以得賢爲瑞即毀

其巢與古所謂不爲諂子噲者何先後哉
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
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
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
實有此心畏卿嗔故輟耳
臣直謹按太宗以英武取天下田獵游豫其素
所樂蓋人情所難克者故後世雖賢如程子見
獵不能不動心而太宗匿鷂罷裝畏憚諫官其
能克人所難克者哉此其所以爲興王主也
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

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
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
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
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群臣如此必皆自謂
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國家兩亡其幸免者
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
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
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
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
頓首謝

臣直謹按君以從諫爲聖臣以進諫爲忠君若自聖而愎諫臣務雷同以罔上則聰明日蔽政務日隳禍亂所必至如隋之君臣是已此唐太宗所以舉爲群臣之鑒戒而勑青中書門下互相撿察毋事雷同詔勑不便皆應執論毋得茍狥蓋以聞過爲喜不以無過爲美其求言願治之誠至矣群臣雖欲不諫得乎貞觀盛治良有以哉

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辛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臣直謹按天地間之才不在於官則在於民民貧則君不能以獨富故易以損上益下爲益以損下益上爲損亡國之主多恃儲積致亂亡而反以資盜粮若隋是已此太宗所以鑒其失而曰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豈其然也

上嘗問王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臣直謹按古云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風俗厚薄係乎上之治教何如耳唐治雜夷風俗不古若可知矣况太宗知納瑗姬之非而躬自蹈之風俗何由而厚乎珪不以躬行爲對而以重文輕武爲言其亦不知治化之本者矣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謂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臣直謹按太宗始命孝孫定雅樂至是俾教宮人失矣及聞珪與彥博之諫又怒責之失益甚焉然太宗始違而終悔視飾非文過者霄壤不侔臣善諫君納諫此唐所以興也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臣直謹按宰相之職上佐天子下統百官燮理陰陽旁招俊乂俾各効其職耳若簿書期會錢

穀獄訟自有司存苟親釐庶務則失相體此唐太宗所以勑責房杜誠得任相之要其致盛治宜哉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庭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晦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臣直謹按忠良同一理而徵分爲二殊不知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臨難豈有伏節死義之士特所遇之時不同耳故使此五六人易地則皆

然太宗既疑其異而又喜其對蓋其君臣之學皆駁而不純故其功業止於此而不能進於三代之盛也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臣直謹按自古亡國之主未有不自重斂始斂之重則民窮財盡率去爲盜賊顧有所積乃爲賊之資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皆爲武王之大賚

蓋厚斂者亡散財者王太宗之言有試矣後之
君人者可不鑒哉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
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
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
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臣直謹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書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此言天民皆可畏也而太宗能
知而畏之其有合於詩書之旨矣後之爲人君
者豈可忽天監之孔邇而不顧畏民之岩險哉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
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
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
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
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一日萬
幾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
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
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
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
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臣直謹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人固難知
爲君而能知之明用之當俾各効其職則百工
惟時庶績咸熙如天運於上四時寒暑各司其
序而歲功以成唐之太宗然也苟不爲官擇賢
徒弊精神下侵庶職則賢者不得究其用不才
者乃得以苟容庶事由之以窳若隋文是已宋
范祖禹謂隋文不明而務察故勞而無功太宗
知人而善任故逸而有成信然後之爲人君者
尚法太宗之明於知人而善於任人其有不治
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五

明良交泰録卷之六

唐太宗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覇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虚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薄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

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歳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歳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戸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馬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直謹按仁義致治之本刑罰輔治之具自古帝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國祚靈長後世如秦如隋專任刑罰苛殘酷烈國隨以亡仁義刑罰其效較然此唐太宗所以斥封德彝之非而卒從魏徵之言遂致太平仁義之效何其速也後之人主體仁義而省刑罰則世躋唐虞豈但如貞觀之治而已哉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豊稔斗粟三錢一

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閲府庫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缺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臣直謹按太宗二喜一懼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古帝王之立心也至以百姓乂安爲甲兵則又地利不如人和之意此其所以異也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

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乎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不自能受諫安能諫人

臣直謹按不以喜怒行賞罰則至公矣而賞罰或出於喜怒太宗固不能無至謂不能受人諫安能諫人太宗蓋亦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能焉然其所言實萬世君臣所當鑒也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

臣直謹按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愼終于始曰終始惟一曰圖惟厥終蓋英君令主憂勤惕厲之心未始頃刻忘自古然也太宗以上聖之資成興王之業不以天下已平爲喜而以愼終爲念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而非後世所可及也歟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臣直謹按徵珪盡心所事固非仇人而徵尤所直敢言豈嫵媚者哉無忌以故仇行間太宗以嫵媚輕臣胥失之矣獨太宗樂受盡言當爲後世人主之法

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

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徵長上深以爲
然衆亦服其確論

臣直謹按太宗知人善任一時大臣各效才美
咸稱厥職信如珪所品論而挼以王佐之才則
皆有間焉徵雖耻君不及堯舜然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太宗之孝弟深有愧矣徵蓋隨事箴規
而格心之學則槩乎其未聞也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
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
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

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直謹按人主一心衆邪所窺一有偏好則奸
佞殘賊乘機而入人主不自覺而誤信其言則
禍害隨之故必制之於未然書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則衆邪無自入矣後之人主可不慎所
好而防衆邪之所窺哉

冬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
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
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臣直謹按叔達端良之士其武德中之言乃爲
社稷計非爲後福計太宗既知其賢自宜擢處
大位何必以武德中讜言爲名不自示其私乎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
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
之初陛下勵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
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
群臣上言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
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
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
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群

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
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
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
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
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
爲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
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
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
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
也

臣直謹按太宗鑒隋之猜忌求群臣之忠諫而
謂君子小人各以類進當謹於擇用卽書所謂
其難其愼之意皆王者之言也而魏徵才行之
對不亦繆乎夫所貴乎士者以才德兼備也或
德優於才或才優於德皆不失爲君子斯可器
使矣若有才無行則小人之歸無時而可用豈
可先用於喪亂之際而後求才德兼備之君子
用於治平之日乎何其言之易也宋儒范祖禹
謂徵學駁而不純不能致主於三王之治信哉
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

士人陸爽遷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
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
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
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
能使人必信如此耶
臣直謹按太宗先嘗納瑗之姬以珪諫而出今
聘鄭氏之女又以徵諫而止蓋皆勉從其諫耳
而其欲心固未始絶良以徵等無格心之學故
異日武才人復納于宮遂貽禍于宗社孟子曰
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徵等

有愧焉爲人君者所宜深鑒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德參爲中牟丞上言脩洛
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
怒語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
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魏徵曰言不
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
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
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
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臣直謹按太宗初年嘗謂秦營宮室而民怨叛

今修洛陽宮而反怒德參之諫雖從魏徵言重
加陞賞然亦勉强含容不若往時之豁然其晩
年氣驕志墮之所致歟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
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躓我若
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
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
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戮又足
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
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

遇親王降乘非禮上曰御輦輕我子邪魏徵曰諸
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
所宜
臣直謹按太宗之讓大臣徵珪之對太宗有以
見當時大臣之遇諸王蓋無定制太宗徒謂以
私愛忘公義而悔發言之容易亦未始因是而
定議也伏惟我
皇明宗室蕃衍禮節嚴明至稱將軍中尉爲殿下
與親王等則亦因循之誤耳正名定制禮官可
不留之意哉

帝幸洛陽宮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遣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
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
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
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爲長孫無
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居而宿今供頓如
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
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
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内爲諂諛外蔽聰明故
也可不戒哉

臣直謹按太宗起布衣賢爲天子富有四海而
猶以供頓不備責所司蓋欲大無窮而忘其始
之賤貧然能聞諫而省悔此所謂不遠復也太
宗所由以興而貴於恥過遂非者遠哉後之爲
人君者尚宜鑒之
冬十月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馬鐙民部尚
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
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
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臣直謹按昔漢王吉諫王賀以田獵驅馳之害
不若學問優游之適而無性命之虞可謂切至
唐儉之諫太宗不能及此而謂逞雄心於一獸
則亦足箴其失矣太宗雖悅而罷獵安保其終
不然哉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
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
萬紀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
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
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臣直謹按太宗好獵而恪以獵免官且并欲罪

其長史範宜以上有好者下有甚者爲諷乃直
峻斥其過此太宗所以怒也至聞君明臣直之
對則釋然喜矣彼耻過遂非者可同日道哉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
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
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
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
也對曰陛下往年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
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於往年邪
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道使言中間悅而從

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
聞歟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
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以太厚陛下
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
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
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
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
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臣直謹按君以從諫爲聖臣以進諫爲忠善諫
者固難而從諫者尤難故禹聞善言則拜湯改
過不吝蓋惟聖者能之三代而下若魏徵之善
諫太宗之從諫皆爲世所首稱觀於此尤信後
之爲臣者當志伊尹之志爲君者當以堯舜爲
法伏惟
聖明留意

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
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
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慎終
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臣直謹按太宗以五絕稱世南可謂知臣莫若

君矣而世南之論聖德正以將順其美而太宗
遂有意於慎終如始亦有感激於世南之論也
歟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
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
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
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
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
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
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

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臣直謹按太宗與徵齡論創業守成之難而太宗之言允切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太宗有得於此其爲三代以後之明主不亦宜哉

高宗嘗爲飛帛賜侍臣於賜戴至德曰汎洪源賜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臣直謹按高宗初政嘗問御下所宜於大臣蓋欲究民情至是又賜飛帛於群臣則欲資輔導

故永徽之初有貞觀之風柰何一惑於孽后遂反天剛挠陽明至不保其躬貽禍於宗社可勝慨哉後之人君尚宜鑒之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一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

無佗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

臣直謹按唐多女禍其來已久蓋始不能繫羸豕於金柅終乃殪虎兕於禁廷豈非陽明之弗振乎若睿宗以六居五太平以陰疑陽玄宗至是剝床以膚不先發制人則赤箭之粉復行禍亂何時已耶玄宗英明於是亦可見矣

以姚元之同三品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

御史大夫趙彦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
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
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
曰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卽召元之
詣行在拜以爲相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
却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
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
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
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
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

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臣直謹按元之有才望玄宗所簡知既決意相
之又推心委任之可謂知善而能用明矣獨惜
既燭張說之奸謀不納彦昭之妄詆又得姜皎
之首服宜黜三人以爲欺君娼賢之戒乃姑貸
而兩存之豈知惡而不能去邪蓋以說嘗有佩
刀之遺監國之請其忠謀亦有可取故也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
號復名崇崇既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
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
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
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
之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

臣直謹按崇吏事明敏顧對如響同僚唯諾而
已故爲說所忌及譖不行營救於王乃爲崇所
發最後得復相又爲奸人排擯幾不免反爾之
報不誣矣然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功過足
相補也

魏知古本起小吏姚崇爲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
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

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托知古歸悉
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
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
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
知古微時臣嘗卵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
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欲斥
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茍逐知古
累聖政矣上笑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臣直謹按知古發崇子之請托似公論也然薄
於所厚者則無所不薄崇自述二子之不謹似

勉強也然既不溺於愛而又不欺乎君此玄宗所以薄知古而喜崇也知子莫若父崇固有之而浸潤之譖不行玄宗實有焉

九月置侍讀官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臣直謹按帝王之治本諸道道本諸心載諸書讀書所以求帝王之治道也玄宗讀書而置侍

讀以質疑優老尊賢禮文備矣惜以羸老備選而亦未聞有裨於聖學故玄宗雖以英明之資致中興之治而功烈卒不及於三代之盛也奚足異哉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臣直謹按同寅協恭書有是訓而所以不同不協者才有能否不類也才者任事而不才者孰肯袖手旁觀以取伴食之誚哉必強出黑白以分其權擁拾短長以掩其能狼愎忌媢以毀其功何寅恭之有若乾曜則不然崇有所議而奉行不違君有所詰而直受不諉且請遷崇於近地以便咨訪量何弘也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乾曜之謂歟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

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閤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

臣直謹按唐因隋故居爲宗廟祖宗既失於前不以時葺至於壞子孫又失於後而壞與行會天意示警切矣豈可以爲偶然哉玄宗素服避

殿亦知所警而以行止咨决於群臣乃不納宋
蘇褚三人之忠諫而獨樂從姚崇媚順之一語
遂冒喪制事游幸忽天戒輕宗廟而爲君德之
累也多矣崇罷相纔踰月遂復與聞國政其可
謂善於逢迎者哉

上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
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
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
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
從之

臣直謹按賞罰人君之大柄宰相得參之而可
以擅之乎故璟欲恩出於上誠得相之體也况
璟之所諫爲民計耳豈獨釋二官之罪哉夫事
游幸而以道不除免二官後來者必以是爲之
懲靡費財力侈飾供張其爲民害也可勝言哉
此璟所慮也遠矣

從宋王憲爲寧王憲成器改名也上嘗從複道中見
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竇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
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
食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
本乎上大悟遽釋之是日宴飲極歡上自解紅玉
帶以賜之

臣直謹按民以食爲天棄飲食者誠可怒欲殺
則過矣寧王之開釋仁者之言也玄宗樂聞而
厚賜之宜哉

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與五品官宋璟曰仁琛
曏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
部撿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
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
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
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勑從之

臣直謹按慎惜名器賢相首務宋璟賢相也諫
止墨勑一歸選法於吏部可謂慎惜名器矣而
稍優微假之言則又公義私情兩盡其美玄宗
所以不得不從之也然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
之未幾罷相一斥不復君子持正守法之難合
也固如是夫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初嘉貞爲天兵軍使入
朝有告其奢僭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
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

上達其人遂得减死上以嘉貞爲忠用之

臣直謹按嘉貞請釋告者之罪玄宗以爲忠用之固也然嘉貞雖吏事強敏而引用四俊招權納賂則此告者未必誣矣罷璟頲而相嘉貞舉措如此不其累於英明乎

八年十一月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昏上侍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臣直謹按虛己坐交結岐王範流之宜矣待範如故可謂友愛之至而離虛己昏不亦傷公主之心乎盍亦量移近地聽其從徙則仁之至義之盡矣惜乎當時群臣未有言之者也

十一年春二月張嘉貞以弟嘉祐贓發罷爲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

臣直謹按姜皎以秘書監坐杖而流蓋由嘉貞

希旨搆成之士大夫之辱甚矣至是議伷先罪又請杖之故說謂不宜復蹈前失蓋說此言非爲伷先實爲天下士君子也宜乎玄宗深然之而嘉貞則有愧焉其卒罷也奚足恤哉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臣直謹按玄宗先嘗置麗正書院取文學之士或侍講或修書至是燕喜下制改爲集賢殿書院是皆尊尚經術帝王之盛美也說以文學知院事不亦美乎獨惜封禪游幸皆說所逢迎君宋璟守正則無是矣此玄宗所以漸不克終由說啓之固不待林甫之入相也

明良交泰錄卷之六

明良交泰録卷之七

唐玄宗皇帝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上封泰山還至宋州宴從官上謂張説曰懐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佗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繍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冦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豊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擢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宣州刺史

臣直謹按玄宗此諭可謂知所取與矣知人之明血民之仁於是乎見此所以爲賢明之主也宜哉

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蕚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臣直謹按開元之時玄宗精明政治脩舉禮文彬彬歲屢有年公私給足四夷來王可謂熙盛之日上下樂豫勢所必至然古昔帝王則不然書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兢兢業業蓋當四方無虞之時上下不忘規諫之益今玄宗在位浸久驕盈佚怠故有此舉而當時群臣無所箴諫厥後玄宗不克有終其昉於此歟

二十一年春正月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爲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有供奉侏儒黄䔥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歸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晩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臣直謹按甚矣玄宗之英明也左右譖休雖闢聖體而不聽京兆奏嬖豎雖小罪而輒殺之蓋知休之忠正不借譽於左右也知宦豎之怙寵

防微而杜漸也向使玄宗推此措彼則何用舍賞罰之不當耶柰何休相未朞而即罷良以違拂益甚而讒間卒得行矣英明之累殊可慨焉

二十四年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録上之賜書褒美

臣直謹按八月五日玄宗生辰也先是源乾曜張說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告天下咸令宴樂諂矣至是玄宗享國既久驕侈日甚群臣皆獻

寶鏡九齡獨獻千秋録不以頌而以規忠愛之至也玄宗雖賜書褒美然心實厭之故未幾罷相專用李林甫矣厥後崔群以玄宗治亂之分基於九齡林甫之進退其信然哉

肅宗皇帝至德元載秋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黄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群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勑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

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臣直謹按泌於肅宗舊爲布衣交至是扈從行師凡所謀議獻替皆出於忠誠止乎禮義故動見窾合建寧王倓亦心服其言肅宗克復兩京

泌之力蓋居多云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

欲勅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柰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勅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臣直謹按肅宗乘危襲位猶可諉諸臣下之勸進而欲急建良娣爲中宮則何辭以解至追憾李林甫之危已而欲焚骨揚灰識量君不弘也泌之諫沮良娣是矣而於林甫盍亦發其冢敝尊擅胎禍養亂之罪按誅王敦故事剖棺戮尸以爲奸臣之戒以申天下之憤可也乃獨以拂忤上皇爲言豈未之思歟

冬十月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爲御史大夫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

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分統大權其言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疏之琯請自將兵復南京上許之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賊順風鼓譟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臣直謹按琯浮虛躁競無將相才既被譴見疎
自宜退避而猶請兵以討賊爲已任卒致敗績
肅宗宜正軍法以爲浮虛躁競者之戒乃以李
泌營救待之如初始既失許其請終又失正其
罪則自後敗軍之將何所憚乎肅宗之命討如
此雖克復兩京而禍亂繼作亦其宜哉
二載秋九月遣使請上皇還京師捷書至鳳翔上即
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
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
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

上驚問故泌曰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
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
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
奉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
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
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
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
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
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
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

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
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
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
可也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
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
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
所欺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
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
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
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

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
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已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
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
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
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
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
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
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
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
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

言及之泌復固辭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
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
及群臣表至乃大喜食作樂下詰定行日上召李
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臣直謹按甚矣泌之決於去也何哉肅宗方在
播越之中已惑於妖腐讒殺賢子泌不敢言矣
況當晏安之際良娣輔國相結讒惑事有不可
敢復言乎既不敢言又不能爲國除害則雖捨
相奉身而退與上或思其言而頻悟也惜乎肅
宗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於是固請而決去泌可

謂得進退出處之義矣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
上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
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
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
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
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
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
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
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
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
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
始涕泣受之

臣直謹按父子天性也肅宗雖立不由父命然
克清大憝迎還上皇功過足相補矣觀其尊奉
道迎累辭就儲上皇慰諭乃涕泣拜受慈孝藹
然威儀衆觀曠代所罕見也

乾元元年夏五月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張后
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
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
如何揆再拜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
決

臣直謹按肅宗既知成王長且有功儲位出于
天定何必更詢廷臣蓋惑於張后之所出者佋
也且肅宗昔在東宮厄於李林甫危困亦有年
矣豈不知父之惑於宦女而致然耶幸而李揆
忠正一言贊決若當日或值奸邪如楊素許敬
宗李林甫之徒則動揺之禍不可勝言然則成
王之得立亦幸矣及後佋卒儲位遂安天意固
有在也

二年春二月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
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
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
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
如之何
臣直謹按月太陰后之象也時張后與宦官李
輔國表裏擅權久之有隙至肅宗上賓時后爲
輔國所弑并及其二子越王係兗王僩此月食
所以著其兆也宋儒范氏曰肅宗寵任輔國上
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

人之禍也吁後之人主能不痛心疾首而重有
感於斯言乎
代宗皇帝廣德二年秋七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
千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
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
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
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
爲也
臣直謹按子儀以虜深入利在速戰堅壁以待
夜乃出陣於乾陵虜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

退果如子儀之料易曰師貞丈人吉子儀之謂
哉
大曆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嘗謂之
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
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
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
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
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
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臣直謹按子儀忠誠功烈著聞天下故曖失言

天子不疑君臣相得何其盛哉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
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
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
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
事也朝廷乃安
臣直謹按盜發子儀先塋實出權閹所嫉方欲
激子儀之變而子儀歸之於天猜忌之謀自爾
消沮然則子儀豈忘乎親哉蓋果於索盜則朝
廷驚駭意外之變或生忠順之誠或虧非所以

爲孝矣此子儀所以能權輕重而全忠孝保功名非人之所能及也偉哉

十三年冬十二月以路嗣恭爲兵部尚書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别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致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

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書

臣直謹按代宗籍元載家得嗣恭遺載徑尺琉璃盤則知嗣恭爲賄託奔競之徒矣既以泌言釋之而不罪則宜棄之而不用乃從而擢爲大司馬不已過乎泌方以含容大過規代宗而反勸代宗過容於墨吏前後詞意自相背違君臣俱失之矣

十四年閏五月德宗貶常衮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御鄏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衮爲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員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知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臣直謹按德宗初即位黜滞衮而相祐甫至詰祐甫以用人之私可謂明矣然用人之法非一端人苟賢矣而以親故嫌黜之非公也苟非賢矣而以親故私用之亦非公也若必以疎遠不識而不用必以親故相知而後用則賢有遺而官有曠矣必也取之以衆舉之以公而私意不行於其間則百職得人而相業成矣祐甫之對尚未及此後之柄用人者可不勉哉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豊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

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荊山之陽及豹貀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直謹按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若珍奇怪異皆無益於用者也德宗禁斥之而不貴可謂無愧於先王之所行初政之清明何如也中外懽悅叛逆化服宜矣爲人君者可不知所法哉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夏五月涇州諸將殺劉文喜以降朱泚等圍文喜於涇州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予如故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覲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臣直謹按德宗初政清明振厲有爲躬節儉減服用禁祥瑞却貢獻故投兵相顧者有之治望太平者有之至是務除微孽以令天下親減御膳以給軍士涇州既降平盧益懼國威丕振何其盛哉

建中三年夏四月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

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

勒上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直謹按甚矣盧杞之奸險也既忌張鎰之忠直計出之以鎮鳳翔未幾復忌李揆之才望又遣之以使吐蕃忠正者出循默者留蓋由德宗猜忌杞計得行故不再朞而京城内潰車駕蒙塵杞之罪惡不可勝誅而德宗不悟惜哉

四年冬十月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

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慼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群臣之罪豈徒言歟

臣直謹按陸贄所言何其明辨而剴切也其追論群臣致亂之罪首及股肱耳目之職蓋指盧杞言也曾不踰月懷光表至贄言益可信乃不得已而逐杞惜乎德宗不早聽贄言而使威柄下移再罹播越誠可爲保養奸回者戒

興元元年春正月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朝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謂

宜然今乃反復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

臣直謹按宦寺縱横盧杞奸回睿志須變更背當時之切務人臣所難言者復能言之可謂忠矣德宗乃不悅竟踈斥之及衆論交留而又疑復之悔行贄具爲別白而竟不復辨何德宗易

於疑君子而難於疑小人此所以保養奸邪重罹播越幸而光復舊物亦賴衆賢之規諫天未厭唐之所致與

秋七月車駕還長安渾瑊韓遊瓌戴顔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右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勲臣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臣直謹按是時李晟等收復京城奉迎回鑾犒

休燕喜固理所宜然希烈懷光尚肯稽諸民物凋敝瘡痍未復德宗正當悔過懲艾變更厝志策厲精明圖惟有終徒聞還宮間日享燕在上無追悔之思群臣亦無規諫之益視漢馮異謂光武願陛下無忘河北之難臣不忘巾車之恩益有間矣

秋七月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之

臣直謹按唐嘗假助吐蕃而常爲吐蕃所輕況旣違約引兵歸國及聞泚誅乃來邀賞地不可與衆議所同豈特泌一人之言哉德宗從之宜矣

冬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脩城

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

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子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虚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臣直謹按泌之所言切中事宜保滉無他抗章釋感德宗雖猜忌及聞泌言從如轉丸卒使上下無間内外咸安泌爲良相德宗爲賢主於是可見

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爲澧州別駕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内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奸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奸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臣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臣直謹按杞之罪惡不可勝誅天下所切齒獨德宗不悟罷斥已久猶欲叙進幸賴群賢犯顏力爭杞竟卒於澧州雖天譴所必至然此德宗從諫之美亦不可掩也李泌將順以爲堯舜不若則過矣若曰可以爲堯舜不其庶乎

三年春正月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

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　謹按古者一相擇賢專任上佐天子總百官理萬事政出于一而天下治後世置相不一推任既分賢者不得行其志不賢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任非人而政無所統也泌之言深知相之職業矣德宗感悟而自咎詞之失也宜哉

秋七月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千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以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彩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宜多闕請募

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

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臣直謹按府兵之法太宗創業善矣廢罷已久復舊惟艱泌雖有此策而卒不及行至所言屯田之法亦未爲不善而願耕屯田者纔十五六則亦終歸於不行良由德宗猜疑過多而弗克果從其言也

明良交泰録卷之七

明良交泰録卷之八

唐德宗皇帝貞元三年秋八月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昪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昪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昪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一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甚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恩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玆事且其事先帝常懷危懼臨辭日因誦黄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觧乃曰貞觀

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
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
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
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
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
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
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
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
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
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諸
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
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
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
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
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
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
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
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
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
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
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
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
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
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
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
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
不許

臣且謹按陛下家事一語許敬宗與李林甫皆
嘗言之而貽禍國家流毒四海奸邪之言類皆
如此今泌言天子以四海爲家而宰相實任其
責一物失所罪有所歸可謂知相之職業矣故
所奏對忠誠懇切用當感悟德宗而全其父子
如初可謂忠矣語曰一言興邦泌之謂歟

秋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
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
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
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
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
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陜州之耻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富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爲可怨耳上曰與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三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聾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昔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以公主妻之

臣直謹按泌之辭辯理直足見回紇無罪上怒以解遂致回紇聽命吐蕃畏威諸夷慕義可謂柔遠得宜矣然與之和親則自漢以來皆然中

國之恥甚矣惟我
皇明安攘有道戎虜稱臣中國尊安一洗漢唐宋之
恥不尤盛哉
冬十二月大狩詔和糴粟麥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
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
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徭今非
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
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
京西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
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臣直謹按德宗聞光奇之言即復其家可謂得
民之情矣然四方之遠億兆之衆安能人人言
於前而戶戶復其徭乎盍亦追究當時有司廢
格詔令殘民增賦者坐以罪罰於吾左右日稱
民間豊樂諂諛蒙蔽者加以竦絕於是一新政
令諏咨民隱賑恤困窮辨別忠邪選任良牧則
太平可致矣柰何君既不悟群臣亦愚不及此
上下相蒙其不臻於盛治何足怪哉
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
上曰朕深知卿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
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姦邪朕殊不覺
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
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
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
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邪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
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
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
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俊

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
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
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
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
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得於卿也
臣直謹按先正有言天下之治亂責宰相德宗
初年勵精圖治用相得人故能貢獻罷梨園罷
椎酤縱馴象出宮女政令一新四方望治自相
盧杞專務逢迎排擠忠賢暴兵橫斂天變人怒
重罹播遷及杞既貶而後克復舊物豈非治亂

由於宰相之所致乎德宗方歸于命何其始明而終晦也向使德宗覺杞之奸早爲斥逐慎終如始禍亂自弭豈不爲有唐賢明之主哉

十六年夏五月以李藩爲秘書郎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爲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即除秘書郎

臣直謹按李藩初被仇譖德宗遽欲行殺非得杜佑營救藩必無辜冤殞然德宗一見其安雅之儀即知非爲惡之人何其明也夫儀度安雅如陸贄輩未必不藩若朝夕左右親任既久而貶斥不惜亦何邪蓋藩初自外進未有違忤故喜而擢用贄等則違拂匡救積忤貽怒故貶斥不恤使德宗虛心平意如日方中照臨百官豈復有好惡喜怒之可議哉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劉闢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黃裳指授征蜀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君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裳曰卿之功也

臣直謹按唐之強藩叛鎮姑息久矣憲宗即位赫然奮發而黃裳吉甫力贊之遂皆平服良由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遂建中興之烈宜也然則天下之治亂孰謂不由於君相哉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臣直謹按無爲之治必自有爲始無爲者固非深居拱默之謂而有爲者亦豈程石傳飡之謂哉蓋必勤聖學明黜陟公賞罰總攬其權綱俾百官各任其職而時考其公能然後身心不勞庶事自理天下自治所謂無逸乃逸是也黄裳之論明白切至憲宗深然之宜矣

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械送京師群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内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而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翟義不罪翟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臣直謹按憲宗之自咎與詰責之詞皆王者之言也至聽乂坦之諫而刑不濫及用垍絳之請而財不自私尤見其能用忠謀矣中興之烈其有以哉

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勑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

絳曰搢紳之論以綱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能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之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臣直謹按甚矣李絳之爲賢相也其心甚明其識宏遠故凡應對動中事情上回主意下釋臣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是時憲宗之心方虛而畏德之不美志方銳而懼治之不成故從善如轉丸明良相逢於是乎見

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勑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

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臣直謹按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柳閻二人蓋已窺見憲宗之利心故敢違令進奉以從其所好也使憲宗果不好則黜加斥責以示大信於天下乃僅歸其物於有司則是欲利之心猶在其爲中興之累也良可慨焉

上以裴垍同平章事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臣直謹按裴垍正心之對美矣蓋心者一身之主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由此出然欲正其心必先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實其所發然後能得其正惜乎垍引其端而憲宗不復問其詳遂使帝王致治之本不復見效於當時惜哉人君有意于正心當自大學究之

起從盧從史爲金吾大將軍上欲乘王士眞死除人
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
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
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
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
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
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
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爲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
從潛相交結按兵玩冦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
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
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
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
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
此姦臣也御書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
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臣直謹按宋儒范祖禹有曰憲宗以李拭逢迎
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
知承璀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
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
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招也
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者哉後之爲人君者
尚宜鑒之
毀安國寺碑樓吐突承璀須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
立聖德碑先搆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酧之
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
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
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
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
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臣直謹按甚矣憲宗之惑於浮屠也寺以安國
名謂佛之法能安國碑以聖德名謂寺之修爲
聖德承璀之所爲寧非憲宗意乎李絳却萬緡
而不爲撰文且以堯舜禹湯秦皇爲鑒戒其論
甚正宜乎憲宗急命撤毀不容緩也惜乎絳未
及言異端之害以杜憲宗之惑遂致他日復迎
佛骨而爲聖德之累也多矣
秋九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
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
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

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隣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吊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爲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衆一臨則渙然耳河北則不

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

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爲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

初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詞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臣直謹按憲宗銳志削平叛逆狃勝輕武欲事所難李絳知其意顧對盡言進陳策畫周悉萬全致上聽言無信讒害賢之失與師無輕舉欲速之悔此憲宗之賢明李絳之忠謀皆非昏庸邪佞之可及其成中興之治宜哉

罷吐突承璀爲軍器使裴垍言於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能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臣直謹按朝廷征伐當責成將帥而以中使監軍不惟部伍恥受其指揮亦且取輕於敵人欲有成功難矣若承璀是也承璀既屢敗當以軍法從事乃僅罷爲軍器使蓋既失於初而又失

於後誠爲憲宗英明之累惜夫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臣直謹按當時宦官莫專横於承璀絳嘗言之而憲宗以爲言之過至是極狀宦官傾險之態憲宗又曰此屬安敢不惟不察亦且不信絳盍直舉太宗故事與夫中宗明皇所以隳壞先烈而甚於德祖將有弑逆之禍者告之安知憲宗不頻悟而預禁防之乎乃僅曰備載方冊遂使憲宗忽而不悟惜哉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臣直謹按憲宗剛明果斷銳意太平懲先朝之姑息憾方鎮之背叛不免嚴刑振威德輿窺知

帝意故大拜之初即以秦亡漢興爲對其規諷之意有在矣

以王鍔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鍔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臣直謹按君猶盤盂臣猶水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憲宗嘗以杜黃裳受人餽謝而黜之矣

今乃自受鍔之家財欲加以宰相之名豈責人則明恕己則昏歟抑己不正而能正人難矣然能從藩絳之諫而止其亦不遠復者歟惜乎藩絳未能以格心之學告也

以李絳爲中書舍人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遽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臣直謹按學士中舍皆文學侍從之臣所以職論思備顧對不但應奉文字而已是以絳等惓惓獻替期不負職沮遏游田指斥嬖宦可謂忠於進諫憲宗始雖怒見于言而旋加褒擢非能納諫而何視太宗之於魏徵何先後哉此憲宗所以爲明主而絳爲名相宜矣

四年春二月李藩罷爲太子詹事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説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臣直謹按李藩之論甚正而憲宗之意不回蓋無以塞其長生之望耳當時藩若舉用儒學之士與之日講帝王之學使知無逸之所以得壽則其學仙之心庶乎少弭而不至於服金丹以速弑逆矣惜乎藩不及此後之人君可不知所深戒哉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

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卿以其驅使之
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臣直謹按甚矣吐突承璀之難去也憲宗初以
承璀爲招討處置使羣朝夕諫而李絳白居易
之言尤切既不聽矣及其軍敗裴垍與絳請正
軍法又不從至是納賄事露乃獨誅希光而承
璀尚得監軍於淮南憲宗方以爲重罰而曰去
之如一毛之輕誣也蓋此出之姑以謝希光耳
何其言之易哉
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爲相上御延英吉甫言天
下巳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
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
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
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
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
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
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
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

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
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
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
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
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
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輙詰
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
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
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觧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
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
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
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
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
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臣直謹按吉甫善逢迎絳獨忠鯁數爭論於上
前上多直絳而抑吉甫蓋已五六矣吉甫忍恥
不知退固患失之鄙夫而憲宗英明之主何知
惡而不能去邪毋乃樂其媚順耳後之人君可
不明好惡而公予奪哉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

尖承璀李吉甫欲托於承璀擢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果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於情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臣直謹按義方媚結閹宦可恥矣而吉甫又舉義方以媚之鄙益甚焉宜為絳所惡而出之也義方乃潜愬於上前憲宗燭其奸而善絳之對何其英明哉此所以致中興也

夏五月詔蠲淮浙租賦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灾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灾而妄言灾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灾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直謹按宋儒程頤有曰人主一日之間處宮女寺人之時多接見士大夫之時少令觀憲宗則不然延英接對至於日旰汗流而不倦可謂勵精之主矣但以御史欺隱水旱而不出主名以示懲究似姑息也豈惑於宦侍之媚順而託名耳目官故不竟乎然能用絳言而急蠲租賦以寬淮浙之水旱則又非英明之主其能然哉

秋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己故常分兵以隷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為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恐怒必起然則曏日分兵之策反為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

何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
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
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勅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
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
爵祿以賞其才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
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
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
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田懷諫幼弱軍政
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
怨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

環拜請爲留後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
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
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
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
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
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
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
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
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
機可惜柰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

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
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
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
鼓舞

臣直謹按李絳之對憲宗其料度事情懸斷逆
順若嘗與其僚吏軍民朝夕游處而深窺密察
其機微何所言奇中而神妙也憲宗英明剛果
聽用不惑所以處置得宜削平僭叛光振祖烈
其盛矣哉

冬十一月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

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
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
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
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
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
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
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
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
爲乃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賞軍士六州百
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

歎華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㪅爲
興隊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㪅徧行
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鈌官請有司注擬奉法
令輸税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
間説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
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
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
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
州師道懼不敢動

臣直謹按李絳之爲相屢吉嘉猷可謂忠於謀
國憲宗之不疑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矣臣
善謀君善斷處置得宜所以克成中興之盛烈
也宜哉

明良交泰録卷之八

明良交泰録卷之九

唐憲宗皇帝元和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
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
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
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
朝廷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
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
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
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
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
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
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
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至
是遂罷

臣直謹按先是李吉甫請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之故城李絳與盧坦皆言不可而城使周懷義
所陳利害亦與絳坦合憲宗疑其有黨吉甫似
亦特故忍從吉甫策矣至是又以惜官勿私親
故爲戒朋黨太甚爲問此絳所以屢以疾辭而

見罷也憲宗於是功垂成而心驕怠厭忠直而樂婟順故罷絳而用吉甫終其身何始明而終晦哉良由聖學有未講中心無定主也

春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初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子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臣直謹按宗元禹錫皆以文學名當時一比匪人終身有玷憲宗從度言而不欲傷其親之心豈亦憐其才歟士君子之立朝行已可不愼哉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臣直謹按度之才識卓矣始罷逢吉之黨與則軍事無異議次去中使之監軍則諸將無掣肘而身往督戰則諸將必合力以進攻此其所以擒元濟而淮西盪平河北效順有以也

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臣直謹按君子小人各以類應惟人君能辨之則何黨之能爲蓋惟憲宗不能辨其邪正而疑臣下好立朋黨不知由己之不明此度所謂在

聖主辨其所爲邪正是也憲宗不悟惜哉

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群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臣直謹按憲宗之誅朝汶何其决也使能推是以及其餘而歸其掃洒之役不假之以恩私則吐突承璀必不任而陳弘志之弑逆必可免惜乎决於此而不决於彼者多矣

十四年夏四月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鎭河東鎛專以剖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冬十月崔群罷爲湖南觀察使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窮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直謹按憲宗初用皇甫鎛度與群極諫其不可度至辭位恥與同列群又嘗言明皇先理後亂由罷張九齡專用李林甫鎛皆深恨之故二人相繼罷此憲宗所以疑忠賢爲朋黨而不知自陷於小人之鄙也史稱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變生近習身陷弑逆由任相非其人信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戒哉

文宗皇帝太和二年秋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加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臣直謹按文宗以清素儉約自尚而以華靡巾服戒駙馬禁宦官可謂正己以正人矣使左右輔弼皆得伊傅周召之輩則聖學有傳不但娛意書史而已顧當時宰相若李宗閔等何足以語此宋儒胡寅謂文宗有太甲成王之質而懷

間根漢獻之憤由聖學之不傳也然則明君可
不勤於聖學哉

六年冬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
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
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
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
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
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爲小康陛下若別
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臣直謹按先是李德裕鎮蜀具奏吐蕃將悉怛
謀以維州來降廷議如德裕策獨僧孺以私隙
沮至是文宗聞踐言之說尤僧孺失策而僧孺
又以太平無象止文宗求治之意不惟以私害
公亦且逢迎容悅鄙陋甚矣其罷也奚足惜哉

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
論朋黨事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
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
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
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
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臣直謹按君子同德小人同惡各以類從而俱
謂之朋黨蓋名同而實異人君惟當明其爲君
子而信用之明其爲小人而斥逐之若兩用而
並處必交惡而相攻小人必勝君子必不勝然
後小人得行其志善類絕迹政紊而國危矣文
宗能知虞卿汝士之邪而惡之而不知宗閔爲
黨之魁乃使與德裕夫豈宜哉

夏六月以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
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
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
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
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
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
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臣直謹按政出於中書而斷於天子公也政專
出於天子孰無獨斷偏聽之私而專出於中書
亦豈無作福作威之慾必上下相可否一於公
而無私斯爲善政若曰安用中書曰八年天子
聽其自行事皆非也然宗閔纖人而忌鄭覃豈
宜宅宰物之地哉覃既進而宗閔復罷宜矣

開成元年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同平章事鄭覃以爲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爲人勿問親疏朕

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臣直謹按史稱文宗之質甚美觀此所論表奏華而不典宰相不宜避嫌棄才皆至言也非質美而何當時宰相若覃等有能數求儒彥日侍講論以帝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則義理明德慧增必能別忠邪辨是非不爲小人之所誤矣惜乎覃以經學稱智不及此徒以詩不足學爲對惜哉

魏謩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鄉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臣直謹按謩先爲補闕時嘗諫文宗收市女子既見襃諭至是所對尤明切得史臣體可謂有爭臣風不忝厥祖矣

冬十月貶韓益爲梧州司户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臣

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臣直謹按人才固難得而亦不易知石以益善理財舉之初豈知其無所守連坐舉主石安能免而文宗乃喜石不掩護爲公且曰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庶人易得蓋不責備之意王者之言也石爲相而不知人能無愧乎

二年夏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上對中書舍人

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臣直謹按君德莫先於節儉儉則節用而愛人雍熙之治所由致也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清約儉素始終不變其服澣濯之衣未可謂爲末節公權直欲因此以納諫與向日心正筆正之

對同一意也文宗復屈爲諫議大夫豈非有悅諫之美哉

三年冬十月以郭旼爲邠寧節度使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臣直謹按郭旼以外戚有勲勞固宜擢方鎮而以二女啓外議公權能言之文宗能出之可謂美矣惜乎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所以行事不能一一盡其善也

夏五月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

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

臣直謹按四人爭於上前覃與夷行之詞切直珏與嗣復之言私憤宜珏與嗣復退也而文宗乃罷覃與夷行何哉毋得感於嗣復上累聖德之一語也史稱覃清儉夷行耿介故爲嗣復等所疾公論蓋有在矣

五年春正月武宗即位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

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二者
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
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
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
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皆
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
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任者惟裴延
齡輩宰相署勑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
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
不理哉

臣直謹按德裕嘗慽牛僧孺對策侵詆其父遂
啓朋黨之隙故初入相首以是爲言其詞意明
且切矣然亦自取之也世謂德裕之鄙多君子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自陷於
鄙君子果若是乎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三月上以仇士良譖遣中使
就誅嗣復及玨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
新即位玆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

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
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
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
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
着白誅之未晩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
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
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寃
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
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
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玨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
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
妃嗣復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玆事
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遠州刺
史

臣直謹按天子之位天意有定雖出於父兄之
建擇或出於大臣之推戴不可以經營而得蓋
有天意存焉武宗越次而立乃獨德於閹宦而
逞憾於宰相何其識量之不弘哉非德裕等之
力救則妄殺之失終爲君德之累先儒謂功未
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以爲溶與成美之報

蓋不誣矣

夏六月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着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臣直謹按公事則公言之古有是訓夫以臣下言事輙乞留中非佞則讒德裕謂文宗末年始有留中之疏蓋獻於訓注小人之所教也武宗

詔禁止可謂至公至正之道矣

二年冬十一月以高少逸爲給事中鄭朗爲諫議大夫上嘗謁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閲諫疏多以遊獵爲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横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遽遷以賞之

臣直謹按武宗頗好畋獵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諫官有言多不聽及聞太后之誨即自省節至是聞諫不惟改容謝之且又遽遷賞之可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矣惜乎不能推類以盡其餘而不克保其終也

四年夏六月以杜悰同平章事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勑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勑悰同選上曰勑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勑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臣直謹按人主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降於驕心

而道心則未嘗泯馬武宗英斷削平僭亂其功甫就即選善令之女子驕欲之心形矣方其私勑監軍蓋恐外廷知及聞杜悰不從遽勑勿選而召悰入相且以魏徵期之非道心之不泯乎使得伊傅周召爲之輔而進以帝王格心之學其功烈奚啻爾哉後之明君賢相固宜從事於格心之學也

秋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於

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
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
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
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如
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
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
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恊遂殺稹滅其
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
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
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

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
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
潞州以應謡言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斬之
加李德裕大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
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
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
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
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
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

深議約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
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
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
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臣直謹按唐之藩鎮盤結莫能制馭久矣及是
武宗英斷於上德裕運籌於下料度事宜處報
機急懸斷動中離三鎮之黨與革軍中之三弊
讐以文告申以戒勑由是元逵弘敬如連臂使
指誅稹取弁如摧枯拉朽蓋由德裕才氣謀畧
迥出輩流加秩賞爵宜矣吁使武宗多歷年所

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宣宗皇帝大中二年春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獨至亂未嘗不任
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
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屛風每正色拱手而
讀之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
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
具員御覽五卷實於案上

臣直謹按用賢則治用不肖則亂古今皆然惟
君能辨賢不肖而用舍之則可以致治而弭亂

太宗興王致治貞觀爲盛觀於金鏡政要二書可見矣宣宗讀金鏡而以用賢退不肖爲首務揭政要於屏風而正色拱手讀之可謂有致太平之志矣惜罷李德裕而用白敏中令狐綯則知人之鑒不少繆乎

冬十一月以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上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臣直謹按易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蓋尚德不貴飾也唐室閨閫固多慚德若宣宗之於萬壽以儉約教戒嚴切周至可謂有正家之法得易象之意故自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不其偉歟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臣直謹按宣宗務致太平留意民牧一聞韋丹有遺愛於江西即命杜牧紀其遺愛刻于石而又擢其子宙爲御史故史稱當時百吏奉法海內安靖良由激勸之有道也

夏四月周墀罷爲東川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臣直謹按周墀之論可謂法語之言矣宣宗能無從乎至諫開邊忤旨而罷及聞鄭顥之言始加僕射宋儒范祖禹謂宣宗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於是可見

四年春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置制使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爲置制使初上令敏中爲萬壽公

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昏盧時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

臣直謹按語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鄭顥之怨敏中非一日所譖非一語宣宗訖於不行豈非明乎向使宣宗出顥所譖之書廷議于法投畀有北以懲譬百僚不亦尤明且遠乎惜

宣宗忍受而姑貸之也

六年春三月赦先賜大將軍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勑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臣直謹按宣宗謹事太后優遇元舅至賜莊免稅雖從廷議而罷尋擢羽林統軍則始卒共守之言不克復矣蓋自以爲孝毋之所推也然不知天子之孝在於安社稷保宗廟傳子孫乃爲孝之大豈徒區區順承於生母而已哉

八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爲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

臣直謹按多設諫官所以廣耳目耳目廣而職弗克舉是下負上職舉而言不見聽是上負下若宣宗謂諫官要在舉職而於牛叢輩日聞所

未聞則上下豈有負乎至賜牛叢以緋而惜紫則其慎惜官賞益可嘉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有勑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勑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其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孤綯

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臣直謹按內侍擅政宣宗急欲裁制之而謀於近臣若常淟令狐綯之策未爲不善而竟不能用且上不密而使之窺見其奏章故宜南北司相惡如水火也唐祚之亡蓋基於此後之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冬十月以李行言爲海州刺史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臣直謹按宣宗詢及芻蕘而知李行言之爲政可謂能達下情矣然謂行言性執索盜盡殺似一酷吏未聞他異政而遽超遷之則知人之明用人之當果若是乎宣宗以察爲明人多僥倖於是无信

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强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常淟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淟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淟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臣直謹按書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蓋上下之情通也宣宗惠愛民物擇任牧守處分中情雖抉擿幽隱炫燿聰明頗失大體然大中之政民思詠之豈非賢明之主能然哉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爲鹽鐵轉運使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勑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要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勑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臣直謹按宣宗賞仲郢之言而止劉集之進可謂聽納規諫愼惜爵賞矣他日醫工治疾有效

止給月錢而不與官豈非有感於仲郢之言歟
十三年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

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再得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臣直謹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得賢則信任之體貌之不賢則去之若既任之復防閑之使臣下疑畏顧忌又何暇展布四體以任職乎宣宗務察而多疑故於大臣體貌甚恭防閑尤密雖有賢者不得行其志不賢者亦得以苟容故令狐綯等每聞勑戒輒汗沾衣惟事持祿保寵不復有所設施蓋由宣宗不能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故也

冬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與

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拜相

臣直謹按宣宗雖慎惜爵賞而人多僥倖故伸言及之宣宗驚以爲亂伸復對以亂亦非難不過於激乎蓋宣宗春秋漸高內則腐夫握兵權政外則強藩逐帥易守背莫能制不止於僥倖而已故一再傳遂致亂亡伸言不誣矣然大中之政後世思詠之號爲小太宗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九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

宋太祖建隆元年冬十二月以竇儀爲翰林學士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即諭以朕意趣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臣直謹按中庸曰敬大臣也尊賢也禮曰君子式黄髮下卿位皆所以致尊敬之禮而不卑其臣也迨後世衰俗漓君徒知以爵禄奔走士夫夫固不知樂道而忘勢臣徒知聞命奔走以徇利亦不知樂道而忘人之勢漢高踞洗見酈生而生以爲讓至此宋主又以跣足召學士而儀不肯進二臣可謂能自重矣遂使漢世自是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宋主自是接對群臣未嘗不冠帶豈非有感於二臣之言歟然則後之爲君者固宜體貌其臣而爲臣者又可不以禮進而義退哉

二年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爲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

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

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
皆以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
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
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
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臣直謹按自昔佐命勲臣鮮克令終蓋恃功過
寵勇悍故態觸事而發干紀忤主有不自覺而
創業之主亦多起自行伍分非素定禮節簡畧
致相猜忌馴致誅戮亦不得已如是而欲盡終
始之義厥惟艱哉若宋藝祖釋將權於杯酒杜

嫌疑於片言君臣始終恩義兼盡前代所未有
也眞可爲萬世保全功臣之令典歟
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
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
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
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
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
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
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
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

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
吏民愛之
臣直謹按漢超强娶民女不償民錢皆武將故
態不自知戾於法而爲民所訟也太祖喻以漢
超之勲貴亦足以讋服訟者之心矣而猶貰漢
超之罪但令改過還所娶償所貸不亦仁之至
義之盡歟此所以得漢超之感激而益修於政
理也
三年春正月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
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

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
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臣直謹按天下主於一人人君主於一心公平
中正高明廣大心之本體也惟蔽於聲色貨利
或誘於土木甲兵或蔽於遊田逸樂或蔽於神
仙禱祠出入起居必不欽發號施令必不臧天
下何由而治太祖洞開諸門指示臣下曰此如
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此其所以爲興王之
主而垂三百年之祚何莫非一心公平正大之
所致歟

春二月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
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
自今諸州決大辟録按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臣直謹按藩鎮擅生殺自唐季已然太祖深懲
其弊漸收其權此令大辟録按奏聞蓋其一也
自是以來方鎮帖服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
太平有以哉
冬十月以趙普爲樞密使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
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闘戰不息生民
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
其道何如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
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臣直謹按宋儒朱熹有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
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
仁者之功臣謂熹所言固普之功然非太祖之
英明果斷則普之謀雖善未必見用此蓋明良
相遇宋業所由興也歟
乾德元年春二月天雄節度使符彦卿入朝太祖欲
使彦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
言之宋主曰朕待彦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
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黙然事遂寢
臣直謹按五季之亂内則權臣擅命外則強鎮
握兵宋興内外廓清雖太祖知幾善御亦普之
深謀遠慮故以彦卿姻舊太祖欲使典兵而普
累諫不已卒寢厥命創業君臣相與防閑固如
是夫然彦卿有勇畧善戰聲振殊俗两女皆后
累朝褒寵而能與時進退其亦名將中之賢者
歟
二年春正月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爲已
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
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聞叩門聲亟出宋主
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
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
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
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
則彈丸黒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
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
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
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

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
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
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
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悟卒用其人
又有群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
請宋主怒曰朕固不爲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
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
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

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臣直謹按普以太祖潛邸舊臣定策佐命傾竭
自効剛毅果斷時未有比太原幽燕之役終以
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可謂賢相矣然性深沉
有岸谷多忌刻廷美多遜之獄普有力焉蓋學
問之力有限患失之心猶存君子固所惜也

冬十一月竇儀卒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
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
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對曰此必蜀
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
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爲相趙
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臣直謹按竇儀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才不但博
洽古今而已太祖既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欲用
爲相宜矣而爲趙普陶穀所沮及卒乃諭左右
曰何天奪我儀之速耶不責忌者而責之天亦
可哂也

開寶二年冬十月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
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
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

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
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
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
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履艱苦宋
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臣直謹按太祖興自戎帥長慮却顧深懲方鎮
之擅欲一天下之勢既以杯酒之間釋諸勲臣
之兵至是又因後苑之宴解諸藩鎮之任而行
德等情弗知幾猶競功閥卒皆罷鎮獨彥超諭
意先請退良可嘉也

三年春正月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年已七十餘宋主召見便殿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臣直謹按自昔處士高蹈遠引朝廷多表異之以敦浮抑競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焉然嚴隱自名以詭祿仕至號終南萬少仕途捷徑又豈高尚之士哉若昭素被召至京卒辭不仕誠可重矣況所對二語不惟可以壽國本亦且可以壽吾身太祖所以愛其言而書于屏几也宜哉

五年秋九月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藩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臣直謹按唐末以來藩鎮酷虐民生塗炭太祖深懲厥弊既罷藩鎮又以文臣分治大藩於是權歸於上民生咸遂仁厚之澤傳及祚胤良有以也

太祖神德皇帝開寶九年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臣直謹按慎惜爵賞固王者美意然有功不賞亦非所宜彬有大功裂地封侯未爲過況一使相乎況既許而復食言乎徒中彬之億美之笑矣彬廉且仁至謂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豈以利爲心哉不過爲此言以自觧未可以是短之也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夏四月以竇偁郭贄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爲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臣直謹按孔子曰遠佞人又曰焉用佞蓋巧言令色誠可惡此竇偁所以叱賈琰也當時太宗

下能無忤然竟擢用之以旌其直非賢明之君
能然乎史稱偁有操尚可嘉也信夫
八年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
㵾也當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
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
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
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
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毁焉王每有
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
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

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
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
園召坦慰諭之
臣直謹按姚坦可謂端人正士血山之喻不惟
有警於益王而且有感於太宗惟小人不樂檢
束故託王疾以間之非太宗之明鑑其能免乎
然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太宗兼之矣
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瘞
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
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屢
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
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
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
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臣直謹按普歷輔兩朝勲業隆極而預聞顧命
有德於太宗尤盛其始終全美恩禮優厚固宜
無比但當以盧多遜之毁退休㒶㒶一旦乘機
自陳再登元輔遂甘心於多遜反爾之報則然
矣而涪陵何辜乃爲太宗盛德之累惜夫

冬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
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昉初與盧
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
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
常毁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
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
耳凡士未達見當時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
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
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
使人不敢言也

臣直謹按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若此數君一時進用咸能勵翼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各[illegible]其道者矣若宋琪爲程羽賈琰所抑而不尤[illegible]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汚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皆人所難能而李穆則文學孝行稱于時李至剛嚴簡重王沔臨事精密亦人所不及而況皆能以禮進退謁然承平多士之風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于學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旹以筆法

臣直謹按自昔人君當熙治之時未有不留意於聲色田游土木禱祠之事惟明主則不然若太宗聽政之暇每以觀書爲樂銳意字學洞臻精妙遂置侍讀侍書之員而以文仲著充選更直御書院史稱文仲器毅淹雅著善於規益可謂克稱其職太宗知人之明不亦美哉

雍熙元年春正月李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尔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臣直謹按古者賢君視臣如手足有疾則臨問旣薨則臨喪如唐太宗之於玄齡如晦魏徵愍悼尤極與此太宗憫念李穆無異蓋君明臣忠始終之義固若是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摶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相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臣直謹按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世其來遠矣尭之巢由漢之嚴光唐之孫思邈宋之陳圖南

昔高蹈之首稱者也圖南善前知嘗遠聞太祖
登極一笑墮驢曰天下自此太平矣當太祖之
世嘗招不至及此自言天下太平乃來朝覲所
對太宗皆致理興化之言而不及導養還丹之
說可謂高尚其事矣太宗所以褒賜優厚聽其
還山以遂其養高之志也歟

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
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屬仍毀其所居因謂
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
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

存無得建置

臣直謹按自昔異端惑世誑民皆庸之主鮮不
崇尚清明之朝禁戢惟嚴太宗惡其惑衆藏奸
配流禁革嚴行詔示可謂有道仁聖之主矣伏
惟我
孝宗皇帝嗣極之初首罷永昌之役繼允大臣建白
毀新創之寺觀汰額外之童行有司奉行間有
未周而崇正黜邪意向已端蠹耗漸除俗習歸
正惟
陛下克篤祇承益加汰斥豈不賢於宋太宗哉

夏四月宴群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
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
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
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
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
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臣直謹按明良喜起之歌鹿鳴伐木之詠皆虞
周盛時君臣燕樂之詞也於頌美之中有責難
之意寓焉豈後世宴安耽樂之可比哉若宋太
宗撫時錫宴賞花釣魚良惟世臻熙皞樂以天

下觴詠倡酬寧無頌不忘規然視虞周之作則
有間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游載諸大誥
列聖重光嗣序天葩賡藻儷美虞周臣下頌揚追配
風雅視宋室徘徊雷榎之讌不軼駕而絕塵哉
如臣寡陋亦嘗叨逢其盛何其幸歟

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
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
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
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

書皆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臣直謹按人主一心衆欲所攻嗜好一形奸佞乘之太宗自謂無他好惟好讀書則奸佞無自而入矣然豈徒從事章句而已哉蓋每見古今成敗輒務從善改惡可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也此其所以身致太平功業炳然而爲後世所稱歟後之爲人君者尚宜監之

商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貶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臣直謹按古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蓋天討有罪非人君所得而私也若利用有十罪而爲趙普所按太宗雖欲庇之而終不能得至磔于市聞者快之則人心所同惡天討所必加也然則趙普亦何容心之有哉

淳化元年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

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臣直謹按準誠剛直守正嫉邪太宗器重之謂可大任宜也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乏包荒之量故楊徽之嘗言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趨競澆俗浸薄觀此可信

五月上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

與上諫疏慕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臣直謹按太宗繇繪正殿未爲過侈一聞謝泌之諫輒代以赭堊且遷賞之可謂從諫如流矣蓋太宗勵精勤儉好納諫諍有過知悔此其所以克致升平功業炳炳卒爲宋之太宗宜哉

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

州乃以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臣直謹按自昔翰林學士號爲天子私人蓋以文學侍從職論思備顧問預其選者比之遡玉清凌紫霄不啻登瀛洲而已職清且要非學行兼優者莫克稱焉故范杲之躁競張洎之傾險太宗皆不之任而獨有取於士安固其宜哉

四年夏五月以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

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彼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臣直謹按太宗謂恨不得爲學士所以甚言學士之職貴重無比與居其職者竭誠以報國耳若水所對乃志於道德者之言而功名富貴非其志焉此若水所以爲賢臣而太宗亦深然其言也

五年秋九月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

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如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臣直謹按豫建儲貳帝王首務太宗多歷年所儲位久虛至是乃咨決於寇準亦已晚矣然準之所言足爲萬世建儲之龜鑑也惜準於真宗

末年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之邪謀坐
南荒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詎不信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

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臣直謹按太宗革五代之苛政拯民生於塗炭四海乂寧天貺昭答觀燈賜宴君臣同樂固其宜也而蒙正因此進諫欲君視近及遠思艱圖易可謂事君以道矣太宗雖色爲之變而心豈無所感歟後之爲大臣者當以蒙正爲法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可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至是罷相判河南

臣直謹按昔者趙普嘗進擬一人太祖裂其奏普復綴緝進之卒用其人後果稱職與此蒙正所舉之人必用乃已無異焉可謂不阿徇以爲容矣若君非賢明如太祖太宗則不以爲擅且以爲私而疑間百端其能免乎惟其明良相逢所以克濟于理也歟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禮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臣直謹按端有器量寬厚多恕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觀此所載可信不誣故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由相

臣協和之所致也若有小人間於中則和而雷
同上矣是又爲人君者所宜擇焉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
来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
中外胥悦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
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冠準謂曰人心遽
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
醉而能以李至李沆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
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
辭謝帝不許

臣直謹按太子國本所以係天下之人心人心
屬於太子即社稷之福太宗何爲而不懌及聞
準言遂悟而樂飲且以李至李沆並兼賓客可
謂儲輔得人待以師傅之禮宜也傳曰爲天下
得人難太宗得之矣

至道三年六月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
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
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
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
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
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
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
也

臣直謹按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苟以仕爲通
溺而不止而患得患失焉則人人得而鄙之豈
獨取輕於上之人哉若水所以秉高邁之節全
進退之道正欲上弭輕士之心下激恬退之志
故於真宗初政即以母老辭其有裨於士風大
矣若水早遇異人許曰神清可學道又曰急流
中勇退人也至是異人之言乃驗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一

宋真宗皇帝咸平元年冬十月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爲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帝言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扵

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臣直謹按宋至真宗之世輔相多賢如齊賢慷慨有大略沆光明正大世稱聖相敏中廉潔自持喜愠不形楊礪棄官侍母不伐科名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一時並命咸稱厥職而沆爲最優咸平景德之間號稱盛治之時良由相得其人故也

三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

臣直謹按彬以器識受知太祖膺柄用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所舉二子璨則仁敬和厚有父風瑋則不如父寬然自以

一家皆官至節度使而瑋之事功居多璨不及瑋彬言良然

秋七月以呂文仲等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文仲爲侍讀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臣直謹按古云典詞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爲貴自惜因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每以觀書爲樂真宗

增置講讀學士相與講論咨詢治理訂定經史丁謂充紹先志矣然其所選者皆詞學該博之士而未究性命道德之源豈有格心輔德之益他日真宗崇奉天書之矯誣成於杜鎬神道設教之誤對君子惜之

四年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刼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

詔群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臣直謹按靈州必爭之地棄之固不可守之亦未易惟早募土兵大興屯田須遣援兵庶幾先伐敵人之謀守斯可矣奈何棄守之宜方議未決而齊賢且欲募戍兵於江南尤非便利宜真宗之不從也曾未數月孤城被圍餉乏援絶遂陷于賊真宗聞報悔不用沆言亦奚益於事哉書曰有備無患茲非無備之所致乎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六年六月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罷求館殿之職

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馬準至三司撿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臣直謹按恕善理財賦而準能從善蕭規曹隨咸可嘉也其謂君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尤爲名言厥後真宗矜功侈德侍祠土木之費甚大恕言不其驗乎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薦諫封疏凡五十二奏

惡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賁直邪及文中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田恐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臣直謹按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田表聖骨鯁蹇諤蔚爲名臣身沒之後持降褒命以賁直操所遇之時然也惟說辯自信道不詭偶故未究於用云

景德元年秋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沐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辯帝始不疑

臣直謹按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事畢士安既薦寇準又爲之辨誣且曰北虜爲患正宜用準未幾契丹大舉入寇二人合辭請幸澶淵竟成茂烈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天下又安非二相協和之所致歟

冬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

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冠準言
是也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嵩寒左
右進貂裘帝卻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
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冠準固請
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
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
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
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帥麾衛士進
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
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
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
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
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
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
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
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
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
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
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百年無事不然
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

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
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使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
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許汝
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
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
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
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
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
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
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
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
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
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
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臣直謹按冠準奇才大略力沮群議勸帝親征
不然天下其中分矣乎所幸者宋運方隆撻懶
先殪於流矢虜勢挫矣所以不戰而請平也帝
方臨事而懼惑於間言亟許虜平自此兵休民
息天下乂安厥功茂哉惜未盡用準謀聽虜自

歸不復遐邇遂貽慶曆之悔馴致靖康之禍識
者以爲近世儒臣劉定之著宋論及取欽若孫
沖之喻爲非譖何其迂哉
中祥符三年春二月贖呂端第賜其家端諸子多
不同要借第以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
令其取第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
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
置第爲掌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
言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臣直謹按昔唐太宗嘗贖魏徵故第還其子孫
此真宗又贖呂端舊第還其子孫而經紀尤爲
委曲仁明之主所爲無異而二人之功業亦宜
施及於後人書曰賞延于世二君有焉
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
平士獄成抵法大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
仰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
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
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
此社稷之福也
臣直謹按權閹之禍莫盛於唐宋懲唐弊每加
裁抑而獻卿乃猶論救守恩何險詖若是邪是
謂獻卿立朝微卓犖大節信矣真宗貶獻卿而
誅守恩英斷偉哉
年夏四月寇準罷準以三司林特附會邪險惡之
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
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
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知仁之主孰
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
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
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
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臣直謹按準剛正疾惡小人怨誹固宜而真宗
亦惡之何邪蓋是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
帝以封祀陳彭年劉承規蒐講墜典大修宮觀
而林特佐以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蠱惑帝
心斥逐忠正此準所由罷也真宗不終厥德其
此輩之罪歟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爲樞密副使先是旻爲軍前副
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
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

來捕諜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擇吏使觧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臣直謹按旦爲首相事至不膠若西夏告飢契丹借幣皆以一言折之不特處此一事而已信哉眞宰相也

七月王旦罷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凌策李及

十一

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臣直謹按旦當國最久知人善薦有謗不校如於寇準不惟不校其謗而且力薦其賢卒後歲餘準竟復相雖由乾祐天書之上而亦思旦自代之薦旦可謂賢相矣惟受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能無愧於聖相之言乎

天禧元年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受命

臣直謹按迪有公輔才既居相位正色危言可謂社稷之臣而丁謂性憸狡拯務迎合一時並進賢否混淆眞宗晚年惑於符瑞進用非人雖迪入相亦不適時去矣先儒胡一桂曰眞宗景德以前足爲繼時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耳信哉

十二

乾興元年夏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林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

陵亦無識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
半繼一以水衆議曰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待命謂北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
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
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
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
於絶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
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
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
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
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
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
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
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加律議功曾曰謂不以忠得罪宗
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
中正出知鄆州

臣直謹按真宗時邊境乂謐文治洽和崇奉天
書僥言符瑞造端於欽若傅會於丁謂以此固
寵擅權而謂尤憸狡排斥異己交通宦侍至是
死誣允恭擅易陵地得罪貶逐雖出於王曾之
獨對然人心快愜咸以爲宜史稱黨惡醜正幾
敗國家謂其尤者信哉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
爲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
理多所按薦尤爲僥倖帝嘗問曾曰此臣僚請對
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
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
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

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
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
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臣直謹按仁宗初政進用相臣多思先帝遺言
如宗道夷簡是已惟演則太后姻家尋亦罷去
獨曾正色危言能使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
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者歟

帝初御經筵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
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
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

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輿即拱立不講
帝即竦然改聽
臣直謹按自商高宗與傅說之論學而歷代英
君明辟之經筵所由設也講讀經史以求古今
治亂得失之迹啓心沃心以盡格致誠正修齊
之本蓋輔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格心豈
徒爲觀聽之美哉此仁宗即位之初遂御經筵
爲是故也伏惟我
祖宗列聖選用儒碩崇重
經筵講帝王傳心之學致躬行實踐之功是以德
業光大治化隆盛有由然也臣昔備員勸講獲
覲
憲宗皇帝緝熙時敏邁古帝王洎復恭侍
孝宗皇帝於青宮每見講讀經史專視諦聽至講
文華大訓則肅容拱立視宋仁宗左右瞻矚容體
不正度越遠矣始終典學日新又新臣今又有
望於
陛下幸留意焉
仁宗皇帝天聖三年冬十月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
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

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爲五
鬼姦邪憸僞誠如聖諭
臣直謹按欽若傾巧矯誕黨邪醜正仁宗初年
以太后召再登政府然亦不能大用事如前日
矣仁宗素燭其奸至是諭諸輔臣王曾具實以
對仁宗之明曾之賢於斯見之
七年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丁未夜
大雨震電宮内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
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
夕延燎殆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
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
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
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玉
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
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
天之告戒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
衛者罪而下詔不復繕修
臣直謹按真宗興建此宮以奉玉皇聖祖諸像
天書符瑞諸圖誠出於矯誣宜爲天所警戒如
群臣之所論也此豈王曾之過而獨見罷何哉

者肯於太后儀禮每執不可近戚請謁多見裁
卽以太后因是罷之士論固不韙也

明道二年春三月帝始親政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初劉太后受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迺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先是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辛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豈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臣直謹按宸妃李氏實生仁宗劉太后既取爲己子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無敢言者以是帝亦不知爲李氏出也及明道元年春二月李氏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既薨呂夷簡面奏太后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少頃獨立簾下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尚念劉氏則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諭內侍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曾道來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至是仁宗追悼啓視玉色如生乃不信間言待劉氏益厚夷簡之力也史謂夷簡深謀遠慮有大臣之度於是可信

二年冬十一月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臣直謹按臺諫以糾劾爲職取人以孤介爲先彼呈身識面賢者所不爲而旁蹊曲徑奸佞所不恥故出於中旨者未必皆正士而舉由宰相者未必皆私人祖宗之法雖不可壞賢相之舉亦不必疑若必舉於中丞知察而後授則中丞知雜果皆賢於宰相乎故惟視舉者與所舉者之賢否何如斯得其人矣

景祐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臣直謹按無逸一書周公作以告成王首舉商宗次舉周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末舉商王以俾成王知所以戒法其恭勤憂畏則可以得壽戒其沉湎耽樂不至於夭遏蓋人情莫不好逸而所好有甚於逸者生也人情莫不惡勞而所惡有甚於勞者死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以其所甚惡而釋其所惡則知無逸者必壽而享國長久縱逸者必夭而喪身亡國此周公所以為戒王作無逸書也孫奭所以為仁宗獻無逸圖也仁宗既揭于講讀閣又命蔡襄書于閣之屏其有得於無逸之旨而欲常目在之以致其法戒之意歟後之為人君者可不所其無逸哉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詔曰致仕官僅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臣直謹按中庸有曰重祿勸士又曰餼廩稱事蓋祿廩仕者之俸也仕而受奉必思效職以圖報政曰士之報禮重也苟食若食息若事不幾於素餐乎在職而素餐尚不可況致仕而給祿乎夫朝廷給致仕之祿非特養廉優老亦所以尊賢而報功也受其祿者盍亦思吾果嘗有功於國乎果可以當賢者乎若果賢而有功猶宜思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易為而徒食辭之可也世乃有得自陳請而安享以為榮者焉仁宗詔優給致仕官俸可謂過厚此上之恩意固宜然矣而臣下可安受之乎臣故以為致其仕者宜辭不宜受也

寶元元年春三月以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為翰林學士時章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黙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

臣直謹按唐玄宗嘗遣內侍召宋璟璟不交一言玄宗器重璟至是得象正色待內侍而仁宗又器之明主之取人類如此世有邪佞之徒專媚內侍以進取而人主亦多聽之蓋佞昏相濟其亦異夫明良之相逢者矣

二年夏六月詔省浮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

臣又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
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
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
搖人心宜申諭之
臣直謹按是時西夏犯順調費頗廣裁抑浮費
以佐軍需固理所宜而兵吏廩祿則非所宜節
此詔旨所以快人心也古云德音不其然乎
康定元年二月除越職言事之禁時禁越職言事富
弼因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
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臣直謹按先是呂夷簡以范仲淹等言事黜之
遂禁百官越職言事至是踰四年乃因富弼之
言而除之言路以開下情以達夷簡有愧於弼
多矣仁宗之明亦可謂不遠復也歟
慶曆三年春三月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
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召夏
竦為樞密使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
右正言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
為樞密使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
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

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
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
堅改授資政殿學士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
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用
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
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曰好名好進彰君過願
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
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
帝分別言之初召諫修與襄等交章論竦姦邪傾
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
三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
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
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
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
泣後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上即日詔竦
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
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
號以為歡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
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

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臣直謹按仁宗在位既久鋭意國治至是更用大臣增置諫官咨詢政理一時忠賢並進佞邪疏斥慨然革弊修法變勸農桑興學校西師雖未解嚴而政令爲之一新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君臣之際何其盛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群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特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臣直謹按仁宗從素之規諫冒暑出禱而得雨可謂誠足以動天矣至以素言出二女其亦有感於素之忠諫歟君以誠格天臣以誠格君傳曰未有誠而不動者信哉

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黙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

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

上當時之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

臣直謹按書曰率作興事曰明作有功皆君臣相責難也仁宗勵精圖治責成輔相數加延問至賜手詔開天章閣給筆札使各條對於是群臣將順不暇咸務傾竭振弛懲玩興建釐革纖悉靡遺或奉詔旨盡一須下誠有如書所云矣然求治太速責效太甚銳於始而不究其終小人不便者亦多所謂致大成裕訏謨定命之懿亦鮮矣哉

明良文泰録巻之十一

明良文泰録巻之十二

宋仁宗皇帝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能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聊下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道猶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見賢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徹看亦求資益但恐卿等勞爾

臣直謹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念終始于學詩曰於緝熙單厥心皆大臣勸君勤學之言也學豈可暫作而暫輟哉仁宗以兵事輟講至是從趙師民之言而復御經筵且諭曾公亮等以聽講不倦蓋有意日新又新於聖學矣此其所以爲仁明之主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學哉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

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
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
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
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
帝從之
臣直謹按宋初太祖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聖
賢深意以興學爲首務矣然僅立京師耳于茲
八十四年仁宗乃詔興學之詔而通立於郡邑
定宵衆之議而務本於行實歐陽修所謂盛矣
之事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其此謂也

夏六月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
何罪罹此黙禱上帝願歸咎於朕躬余靖等言災異
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
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
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臣直謹按旱蝗爲災固由政事闕失君能修省
自然感動天地歷觀古昔帝王桑林之禱雲漢
之詩皆省躬修德應天以實故天意回而災異
弭也若仁宗慨發咎己之詞余靖從進實踐之
言皆臣克謹天戒益修政事此其所以致刑厝

之治也歟
九月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
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抑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
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
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
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
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勅
古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
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臣直謹按衍清約勁正裁抑僥倖可謂賢相故
上下交稱之若執中寡學少文希世用事衆論
排之宜矣然門無私謁演要三篇建儲一言適
契眞宗之意亦足稱焉此仁宗所以排衆議而
決意相之其有自哉
八年夏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爲樞密使龐
籍參知政事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
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
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
乃出知河南

臣直謹按天子之職惟在辨正邪公黜陟而已若竦之奸邪藉之通脫法令庠之明練故賢皆仁宗素知之至是因災異罷竦而用庠藉可謂邪正辨黜陟公得乾之剛離之明矣然以天變出竦所召豈一人之咎哉固宜上下交修惟時惟幾可也

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脩媛之變帝以美人有定難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欲動搖中宮以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數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臣直謹按漢馮婕妤身當猛獸未聞有所尊異今張美人因定難之功遂進貴妃之位蓋由夏竦首倡褒賞之議王贄迎合附和陰爲美人之地邪佞之相濟固然也非何郯之別白仁宗之覺悟中宮不幾於動搖乎若郯可謂良御史而仁宗亦明矣

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饌飲之節章懿太后嘗賜金龍小紅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illegible]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止八人爲夫服哀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御此用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賞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臣直謹按自關雎麟趾之化衰而閨門懿淑之行鮮況帝姬主而驕肯者乎若魏國大長公主孝敬賢明循理守義誠可重矣仁宗禮遇優渥臨視慰悼雖孝敬之所推實重其賢矣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顧用堯佐益自回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班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

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彦博由妃嬪致
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爲弼時
彦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
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
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别駕王舉正言其
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能彦博知
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
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彦
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臣直謹按堯佐爲宣徽皆出彦博之除擬斯過矣介發彦博之交通失簠簋不飾之意亦訐矣然廷辱宰相而不責臺官則禮貌大臣之道缺斥責臺官而姑貸大臣則聽言納諫之美違故罷彦博而斥介使俱無怨焉厥後二人相繼進用皆爲名臣則出於仁宗之善處可謂仁且明矣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法

至和二年夏四月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臣直謹按抃糾劾不避權貴鐵面之目宜矣然一時正人君子皆賴以安可謂得體韓琦嘗稱之曰閱道真世人標表信然

六月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彦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黄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

臣直謹按至和以來進用老成朝野倚重如弼再使契丹南北生民得以休息彦博公忠直諒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哉

以張昇爲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

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
誅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臣直謹按語曰德不孤必有鄰然君子多介特
不群小人則朋比附麗若昇為人清忠諒直仁
宗謂之孤立信矣而昇乃因以諷諫帝為感動
豈非忠且直哉
嘉祐三年夏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
密使張昇為副使時群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
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
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

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
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
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
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荅御史中
丞包拯又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
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
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
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
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
徐當議

臣直謹按琦等論選建儲貳皆誠意懇切蓋為
社稷大計也仁宗依違久之誠不遽忍於自絕
而猶有所俟焉況明道二年已育英宗於宮中
蓋亦有所主而未正名耳傳曰以天下與人易
為天下得人難故久而後定歟
秋七月放宮人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
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
閤而周氏貞氏在十閤中也通請謁御史中丞韓
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
出二人

臣直謹按宋以母后多賢世稱家法之正然文
彥博由妃嬪致宰相張堯佐由貴妃授門使而
假托貴緣干丐恩澤每貽人言至此十閤中又
有通請謁者二人則家法尚有未正者焉雖然
仁宗因月食修陰教放宮人而聞韓絳之言遂
併二人出之亦可謂明且決矣若絳附麗王安
石疏為傳法沙門獨此敢言亦不可以人廢也
皇祐元年夏五月帝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
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
穡之不易也

臣直謹按無逸之書七月之詩皆周公作以告
成王艮以稼穡之艱難農事之勤勞人主所當
知也仁宗作寶岐殿不植花卉而以種麥蓋得
夫詩書之意深仁厚澤培垂國基於是益可見
矣

夏六月以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帝
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
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爲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
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臣直謹按當時孫奭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景
祐中特置崇政殿說書以授之帝多所質問昌
朝請紀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蓋舊學之
臣也故其寵遇始終隆渥仁宗可謂賢明之主
矣昌朝之遭際何其幸哉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
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
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
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
害古今皆有之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

左右內臣令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
言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
今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
餘悉屏之

臣直謹按光忠誠正直遇事敢言選宗室以建
儲副屏左右以防漏泄皆人所難言者而言之
無所顧慮仁宗悉嘉納之豈非由其忠誠之足以
感之歟

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
皆在衆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
直言召人乃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
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
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
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時有詔舍
人院毋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
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令大臣之
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
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
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臣直謹按安石時知制誥謂轍對策右宰相固

爲過疑而論爭舍人院除改文字則未爲不公
罔不可以其後來相業之非而槩少之也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則問
公亮文學之事則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奏法循
理朝廷循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
知者悉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臣直謹按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蓋相臣不和不足以定大事必和
以相濟也若琦參稱杜衍臣公亮之靜重鎮浮
修之文章道德皆一時名賢故能共定大事輔
成治理仁宗用相得人可謂明矣惜後公亮疾
琦專任力薦王安石以間之卒爲士論所少云

嘉祐六年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群臣以儲位
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與知江
州呂誨相繼上疏言之韓琦以光誨二疏進讀帝
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
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
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
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方服王服乃起復知宗
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
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
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從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
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
也願固起之帝曰然七年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
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辭琦言
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
名帝從之琦在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
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
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
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
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
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
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
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日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
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
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臣直謹按仁宗末年儲嗣未定內外大臣交章

論列至是琦以光誨二疏進讀帝大感動遂起
英宗知宗正寺明年秋正位東宮又明年夏嗣
極傳禪之際內外晏然雖宗社之福仁宗之德
亦諸臣惓惓納忠之所致也不然擇立未定變
故以興其禍可勝言哉後之有天下者國本不
可不早定也

嘉祐八年夏四月朔英宗踐阼尋得暴疾詔請太后
權同聽政帝疾甚遇宦者少恩左右不悅共爲讒
間兩宮成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
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

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
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
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
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
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
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
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
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
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
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

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
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臣直謹按小人讒間兩宮成隙中外恟恟琦修
二臣共力調和至對太后或婉詞導以慈愛或
危言激以利害至勸英宗則以舜遭人倫之變
乃見舜孝之大卒致母子感悟慈孝無間人情
安獻繄二相調和之力也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
尚書右僕射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

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
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
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
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臣直謹按母后垂簾非國美事當時琦欲太后
還政難於明言乃自求退以爲諷太后方欲有
退辭而意尚未決琦即厲聲撤簾太后自是不
復出矣時富弼在樞府恨不與聞琦謂此事當
如出太后意豈可顯言于衆哉歐陽修謂琦臨
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觀此尤信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光是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譎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懿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寖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譎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

臣直謙按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故自昔論教皇子必得端人正士與之俱庶幾進德修業如光之所云也然當時以陶爲伴讀亦未爲得人陶始受知於韓琦驟加奬拔及爲中丞攻之如仇微時見憫於妻戚孚加賙恤及既富貴視之邈然故神宗終薄其爲人不復用則當日伴讀之忠益可知矣惟光之言實預按皇子之要規宜爲英宗所嘉納也後之王宫太子者可不益於光之言哉

二年七月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

臣直謙按先是仁宗違豫富弼與彥博同請建儲仁宗許而未果至是英宗歸功於彥博彥博推遜而不居誠爲得體詩曰無德不酬書曰不矜不伐英宗彥博信有之焉

詔宰相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

藥閣陛恭從爲斷官而不以官之進速爲榮滯於
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椠不爲監
臣直謹按是時水潦爲災英宗詔衆舘職脩言
進賢路狹遂命相臣衆士薦人君當求賢以爲
事天之實人臣當求賢以爲事君之實書曰顯
俊尊上帝又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英宗
與脩等其有之矣

冬十二月立子頊爲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
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
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

十八

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
又批于後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
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從進筆請
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
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
不能不動也

臣直謹按神宗時封潁王英宗之嫡長子也正
位東宮素定無疑琦方受命請帝親書名及學
士草制又請親書名蓋慎重其事欲出於宸斷
耳爲時英宗即位僅四年既以疾弗克大有所
爲而遽至憑几之日能不有感於中乎戚然之
容自不能無

四年春三月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
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
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
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
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
耳帝然之

臣直謹按內陽外陰泰道由亨近君子遠小人
朝廷所由治也今奎言君子宜常居要近而小

十九

人未有顯過亦宜包容則又見君子常有不盡
絕小人之心厚德之言也史稱奎君子人也信
哉

夏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中丞王陶謀易置大
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爲跋
扈琦閤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與光兩易
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群小斥陸贄而
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稱爲至闇之主今
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假布陶遂言奎附
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

罷知青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來行而罷則中
丞不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
望素重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
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
還中書

臣直諒按陶欲自規重位乃排抑端良此憸狡
傾險黜之宜矣若奎清名雖望素重於陶豈可
因陶妄訟而與之並黜哉此神宗所以從光之
言而還奎於政府也去留允當神宗初政清明
何其盛哉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
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
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琦
曰爲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
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
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豊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
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
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
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臣直諒按神宗勵精圖治革弊立威而以理財
節用爲務不患不爲患在爲之大過觀其所言
可見矣他日王安石進對適契帝衷蓋兆於此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
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
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
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
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
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
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
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
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
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
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
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
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
其祿以終身乎

臣直諒按安石識論高奇果於自用他日入相
之所設施即今日之所進對神宗懲前代之因

循方果於有爲一聞安石之論議深契其衷所以決意相之向使安石不相而止於侍從則其文學節行高一世誰得而議之是則非朝廷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扶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毋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令中外之臣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臣貞謹按弼所進言已窺知神宗果於有爲安石立異變更之機而卒不能回帝意天下自此多事矣然究其歸豈安石之本意哉程顥有曰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石也朱熹亦嘗論安

石以文章鄉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
任惜以財利兵革爲首務引用凶邪排擯忠良
卒之群奸肆虐流毒四海此天下之公言也而
世方詆訏不已至起三不足之說蓋亦究觀其
下語予臣觀安石所立法如保甲保馬役法經
義哉
朝顥求用之顥奏行者何如耳傅曰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欲知安石者當觀程朱之言
秋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
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

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
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
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
外之患遂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
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
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
怨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
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
臣直謹按純仁首以安靜箴神宗之更張次以
民怨示安石之掊克至進尚書解則又勉以堯
舜禹湯文武之事可謂有堯舜其君之志矣神
宗不悟惜哉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
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
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
曰顥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
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言務以誠意
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

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臣直謹按顥和粹之氣盎於面背而又務以誠
意感悟人主故神宗樂於咨訪至弗遑食惜乎
神宗悅而不繹顥卒以言不行而罷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二

明良文奏録卷之十三

仲宗皇帝元豐元年秋九月以呂公著辭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又言唐太宗能用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善其言

臣直謹按釋老之教唐虞之世固無此名堯舜之聖亦焉嘗知而神宗乃曰堯舜豈不知公著亦曰堯舜雖知此皆誣也公著蓋言釋老惑世誣民非所以治天下不足知宜知者堯舜知人安民而已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效之大如此釋老何足言哉不此之告而曰堯舜雖知此意閒而語滯矣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道中使遺詩祖道當時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臣直謹按古謂仁者贈人以言如崧高烝民尹吉甫以贈仲山甫皇華四牡天子以遣使臣皆贈行之詩也神宗禮遇老臣故於彥博還鎮之日錫燕賜詩恩意優渥當時鮮儷不亦榮矣哉

七年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藉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録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臣直謹按通鑑一書羽翼六經惟光殫精力積歲年幸得成編朱子綱目因之以成蓋實有資

於治道有惠於後學神宗賜名製序寵賚殊遝不亦宜哉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閏二月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爲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臣直謹按光居洛既久若將終身焉一旦起而執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革罷民喜更生如出塗炭時謂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慭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罔無恙而靖康之變可少緩柰何哲人云亡邦國殄瘁惜哉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臣直謹按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有恐傷之耳頤曰推是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使頤久侍經筵則啓沃涵養君德有成柰何不悅者多未幾罷去黨議遂啓惜哉

秋九月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

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而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臣謹按軾以文學忠義稱于時而側翔久矣至是太后思先帝奇才之嘆歲中三遷清要每誦經筵多所啓沃哲宗雖恭默不言而常為之首肯寵遇優渥宜也惜與程頤交惡而又藉以論事忤當軸遂弗克綏厥位友生仲游規戒之辭信有驗哉

冬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臣謹按大防與摯嘗論宋家法八事非溢美摯骨鯁正邪之辨甚嚴而此論人才高下尤為確論二人同相於哲宗聽政之初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偶致哉惜終以直道並見於起止論定之

八年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汝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陛下加察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諮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

臣謹按仲淹當朝不久未究其所欲為然論者每為惜純仁似過其父而猶有父風蓋

其學本於忠恕如爲宣仁辨謗論救蘇軾呂大
防等皆忠恕之所推而救蔡確一事尤爲遠慮
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禍不若是烈也孟子曰
仲尼不爲已甚純仁有焉

欽宗皇帝靖康二年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改元建炎
元年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
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
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
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
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
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
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亦非
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
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
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
勞擬必爲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
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
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濟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
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陛下以[illegible]

法六月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
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
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所推戴
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
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
臣章謂臣爲金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
祠并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
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
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
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
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
僭逆五曰議僞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
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
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
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既受命拜
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
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
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
序則不能以成功

臣直謹按呂中有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

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爲已任抗忠數號中時胥育和守之議决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𤥔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斷言當矣向使高宗枕戈嘗膽信任李綱始終無撓恢復之勢將不大振矣乎

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

臣直謹按自古國家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人主豈不喜安而惡危哉惟君子難合而小人易親故君子多見疎棄而小人則任專且久也若高宗之於李綱黃潛善可見矣綱忠誠義氣凜然動人天下安危係其用舍論諫愷切帝初無不容納一惑於潛善之間則謀不見用相位

九

[illegible]潛善則信任之而不疑何高宗乍明而乍晦哉毋乃偷安之志勝而和議之策誤也

高宗皇帝紹興二年八月秦檜免揭其罪于朝堂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能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崈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崈禮以帝意戒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臣直謹按檜倡和誤國挾虜要君罪惡滔天不可勝誅高宗至是乃燭其奸罷之晚矣不復用宜矣曾不數年再擢相位包藏禍心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指縱鷹犬誣陷善類

十

朕年殘忍在其不肯欽鉞幸終正寢天何惜惜若是耶

四年秋九月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衆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稱慶鼎勸帝親征從之喻樗謂鼎曰張浚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師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金齊之兵日迫群臣勸帝他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帝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對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帝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五年拜鼎尚書左僕射張浚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請因盛夏往討楊么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褒諭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

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別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廢他人所不及

臣直謹按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以立功者有畜威持重以俟時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紹興之初浚以英謀卓識振郤勍敵招降群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向如志可謂能立功矣然其後南北之勢已成恢復之圖宜審故鼎專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此鼎之心也高宗兼用二人宜矣而恢復之勢迄不大振豈非剛明之德有未至歟

九年春二月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慨然曰揚

時初故胡安國與震之亡朕痛惜之[illegible]
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
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
臣直謹按焞早學于程頤質體力行累辭徵辟
久之以薦起入侍經筵卽乞休致高宗謂焞求
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但班列得老成人
亦是朝廷氣象朱震死焞代之乃除少奉常仍
兼說書至是上疏力詆和議忤秦檜遂得丐去
頤嘗以晉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
也信矣

二十九年秋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
射並同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
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
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値黨臣
所不敢
臣直謹按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而思退
傾邪巧詐非其儔也高宗用以並相固非所宜
而謂康伯真宰相何明於康伯而晦於思退歟
三十二年秋七月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
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

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
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
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竦然
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尋以
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
爲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
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
爲之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
以魏公如長城下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
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

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
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
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
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臣直謹按孝宗初受禪卽召浚入朝浚見帝英
武力陳和議之非銳意恢復之舉遣將分兵所
向克捷恢復之勢中外聳望孝宗之英武魏公
之忠毅於斯乎見尋以小人沮撓師潰符離惜
哉

孝宗皇帝乾道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屢儆未從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臣直謹按追尊之禮肇於周太上之號昉於漢歷唐而盛行至宋而再見孝宗乃自謂非常之慶漢唐所無斯言不已侈乎夫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漢高尚矣而置酒誇功識者哂焉奉觴上壽頡利起舞唐太宗宥之而胡越一家尤爲盛美可謂漢唐之所無乎若乃從容傳禪於父寧之時爲然慈孝於承推之際始終無間尊從有加則莫盛於孝宗唐斯愧矣是又爲嗣君者所宜監也

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誠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臣直謹按人君爲天之子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敬生於畏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靡常未易保也非畏非敬何以奉天明而保天命乎此敬天之要在於勤民勤民之實本於躬行允文之對可謂切矣明君良臣不外乎敬爲人君者可不敬哉

淳熙二年夏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臣直謹按漢唐黨禍馴致亡國孝宗知之明言之切且欲百官書紳以致警可謂賢矣然靖康之禍起於紹聖之黨論而乃不言及之豈以祖宗之失而諱之歟

淳熙五年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甘昪三人盤結控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三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臣直謹按朝有倖幸中材之主所不免也而剛明之君亦有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倖幸乘之而入不自覺矣故以孝宗未可謂非剛明之君也然覿以文州刺史權知閤門抃兼樞密都承旨與入內押班甘昪三人相結恃恩專恣非倖幸者乎及是聞俊卿言寤覺其奸繼以趙汝愚之言遂疎斥之凡前因論三人得罪者皆録贈超遷有差此孝宗所以終不失爲剛明之君也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俊卿汝愚之謂歟

淳熙七年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敢欺帝深然之

臣直謹按官有長貳人有賢否長賢而政理佐下可獨出黒白以挽擁長非賢而致乖佐亦豈可附離循黙以苟容乎然國家政柄多爲奸邪所擅而端人正士鮮爲奸邪所容如秦檜當國排去異己遂使腐儒伴食不敢措一詞也至是孝宗諭必大當和而不同必大遂有互相可否之對蓋不可否則和而同矣傳曰忠臣有不和之節和則當同周上若必大其可謂之忠臣者矣

帝嘗謂右文殿修撰張栻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顔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當不求辦事之臣若但求

辨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臣直謹按栻穎悟夙成爲人表裏洞然勇於爲
義以古聖賢自期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
人主意輙有隨順覩此所對明白愷切益可見
矣宜爲孝宗所禮遇也
八年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壽宮提舉
陳源帶淛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
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
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
院遵守永爲定制
臣直謹按唐以內侍監軍典兵卒致亂亡之禍
宋胡不懲猶屬以兵至是以汝愚論駁乃禁罷
之且曰永爲定制此豈獨爲宋之定制哉當爲
萬世之定制也俾之君天下者可不監哉
十三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
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
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
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不可補
習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
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而相詰難猶恐未盡况旨
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發惟其若此誤事多
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臣直謹按唐德宗稱察猜忌播遷之中信任陸
贄言聽計從卒克恢復後爭致蹤斥宜孝宗以之
爲戒至論傳旨不如面對尤切治體而贄之奏
議則累代所珍傳蘇軾云但使議論之相契何
必臣主之同時有旨哉
十五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
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官
守宜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令所奏乃類彈擊甚非
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臣直謹按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此補闕
拾遺之職所由名也官以補君之闕拾君之遺
爲名而乃專事糾劾百僚豈設官之本意哉孝
宗以是警叔似其知體矣
紹熙五年秋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
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
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
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
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

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説對曰朱
熹説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説如何至是趙汝愚首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且請增置講讀官以
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
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脫講官賜坐以講
臣直謹按寧宗初政汝愚爲相重啓經筵增置
講讀官首召熹等爲之蓋寧宗在潛邸已聞熹
説講於龜年汝愚首薦宜矣端本澄源係此一
舉曾未數月而爲韓侂胄所逐惜哉
理宗皇帝寶慶三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熹
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
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奥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
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
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
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臣直謹按道學之禁久矣自帝繼統尊信表章
而熹首被褒贈後世以理學儗古帝王之治者
帝爲首循覈覩理宗其殆庶乎
紹定六年十一月以洪咨夔王遂爲監察御史帝親
政五日即召咨夔爲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
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
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是日與王
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
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擢師人主政出中書以
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
附史彌遠詔奪祠禄又論趙善湘鄭損陳貴誼納
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荊襄蜀漢人心罪狀
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復免職損皆落職
臣直謹按理宗政柄久爲史彌遠所擅至是彌
遠卒始親政即擢咨夔遂爲臺察用其言召用
并斥奸儉二人亦可謂鳳鳴朝陽者矣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四
國朝戊戌歲十二月庚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
實姚璉者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
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
問曰鄧愈蔡城百姓悉否對曰頗悉
上曰蔡城以衛民何悉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
心耶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　　　之迹
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　君者
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
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無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
民膏火措之於袵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
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
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
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
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
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歲庚子
上遣使召章溢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
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共留輔予矣亡何溢有疾一日
上詢於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
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蔚蔚成疾耳
上聞命溢歸省
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以溢僉司事入
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
浙西諸群皆平章溢入見
上嘉奬甚至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
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
明日
上召溢問征閩諸將何如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

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閩必勝然閩中尤恥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詔從之

癸卯正月

上御端門論及三器且口釋之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具載願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器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車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給之勿取租丞相退

上顧濂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陳友諒入寇廠計者不一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乘東風發伏擊斬獲凡若干萬

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士誠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基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悉從之

上一日方欲刑人劉基曰何爲

上以所夢語基基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三日後海寧以城降熒惑守心群臣皆罷僅基密奏

上宥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遂在外朝怒讖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總禮官識有未諳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顧兒
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詔章溢子存道以所部鄉兵萬五千從海道北征
溢曰不可鄉兵農人爾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
今復調之是失信也
上不懌而罷溢繼諭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
叛者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
成茲事者溢受
詔遂行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說因稱之劉基為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
此基叩頭曰如是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
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
敗予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䩄其人可知曰胡惟
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
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
之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
取敗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
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
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
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
不可蹈也
丙午五月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
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

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
至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
每於宮中無事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八月壬子

上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
休徵咎徵之應因諭之曰天道微妙而難知人事
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
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沴不生不能修德則
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
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
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刻漏備極機巧中
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
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
左右碎之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
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
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以
存儆戒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
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
也克仁對曰王覇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
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
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
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
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
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者也
可不惜哉

國朝吳元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覩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
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脈

熱者思得清凉冐寒者思就温燠爲之上者固當
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
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民少甦民力
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
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
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爲居民上飲食豈美心未
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
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
等處租賦一年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吴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
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
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
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
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
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
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
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
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可以佐之
其餘或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君輔吾
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
同曰汝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
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
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
不能仰視命懿文太子及諸王仕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
九月癸卯新城内殿成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
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
於兩廡壁門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
不愈於丹青乎
廣東何眞率其官屬入朝詔受眞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
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
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

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紂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遭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
天命
上曰夫能不貿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是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

尚悉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請
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涉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一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位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東宮官取廷臣兼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
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

之事為國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
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闕此者
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
對曰
陛
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
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
示之以此使朝夕覧觀庶有所警也
秋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
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多有所資惟
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illegible]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
驍武跨越千古
上
諭之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
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
祖混一天下寛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
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致於此他日
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
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
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
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
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
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
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
以匡不逮
三年夏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群臣于
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
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
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
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
道群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

運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
爲何如爾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
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
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
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
五年擢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講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臨觀之
六年春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析俾在
坐者聽之濂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
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
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
禍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

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
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宋濂歷言
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多後世
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
善調護之
宋濂嘗侍
上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濂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
上欲仰濂參大政濂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重之
濂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
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
上嘗與濂飲歡辭
上強之至三觴而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
賜仍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若此也後以濂艱於行步特
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
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

廷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若之而能怒未解召濂問濂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忠耳爲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其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方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
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
上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
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

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
君子人乎匪止君子亦可謂之賢者矣
八年春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
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
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
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
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
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
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
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
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
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十年春二月宋濂致仕家
賜楮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
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上曰卿去期已迫宜日從朕游

上步自午門濂侍行
上曰此地卿行有數矣卿歸後還能來見朕否濂對
曰臣身未就木則一歲一來朝
上復喝曰大江淼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
虞俾子慎護至家即拜表遣慎詣
闕稱謝是年秋九月濂入朝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勞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詢咨備至侍食
便殿日晏始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
濂避謝不敢當歲莫辭還復數日
上諭濂子璲曰朕嚮昔之後夢見爾父笑談如平時
爾父雖辭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
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洪武十八年
上授進士蹇溶中書舍人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
溶叩首不敢對
上嘉其篤實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四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五
洪武十九年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
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真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
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
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真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
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政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
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
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
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
按察司用之
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
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爲註至是
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
要道也所以叙彜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
谷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
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
其旨爲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

二十一年

上授進士解縉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閑暇數召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卽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悉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鎭之患消融底定皆邃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

陛下惓惓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盜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慮縉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磨劘玉成之也

上又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晩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學

上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縉遂侍父歸

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卒業以圖報

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旣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成姑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旣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累豈不重乎

霍丘訓導周是修

陛辭

上問曰汝年幾何頓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

上喜之擢爲周府奉祠正

二十五年正月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稱職當罪之

上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安知其終

不言予若闕菲不稱職者罷之泰促熱泰曰昌齡
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謟詐不肯言耳
上謂泰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
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謟詐罪之此何異
張湯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臣直泰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而神明與天合德奮自布衣除暴救
民得國之正尤勝漢高汛埽群雄肇修人紀即
位以來早朝晏退延接群僚虛心清問從善如
流將受成筭所向無敵明見萬里幽隱畢達雖
在干戈之中每遇清燕即對儒臣講論經典取
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覩斥佞倖
絕游幸却珠玩敦行儉朴率先天下務農興學
慎罰薄斂治定功成制作禮樂酌定訓條垂則
久遠寺人
后戚一無干政前代禍亂之源杜革殆盡卒致
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化比隆於三代之
上而俯視漢唐宋於下風矣規模宏遠何可及
哉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即位改元永樂元年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雞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
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祭於本廟
上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
自有廟從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廟祭之於義可也著爲令
衞府紀善周是修以靖難兵入城自經死後數月
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各盡其心一無所問
臣直謹按自古帝王之興未有不重節義之士
如周武王封比干墓宋藝祖贈韓通是也肆惟
我
太宗文皇帝於是修之死曰彼食其祿各盡其心則
實以節義爲重也顧一時膚敏祼將駿奔擁戴
者皆王魏陶范之徒故未即旌其死者恐爲生
者地耳今百餘年天下已定人心不泯死者名
節日以漸白倘
天啓宸衷追念顯懷排彶

文皇之心感加褒恤之典俾世知君臣之大義主在
與在主亡與亡庶有稗於世教不小而又推念
國可滅史不可滅改正舊史追復年號則於帝
王一代之治體備矣豈非繼述之大孝哉伏惟
聖明留意
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
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棄去其
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又鮮
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
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無依捕之徒
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二年夏五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感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
可以福利先親默然不荅既而諭之曰爲庶人能
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爲
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
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爲孝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
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
之所保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
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
事佛乃爲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
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强不敢凌弱衆不敢暴
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
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
覩
聖德者
上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
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若此正可以爲子
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
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六月一日大學士楊士奇進呈文華殿大學衍義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

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于家國天
下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𨻶等於講說道理殷必
舉前古爲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
己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一日學士進呈
勑邊將藁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
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

八

上嘗與大學士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貴厚重
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
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謂君
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
黃福曰秉心易直雖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
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
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薄書之才駔儈
之心既奏

上以授
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大學士胡廣丁母憂還京
上問百姓安否曰安但郡縣窮治奸惡外親爲民厲
還　詔罷之
五年冬廣東布政使徐奇進香至
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
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者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持召
楊士奇還令赴西角門樓遣中官齎奇單目示之

九

已而復召至榻前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爲
鄰給事中與翰林六科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
今單目無臣名者蓋奇初赴廣東衆皆作詩文贈
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
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嘗聞大臣
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己意而爲
之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目中土物不過藤枕
藤箪蘇合香丸之類皆微物非重貨必無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毀之一無所問
上復諭士奇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士奇
叩首曰謹遵
聖訓
一日胡廣獨於
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善再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學難得而
黃淮數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章
勝蓋因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淮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惑廣叩首既
退與士奇言
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
臣直謹按
文廟初簡翰林儒臣解縉等七人處於內閣參預機
密七人者之學行皆迪知而忱恂矣故廣與士
奇雖為淮所譖而竟不為之惑益加信任淮則
他日因事須縶困滯十年迨後得釋歷事
宣廟而短毀同列如舊一日楊榮因對言淮病瘵瘵
能染人由是見疎卒以病退反爾之報固然也
二聖之明於知人用舍允當雖舜之聖讒說能官人
不是過矣廣與士奇之遭際何其幸歟
六年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
先時福以刑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
官
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近有過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
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
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
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
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
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任之上能
推誠人樂盡力若或畜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
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十二月己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
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奏
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公用
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右順門退特召楊士奇還
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
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皆親閱眡一日當時享偶頭
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有言可遣人代者
殿下曰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乎及時遂親涖祭祭畢還未至
宮適體汗不藥而愈每尚膳進
御用物詢行在皆一一問過然後緘識遣行不郵

信任下人自
車駕北征常切懷憂不遑寧居日晏始食及
勑使至始釋然寬慰
上曰此亦子道之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
者
上曰聞輔臣中爾能持直道不見迕否對曰臣性愚
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不恊而速改之且

殿下收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求
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
陛下付託
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大學士楊士奇獨於
武英門進呈
勑藁畢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
今兼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

上曰好又曰吾聞諸留守官內汝與黃淮遇事肯言
然聞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
殿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
無不聽納如未當理必不曲從
上曰如此甚好
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
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前後不相妨
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榮金

幼孜皆未有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
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
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
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
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
官鈔
上於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循人言大率類此
十四年冬十一月
上因周王橚楚王楨來朝謁
孝陵命
皇太孫及諸
皇孫陪謁問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楊士奇對曰二
王尊屬當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後居中
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
皇孫與
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所
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
士奇命足之
臣直恭惟我
太宗文皇帝雄才大略外嚴內仁知人善任推誠待
下不以讒間疏正人不以私愛蔽大德矜宥過
誤聽納諫言臨機剛果表裏洞達裁處大事數
語而決首靖內難復遵成憲還都北平據險占
勝駕頻北狩翦離胡孽勒功祈連飲馬瀚海用
貽
子孫萬萬年長治久安之計蓋自唐虞三代以來
若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宋之藝祖其寬仁
大度聰明武文閎遠之規乾剛之用肯兼而有
之猗歟威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五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六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即位改明年爲洪熈元年楊士奇新改華蓋殿
大學士謝
恩畢入對
上望見士奇笑謂尚書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殿學
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
詔下裁兩日今聞折薪司傳
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宮禁香炭之用得無
過多雖是歳例然
詔書所蠲除者皆歳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
此是急遽中忘之不暇致審即命蠲除四十萬斤
上在潜邸時嘗因
太宗皇帝授以大學士解縉所疏蹇義等十人才品
遂問建文所用諸人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任
事不足論已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
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至即
位後出縉所疏十人才品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
狂士縉非狂士前所論皆定見也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諭大學士楊士奇曰
歐陽文忠修之文雍容醇厚氣象近三代且愛其
諫疏明白切直數衆以勵群臣遂命士奇及贊善
陳濟校讐歐文釐爲一百五十三卷刻以傳之廷
臣三四人知文者各賜一部恒諭士奇曰爲文而
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爲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
之臣歐陽真無忝矣廬陵有君子士奇勉之士奇
頓首謝
上在潜邸嘗命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
貳爲說講畢
上召問楊士奇經指於此必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
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
儒胡瑗之說
上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對曰此間
最好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
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例該內閣之臣
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乃呈
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

金幼孜閱春秋臣士奇閱易蓋講臣非有擬不敢
安出意見
上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辯折
暢而後已遂作數部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録講
章以備常閱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
法皆不用嘗
命楊士奇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
要旨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士奇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
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
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
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繡衣銀帶先是
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
至是
上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
一本得備觀覽蓋
上素好學如此
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釋衰易吉服大學士
楊士奇言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吏部尚書蹇義請兼取二說君臣
皆素衣冠黑角帶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経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退朝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
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梓宫在殯吾
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
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上賜卿傅之臣蹇義等銀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諭之曰朕有過舉卿等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
義等以匡所不逮也
上復夏原吉户部尚書原吉以母喪未終辭
上曰國家不幸有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
卿以覲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原吉乃不敢復言

上因覽文章正宗諭大學士楊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大有益於學者及
朝廷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治皆苟而已
上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士奇曰果然爲臣亦所當知遂賜楊士奇一部

上一日顧楊士奇曰自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爲君之志最爲尚矣後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監戒也玩經之餘如欲娛意於文事則两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爾古亦有可裨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上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注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
聖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皆可緩
上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名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上初嗣位欽恤刑獄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於是改左副都御史虞謙爲大理寺卿先是都察院論誆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謙言比奉
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誆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
詔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

前御史李祥舒仲成永樂中嘗奉
勅理木植税課之弊宮僚王汝玉與焉
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後犯者皆苟免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大學士楊士奇聞之進

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令又追理前事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
位進用綰前史譏之
上覽之喜即有
旨罷治仲成而降
勑獎諭士奇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
心如此朕復何憂
上命户部尚書郭資兼太子太師蹇義夏原吉力言
資偏執妨事請令致仕

上召楊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軍需粮餉皆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
佐甚得其力令吾嗣大位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士
奇對曰故舊無大故不可棄此
皇上聖仁
上問資爲人果何如士奇對曰資孫敎人不得干以
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于下
上問其故士奇對曰
詔勑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督徵如故

然狀介守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
不從二人言無幾塞夏又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
資仁政必爲所格
上強從之命致仕璽書從諭賜銀鈔綵幣資照舊月
上念之不置諭士奇曰無使大臣恐予不以終其謂
我何吾欲遣人視之少加賜賚士奇對曰照貴有
時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仕給全俸者令亦方倉
廩少儲歲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命户部給資半俸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其四
時賜祭楊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
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
而不覺其過令類爾正此失對曰先儒有言周公
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當爲何況濟等

上曰然遂召禮部改春秋祭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從義遷善速於轉圜云

臣直謹按古者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祀必有大功未有微勞而可祀也若茲三人者叨步
仁廟潛邸雖嘗效勞然皆臣職所當爲況濟以道術
聞汝玉以詞翰稱而善述學行舉無過人贈官
賜謚足矣而建祠祀之不太過乎三人冥靈果
有知亦必不敢安而享之矣毋乃
仁廟惜其早世未及共享後福遂眷蹄彼不忘諸懷
固
聖仁厚德之所致也當時士竒旣知三人無可祀之
功
仁皇無固必之心何不盡言期以必止
上未必不從乃僅減二祭而與開國元勲社稷孔子
等矣豈亦欲爲後日自己之地歟揆禮正誼宜
皆革之廢杜文武勲舊不均之譏後來人臣僥
覬之私而益昭
聖朝報功之公斯避矣

臣直恭惟我
仁宗昭皇帝聰哲純明恭儉仁厚孝友之行出於天
性正位東儲二十餘年居留監國裁決庶務皆
合人心之公深明人君之道洎纘丕緒勵志圖
治推誠任人勸農興學咨詢聽納樂取人善弘
施沛澤悉罷科買已逋責蠲舊欠舉墜典嚴飭
法司崇寬厚戒苛刻惟以恤人爲務嘗曰爲人
君止於仁而已
廟號曰仁允矣宜哉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六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七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寛仁純孝章皇
帝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
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
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不可從當益
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
人曰何以處之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
下二人退召楊榮楊士奇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
與爾两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
曰榮言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漢棄
珠崖前史以爲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明旦朝罷出暠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
何恤人言其從之
臣且謹按交阯本漢唐郡縣我
朝永樂初復取而郡縣之人民貢賦一視內地後
以鎮守守令綏撫乖方衆尊復叛初尚各自爲
群及後廷議遣將[illegible]事往以招撫交人得故主
遂合爲一并力堅拒至是遂棄而與之夫偃兵
息民固爲國計而視職方故地淪於夷狄亦非
祖宗創業一統之意況以
宣廟大有爲之君當國富兵强之日正名討罪益發
天兵水陸並進何有不克乃藉漢棄珠崖以自
畫他日頻泛西洋遠征麓川是時大臣曾不以
息民爲言胡可已而不已當爲而不爲也二楊
所對顧獨異於三人之意豈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哉

二十七日

上欲敕交阯命群臣舉奉使者尚書蹇義舉伏伯安
上顧問尚書夏原吉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口語非
衆所及大學士楊士奇對曰伏有纖行而無學識
遣之必辱　國遂不用又數日因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恥之人蹇何爲
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
夷之邦不能行且恐其所爲必爲蠻夷所鄙
上曰蹇義固非衆何以背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
亦重其能言
上曰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易和厚無人己心

況於 國事孰敢偏任己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
志爲國毋憚違衆士奇叩首謝曰謹遵
聖諭
三年六月中
上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賜光祿膳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
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中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
公行無忌此事已徹
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爲臣言初到北京
太宗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否對曰無敢不守
太宗曰扈從來此者賍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
郎師逵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賍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曰莫甚於都御史劉觀
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
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
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
上又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
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
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越數日命觀巡視河道陞佐
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御史洗滌積弊佐
奏黜不肖者二十餘人
十月劉觀有罪下獄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賍狼藉
并其子輻脅制諸道聘私藏公
上大怒逮觀父子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
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楊榮楊士奇示以奏且曰觀負
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
四朝願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辱之過甚
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俱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住恩
與法兩盡矣遂發戍遼東

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
上於左順門遥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曰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
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内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内閣視事二
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數日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内豎俱罷内閣
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决山遂見疏不復近扆前矣
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吏有遺留者捃佐之
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察以示楊士奇且曰爾不擧佐廉乎對曰所訴之
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
芻咸資於皂隸不得不遣半歸耕使備所用皂亦
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自永樂以
來皆然臣亦然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
輙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
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汝皂隸耕使給薪芻
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因告佐累累枉人
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
戸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五年春三月清明節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楊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數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遂賜酒飯及白
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因士奇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識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
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
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臣直恭惟我
宣宗章皇帝明睿聰哲英武剛果早位太孫日侍
文祖而聞見益廣志略宏遠及嗣
寶位舉大義而平嘗蔡竭孝誠而奉
聖慈總攬權綱勵精政務親禮儒臣欽恤刑罰久任
守令敦厚民風海內富庶邊徼肅清四夷慕義
琛貢駢臻可謂豐亨豫大之時太平威福之
主矣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宋之真仁豈足伴哉

天順元年春正月十七日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出自南宮復登
寶位　親諭廷臣曰而今
皇帝不安恁文武百官請我出來統御天下都照舊
辦事共享太平百官皆叩首呼萬歲者三
上退御文華殿宣翰林院官大學士陳循高穀王文
商輅入見首呼輅曰汝是我取的狀元輅叩首謝
又問任時與汝一對講書的姓甚名今何在穀對
曰是侍講陳文臣已保陞雲南右布政使循請
降勅慰諭群臣
上從之遂命循視草
上以景泰既薨欲以汪妃徇葬學士李賢言汪妃雖
立爲后即遭幽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
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居內初不
計其母子之命遂遣出居舊府
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被石彪奏逮
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
弊

上曰此必石彪私耳李賢因請遣給事中郎中往勘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總得實彼必以爲四
護既勘界無實富當致仕
上思建庶人羣久幽掖庭謂學士李賢曰親親之義
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遣於
鳳陽居住聽婚娶自便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宣諭群臣
臣直謹按建庶人兄弟自幼禁錮五十餘年世

間事物多不能識所識者天上飛禽地下猫鼠
雞犬耳我
英宗皇帝仁厚明恕乘念及之斷自
宸衷放遣從便俾之重覩天日得遂餘生不終於
遏絶此　好生之德再造之恩雖堯舜之聖
天地之量蔑以加矣
聖祖在天之靈其必欣慰無任將浅介蘩蝦於
聖子聖孫綿延國祚歴億萬斯年之久不益可必乎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學士李賢曰何如人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亦　本朝之盛舉也
上乃命行人賫　勅帛聘之既至賢先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問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次日見
上延命爲左春坊左諭德且召入文華殿顧問之與
弼三辭不就賢叩其故與弼以

勅書太重聘以伊傅之禮却以此職是授賢昭如
此則固執若處士當大任不能行人皆失望矣於
是
允其辭仍遣行人送之歸
臣直謹按石亨薦與弼蓋其門客謝昭倣宋張
畱教蔡京招龜山故事以飾過要譽耳而與弼
學識固陋實不副名視龜山不逮遠甚乃睥睨
重位誠不知量既歸矜倨無復故態與弟相猶
至於速訟竟爲士論所短云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學士李賢言及人賢謂人君

之權不可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碍何事不順吾吾更二鼓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
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倂省夬章奏左右乃
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覧亦不可送與閣下看
奸邪不忠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
然碩
陛下持此不變堅如金石可以爲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内官特見雖曾效勞其實譖亂小人朕
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東宮
後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以此逐絶
之李賢對曰讒説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絶之
最是
禮部請
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問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心
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
得不佳賢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説命諸篇可先

講讀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召李賢從容問政治得失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差
出提拿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左右貴近譖賢多妄言
上遂疎賢後密察之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
召其指揮戒之而待賢如初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
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李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
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
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
不能答題意具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示衆群議
方息
五年四月
上諭學士李賢曰軍官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賢
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如人只
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
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爵豈有累犯
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

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臣直謹按國家貢賦之制有定而武職世禄之費無窮經畫裁抑上下所宜究意幸茲

英宗皇帝軫念及此見諸宣諭賢宜急圖將順請

勑文武群臣師虞僉議開陳條畫取自

聖裁務使公私咸足上下允服庶爲國家久遠之利賢乃徒曰不可不慮而不竟其説遂致因循無復機會可乘殊可惜也經國定制蓋有待於

今日伏惟

聖明少垂意焉

臣直恭惟我

英宗睿皇帝剛明果斷雄毅英武妙齡踐阼端拱淵默歷年滋久志務廓清率師北狩運厄陽九虜衆尊奉殆適天神衆進胡姬堅却不受虜乃效順擁送還京脱徒當貴頤神南宮一旦

天命有歸復登

寶位乾剛獨斷宵旰勵精削奪排奸信任儒臣親理制獄詢察民隱黜陟公明刑賞允當徵聘隱逸以激恬退追尊

嫡后以攄孝思解禁錮以廣仁恩來遠人以振

國威前後二十餘年實重熙累洽之時信古所謂大有爲之君也臣何幸身逢其盛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七

明良交泰録卷之十八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成化四年五月御史謝文祥言已故大學士陳文不當與謚有旨切責鴻臚寺因文祥謝恩宣讀切責之旨臣直時侍朝竊頌聖上明如日月洞燭文祥之奸回切責綸音允愜衆論適後班一官低聲言這御史慣打死蛇這條死蛇却打不着臣聞之不覺啓齒上適顧見遣大監許安韋泰等宣臣至左[illegible]門問所笑何事臣即實對如前大監乃諭萬歲爺爺說别衙門官有這等過失便要[illegible]問念汝是經筵講官特饒你就此叩頭謝了明[illegible]不必報名謝恩臣叩首退伏念既蒙饒罪又免謝恩涵育如天罔極莫報非重經筵曷克致此自是受 知六月二十五日命臣往司禮監書堂教内史書七月初七日又命主考應天府鄉試往辭回見皆賜酒飯試官賜酒飯自臣直始及後臣以侍郎丁父憂起復洎改南京考滿陛見皆賜酒飯寔異數也

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塟所大學士彭時曰梓宫當合塟裕陵 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肯復具疏言之上重違聖慈仁壽皇太后意未允時乃與在廷文武群臣伏文華殿泣請至再上爲之感動曰朕亦謂然但母后之意難違非朕所得已也然卒當從禮制

臣直謹按

慈懿太后母儀天下數十年祔陵祔 廟固是定禮但 裕陵之右止有一壙既祔慈懿梓宫則

聖慈仁壽皇太后萬歲之後何所於祔此
聖母所以不得不介于意
上所以咨議於群臣也當時群臣止言他日嗣有天
下者皆
聖母之聖子神孫萬歲之後亦定祔陵誰敢異議而
未及明言孰左孰右故
上未即允最後廷議
慈懿太后宜當祔左別作新壙原空右壙終歸
聖母語聞
上乃欣然從之曰此固禮也臣時亦廁議列故備著

三

之以見
聖孝兼盡而周至也
九月彗見言官有詆劾大學士商輅者輅求退
上召輅慰勉之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輅叩首謝
上復詰責言者謂唐太宗用王魏
欲加譴調輅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
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持允所言
成化五年春正月臣直署翰林院事具題請修續
通鑑綱目及大明會典

上從之而未果行時大監黃賜好為異論謂朱子法
孔子脩綱目今誰有朱子之學而欲修綱目邪
臣乃與之辨曰通鑑綱目原係朱子立定書法凡
例授諸門人各分脩纂其中繆誤頗多若得儒臣
校正乃為成書今雖無朱子之學而有朱子之
書法則續綱目未必不可修高乃稱善一日
上覽通鑑綱目高進曰尹直嘗言此書有繆誤必須
校正方好
上遂命翰林儒臣校正盡削其覽發明考異正誤諸
說別為一帙附于末進呈

四

上喜令鋟諸梓賜諸大臣各一部臣直亦與焉越明
年
上又命儒臣脩續通鑑綱目臣亦廁纂修之列
七年冬十一月末旬彗見
上御便殿召大學士彭時商輅萬安見時言天變可
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準御史建言
裁京官皂隸俸祿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宜急
停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遂賜酒飯而退
臣直謹按先是御史建言及此既蒙
允從不意武職家用不給洶洶憤怨欲刺言者
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戶兵二部遂請
裁廢俱如舊不減人情始安言者亦相慶
君臣相按有益於政事如此孰謂上下交而德業有
不成者予
憲宗純皇帝成化八年夏四月
上密諭內閣堪任學士的擬三四員來看彭時商輅
萬安等擬諭德兼修撰王獻學士侍讀彭華洗馬
江朝宗侍讀學士洗馬楊守陳侍讀尹直侍講學
士又云尹直人物俏偉學問優長素負政事之才
堪任部堂之亞令禮部缺侍郎合無用補之
上諭尹直有學問既有學士做却着他一箇出去不
好看都依前擬
十一年冬十一月各部缺侍郎吏部每缺擬二員
請點而擬徐溥彭華禮部
上諭內閣禮部侍郎要引四夷人須得人物長大的
此二人皆短小宜別用大學士商輅等　請各再
推相應一員通寫來看吏部擬右副都御史張瑄
於禮部輅言張瑄人物亦短小萬安言他學士與
兩京祭酒中皆有長大人物可用
上曰學士中那長子豈不好於是遂陞臣直為禮部
右侍郎臣直以修纂通鑑綱目方完未及進呈為
辭
上不允
十五年七月臣直丁父憂服闋起復到京
陞見蒙賜酒飯
上退朝諭大監覃昌曰尹直來了那裏好安頓他昌
知兵部有缺不敢對越數日吏部具題請
旨大監李榮銜直在禮部日會官陳言發其越例
多派供用庫白粮米數萬石至是報復言直出自
翰林不諳兵政請改南京
上曰宜留在此榮又言聞直考滿在通來時又可留
上遣內臣問萬安等直何時考滿安等對以不知榮
乃請改南京吏部曰南京亦要好人
上勉從之
十九年七月直以三年考滿到京
陞見又蒙賜酒飯遂命覃昌諭意吏部留直在京尚
書尹旻銜直剛亢嘗詆其子龍無學問對以無缺

俟有缺去取後直進表考滿兩次到京皆蒙
諭旻留直旻輒對如前
二十年十二月科道以災異劾兩京大臣尹旻劉
珝恐直進用因嫉中臣
上覽疏諭內閣萬安等曰當說的不說尹直素無過
失又不曾管有錢衙門事如何也說他這名不動
餘從議擬於是安等擬三四老病者以請
上怒曰退這數人着他每補缺中了他每計都不退
留着辦事一時間者肢慄言官以次外遷安等具
以見諭臣即謝辭

七

上不允因伏竊念愚亢孤立群姦共排獨頼
聖上乾剛離明不惑於讒間俾君子得以保其名小
人不得逞其奸因臣而益見激切圖報敢惜微軀
故不自嫌倫着於此以昭
聖德剛明洞鑑忠佞雖古之英君誼辟皆古所不逮
云
二十二年三月兵部缺左侍郎吏部推擬數人
上皆不允最後擬應天府尹于冕
上諭內閣于冕出身不同先任千戶後改員外郎不
宜補此可別推擬萬安等乃擬臣直以進奉

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尹直取來兵部管事
六月十一日臣直到京
陛見賜酒飯異數也臣既到任安等見語
聖意念稱惓惓不置只爲尹旻忌沮我亦從公將順
遂契
衷故得召來臣聞之矢心圖報益加感激
九月二十三日內閣彭華以病踰三月請如例住
俸
上命不必住俸遂諭內閣擬勑以直入閣
二十五日

八

勑改直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臣具
本辭奉
旨卿久在翰林才識老成特兹簡命不允所辭臣謝
恩入閣安等語直曰去冬
上欲以汝與彭華同入惜諸大監不曾明言乃至今
日臣即心口自誓勉圖報稱益
上之所以用臣臣之所以進用是千載一時之遇雖
古之明良相逢何嘗過之徒惜庸猥敢忘匪躬
冬十月戶部侍郎李嗣以巡撫副都御史召至失
儀

上命調外臣直言凡任大臣當取大節不可以小失
退
上從之着泄任
上以吏部尚書耿裕先佐尹旻不能規正故多忤
旨至是回話認罪諭調南京臣直言旻既罷去不
宜累及其鄉故況裕微誤耳臣懇言至再三
上從之乃罰俸一月
二十六日
上諭萬安劉吉曰尹直入閣曾陞官今加他太子
少保廢好與先生每立站一人以彭華同陞爲請

明日大監覃昌韋寧蕭敬來
上旨以直同彭華萬安劉吉與班諸總兵官進一
官覃謂奉
旨時我奏且待四先生進官俟明年
大祀時進諸總兵未爲遲
上曰朕在位多年皆文武大臣輔佐所致今
聖節將臨大家一喜歡豈不好何必待來年於是擬
手勅以進各進一官
冬十二月初四日大雪
上喜甚命大監韋芳賚香茶家煎諸菓梨柑醃積魚

醃燒猪爍羊鷄鵝黃封酒二十瓶來諭
上曰與先生每賞雪臣等叩頭受訖俱具題謝
十七日
上諭臣等擬旨考核朝覲官須比先年加嚴尹旻選
授多私驟陞者皆黜退且毋問遲來不可如往
時虛應故事人不知警臣等言
聖上銳意爲治正欲有司得人但往時遲來中間有
艱難者至欲求死今只宜嚴加考核尹旻所選授
雖未盡公然驟陞者亦有才堪不次難以槩黜遂
蒙

命允降勅考核既而拿跪半日旋宥還官
聖德一張一弛即所謂文武之道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初八日
上御南郊齋宮遣大監梁方賜甜食一合梁方傳命
上問見三先生有何言方曰萬安言今年臘前見三
白今日又風止雲開夜中好行禮蓋由更任數大
臣得人如內閣得此尹先生求同心供事外得李
冢宰考核公嚴以此
天意漸回年必豐登旨
上位勵精明斷之所致

上
喜曰尹直不待說李裕實做得起梁方遣人來諭
上旨臣直北望叩首謝矢心圖報
初十日
皇貴妃萬氏薨
上
命臣等查永樂間
喻貴妃例欲加贈后塟以后禮且移
東宮婚期於八月臣言嫡妾秩然后不可贈婚期
一定決不可移蓋喪毋無服且至婚期已二十七
日矣只宜作急出殯況吉凶不測焉知八月又無
所妨遂錄喪儀以進既而使道大監蕭敬來言婚
期準不改但不贈后
上意甚怒臣言往年
慈懿太后陵寢一事滿朝進諫卒歸于正況欲贈妃
為后尤為非禮誰不能言倘啓群議追悔無及至
寧忤
旨得罪於今日不宜貽悔受謗於後日蕭敬具以
臣言覆奏遂蒙
嘉納竟不贈后塟以妃禮此
聖上敦禮正倫恩不掩義視古昔人君溺情發禮者
萬萬不侔
十七日禮部來議占城王子古來因救死安南所
立偽王提婆台而為安南所迫棄國挈家來求援
只宜命廣東送他還國臣直言送還而為安南所
殺如何尚書周洪謨曰送至彼國中殺死於我無
預臣曰中國為四夷主乃棄之耶臣乃進言宜選
一大臣往廣東面詢古來從宜處置庶不失遠人
之望
上
從之遂命臣直視草勑遣都御史屠滽以往且勑
責安南國王敦睦隣好既而安南即自輸服古來
亦得受封還國此
上
之統御四夷威加德懷興滅繼絕一舉而兩得矣
二十日科道劾兩京堂上年老有疾者及四五巡
撫官凡十七人
上
諭旨黜之臣直言其中固有可去者然須俟其自
陳乃可喪全大體
上
不允曰照朝覲官例年老者致仕奔競無清譽者
冠帶閑住臣曰此中如李衍杜謙李岳皆有勞于
國一槩冠帶閑住似過于薄必欲退須以此三人
添在致仕內而宋旻雖得代者王徐初陞未久皆

留
上悉從之
二十六日吏部進擬兩京堂上及諸巡撫官以李
敏陞戶部佘子俊俊爲兵部俱尚書劉璋戶部侍
郎
上曰劉璋近告病不宜取臣臣擬取南京吏部侍郎
王與代之
上問與是往年在東宮講書者似有病不宜此職臣
臣對曰與清癯似病誠如
聖諭但實非病若彼時有病安能延至今日
上允之
二月初一日錦衣衛問得
韓府在逃內史李毅等五人奏
王過失請差官往勘臣言毅等不安於
王府詐傳令旨開城門逃匿京中欲求進用此固
可罪況所奏
王止是同妃出飲於典膳邢宣家邢宣原係
王親飲於其家別無奸惡乃王微過凡訐王微過
者罪死今若差官往勘不免拘繫宮人文致成獄
則是因數內史而輕宗室矣

上悟遂命押毅等還
王自治而寢其奏不行
四月十七日恭上
聖慈仁壽皇太后尊號先是
上密諭臣等朕爲皇帝多年皆是
皇太后撫佑啓迪所致宜上一尊號以申酬報之孝
恍其議擬以聞三月二十三日
上具本躬請
清寧宮奏請
太后允之二十五日勅禮部具儀擇日以聞至是日
文武百官皆導從綵輿冊寶至
宮門外行禮歡聲和氣震動京師曠世罕見禮竣
上賞臣等綵幣四表裏白金五十兩至晚
皇太后亦賞臣等金幣數如前時臣等已退還邸店
右奏請遣人
上諭之曰朕之賞賜可送去
太后娘娘賞賜豈可送上門還宜三先生來門上拜
受是禮於是臣等如
詔叩首乃俱具題謝
二十一日臣直進言天久旱請

命禮部行禱如例分官行香
上喜曰卿擬旨傳出二十三日得小雨二十五日爲
始齋戒三日二十八日夜
上具衮冕露告于奉天殿丹陛上對越甚謹雲霧滃
興
五月初二日臣直進言天旱炎赫人多暍死
皇貴妃墳并永昌寺工役不休人皆怨咨益雨屬
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此旱之由今工卒排挽木
石多暍死於車下乞將前役暫罷俟秋涼或分兩
班更休

十五

上欣然傳旨暫停
十五日
上諭旱甚宜卹刑寬徵出示左道所進一揭帖欲取
傳奉官及赦死罪因且諭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
毋遂小人之計臣即叩頭須曰
聖上只此一言可回
天意蓋傳奉官負尚冗宜汰豈宜復取死罪因犯近
經審録多從輕貸再無可赦只宜上下交修如法
王佛子供給宜裁齋醮宜省宮女宜放伏蒙
諭旨准行而勑百官修省放出宮女三百其佛子法

王自行傳旨裁省不宜載于勑中免示郤當於遠
人
十六日
上從諭遣官祭告天下山川等神臣直言
聖意及此甚好即周宣王靡神不舉之意但今南方
雨多且路遠不宜遣祭只祭北方近處於是
上諭朕宮中自出香帛費每處白金十兩若待太常
寺關給展轉文移不免遲誤所遣官員即時啓行
免候
陛辭十八日徵雨十九日大雨連三日

十六

上喜甚賜臣等宮扇人一握扇面畫唐魏徵像并
御製良臣賦臣等拜稽受之此
聖上恤民憂旱之心與成湯六事自責宣王靡神不
舉同一意所以天感而雨注也
二十日
上諭陞通政使李孜省工部尚書臣直首言謝一夔
綿卒遷補其缺則君臣始終之義蔑然必待一夔
塋祭命下吏部從公推舉方可
上不從臣又言孜省每日答應道家青詞若陞過工
部政務重繁無暇及此不如莫陞仍舊爲便

上悟從之竟不陞授求幾又
諭工部右侍郎陳政督修
萬貴妃墳完有勞宜陞本部尚書臣直言督工造
墳其職當然况左侍郎賈俊年深宜陞尚書陳政
只宜轉左加俸一級　從之此
聖上進用大臣必從公論不私嬖幸即書所謂任官
惟賢官不及私昵實有之
南京兵部右侍郎萬翼大學士安之子也丁母憂
服闋家居侍次吏部擬取補工部之缺安如擬進
呈
上不允改陞南京禮部左侍郎進內侍傳諭安曰大
臣多因兒子在京壞事如尹旻爲其子龍所敗今
改陞翼南京蓋以保全先生故耳安叩首謝臣等
竊須
聖上仁明之恩何其渥也
巡鹽御史吳琛爲問發私鹽徒誣訐該刑部郎中
洪鍾勘報坐那移當徙職錦衣衛鎮撫司再問加
受鄉買土宜罷爲民事下內閣臣直言原奏勘報
皆無贓私今何憑而坐若此似爲私鹽徒報仇請
命錦衣衛大理寺刑部堂上官會同再問必拘出
職人來對審有無乃可定擬
上從之既而諸官仍依原擬罷奏臣言此泥成案終
不明允乞
聖斷會琛陳情乞辨
上遂命吏部調外任乃除永新縣知縣此
聖上之仁明與舜之欽恤文武之慎罰何先後哉
六月初七日
上以五皇子冠禮既畢遣大監覃昌賚賞來諭臣等
萬歲爺爺說三位先生辦事勤勞與外官不同今加
賞三位各紅綠紗一對白金十兩
上又說二位先生皆賜有玉帶這條玉帶賞尹先生
臣等拜稽受之此
上欲賞臣直玉帶而以金紗均及同列俾無愠忌之
意
上蓋洞知群情遇臣之禮周
恩施之曲當於此可見
是歲遣官查盤邊儲奏報有一雲川草場歷出五
十餘萬計例責本倉官吏追陪臣直言泡爛已不
謹况歷出許多豈獨官攢之罪在上必有通同之
弊請

命御史究治
上從之由是監收部屬及分巡分守官俱從降調謫
者知警
甘肅邊報沓至師出屢衂哈密都督罕慎乘間要
賞請襲忠順王爵臣直言邊戍失利由東寧伯之
昏瞶請易一名將振作士氣遂擬南京協同守備
伏羌伯毛銳以進
上問毛銳是什年在西班中常穿青棉布員領瘦長
如一秀才官者予左右對曰然
上曰銳今在南京路遠如何便到得甘肅宜從近處
更易臣等乃易以寧夏總兵周玉邊果寧此
上之御將褒屬廟筭何其英且明也
安南土官舍人刀祝侵擾雲南邊境鎮巡官請調
京兵征勦廷議將從之臣直言此非其國王之意
宜
勅鎮守等官嚴飭兵備遣譯詰責且令雲南布政
司移咨其國王責拘刀祝追所掠不煩京兵從將
自遁
上從之既而勅下刀祝果懼急還所掠人財棄所據
大門嵋寨而遁

七月初四日
上出示
徽府承奉李祐所奏一本
諭臣等厲勅臣直言李祐無慢
勅書不服
王拘喚王乃奏其過失令祐頑敢誣奏抵免
王無可責尚憤氣發病悔不可及于今只宜罪祐
於是擬祐發南海子充軍
上於充軍下御筆添批永不録用四字而以書諭
王知
臣直謹按先是發韓府內史逐王自屬而復其
奏不行至是又重責李祐而以書諭王此
上之處宗室如堯之九族既睦舜之惇叙九族固無
異矣而處
毋弟之恩愛視漢明之處東海唐睍之處寧岐諸
王尤爲盡情蓋堯舜之孝弟也
二十日戶部尚書李敏誤塗抹精微批檢與部罪
上怒諭臣等調敏南京臣直力言大臣不可輕動伴
若然大臣即棟梁今日換一棟明日換一梁豈
不傾壞且敏事體方熟今若調之則諸大臣皆無

固志
上怒解止罰俸一月
發問啟下有人自刎
上怒直啟給事中陳壽命擬旨與官校俱下獄臣且
言給事中直啟止爲繳進啟下狀詞非坐守啟下
者況人自刎之時適壽侍朝之際壽不宜罪
上悟止命逐錦衣官校壽得免
京營缺總兵官
上諭用都督王顒周玉臣且言顒玉皆有名邊將
聖鑑甚明但恐代非其人不利於邊且顒玉正欲樹
勲之際若取回京勲何由立今宜補以平江遂安
二伯
上諭遂安近有過平江有疾不便鞍馬俱不宜
用臣且乃請調襄城伯李瑾於五軍營提督十二
營其三千營已有保國公朱永神機營已有新寧
伯譚祐可暫缺明日
諭以襄城如擬都督范瑾副總三千營神機且缺
顒玉不動盖
上於武臣功過勇怯皆素洞燭至是選任尤加慎重
必從衆論故寧缺不補卽此官不必備惟其人之

邪也
臣且恭惟我
憲宗純皇帝龍資日表協德重華聰哲英明恭儉仁
孝早宅儲位而聖學緝熙繼續鴻圖而
乾綱總攬甘露降于
親郊聖師祠於便殿纂綱目之續編足爲龜鑑集
文華之大訓式昭燕貽率遵成憲而烏紗角領不
輕改於真人慎惜名器而學士侍郎不妄授於
雜流追復
景泰之僭稱恭上
聖慈之尊號出師討叛而荆襄土達之奔千造官錄
因雨而疑獄青災之必宥多歷年所晚益勵精更
用忠賢屏斥邪佞益自尹旻駐敗之後愈悟臣
下之欺蔽凡有進稱人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嘗
説尹旻好今何如以是無人敢進一言臣竊細
務悉諭内閣定擬萬安劉吉猶襲故態依違觀
望濶臣且初被
擢任感激圖報而素性又疎愚戇亢不知顧忌遇
事輒盡言無隱同列嘗私戒約毋致忤
旨臣心私謂忠臣事君有犯無隱豈敢自欺以有

愧於古人有孤於委任茲期報稱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分甘誅斥敢與
嘉納伏蒙
洞鑒愚衷信任不疑或始違而終從或頓悟而樂
聽賢明英武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宋之真仁
皆不足侔今此所録特臣所親奉行者耳其他
大臣所奏對者臣則未能詳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初在潛邸時臣叨任内閣實開
宮僚之首日侍講讀伏覩
上聰明英睿出於天性每
御講筵端冕肅容諦視經史專聽講讀至講
文華大訓輙起拱立恍如
帝父之在前臣因竊謂此與武王齋戒端冕以受丹
書之戒於尚父無以異而視宋仁宗左右瞻視
致令孫奭拱立不講則過不侔他日恭已以正
南面篤恭而天下平可於此卜矣
上於隆寒盛暑之時雖暫停
講而進學不倦日有課對出示臣等臣不敢備步
見對中有一二字未甚愜切輙請更易彼時同
列恐致違忤不無疑沮臣謂此將順美意之小
事可以觸忌而自涉於欺隱乃蒙
上不以為忤而以為喜遂遣伴讀李璋傳
諭今後對有未當毋吝改正臣聊舉手加額嘆頌
聖德與舜之舍己從人湯之改過不吝先後一揆他
日之樂受盡言從諫弗咈可於是占矣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初宅憂次日臣等擬定視朝儀注每日
几筵三奠恐
且躬過於勞瘁請止行朝奠其二奠則
母后母妃以次代行伏蒙
聖諭三奠皆朕當親致豈可恤勞臣等嘆頌
聖孝之自致雖唐太宗執饌謁陵莫有加焉
上在亮陰中日御素膳踰月猶然左右或言宜御葷
味以資調攝輙叱不聽臣因備省庖官生長於
黎靡之中尚不能甘淡薄而
聖上安富尊榮玉食固有乃茲茹素飲淡久而不肯
復常自非孝心純至何克臻此視周成王之媃
媃在疚滕世子啜粥面深墨不啻過之所謂以
孝治天下於此見矣

九月初六日

上嗣登大寶臣光朝請以嗣位大事祭告

皇妣陵寢蒙

即命臣視草撰祝文至朝遣官祭告如儀踰月恭

上

皇妣尊號遷祔茂陵而祀

神主於奉慈殿此

聖孝篤於所生情文備盡雖舜帝之大孝武王之達

孝不是過也若宋真宗之於李宸妃仁宗之於

李宸妃則彼有未逮焉

明良交泰錄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尹直撰直有名臣贊已著錄是編爲其致仕以後所作成於宏治十七年而表上於正德六年書中皆援引經史附以論斷一卷易三篇書十二篇二卷詩五篇春秋傳五篇禮二篇孔子二篇孟子五篇三卷以下則備述歷代君臣問答之語治忽興衰之故始自漢高迄明孝宗而明事當古事二之一蓋亦范祖禹帝學多述宋代祖宗之意惟末卷自錄其獻納之詞連篇累牘雖序中引夏侯勝魏徵韓琦司馬光歐陽修楊士奇李賢爲例然勝未嘗著書徵事爲王方慶所集琦特自編奏議修與光與士奇與賢皆自爲記載非自附諸古名臣後表進於朝也明史直本傳載孝宗薄其爲人令致仕宏治九年表賀萬壽併以太子當出閣上承華箴引先朝少保黄淮事冀召對帝却之此書或亦是意歟

案直之進退未合儒者之道然其言則儒家之言列之儒家從其書也

學的二卷

〔明〕邱濬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學的二卷》提要

學的上　丘濬輯

下學第一　總論爲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

是正當學問○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朱子曰既

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
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
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
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
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
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
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
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
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
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
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補這一敬字
○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朱子曰古人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
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

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
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此心之
助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
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
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脚
跟做去栽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
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
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
隨時體究隨事討論○論其至近至易則
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
當用力○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
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又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
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
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

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孔子只
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學最
有切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
不立○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
亦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
漸做來○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
又白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
處而不學○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

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饜飫
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
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爲
學不厭卑近工夫愈卑近愈實而所得愈
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　學者當自博
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朱
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　程子曰學

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
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
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
論也○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
遍方始是儒者之學○朱子曰古之學者
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

以爲聖人矣○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
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
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
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以上分

右七

持敬第二　涵養須用敬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
此程子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字工夫

爲聖門第一義〇自古聖[illegible]以來
從[illegible]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illegible]最緊
要處〇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
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
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

〇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
也〇敬者主一無適之謂〇自秦以來無
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〇董蜚
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
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
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又理會
作一件〇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illegible]而訓

也惟畏庶幾近之〇問敬何以用工朱子
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〇問下手工
夫朱子曰只要收斂此心莫令走作只
云似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
是下手用功處〇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
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〇持敬之說不必
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

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〇問九容九
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〇坐如尸立如
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
氣容肅皆敬之目也〇儼然端莊執事恭
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體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
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〇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
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
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
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
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
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
滯○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
不存○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

學的上　九

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
○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
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閒斷也○明道先生
言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
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
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
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
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

從此出方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
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
者以敬而行之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
已知則敬以守之○問未應事接物時如
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
已○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
都就用處敎人做工夫○舊見李先生常
敎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學的上　十

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
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
時而不存○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
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朱子曰
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
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閒○敬則天理
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問敬行德之聚曰敬則德聚
不敬則都散了○伊洛拈出敬字本是聖
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
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聖賢千言
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
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
擧而措之天下爾○或問所謂敬者若何
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

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
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
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
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
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
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

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
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
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
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
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以上分十節

窮理第三 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入德處
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
全體說○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
言致知以心言○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
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大
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
會○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有是
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

耳○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
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
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因其所
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謝上蔡說格
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
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格物十事格得
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
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

處○朱子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
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
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
與他理會過○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
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
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
理會○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
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遇着一件事
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謂陳安
卿曰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
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
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
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問

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
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
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
習多後自然貫通○昔聞延平先生之教
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
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
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
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

中自當有洒然處○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朱子曰吾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去做真是不同○朱子曰萬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輳合來見得是一理○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

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朱子曰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通透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潛反復

之功方得○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
讀○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
是第一義○讀書須教細看心粗性急終
不濟事○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
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朱子曰學者
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讀書

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先立已見
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
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凡讀書須
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又曰須
看他文勢語脉○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
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
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為聖

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看文字不可先
懷權斷於胷中○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
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朱
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
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
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
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朱子
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

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
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
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
恕他○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
見得眞味○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
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

浹洽當稍見功耳○昔陳烈先生苦無記
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
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朱子曰聖賢心
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
就自家身上推究○讀一句書須體察這
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這道理須是見
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
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尾極其透徹
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
始得○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
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朱
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

居敬而持志○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
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
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
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
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
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
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

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
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有以極其心
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以上十八節

精蘊第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
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
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也○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

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
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若理會得此四書
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
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
書皆未易看○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

工夫多得效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
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
先爲玄妙之說○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
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
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
家治國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求知此理
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
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致知誠意是

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
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看大學
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
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又且看來看
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
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
中而正經亦不用了○讀大學豈在他言
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

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
果有此否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
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
之有○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
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
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
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
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

這做工夫處。○昔吾舉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吾舉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便了也○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或問何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讀中庸者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求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學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朱子曰尚書貴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禮記是

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箇文字○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伏羲畫卦止有

奇耦之書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
周公作爻辭亦止爲卜筮設到孔子方說
從義理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
學綱領開卷第一義○易有精有蘊如師
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
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
其蘊也○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

解○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
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
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
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昔嘗有人問程
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太子者程子笑
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
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程傳義理精字

數又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
林解易只作卜筮之書○沈元用問尹和
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
一源顯微無閒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
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
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了聞之悚
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

書益加詳密云○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
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
流暢得動○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
易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範○或問
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
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
也又曰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只

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其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其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

耳○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疏然理義却精往往不曾見國史○朱子曰看經只前面一段

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朱子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

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之類大學是發明此理○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易通與太極圖

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
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
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
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通書
近世道學之原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
實淵慤且其所論則不出乎脩己治人之
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朱

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兩句○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
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
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
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
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
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西

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
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
自父母惟稱乎便見異也○西銘一篇大
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兩句○横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
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
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
同○西銘之書横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

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
理則無餘矣○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
物之理○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
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
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
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太極之精
而約○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其作
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

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
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
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問
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
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
○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或問看
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
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看

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讀史當
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綱
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
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
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朱
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朱子
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各守偏分

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
字若能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
同○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
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天
即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
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

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
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張子云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鬼者陰之
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也○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
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即理也以人所

其[illegible]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氣即體之充也○心者身之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與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

物而動者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
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知則心
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盡己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己自盡爲忠循
物無違謂信○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
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側者傷

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恥己之不善也惡
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
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
而以爲非也○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
又云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
於中者也○[illegible]事父母爲孝善[illegible]兄[illegible]
弟又云善[illegible]父[illegible]○義者天理之所宜
利者人情之所欲○[illegible]心[illegible]理[illegible]

心失理謂之過○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
而向凶○直者心無私曲之謂○和者從
容不迫之謂○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
之用○典常也謨謀也○道之顯者謂之
文○德合天地稱帝○聖通明也又云聖
人神明不測之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
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
神自其威[illegible]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

華[illegible]發而言則謂之文○君子成德之名
○賢者才德過人之稱○狂者志極高而
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愚者知
不足厚有餘○術謂法之巧者○先生父
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學之爲言效
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政之爲言
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有其心無其
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

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朱子曰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繆 以上十三節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

實君子蓋深耻之○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某年十五六時見此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illegible]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illegible]心上用工○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illegible]是切己便的當○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聖賢千言萬語

只教人不失其本心○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illegible]曰敬便在腔子裏○朱子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illegible]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illegible]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一念起處[illegible]源尤更緊切○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illegible]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illegible]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儘長進在○[illegible]則公私邪正遂則

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
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
○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
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纔有順適底意
思便是人欲○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
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
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懲忿窒欲
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

學的上　四十三

方動之時審之○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朱子曰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
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
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問不
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
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
等思慮矣○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

主張故爲私意所勝○朱子曰古人心自總
帥心君須心有主宰始得○持其志則氣
自清明○朱子曰所謂求放心非是別去
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心
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
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自去點檢一日
間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心存
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

學的上　四十四

力○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
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
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
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
法○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
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
是已存之心○問心要在腔子裏曰[illegible]

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人最怕陷溺其心○朱子曰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我口否方是得○朱子曰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群邪自息○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朱子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人之氣禀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是克治氣禀偏處○克己固是學者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却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做了却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

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illegible]故須明
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問顏子地位有
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
須用淨盡截斷了○問己私有三氣質之
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
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
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
欲爲多○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

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
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illegible]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
可學矣以上分十四節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
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
如何曰[illegible]心不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
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
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
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脩
身之要也○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此脩身之要也○朱子曰人須是
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

也○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懲忿如
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
如防水○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
制者惟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朱
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
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爲親切
直當佩服○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有

由亦不可得○損者三樂佚宴樂最可畏
所謂宴安鴆毒也○朱子曰今人身上大
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容貌辭色之
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又嘗訓其
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
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
性○朱子曰君子愼言語節飮食養德養
身之切務○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

好此語前輩嘗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
飮食○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
之端○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
豈可出於口哉○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
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
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朱子曰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
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

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
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
地過則又不可○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
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
也○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
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此
常事做將去○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

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
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問
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
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
上自有箇道理○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
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熊夢兆
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
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亦不能近○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要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

必辨幷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須然後眞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朱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有失也○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

於其識致卑凡[illegible]在求能致[illegible]下[illegible]
朱子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
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
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
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不
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纔極其心便害其大○窮須是忍
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曰學

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
差了也○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
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更須就
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
得者非是小事過者學者何爲能言真
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學者須於此處立
得[illegible]然後博[illegible]之功[illegible]耳○

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
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義利二
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緊切己工夫要
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
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義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容豫以難辨
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正義未
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

心耳○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
字一生用之不窮○敬義只是一事如兩
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是
[illegible]便是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
外透徹○朱子曰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
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
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朱子
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

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爲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右上分二節

道在第八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

人道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

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君已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孟子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

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饒氏曰只是謹謹細密謹不要粗暴硬要剛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其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又孝子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問人子不幸處繼母

與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曰欲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問緜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盖前人之愆又問以緜爲有罪又盖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

如今人其父擊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
之豈是顯父之惡○問父母之於子有無
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
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
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
決○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
爲非義者○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
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又嘗訓其子曰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
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
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
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
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
不聞非所憂也○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
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兄弟設

有不幸鬭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
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問齊家治國之道
斷然是父子兄弟是法而後人法之然堯
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
何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
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
他有以處那變處○朱子曰大宗法既立

不得亦當立小宗法○處鄉黨宗族見有
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朱子曰夫婦
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
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
近而道行乎其中○夫婦情意密而易於
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
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
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

之事必先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
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
於有怒○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
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
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
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
之助爲多○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

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
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
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
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
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婦人無外
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問妻有七出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

子曰然○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
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
者也○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
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
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問必擇勝己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不
如己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
己者又來求我卽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也○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
則德日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
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
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泛交而
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
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疏厚
薄耳○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
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

也○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踈但踈之以
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
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或問原壤
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
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問人倫不及師
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
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
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雖

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
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朱子曰天下
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
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
待於外也○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
民則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
感而相持○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
也○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
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
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絜身以亂倫亦
非忘義以徇祿○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
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日立乎其
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受而不肯爲者
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柳子
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乎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默乎曰吾言之不行令人
多是此般見識○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近臣以謇諤爲體遠臣以[illegible]述情[illegible]爲
體○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
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脩身

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欲正人
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
色貨利爲至戒○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
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
者逢君之惡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
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
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
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朱子曰君道貴

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君臣之
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
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
仁義○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
出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
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
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蓋

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
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
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
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
彼而平天下○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
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臨利害輒已失其
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
所根著而忘之耳○朱子曰天高地下人

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
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
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
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以上
分十九節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
間○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

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云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中而藴於三者之内者也正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極無以加此云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

曰太極本無極○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

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
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
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
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朱子曰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
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
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
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
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
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
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
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
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
之靜矣○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
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

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
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
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
有心之名其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
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
極有理○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

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
密與其他說話不同○朱子曰天地之間
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
此氣然後有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
未有無氣之理○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
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

不同○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

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
性情之主也○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
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
無不在焉○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
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
發而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
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
者也○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

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
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
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
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illegible]
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
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
達道有所不行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
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
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
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
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朱子曰儒者

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賛化育然後爲功用
之全○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
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
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
盡其大而無餘真希元嘗誦此而繼之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分二十節

章齋第十

韋齋師豫章羅從彥與李愿中爲同門友聞楊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從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第一節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聞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嘗指日問韋

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韋齋奇之○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輙不忘○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第二節

○韋齋疾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朱子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張南

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第三節

○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

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攡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須臾離節第四 ○羹食行列
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
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
處之裕如也節第五 ○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節第六 ○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
油然而喜節第七 ○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
食衰経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
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
日着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
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
子卒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
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

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朱子曰宋
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
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節第八 ○賓客往來
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
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
闕節第九 ○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
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于今又創爲月

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
春夏之交豪戶閉糴居民發廩強奪動相
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粟立社倉
節第十 ○在同安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
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
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
治人之道○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憂
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

諸告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院
乃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
者爲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脩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
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漳州習俗未知禮乃採古喪葬嫁娶之儀
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菴舍
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一事節十○將趨君
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
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
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孫朱子首用其說以

封○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
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直
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
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
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
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
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
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

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
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
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
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
美敢以爲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
倖之疏雖擢用卿至不敢就出處之際凜
然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
刑入奏事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甘昇尚

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昇有才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第十三節）○丁內艱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退○趙丞相既退朝權

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閑退尚帶待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第十三節）○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

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第十四節）○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第十五節）○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諸經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旣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

亦必沈潛反覆達旦不寐或累日不措必求至當而後已（第十六節）○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大廣之以聞見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恐其不卒○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

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沉
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僞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遣生徒者朱子
笑而不答也第十節○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
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
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
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
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
急於小成○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
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
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
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
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
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

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養深積厚矜
持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
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
慊然有不足之意也第十節○朱子疾且革諸
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
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
固着足方有進步處問溫公喪禮曰疎略
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衾就枕而逝

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亦小
變哉以上分十九節

[illegible]的上 終

上達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屬乎陰似窺見此意○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曰

前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
靜蓋火之宿也用之非水之滀也決之長
其理然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
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
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
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
意便是復○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
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
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其下化生萬物乃
為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
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
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
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
嘗不同○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
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自無

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
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
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
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
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這道
體浩浩無窮○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
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
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朱子曰鬼神者造

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
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
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
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
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
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
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
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
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
神事自是第二着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
用緊切處做工夫○朱子曰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
天地萬物之太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
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
胷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
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
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
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有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朱子曰命
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

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
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
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
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
也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為
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柰何處何
須說命○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

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
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
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
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
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
麽是義禮智○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
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智仁禮禮而義智順也○問仁義體用
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
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
義之藏○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
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
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
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
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

不然者○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
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
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惻隱
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
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淸則才
亦淸氣濁則才亦濁○問意志朱子曰横
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

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問浩然之氣與血
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
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
氣○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
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
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姸媸俯仰
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

本心也○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
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
無人心如飢食渴飮之類雖小人不能無
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
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
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
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
惟聖罔念作狂○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
神明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
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
之意○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
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
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
然○敬之問夭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
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

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問彝而言
隶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
移奪若隶執然○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
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
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
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
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庸是依
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所爲只是

庸夷齊都不是庸了○或問伊川云中無
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
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
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朱子曰
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
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
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
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

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
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
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朱子曰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
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忠信只是一事
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問忠恕之別朱
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

求諸不其想也〇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說〇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着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〇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

貫〇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諳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〇教小兒只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

句曰將入門問所存〇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〇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〇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〇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也〇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

有以[illegible]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
[illegible]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
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
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此養之
至也○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
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昔
李延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
[illegible]

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
言每爲士友誦之○朱子曰科舉之習前
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
恬愉自無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
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
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
應舉亦不累人○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誤
尋常忠信但用之非[illegible]

見於日用則安矣○朱子曰人有此身便
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
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
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
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
焉○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

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
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
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
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
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
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個敬字各

省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熟上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閑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閑事卻熟○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

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移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朱子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

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

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

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功體認則又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朱子曰其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耳○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朱子曰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嗛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欿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問自覺賦性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鎖磨轉成急迫矣○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

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朱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下緝熙字○人心惟定則明○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

中欠却工夫然欲舍静求動又無此理○
問武侯寧静致遠之説曰静便是養得根
本深固自可致遠○王近思問曰平時無
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
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
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
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

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
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以
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
下之事○童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
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説得推字極好又曰
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
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則當止於忠自此
節節推去○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

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
力待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
説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朱子曰天下
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
進○朱子曰大凡議論要得氣象寛容而
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
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説相礙○朱子曰自
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

我意要在虚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
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
要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
便成嫌隙○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
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
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直
是難看彼才得一説終身不移若非上
智即是下愚也○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

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
此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
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解
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
自明意自足○某之解釋只是順聖賢語
意看其血脈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
已意說道理○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illegible]改之以
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不盡之意邪○朱
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
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嬛皎厲兮去道
遠而○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
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
人之患出位瀆官之責○吾學若果未至
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不爲人所信則

學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
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朱子曰伊川先
生云與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
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朱子曰觀人不
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
安之實也○朱子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
言有序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
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語固皆內德

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
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
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朱子曰道
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
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
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或問所謂格物
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閒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問明德是

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
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
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
也○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
自爲障碍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
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
循循有序不陵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
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問天
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
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
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
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
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先天不
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
理如是奉而行之○朱子曰天下之事有
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亦有經有權之

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
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
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
衆人之所可及也○經有不可行處而至
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是已定之
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權便是義否曰權
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
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
秤量中是物得其平處○朱子曰士居平
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
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
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世間事思之
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
我心○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
有失○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
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

而實難爲功○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
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
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
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問知之明
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
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朱子
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朱子
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

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
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朱子曰吾人
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處不得○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之
必可恃○朱子曰大抵人若不透得此頭
一關則萬事俱低○人須於大原本上看
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
足道矣○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
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隨分仕宦不趣
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用舍無預
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
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人當有以自
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
先生云如霽即得如潦即止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

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朱子
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官卑祿薄雖不
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
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
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
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
安之於理○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焉

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朱子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其

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與時猶可以有爲也

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謂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

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祗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

者須還他是非若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
平亦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亦
無可平之理○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
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
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
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愧仰不愧俯不怍
別人道好道惡管他○朱子曰以聖賢之
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

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今人遇小
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
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人若着看此利害
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
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
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

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
所動乃見學力○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
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
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
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
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
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

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為此者其殆
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
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
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
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
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
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

安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荊軻
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
道○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
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朱
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
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
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

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
答問說着便是仁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
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朱子曰仁義
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
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

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
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
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
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
已矣○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
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

己復禮是也○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
仁者而已矣○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
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聖門之
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
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
言令色爲甚○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爲
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

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此
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
這裏○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
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
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
力之始終矣 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
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
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熟底是仁生
底是恕然底是仁勉然底是恕○朱子
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古
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
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
疏逮親○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凡禮有本有文
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
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

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
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
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
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
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
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
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

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
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
在此者猶自若也○朱子曰君子將營宮
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
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
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
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

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
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
也○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非嫡長
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
其子孫為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
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
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
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

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
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但支
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
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
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
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
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
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

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
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
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
敬之外別未有着力處也○問而今士庶
亦有始祖之祭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
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亦
只存得墓祭○李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

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
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
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
可也○朱子嘗書戒其子塾曰吾不孝為
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
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今思之
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
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

學的下　三十九

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
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
○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
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
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
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
是謀利而非義矣○或問士人欲行古禮
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宛轉

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
不行○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朱
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
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喪具稱家之
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朱子曰喪禮
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
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
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

學的下　四十

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朱子
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
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
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
述事之事○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
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
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後便除者
庶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大戴禮諸

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
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
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
方遷于廟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
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
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
人情○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
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

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
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以子爲喪
主未安○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絶異故宗
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
居喪平日之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
恐亦有未安○卒哭後用墨衰常祀於
家廟可也○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
服其除祭當如何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

期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
夫卽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
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問妻
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
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
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
如弔喪及忌日之服可也○齊文卿問子
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

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
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問夫在妻
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旁註施於所尊
以下則不必書也○問祧主朱子曰天子
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
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
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朱子曰稱
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葬則使經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西
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
祠者則如爲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
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
獻不讀祝不受胙也○朱子曰宗子雖未
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
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
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是此禮意猶存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
皆得爲父後乎○曾擇之問三年喪而復
有朞喪者當服朞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
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
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李
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
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
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

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朱子曰出
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
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
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
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朱子曰朋友
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
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關
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

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
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問
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
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朱
子曰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
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産
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
鬼神之情狀矣○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

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
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看來爲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
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
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爲治第十五

朱子曰爲學者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
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朱子曰士之

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
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
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
世者也○朱子曰凡事須是暢則能立纔
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
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
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
大體事都不管所爲皆是細碎之事○朱

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
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己
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
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
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當官廉謹是吾
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
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
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

法而薄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
則庶乎其少過矣○朱子曰大率天下事
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當官勿
避事亦勿侵事○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
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平易近民爲
治之本○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
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
寬濟之○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

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説寬政多是
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適寬○為政必有規
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
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
大於此者乎○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
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鬨然成
擾卒未已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黄老
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

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
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
之必無不濟○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
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産税而已
○版籍不正田税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
最為公私莫大之害○頃在同安見官戸
富家遣人中户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久殊使
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予於一
日之中盖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
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
理此最弊之大者○孟子論王道以制民
産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
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税幾
何非法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
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
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
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
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
絶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
於制民之産之意亦彷彿其萬一○朱子
曰省刑罰薄税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朱子知

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敎勸是致頹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小子咸知脩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問鄉學如何

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須之則傳者若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鏝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

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鏝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掛牆壁耳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朱子曰凡有獄訟必先

辭其尊卑上下長幼親踈之分而後聽其
曲直之辭。○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
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
惡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
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
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
不平也○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

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
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
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朱子曰屯田
實邊、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里不定。
因陋、簡則誕欺皆易以爲奸而隱覈者
難於稽實此郡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
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
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通

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
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
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
可漸爲復古之緒。○朱子曰先王之世使
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
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

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備
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
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朱子曰財
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
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
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大學篇末言發富害
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
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
事之悔也。○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
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
饑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
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
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
敢不敬乎。○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爲大吏便須求賢
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朱子曰古之
君子居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
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
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
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鄙
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
以爲不足以興敎化亦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爲不足共成事功。○於天下之事有可
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
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
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咨詢訪問取
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
之日。○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
事之時。○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

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朝廷設官
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
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
求薦。○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
善而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或曰未
得其人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
曰勢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
之學之所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

之纇之如是而猶以爲表退也又於其類
而求之不以小嫌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
長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
曰某所有文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
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
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爲此
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
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

不至矣○朱子曰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
智者難爲功○問君經世一事向使先生
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今法
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
難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
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
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
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
○脩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
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

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祗懼之心以畏
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
必己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
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習而昧於遠
猷○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
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
政而經緯乎其事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
矣○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illegible]

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
可信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
不可疑皆有以鑑其幾微絶其稂莠故方
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
者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
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
入於其間矣○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
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

先後[illegible]史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
或失其正而已○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
明理爲先此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
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
有意以固我之私也○朱子曰[illegible]遊[illegible]
說[illegible]主恭儉以喜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illegible]何嘗不
恰適耶無施從古未都有見[illegible]直是

如此○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
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
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
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
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
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
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足以覆
國而已○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
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
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
戒哉○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其言有曰天
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
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
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

易之定論也○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
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朱子曰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
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
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
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
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
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
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
憑藉以為安也○朱子曰為天下國家者必
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
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
一其心志○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
微積累到薫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
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

為王莽矣○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
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度
不正則人主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
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朱子
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
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
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
此聰明之名也○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

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
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競夕惕
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
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朱子曰名
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
反不免於致亂○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
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
中宜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蔡季

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不求其
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朱子曰天下之
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為政不在用一已之長
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
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朱
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
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
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朱子曰人主以
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又云苟當論
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
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
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
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

術則宰相失其職矣○朱子曰信讒邪則
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
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
臣杜口盖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
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
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
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
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

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
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
則其禍固有不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
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
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害尤有
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君子小人迭
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理勢然也○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

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

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卒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顚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娟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仁人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逮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

爭頼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朱
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人
君當懋伯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朱子
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
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
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
根柢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
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
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
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覆
載之心聖門親切之訓[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也

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斂亦
不濟事○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
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
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
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
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
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

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
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
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
不足以悅其心○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
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
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
不易之[illegible]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弱疑而重非過乎如天
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
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
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
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
礙當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
勝其好生之德○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
六鄉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

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為
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
凶○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
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
在乎紀綱○朱子曰人主之行與天地
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
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
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
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
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
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
非常之變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

正事故能變災為祥○朱子曰先甲三日
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
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
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
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
之深戒也○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
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
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

仁之所被者廣矣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湯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而不優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進去○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

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是戒謹恐懼　朱子曰箕子一為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

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繼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

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庳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故其所以為聖

猶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
惡未甚聖人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
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
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朱子曰太伯之
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
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問魯之郊
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

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
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
之否曰是○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
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
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
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
功邪○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
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

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祖私
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
私○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
儉之主○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
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惜乎無真儒輔佐不
能勝其私欲之多○朱子曰今人只是不
善推其所為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
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朱子

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
象○朱子曰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正統○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朱子
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
不能言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
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朱子曰六經
說學字只是自傅說方說起來○朱子曰

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天似夷惠○問夷齊之逃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若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産之才不

勝其德○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朱子曰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温良泛愛絶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

同乃至於此○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

欽欽常如對陣須是這樣時方得○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心鹵略而能有成者○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否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

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或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朱子曰義利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

處然其學有未足故耶○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朱子曰南軒論諸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論甚精思所不及○朱子曰陶元亮自以

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王道也有好處只

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
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
得○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
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問原性
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
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
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原性人多忽

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
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朱子曰揚綰用
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其自重耶○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
原也○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
作士大夫之功為多○范文正公自做秀
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朱子

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
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宰相歐陽永
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
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朱子
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
甚次第其規摸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

正○溫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
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
恐有所未盡耳○朱子曰王介甫資雖清
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充迂○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
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
則所言韙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問荊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荊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使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掇拾蘇張之緒餘晩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胡致堂議論英

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卻反說得低了曰他舊是氣質上說其實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着白布衫繫麻鞋赴句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

逕〇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〇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〇朱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〇朱子曰子静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禀之雜〇朱子曰游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

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歳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〇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歟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〇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〇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

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麄〇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抵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須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〇文中子論

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
而純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
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王
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
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却有病韓退之
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
公諳察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

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
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本朝人物
曰韓富規撫大又麗溫公差細密又小○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
了翁得志必有可觀○王近思曰霍光小
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焉援
成諸子以口過而殺身之禍乃口過之所

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
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己
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
揣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
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朱子曰古之
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
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
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
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
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
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
好文章詩亦然○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
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
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
蹈前人為高則私意而已○朱子曰仲舒
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
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
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
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

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
嘆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
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為
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東
坡之言曰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
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
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為

人所說易入那得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
章雷同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
有之為可貴也○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
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邊頭
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到
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穴傍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
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
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
曰略用體式而隱括以至理○朱子曰當
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
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
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

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
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
甚○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
治史略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
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
又若不讀之為愈也○朱子曰近年以來
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
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

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
見然後為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
容貌詞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
之學有大不相似者○朱子曰老子之學
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
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
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民自化然不化
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
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
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為
全身避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
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韓子所謂嗜欲深
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
之論而妄訾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却
似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
自然相胥為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
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
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
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
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絶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硬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

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吾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彛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為罪○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

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

為異說所遂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始釋氏理

頓悟不假漸脩是上達而下學也其敎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无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朱子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摘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會試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

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向來見人陷於異

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論辯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其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

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頼也○程子曰欲不學須是見得他小

自然不學真知言哉○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着做天樣○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惟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所
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問孔子當周
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
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爲之事者不可爲之
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
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
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
與否到得接事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

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春秋之時
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
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擧
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死意也○戴少
望謂顔淵死聖人觀諸人事慮不至圖不
出聖人察之天理不裹周公聖人驗之吾
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
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是孔子
渾是天理○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
不要高了聖人越說得高遠無意思了○問
顔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
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問顔子之
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朱
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顔子資質剛明○朱
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曾子

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顔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曾子
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朱子曰子路仕衛
之失却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爲也
○朱子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曾點
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學者須是
有二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
[illegible]行[illegible]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

言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
甚麽樣剛毅○朱子曰孟子做義上工夫
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說滕文公
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
善必力去惡必勇○朱子曰孟子教人多
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
人○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

學的下　卆七

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朱子曰明道
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或
問顏子之微有跡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
勞皆是○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
則變矣未化也○曾子子思孟子大槩皆
相似○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
用力處○朱子曰孔子道大德宏而無跡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孟子甚懃傑
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朱子曰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
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黃庭堅言
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
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

學的下　卆八

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
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
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
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
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
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
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

其咏○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
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
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
到○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伊洛拈
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
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及且學伊川橫渠○伊川謂性即理也一
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
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朱子曰橫渠做正
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
做得○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
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氣質之說始於
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

泯矣○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
嘗不可止而止也○朱子曰康節心地虛
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康節學於
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
好○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
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
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安能知耶○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
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
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
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
成○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
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
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之

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
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
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
綱領。○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
是道是認欲為理也。○龜山天資高朴實
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
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或問呂
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

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
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
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
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觀其意而以此語
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朱子曰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
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
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
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延平先生資
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
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

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
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
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
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固使人
望而敬之。○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

之幼反復問益爲多○呂伯恭舊時性極
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有省遂如此好○呂伯恭嘗言道理無
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
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又與
直卿書云南軒云吾道益孤朋友亦難
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朱

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
之志不可窮之辯○造化微妙惟深於理
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人讀
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季通學行之餘
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古之謀慨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朱子聞周舜弼游屛山曰圖雖佳而人

之志則荒矣○再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
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
大爾雅也○吳伯豐相從累年明敏過人
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
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
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云亡
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
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

私情也○予合絶爲膚仲踈數○漢卿身
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
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
者○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
太甚明微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
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甚好
與仲默帖曰書說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領
便與下手爲佳○正用趣向持守甚不易

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至之必精深輩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坦平正正自此直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爲聖爲賢不負天地生成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

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晉○程叔子賛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希呂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賛曰蚤悅孫
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
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
自賛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
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

或庶幾乎斯語○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
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
愛了○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
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朱子曰蓋嘗讀
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
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
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

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
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
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
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
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
一者○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
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

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朱子曰平生自
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
小補於天地之間○朱子曰纔動冊子便
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
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朱子曰某一生
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
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
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

君子必有取焉○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凛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爲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熊去非曰公之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

於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黃幹
發曰敬齋箴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
爲至○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繹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
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
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

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
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
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
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曆地志曲藝
小數不可以悉究驗人累之窮年卒歲僅

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
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閒居於
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
際者○蔡滋爲考官得朱子所試策嘆曰
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
人○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

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
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
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
一等人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也○張敬
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
友也○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菴南軒東
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

人最多○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
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爲德行舉而措之
家國天下則爲事業文曰公之身雖詘於
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胡炳
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
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
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
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黄直卿曰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真希
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
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
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
之所能爲也哉天也○劉夢吉曰邵至大
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

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李正叔曰先生之
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
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
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黄直卿曰公
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
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

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熊去非曰周東
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李正叔
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
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
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　昔人僭擬論語
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作著書以己儗孔

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旂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敢過也敢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　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必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　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此下學何書為初學者作也　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類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　所謂次第者何始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為己之學必先致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次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

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盡之　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本其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若

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
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
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
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
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
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纂朱子
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前十篇
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
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
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 以進德言 以
成德言也 自昔先儒論教皆自內而之外
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 窮
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
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令讀書以窮理
吾見其泛無歸宿矣 六經次第皆始易次
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 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
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 上編既言敬
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
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
其中矣 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
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
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
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
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
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
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丘濬謹識

朱子學的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編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是編上卷分下學持敬窮理精蘊須看鞭策進德道在天德韋齋等十篇下卷分上達古者此學仁禮為治紀綱聖人前輩斯文道統等十篇蔡衍鍠序曰上編自下學以至天德由事而達理而終之以韋齋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猶論語之有鄉黨也下編自上達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終之以道統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猶論語之有堯曰也然濬闡朱子之言以示學者即仿朱子編近思錄小學之體足矣何必摹擬論語使之貌似聖人況揚雄王通之僭經朱子嘗深譏之濬之是編豈朱子所樂受乎

道一編五卷

〔明〕程敏政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一編六卷》提要

道一編序

道也者性也命也君子盡性至命而以窮理爲要窮理也者窮極此心之理以盡其本然之量而非徒以研究考索爲也蓋人心之靈萬理咸具以言乎體謂之中以言乎用謂之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所不備夫苟無氣習之偏私欲之蔽知識聞見之雜則本體昭明天機活潑盡

巳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一以貫之耳若夫典章載籍禮樂名物則皆古人已行之迹固爲吾心之左券而斟酌從違錯綜變化應用之妙存乎此心而已是故庖羲氏之前無易唐虞之前無書三代之前無詩禮春秋堯舜未作禪讓未聞也湯武不興放伐未見也周公未生制度文爲未必備也然而

言道德者必以數聖人爲至而唐虞三代之治亘古莫及是果由於博考乎古人之成法抑以盡其天命之性大本立而達道行乎故精一之學惟嚴於人心道心之辨博約之訓惟審於視聽言動之間脩齊治平始於慎獨參贊位育原於戒懼則古人之成已成物繼往開來無非盡其本然之性而曰古訓之式好古而求前言往行之多識要亦以求此心爲主而非以長聞見廣知識執其一定之迹以爲制事之則也象山先生以立大本求放心爲學此正盡性之傳二帝三王之家法也惟以其嘗牴牾於朱子後世遂以禪學斥之嗚呼禪之爲道棄人倫遺物理守空寂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象山之言行今皆可考也其於人倫物理何如而可以謂之禪乎顧世儒以朱子大賢不宜有過故雖知其言之未盡亦必文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而不知人非至聖不能無過伯夷之清未必以柳下惠之和爲是伊尹之任未必不以伯夷之清爲非子貢多學而識無言一貫之教終不能悟至論顏子之愈已猶以聞一知十當之則夫早年未定之見又奚足爲朱子病哉況其晚年造詣粹然大中至正之歸支離之悔屢見乎詞甚至有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之說則狃於言教之未定而忘其身教之大成豈所謂善學朱子者乎篁墩程氏以二先生之學始異終同於是即二家之言裒集成帙以嘉惠來學其亦良工之苦心矣但舉世好竽瑟則徒工雙江聶氏刪刻於養正書院而板復湮晦所謂惡其籍而

去之也非敷中丞汪春谷氏掇拾遺篇謀以復梓是蓋憫迷於利祿之習借朱子以自文棄其性命之學誣象山以自便者誦讀是編果能反觀内省默識二先生用心之實則朱陸之學不辯自明而吾之所爲朱耶陸耶亦可以自審矣如其汩於聞見滯於有我惟騰口說不事心求吾固於象山無損其於朱子之教不爲操戈入

室者哉

嘉靖壬子仲穐月朔旦宛陵沈寵序

重刻道一編序

學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共焉者也非朱陸之所能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學以尊德性至矣豈朱陸之所能異哉異之則離性離性則害道害道則別爲一端如楊朱佛老之類是也是故非朱陸之所能異也朱子以豪傑之才自弱

冠著述六經下及子史百家莫不究心而惓惓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後世尊而信之若蓍龜神明其相緣也久矣惟陸子之學非惟不之信之也羣起而攻之者若楊朱佛老然夫學求放心以立其大居處執事忠信恭敬以求乎仁謂其過於尊信孔孟則有之矣其於楊朱佛老何有哉而後世攻之久而益堅殆不知其所以也二

家早年之見異同出入明若觀火反而求諸是非之本心五尺童子可辨也而老師宿儒往往自附於文公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豈非狃於故習而於二家之言曾未考諸已乎文公晚年反身求約之學蓋已深契陸氏而不復向來支離之嘆文公之所以爲大也後世不測其大而顧欲以巳意小之則已負文公多矣其於陸子何所與哉篁墩先生當天下羣咻聚訟之時乃獨能參攷二家之學曲爲折衷著有此編非惟有功於象山其有功於考亭不淺矣是編也寂焉弗傳刻板亦不知其何在予巡八閩暇用校正重刻之俟君子考焉前節去無極七書者蓋以皆二公早年氣盛之語其於尊德性之學亦不切云

嘉靖戊子孟冬朔日後學末豊聶豹謹書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攷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攷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有見于支離之弊而盛稱其爲己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致意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甞有芥蔕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鵝湖三詩鈔爲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爲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氷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兼收陸子之學誠不在南軒東萊之下顧不攷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以爲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眞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而藏之

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書

道一編目錄

卷一

復齋陸氏詩并陸子和韻
朱子和韻
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畧

卷二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附陸子與邵叔義書
附陸子與胡季隨書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附陸子與陳君舉書
朱子荅蔡季通書
附陸子荅朱子書
附陸子荅王順伯書
附陸子與曹立之書
附陸子贈劉季蒙說
朱子與黃直卿書
朱子與程正思書
朱子與邵叔義書
朱子與趙子欽書
附陸子與陶賛仲書
附陸子與朱子書
附陸子與鄭溥之書
朱子荅劉季章書
附陸子與曾宅之書
附陸子荅曹挺之書
朱子荅陸子書

朱子與黃直卿書
附陸子與李省幹書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朱子荅劉公度書
附陸子記荆國王文公祠畧
朱子與胡季隨書
朱子荅項平父書
朱子與王子合書
朱子荅曹立之書

朱子與吳茂實書
附陸子論學古入官
附陸子論學說
附陸子荅劉深甫書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附陸子荅包敏道書

卷三
朱子荅張敬夫書
附陸子論則以學文

朱子荅呂伯恭書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朱子與孫敬甫書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朱子與劉子澄書
朱子荅呂伯恭書
附陸子與呂伯恭書
朱子與呂伯恭書
朱子與林擇之書
附陸子與胡達材書
附陸子荅劉淳叟書
附陸子與吳仲詩書
朱子與呂伯恭書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附南軒張氏荅陸子書
朱子荅呂伯恭書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附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附陸子祭呂伯恭文
朱子表曹立之墓碣
附陸子荅詹子南書
附陸子與符舜功書
朱子荅劉晦伯書
附陸子與朱子書
朱子與諸葛誠之書
朱子荅諸葛誠之書

朱子荅李好古書
附陸子與唐司法書

卷四

朱子荅項平父書
附陸子與趙詠道書
朱子荅陳膚仲書
附陸子荅包詳道書
朱子與呂子約書
附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附陸子與舒元賓書
朱子荅陸子書
附陸子與傅子淵書
朱子荅呂子約書
朱子荅何叔京書
附陸子與陳正己書
附陸子荅潘文叔書
朱子荅吳伯豐書
朱子與周叔謹書

附陸子與邵中孚書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附陸子雜說
附陸子與胥必先書
朱子荅呂子約書
朱子荅滕德章書
朱子荅符復仲書
朱子荅滕德粹書
朱子荅林退思書
朱子荅詹帥書
附西山真氏跋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卷五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畧
師山鄭氏送葛子熙序畧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畧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像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於天其

在人則爲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惟其蔽于形氣之私而後有性非其性者故孔門之教在於復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爾顏之四勿曾之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爲窮理之地而何望其盡性以至於命哉中古以來去聖益遠老佛興而以守玄悟空爲高訓詁行而以分章析義爲賢辭華勝而以譁世取寵爲得由是心學晦焉不明尼焉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歉于此而亦何覬其他哉于周子生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以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故言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於

是朱陸兩先生出于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説講授于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説不能不異于早年而卒同于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爲本豈若後之分章析義者畢力于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爲輔豈若後之守玄悟空者悉心于塊坐走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于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

道一編目錄終

道一編卷一

此卷凡三詩蓋二先生論所學者其不合與

論無極同

復齋陸氏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子和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

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朱子和韻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按東萊吕氏訪朱子于寒泉而歸朱子送至廣信鵝湖寺二陸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皆不合而罷此三詩則倡酬之作也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爲訓詁朱子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爲禪會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恚其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凡七見于友朋書札間開示後進警切備至而陸子亦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與東萊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

後進者如此或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畧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

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苟或升而未入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

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學者或止涓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加議而莫有能破其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强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云

按包氏此論發明陸子詩中積至崇成四字深有警於學者

道一編卷一

道一編卷二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始焉若水炭之相反者附見陸子之說二十條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陸子靜之賢聞之盖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辯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畧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辯而

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爲務而獨切切以空言爲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爲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此所以來議者之紛紛乎陸子之說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以爲不同者之甚焉

附陸子與邵叔義書

天之所以予我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

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舉將不逃於此矣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傅着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蘗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附陸子與胡季隨書

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絶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

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己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

朱子答呂子約書

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

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
談徒竊憂嘆而已

按朱子以祖習禪學誤後生者爲憂嘆陸
子以假先訓自附益者爲悼懼其苦於不
同如此陸書附左

附陸子與陳君舉書

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
於私說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
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

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末思及此益切悼懼

朱子荅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邪閣記不敢
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瞀前了得
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
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
壞了甚可嘆也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且
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
書往往以異端爲憂其於儒釋之辨亦嚴
蓋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
其爲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爲
葛藤末說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
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氣盛語徤之時學者
未可執以爲定論也陸書今摘于左

附陸子荅朱子書

尊兄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
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

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旣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
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以實論之兩頭都無
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
其姦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旣以病己又以
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
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

附陸子荅王順伯書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
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附陸子與曹立之書

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

附陸子贈劉季裳說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

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

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荅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按此書則二先生論無極在不曾面會之前今文公年譜以論無極事置鵝湖已會之後失其次矣

朱子與程正思書

荅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

朱子與邵叔義書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橫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荅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訝吾人所學却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朱子與趙子欽書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按以上四書皆爲辯無極而發說見第一卷附見陸子三書以備參考

附陸子與陶贊仲書

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

未通處其說固以已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絶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克此而已

附陸子與朱子書

劉定夫氣禀屈强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底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

附陸子與鄭溥之書

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非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敘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寘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

按朱子有言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子此三書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眞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操上人之心執一已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驩然合幷于晩歲也

朱子荅劉季章書

來喩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着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

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物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自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趂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着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

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爲憂欲其以尊德性爲先以收放心爲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趂此光陰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兼有取于陸子之說今摘附于後餘見第五卷

附陸子與曾宅之書

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之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眞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

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

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矣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眞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眞所謂侮聖言者矣

附陸子荅曹挺之書

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觀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猶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朱子荅陸子書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内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

且欲其着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儒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按此書有妄生内外精粗之別及聖賢之言不必盡信等語疑爲陸子荅曾宅之而發然陸子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朱子亦謂樸實無許多勞攘是雖二先生早歳語然中間皆有獨見不可以爲徒異而不求眞是之歸也

朱子與黄直卿書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説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眞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恠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嘆可嘆

按陸子之書最尊顏子曾子以爲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以言道絶不見有推尊琴張曾晳牧皮之說是豈門人流言朱子一時聽之而以爲實然者邪陸子之說摘附于左

附陸子與李省幹書

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

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
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
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
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蘧可以孔子望我邪學
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
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
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
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
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狠很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

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
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
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皆亟稱夫子之沒其傳在曾子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且深有憾于空言多識務外徇人之弊今考朱子注曾子三省章用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疑於捷徑專用心於內固疑於近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

朱子答劉公度書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
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
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

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
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
都無人管恣意横流矣

按朱子此書深斥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

而又率本諸司馬温公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畧附注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人其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子拔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附陸子記荆國王文公祠畧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

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朱子曰安石行己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

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朱子曰祖宗之法因時制宜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則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不復可望其罷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

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朱子曰三代之政布在方冊時有先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安石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耳若眞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所當先而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又曰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

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司馬温公謂劉元城曰介甫變法之初天下之人羣起攻之而介甫不可動者蓋此八字吾友宜記之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爲盛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不可以死生禍福恐之則已介甫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也又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明道先生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按文公語錄門人吳琮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姿亦有拗強處觀此語則又與荅劉公度書不同語錄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牴牾若是學者詳之

朱子與胡季隨書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顚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荅項平父書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巳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

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録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畧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朱子答王子合書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靜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

朱子答曹立之書

録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説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未參識不欲劇論

朱子與呉茂實書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叅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

按以上五書前二書始拈出敬字及持守之要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皆若

指陸學而言後三書稱其講論有益及謂陸子欲隨時立敎且方要理會講學之事然又疑其欲速好徑而流於恠異蓋朱子至是亦微有去短集長之心而猶有未釋然者焉陸氏之説附見

附陸子論學古入官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

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盡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

附陸子論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辯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自私智而能進學者

附陸子荅劉深甫書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甫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甫之身之心非徒無益

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知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無明時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脩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氷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

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閒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

按朱子稱陸子近方理會講學者如此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其荅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稍戢其性近

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旣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

附陸子荅包敏道書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問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倘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按朱子所謂怪異所謂欲速好徑如彼陸子所謂奇怪所謂好進欲速如此學者皆當奉以為戒而內自省也

道一編卷二

道一編卷三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中焉覺疑信之相半者附見陸子之說十四條南軒張氏之說一條

朱子荅張敬夫書

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温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温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又按陸子有論明理踐行一條朱子晚年蓋嘗有取焉者今附于左

附陸子論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閭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蒙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以釐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治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

朱子荅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舊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

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
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
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
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
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
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
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來諭子靜之病恐未
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
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

此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按意見議論之說朱陸二先生蓋嘗面加
究詰宜有定論矣然陸子雖以涵養講究
為本分事終以閑議論非就己向實工夫
其所荅門人書今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别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
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
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其後書云所示與
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
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
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
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
接事閒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
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
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其但與
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己着實做工
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

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己
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朱子與孫敬甫書

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
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
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
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
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
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誠之

域也

按朱子謂陸子本禪學欲以欺人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陷于不誠之域陸子亦有書云苟為大言以蓋繆習嚚以自勝豈惟不足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自欺其心殆指朱子也其言過矣今附于左學者得以考觀焉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泛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義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繆習偷以自便嚚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假與章句儒譊譊憍玩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朱子與劉子澄書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言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荅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意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

按陸子輪對五劄首言版圖未復讎恥未雪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願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幸天下次言人主莫難于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

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可以馴致者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顧爲之以漸而不可驟次言人主不宜覘細事致叢脞之失皆不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精擇言之審百代之下孰有加於紫陽夫子者哉殆必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學者諦玩而自得之可也

又按以上三書朱子之於陸子一稱其好處可敬服一稱其卓然非其疇匹一稱其對語圓轉渾浩無凝滯然皆擬之爲禪學所謂疑信之相半者如此

朱子荅呂伯恭書

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朱子訓子帖畧云到婺州卽幽櫛具剌去見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下禮合展拜又云大人再令拜稟恨以地遠不得躬拜郎中公凡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次日去如引入卽詣靈筵前拜訖進說大人致問昨聞郎中丈丈奄棄明時恨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令某拜稟切望以時節哀爲道自愛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從學而象山有書與東萊甚言居憂講授之非禮此亦二先生相異之一

附陸子與呂伯恭書

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踈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

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憣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朱子與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凉來遊廬阜但恐此時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猶似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説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朱子與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説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與朋友説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説只如此講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説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説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陸子之言有契于朱子者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胡達材書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宅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

可至則亦終若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
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
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鶩於外也向時曾
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明分
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附陸子荅劉淳叟書

中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

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徃也使
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
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
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
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
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
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顏史之不必伐
衞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
言之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
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
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
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
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
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
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
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

已哉

附陸子與吳仲詩書

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塲屋富貴之念羈絆
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
地步自有可觀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
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朱子與呂伯恭書

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計海内
獨尊兄爲同此懷也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

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

按南軒之亡朱子極爲之痛悼象山亦有吾道失助之悲且以未及逼書論道而爲之抱恨皆公言也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逼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爲學之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卓然特

立眞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各主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爲之中處邪今錄以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講肄學者得有所觀感而爲之法守也

附南軒張氏荅陸子書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于中第惜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

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眞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眞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

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静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辛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静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按以上五書朱子始稱陸子有讀書窮理之益與鵝湖議論不同而又惜子壽之亡蓋深致意于斯文之不幸焉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静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静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附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

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

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

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胷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益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于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

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爲文以奠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奠文附左

附陸子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緊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顔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

麟經是嗣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旣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旣而值公將命考試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鑑斯已奇矣甲午之夏公尚居里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敎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鵝湖之集巳後一歲輒復妄發究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巳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

先兄復齋比十二歲兩獲從疑言符心契冉疾顏夭吾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肆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旣訃音東來心裂神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霈

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後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巳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及予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錢侯予言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以立之告予言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盛年相繼淪謝而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相弔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

立之名建幼頴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眞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

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嘆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非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

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爲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弃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敎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爲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之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陸子之書今摘附左已見前卷者不復出

附陸子答詹子南書

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耳口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

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强說自加惑亂耳

附陸子與符舜功書

善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强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

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

朱子荅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直書耳

按陸子有與朱子書亦嘗稱其文字且敘述起居極其親厚蓋温然友朋相與之情無病已不平之說豈亦因門人有所騰口而然與

附陸子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敘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眞實録未知尊兄曾及見否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賔亦當赴江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吕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欵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元英諸公間號爲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留造函丈曾記憶否今似伯仲令堺直卿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

朱子荅諸葛誠之書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

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黙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朱子荅諸葛誠之書

所喻子静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

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朱子荅李好古書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來也

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按此三書朱子覺其門人輩訾陸太過故其言曰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未能盡同正當虛心熟講以歸於是又曰不容更似世俗纔有異同便成嫌隙皆至論也然陸子亦有與門人書其言正與朱子合今附于左

附陸子與唐司法書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况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

道一編卷三

道一編卷四

此卷朱子之説凡十五條所謂終焉若輔車之相倚者附見陸子之説十條

朱子荅項平父書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説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别説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説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褊心自用務强辯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懼皤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枘鑿之嫌書附于左

附陸子與趙詠道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按草廬吳氏爲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爲陸學而見擯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朱子答陳膚仲書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

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曰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卽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性爲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陸子之言有與朱子相發者謹附著之

附陸子答包詳道書

垂諭新功以是未能寛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寛裕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

朱子與呂子約書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按此正陸子之學平日諄復以教人者也

附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

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説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焰豈不甚可嘆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附陸子與舒元賓書

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内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沈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朱子荅陸子書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黒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衰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按朱子此書謂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支離二字始見於此其謂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蓋指傅子淵子淵嘗學於朱陸之門者故又曰亦嘗痛與砭礪否考象山與子淵書有云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者正朱子之意今附于左或疑朱子書尾尚持異同之說以二書味之朱子既自以支離為病陸子亦復

以過高為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
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
又按朱子他日荅人有不計平日異同之
說疑於陸子終有未釋然者然其言曰足
下何其慮之不審而為此傲睨之詞况賢
者之燭理似未甚精立心似未甚定竊意
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
此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
味其詞意蓋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

非有憾于陸氏也

附陸子與傅子淵書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
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者多忽此謂為易曉
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
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
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辯
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皆聖人
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其
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朱子荅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
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
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
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
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
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
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

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
講究不亦誤乎

按此書謂方始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
與彼中症候不同蓋指陸子而言謂或以
支離而失之或以過高而失之其所病異
而失則一也

朱子荅何叔京書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
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

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喩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黙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覇將經世事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

茫恐無下手處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荊公可勝旣乎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蓋兩先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謹附著之

附陸子與陳正己書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旣乎

附陸子荅潘文叔書

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朱子荅吳伯豐書

聞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

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愎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朱子與周叔謹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

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叚着力考索也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文字未須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爲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復重出間附一書以備參考

附陸子與邵中孚書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旣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旣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厲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

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
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日懈覺得此心操存捨亡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
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
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
學乎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
之間又謂豈可汨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
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
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實
行之人往往乾沒于文義間為蜩蟲識見
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
是益驗陸書附左

附陸子雜說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
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
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附陸子與胥必先書

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為佳德
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
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
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
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
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
也然此亦豈可强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
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蜩蟲識見以自喜而已安
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朱子答呂子約書

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
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
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為
賢者謀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
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

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曰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有見于後學支離之弊不可不拯故於書札之間屢掇以語人鞭策淬礪極其警惻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朱子荅滕德章書

陸丈教人於收拾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上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朱子荅符復仲書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謂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効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朱子荅滕德粹書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耆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遊也

朱子荅林退思書

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便幸畧道意

朱子荅詹帥書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按此三書皆致禮于陸氏門人者蓋朱子晚年不獨尊其師而又兼重其高第弟子如此

附西山真氏跋傅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録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

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論篤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爲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録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第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爲首然西山先生論其所得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爲朱子之世適也與

道一編卷四

道一編卷五

此卷凡六條皆後賢論二先生者後賢之論二先生多矣然獨有取於是焉以其究事精審觀理平正而無偏黨適莫之弊也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道園名集臨川人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卽書中所謂長者亦不

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荅葉公謹後復姓周更名叔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發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心身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之語合益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說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以爲功者朱子嘗嘆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

按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捐書覺

得心身頗相收管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明道嘗爲新法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畧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而忠宣公於碑文刪之況學識之下先正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畧先生名時家淳安慈湖門人貞白名玉歙人

子既爲朱子立祠學宮復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息

黨同伐異之論而爲至當精一之歸夫陸氏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若異端之別爲一端緒也特所見出於高明而或謂智者過之耳今之學者發言盈庭宗朱之說慨行毀陸之議肆起豈善學前輩者哉且朱子之言無極天下之公言也象山之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見有不同故終身有不苟合者後之黨朱而伐陸者又豈天下之公言哉

按此表實用朱子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之言

師山鄭氏送葛子熈序畧 師山名玉歙人

方朱陸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畧 東山名汸休寧人

陸先生之學與朱子不同蓋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之學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爲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闊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爲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傷我者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

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弊率由氣禀之偏孟子舜跖雞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辯聽者爲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由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之說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

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闢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往復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當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禀之性則其於周子之書庸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

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墓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抑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其未發之心則其要歸亦有不容於不同者乎然而簡易支離之說邃密深沉之說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目闊節之多矣石稱丈量者又以銖銖寸寸爲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

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徵之於二先生所自言者可乎子朱子之荅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已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如此豈鵝湖之論至

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於莫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如何也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明則顏曾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灑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陸氏之學則知者鮮顧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負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擴充持守為可畧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況於小子後生之至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乎奈何前脩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察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何在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憂而過計者蓋有在也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謂朱子

去短集長之説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恐未然蓋朱子効唐仲友在淳熙九年陸子有書亟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捐書覺得心身頗相收管及周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此數歲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與朱子合并者殆未之深考也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像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博而費不若東山此賛之約而該也

道一編卷五

道一編後序

斯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而亡也惟其託於人者有絶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夫自洙泗言微而孟氏繼其統濂溪默契而二程衍其傳晦菴朱子象山陸子則又繼濂溪二程而作者也晦菴之學則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折衷群儒之論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象山之學則立大本求放心嚴義利之辨以示後學篤實爲巳之功均之有益于道也但晦菴早年未定之見與象山牴牾而象山靜坐之說晦菴且疑之遂致二家生徒各持其說以象山爲一於尊德性而失之空疎晦菴爲一於道問學而失之支離自今觀之象山之書未嘗不教其徒以讀書窮理而

晚年尤諄切於萬物皆備于我之訓晦菴之學則主敬以立其本而晚年尤惓惓於涵養本原未嘗不以德性爲先也是故同宗孔孟同繼周程其道一也其心一也歧而二之可乎竊嘗譬之山之尊者莫如泰山其崔巍峻極之勢或卑以陟之或崇以臨之其至于山則一也水之廣者莫如滄海其浩蕩闊闢之

神或乘風千里或遡源而趨其至于海則一也道之大者莫如孔門顏子以如愚得之曾子以魯得之雖所造不同有得于道則一也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吾其然乎歷世既遠晦菴之道學者童而習之昭如日星固已章明於天下象山乃蒙無實之誣人皆以禪學目之四百餘年莫之辨白此篁墩先

生當群嘵衆咻之餘而有道一之編也繼是而得陽明先生獨契正傳而良知之論明言直指遠紹孟氏之心法亦是編有以啓之也故其論朱陸曰當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常懷不滿者爲聖賢

之心陽明之言出而朱陸之論定矣

少司馬雙江聶公昔巡八閩刻是編以淑多士茲已散失無存昔嘗受其學者以重刻請侍御古林沈公乃手自校訂屬宗元鋟梓以廣其傳

古林公私淑陽明先生而傳其學者按閩之暇昭示良知之旨以開俗學之迷一時諸生

感奮興起又以是編嘉惠其期待後學之心
至矣諸生志聖賢之學得之言意之表求之
性命之源見諸踐履之實則存之爲實德措
之爲事業於
聖明之治化必有所補豈但敦行善俗爲八閩
之光哉宗元不敏庚申末簡爲諸士告
嘉靖三十一年仲秋月朔旦崇陽汪宗元謹序

道一編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編朱陸二家往還之書而各爲之論斷見其始異而終同考陳建學蔀通辨曰程篁墩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云云然則此書乃程敏政作也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

艾菴密箴一卷河洛私見一卷太極圖説一卷

〔明〕蔡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蔡廷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虛齋三書無卷數》提要

虛齋先生密箴序

余東髮而談掌故竊竊焉蘄不詭於先民葢嘗步趨槐市憑几據梧則憮然而思傴僂辟廱陪儒紳論議

則悚然而戢縛紐豆籩唯諾詔介則芒然而斂前席衿帶自葘型範則愁然而戞然至卧廬清燕四顧閒寂時而焦火時而凝冰彷

徑停遷之間跡驗應其之
迹方寸遂廬若棧山航海
矣夫人一身惟是精神榮
衛脈絡相環龍淵燕息既
病於坐馳蒙茸陸梁必傷

於物化如腑臟內虛而欲
集風寒之外至豈可得耶
蓋覽古之聖喆几杖著銘
工瞽作箴目頤衷惟良非
虛境因取吾鄉虛齋蔡先
生密箴揭之座右仰而昭
俛而惟頫然若有得也我
朝程朱之學為世赤幟河
東之薛有讀書錄餘干之
胡有居業錄并先生之箴

而三矣因梓之以示同志

清源後學蘇濬譔

艾菴密箴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密箴五十條予年二十四五三十一時所作者
當時類用片紙書置于此處外人足跡不到之地
今年四十八矣册遺册尚無一人得見其一二者
故謂之密也密之者戢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於
已徒貽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敝笥病
中見之不欲棄滅也因令子弟輩錄之未及予第
亦以貽吾子弟爾蓋予自三十一二三以後亦自厭

作箴矣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此固箴中語也光祿
楊方震先生辱與進我甚厚然當悉予所病且相
別在邇故特出此只道予愧尚望為不肯密之也
弘治庚申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虛齋蔡清書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為一編清心正容一
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嗚嗚汝清以汝
輕薄資今日正須學子輿與子騫
曾子輿胷中之敬也閔子騫無為之有為也吁若子
[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商
豈若貴名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當言貴
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若不見巍巍溫
恭中身嚴與人忠赤心質樸明素行乎彼帝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景星慶雲祥風和氣皆在
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嗚
呼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一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
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
向使王莽而肯為周公曹操而肯為文王亦孰得而

禦之然思本在先除根拔其素所苦者危矣噫
毋譊譊多言毋譊譊多言昔人有曰德盛者言自傳
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過竊只為未然是又
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深矣哉是皆不勞
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負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也乃為信
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為部使者御中事縛白細
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劵亦無法外者部

使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也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兩七八尺之身毋徒嘐嘐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即此目前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在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中只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

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則日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開適蕩蕩後平平
元城於不妄語一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古之用力也有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者古之人皆然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當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汲汲後學者意良在[illegible][illegible]
爾其亦知之乎既知之又自言之而不能踐之然則爾[illegible][illegible]歟乎
守古之訓而不約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而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惟有[illegible]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真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即西銘之見也欲

爲古人者斷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肯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自好衣飽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豈無疾雷破山而不畏顯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乾祇[illegible]于中流
則在客云如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蓋人反
仍言[illegible]不[illegible]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illegible]

敬爾心術愼言行言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言
之未至將不逃於明者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暗聽
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不易欺
器量要寛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淵一體皆春心氣常順自病自遯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基程朱之敬
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
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之曰實一靜虛動直
清不清負爾名介不介義安在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

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兹
昧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
今而蓄之行之又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事其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
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卒然爰語言人聳垂之後世
而爲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皆自肺腑善聽者自定古不見鍾不扣則不鳴水
不止則不瑩
語言[illegible]言守身皆不淫而自消此有

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大惟能踐實地
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緬緬而可以上報乎君親
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
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大木有
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助人爲善也不快至周而默無毫髮之或惓天
之報人之惡也亦不信至密而亦無毫髮之或漏細
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孔顏不當厄

蹻蹠不當壽矣曰天道之定亦既昭昭於予之言表
矣顧倘未之察耳
潛其心於淵瑩之天存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
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蕩約之弩一發便
中其機曾此者古之人也
師道閉門處老瞶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之
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自斷
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間事
俗云一刻值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君
是見時其實切已

[illegible]爲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開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獻實事業副天下於乎豈不眞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汝清壽決不能百年而及壯而氣體已若老矣不早爲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

若是眞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

若是眞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大當官之政

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黠爾危哉

欲爲一世經綸手止看要編緊要書枝葉若繁根幹徒空勞皓首作鄙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今始不迂

格天之功與於袵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聖哲之卧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矣

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以暢勉仁之動而論文敎以李原德之望而論文達吁敎乎達乎其公論之不可沒乎誤矣二公今莫[illegible]爲也已矣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艾庵密箴終

密箴序跋

虛齋先生學問蓋已造於精微矣其反身自治之功又嚴切如此密箴凡五十條而最愛勸君莫用半點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令浦嘗大書於後堂屏風出入觀省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爲也若小人則自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爲禍尤烈自古奸[illegible]之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械翕張居之不疑久則亦習以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察而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嘉靖丁未夏四月吉後學

惠安張岳識

曾自年十四五時即深愧質不如人竊仿撰箴語或粘於牖或書於壁其詞率孔見甚私心常畏人知以爲行之不逮言之反悖惟思取性理中濂溪明道晦庵南軒諸先生贊仰屋思之庶幾見其人顧若德高語邃第尚口吻間與耳食無異反躬謂何則又取方正學雜箴雜銘如坐立行寢之類及所著冠帶衣屐[illegible]墨硯紙筆里也者而遇事微焉久其忘之[illegible]背而馳矣獨吾鄉虛齋先生密箴僅數條錄寫一紙常帶袖中期出入不忤今功官逾一年所猶自省行事與箴言無當也況孔孟四書之言能[illegible]于友人間面笑曰吾與子生同虛齋之里學步虛齋則虛齋矣何子每言心如是也曾曰質不相同心同[illegible]致子不見夫蕩與楊乎蕩之性甘倏日至之時未有不甘者也物性酸必奪其酸而許多調劑之始能可日與蕩同甘曾今猶然酸者友人[illegible]付言而勸傳之梓使同志者或諒曾好規之甘而日以過規曾也萬曆乙未夏四月吉後學晉江林學曾識

歸里期月掩扉獨坐家君倪授先儒遺言[illegible]讀之一一將身子對照方覺針砭入骨及繆先生又亦禁文莊公密箴藏本囑曰習然益知君子慎獨工夫如是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心爲嚴師此文莊作箴意也夫人心喜溺晏安則引之儉攝而不斃就好古今大則郗于淫僞而不自知入莊當壞然一旦時方康爲之防嚴爲之責危其思警其幽鬼戟令聖賢爲區又恐流于汙下顧名思義不啻銘之于心而面[illegible]之于書嗚呼何其頤也蓋慎于獨而猶有出入于外者

□有獨之不愼而外能□□旨賜客居滿不見不同
感思憧憧滑滋賠長浸假而爲鷄鳴之起日書之牿
昏夜之求夫誠防之不豫也責之不嚴也通書曰君
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信哉以文莊之理學名節爭光史冊抑知其不以昭
昭而忽冥冥者哉是箴也雖其取義也近稱名也顯
然密者靜幾也靜中觀未發氣象井從虛寧寂之謂
正在于體認天理無有間斷耳之莊頭洗心退藏于
密者哉守也志學不早悔日日深願以有生之年得
從繆先生後質諸先民自勵患柔請奉是箴以作之

密箴序跋　三

鑑云康熙辛酉孟秋後學彭定求謹識于思過居

昔有問程先生云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
時如何存養得熟先生答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
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
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
自熟此先生愼獨之功也今讀蔡文莊公密箴五十
條何一非先生戒愼恐懼之遺意乎當其靜處一室
外人足跡所不至每自呼其名又自責曰某不肖又
曰爾誰欺負爾名忽日爾今年幾何矣提撕警覺皆
於人所不見之地反躬自責刻刻有不自安之心刻

刻有不自滿之意如在上如在左右上帝臨汝□□
眡汝十手十目悅然在心嗚呼亦可畏哉文莊公學
問精微其著述見于經解圖說爲後學津梁而其用
功嚴切又在此五十條中所以秘不示人者也先王
父大參西垣公筮仕閩中得此書于公之曾孫如川
君雖經鐫刻流傳甚少久爲吾家秘本一日與予同
門雲客彭翁讀之擊節稱服謂予曰子旣刻劉念臺
先生證人約以勗同志當刻此書以自勗也後學繆
形撰

管子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

密箴序跋　四

爲工商是故肯菑肯播則有先人之耒耜在鳩工庀
材則有先人之尋尺在變化贏縮則有先人積著之
法在至于脩行論讀世故則有先人之箴規在此良
有所傳非苟而巳也先大父虛齋公明經潔行爲世
莊重而密箴五十條尤其吃緊此吾家之耒耜尋尺
積著也名卿張淨峯公甚愛其書付之梓而序其首
今舊本就圮矣如川不肖旣不克闡揚世業又懼不
克守先人之遺書以至泯泯也因重新之以識不忘
萬曆丙子春孟孫如川謹跋

於天地爲完人復於是爲肖子先文莊公箴中所念

也箴行自四十餘年海內諸名公多爲序引無慮數
十家矣神廟丙子春先光祿祖伯重新之題數語爲
跋伯雖登仕踐武宦跡多奇行猶未敢任完人肖子
云況邦駒顛頓庠中祖先遺書多不能讀唯詳簡而
守敢曰是台祖父詔我以作令志者完人肖子方法
乎箴之末條有云有數大恩不可忘詳書于後聊誌
祖德崇禎庚辰中秋孫邦駒謹書

河洛私見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看河圖洛書私見

看河圖須按據太極圖而指畫之則自然理路分明不然但見支離而不圓活渾成有甚涉牽強焉者蓋通河圖是一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動而生陽者言之陽起於太極之子位是爲天一天一生水生於天者成於地一得五而爲六於是地六居其外矣陽進於太極之卯位是爲天三天三生木三得五而爲八於是地八居其外矣自其靜而生陰者言之陰起於太極之午位是爲地二生於地者成於天二得五而爲七於是天七居其外矣陰進於太極之酉位是爲地四生金四得五而爲九於是天九居其外矣陽極於午而陰生陰極於子而陽生此又陰陽之相根而循環者也是河圖渾然一太極也噫子周子實再闡吾道之太極者也然周子胸中所得之趣無窮而其書圖於指下者則技亦窮矣何者謂不足以盡其胸中所得之趣也今學者但知〇之爲太極耳而不加究簡圈子周子意本欲其團圓旋轉有千萬周而不已

乃是只形容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也但畫之筆下則無可奈何僅得如此而已况太極雖一氣循環而實界分陰陽今此個圈子終是不見得陰陽動靜之別至是則周子之技又窮矣於是再爲陰靜陽動闔而以左白者爲陽右黑者爲陰白中之有黑爲陽之根於陰黑中之有白爲陰之根於陽而中復結之以小圈子以爲太極蓋此個圈子几非小也與上面大圈子只是一個而陰靜陽動實皆其中所元有之物事也但筆畫之際外此再無餘法耳豈三才之理眞能使其活潑潑於此也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或能徒誦之數四而已耳豈能盡知其所以不盡之故哉蓋學必洞其微妙而後能從容自在做個人庶不汨於辭利畫於近小也

河圖配八卦說

淸謂欲知河圖之配八卦先須定却水火木金方位然後將數與卦分貼則庶幾明白如水太陰居北火太陽居南木少陰居東金少陽居西於是以數配之蓋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一六皆在北爲太陰也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二七皆在南爲太陽也三八木則在東爲少陰四九金則在西爲少陽明明白白仆無可疑但四九只老陽之數而居少陽之位二七只少陽之數而居老陽之位爲不盡合然此就可只明陽之道主動而通變與陰之守靜者不同是亦造化自然之理矣是於河圖之中又自有陰靜陽動之妙豈人爲哉亦豈人爲所能到哉

按啓蒙圖式艮震俱可說在北巽離俱可說在南今却只以艮連坤爲北而以震連離爲東只以兌連乾爲南而以巽連坎爲西者此天道左旋之運也而又以見天下無有無根之物焉何者坎西金也金則生水水雖旺在北而根已發於西北之艮矣坤北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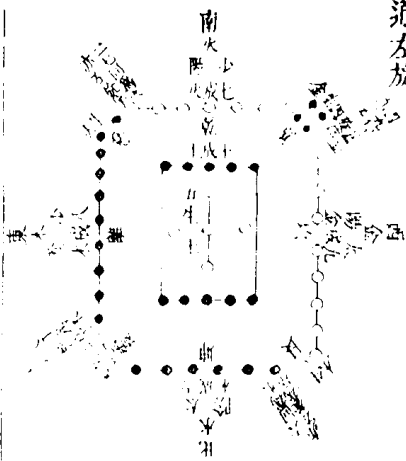
水則生木木雖旺在東而根已發於東北之震矣離東木也木則生火火雖旺在南而根已發於東南之兌矣乾南火也火則生中央之土而從中土以生金金雖旺在西而根已發於西南之巽矣是亦非人力所爲要皆天然之妙也管見如此尚恐牽強穿鑿而無俾於正義姑且私記於此

先天八卦之合於洛書則又全不假一毫安排天道之妙其不可測其所以然也

易分明是天地所造也

天之生物借地以形天之作易借聖人以呈

洛書之數其四連九爲老陽三連七爲少陽者以左旋也陽之從其方也其二連八爲少陰一連六爲太陰者以右旋也陰之從其方也蓋亦未嘗無說焉洛書之爲九疇象不得如河圖之爲八卦者之詳密矣蓋只是恰好當得箇九字耳其取象本意只如此固簡徑而明易不事求太深密也故邵子又曰方者地也畫州井地之法其肪於此乎且畫州井地只是取九數而已又豈必拘拘於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云云哉故先儒嘗病人讀書有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卦氣之運
大道左旋

準横圖乾兌當爲太陽巽坎當爲少陽今却反之者陽之老少主動而逈其變方卽是圖又有陰靜陽動之象焉

右啓蒙圖式蓋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此所謂横圖者卦畫之成也其太陰之一六少陽之二七少陰之三八太陽之四九者本河圖之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之數也横圖圓圖之所以合者卽在此若泥於數目次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四九	少陰三八	少陽二七	太陰一六
陽		陰	

第則但一六當爲太陰二七當爲少陰三八當爲少陽四九當爲太陽而卦本圖自然之造化矣故惟以五行生出之次觀之則自明白二七爲少陽四九爲

太陽者蓋陽主進二七少而四九老也三八爲少陰一六爲太陰者蓋陰主退三八少而一六老也大抵不出此理分而言之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今併論之者蓋有是位則有是數數與位之自相依也何以謂陽數九爲老七爲少陰數六爲老八爲少蓋陽之純則三三爲九而進之極矣若兩二一三則爲七是陽方進而未純斯少者也陰之純則三偶爲六而退之極矣若兩二一一則爲八是陰方退而未純斯亦少者也此陰陽老少之所以名也

七九皆奇故爲陽數六八皆偶故爲陰數陽進至九而極陰退至六而極蓋四象之數只是河圖外面之六七八九而已易數雖有千萬億無不起於此其內面之一二三四又自爲四象之位也

啓蒙圖式元註云橫圖者卦畫之成

此謂伏羲畫易一分生二至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也

圓圖者卦氣之運

此謂自艮坤水而震離木而兌乾火而中央土而巽坎金五氣順布也土於四行無不在

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橫圖離震爲少陰之三八艮坤爲太陽之一六同圖亦然同也橫圖乾兌居太陽之四九巽坎爲少陽之二七及圓圖乾兌乃居於少陽之二七巽坎乃居太陽之四九異也同者象陰之靜而守常也異者象陽之動而通變也陽不異無以見其動陽不動無以顯陰之靜陽無動陰無靜無以盡造化之妙用此見圖陰陽同異之關所以爲不可缺之義也

人乃則洛書以作範之圖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曰水火木金土

二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三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四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

五皇極

六三德曰正直剛克柔克

七稽疑曰雨霽蒙驛克曰貞悔

八庶徵曰雨暘燠寒風時

九福極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證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又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又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又曰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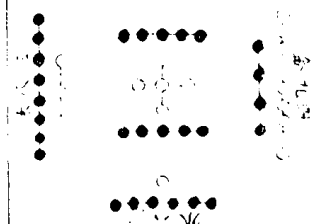
二七四九以左旋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之圖

一六三八以右旋

河圖艮坤爲太陰水洛書亦艮坤爲水河圖震離爲少陰木洛書亦震離爲木但河圖艮居一而坤居六此則艮居六而坤居一河圖震居三而離居八此則震居八而離居三雖然其其爲水爲木則一也此所謂二而一也至於乾兌之爲火巽坎之爲金則又二七四九之各易其位固足以見陽之主動而通其變抑又爲老少之各當其位也

原註云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謂以下諸圖亦詳見原卦畫篇也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之圖

原註云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爲經緯而先天後天亦有相爲表裏之妙也嗟乎蔡氏之言曰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圖書往往有合也

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通釋原註云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

四卦分配節氣二在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也 詳見原卦畫篇

二十四氣分屬十二月十二支

十一月大雪冬至子 十二月小寒大寒丑

正月立春雨水寅 二月驚蟄春分卯

三月清明穀雨辰 四月立夏小滿巳

五月芒種夏至午 六月小暑大暑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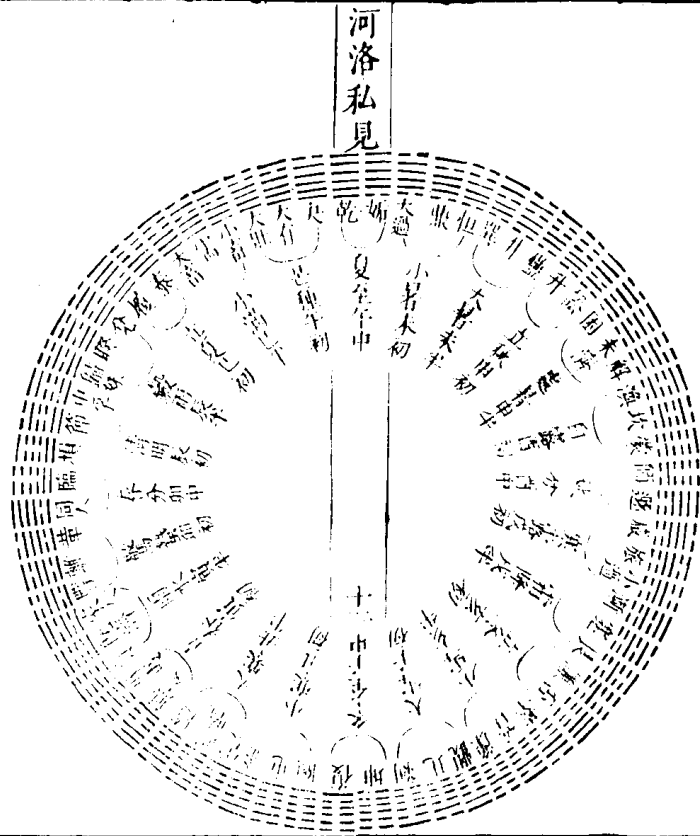
七月立秋處暑申 八月白露秋分酉

九月寒露霜降戌 十月立冬小雪亥

氣有節有中節云者蓋其初過月限也中云者月已及半也每月之節氣猶四時之立也每月之中氣猶二分二至也

圖中有每一卦各生八卦其四立并二分二至則在彼此八卦之交界處其餘十六氣皆在諸卦腹裏也腹裏六卦分作二氣其交界處首尾各一卦此卦之首交上卦之尾此卦之尾交下卦之首各二卦爲一氣勢亦自著不得三卦也亦似妙哉

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每氣皆三卦而惟四立及二分二至各二卦却似不恰好而涉牽强者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其十六氣各三卦皆在八卦所生諸卦之腹裏每氣一卦爲一氣之始中終也其二至二分四立止二卦而皆在上下八卦之交界處彼此之交有中爲則亦前一卦爲氣之始後一卦爲終其交界之中即中也此義似隱而顯豈不亦自恰好哉此所謂交界之中亦猶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

啓蒙通釋曰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使圓圖虛中以象太極

愚謂圓圖既可虛中以象太極則亦自兩儀分四象又分而爲八卦以至重爲六十四卦必矣但圖圖是時已當之卦皆規而圓耳故當初不復從方

一倍法爲圖非蔽其妙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此八卦乾起於西北以次而兌而離而震皆斜向上東南坤盡於東南其次爲坎爲艮爲巽皆斜接下之西北泰否咸損既濟未濟恒益仰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交不交也

泰者乾坤之交否者乾坤之不交交者謂乾下坤上之交通不交者謂乾上坤下之各居其所也咸者艮兌之交男下女也損者艮兌之不交山在上澤在下亦各居其所也既濟者坎離之交水火相爲用也未濟者坎離之不交水火二物各居其所

也坎上離下所以爲交者火本炎上之物今居下以上熱乎水水本就下之物今居上而受火之熱烹飪之象也

恆者震巽之不交剛上而柔下所以爲理之常也

益者震巽之交柔上而剛下爲交相益也

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

本註云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此恐未然蓋緣圓圖乾居南之乾只是一箇乾既只是一箇乾則亦只是一箇乾轉今却分爲西與北則與轉字爲非本旨且轉字下亦當添字矣若圓圖之有

八乾則七乾乃一乾之子卦也在方圖亦當以此例觀之不當分西與北爲二也況如此說又與下文所謂乾起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者自背戾矣

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

本註云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此亦未然其辨如上

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

圓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今則兌居西北艮居東南圓圖離東坎西今則坎東上離西下圓圖震東北巽西南今則巽東而近南震西而近北是此六卦又皆易位也

十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

有一定之位謂不似圓圖卦氣之運也有變動交易之義謂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之類其變動也既變動則彼往此來而爲交易矣此交易承變動而言與一定之位義相反對不必謂是對待之定體也

啓蒙通釋本義曰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

此舉四正之位就該得四隅而統十二支矣乾盡

午中者起自泰之巳也過乾則一陰之巽生而爲姤矣坤盡子中者起自謙之亥也過坤則一陽之震生而爲復矣離盡卯中者起自明夷之寅而盡於同人之卯也坎盡酉中者起自訟之申而盡於師之酉也蓋四正之卦四時之正位也謂之此圖圓布者對方圖而言蓋方圓圖元是只圓含方而共爲一圖今則折而改之也

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

此文以二儀之分運而言而卽以見一氣流行之妙動靜相生之機也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一氣之運其實陽達於南陰歸於北以十二律管驗之可見氣運之生於子盡於亥也

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

於乾曰始於坤曰盡此亦有義蓋地氣之行實自西北來以古今王氣觀之可見地形亦然故曰天下如常山蛇勢西北爲首中原爲腹東南爲尾也

蓋方圖象地

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其陽在北故北方風氣剛勁其陰在南故南方風氣柔弱

據圓圖則陽在南陰在北據方圖則陽在北陰在南何如此之相背耶曰南方體陰而用則陽北方體陽而用則陰體者其靜用者其動也天圓而動地方而靜也故今南方雖風木柔弱然受陽氣之流注故山川之生物窮冬不絕也北方雖風木剛勁然陰氣盡歸於此陽氣方散於此故值寒而少産後榮而先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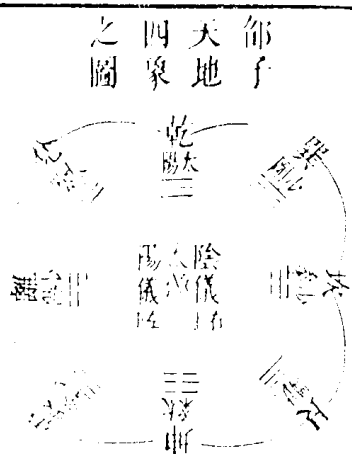
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

二者謂方圓二圖也不謂陰陽二氣也陰陽二字則當以活套看隨在而取配也如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則以方圓相對取陰陽也其實所謂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則圓圖亦自有陰陽也又如所謂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則方圖亦自有陰陽也

動而爲天者未嘗無靜靜而爲地者未嘗無動此亦就二圖相對而云以見其各以陰陽相耦所謂無無對之物也此處實以方圓二圖爲對耦

邵子天地四象之圖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爲乾太陰爲兌少陽爲離少陰爲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爲天四象少剛爲巽少柔爲坎太剛爲艮太柔爲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爲地四象詳見原卦畫篇

愚謂先天後天圖不分天地者渾天儀也舉天而該地也意亦謂地對天不過也蓋造化之柄亦歸於一

故乾無所不統也邵子分天地各有四象者陰陽配合之本[illegible]其實陰陽無定名分合無常勢苟於義有取則聖[illegible]隨其所見皆非鑿也抑足以相發明也

朱子天地四象之圖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四象但以太陽爲陽太陰爲陰少陽爲剛少陰爲柔不復就八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意不同自爲說也

上文元註云云似不可曉蓋以二太爲天四象二少爲地四象則太陰亦當爲天少陽亦當爲地而又謂但以太陽爲陽太陰爲陰何也實未可曉當記以問若夫與邵子本意不同愚意則謂朱子一時記憶或偶有誤不然則記錄者之謬耳不深求其義不錄亦可

河洛私見終

掛扐過揲總圖

老陽

按掛扐十二之圖似當改置今私附之

初有左扐三者其右扐一者其右扐掛一不計圖左扐如下

後有掛一右左扐一右左扐二者圖掛如下

又有掛一右左扐二右扐一者圖掛左右如下

少陰

按掛扐十六之圖亦當改置

初有左扐二右扐二者去掛一不計左扐右扐

後有掛右一左扐四右扐三者掛左

又有掛右一左扐一右扐二者掛左

少陽

掛扐二十一去一留二十

四約三分爲三者爲二者

四約三分同上爲二者二計兩箇八也爲二者一計一箇四也一四爲奇二八爲偶

三三各有三復一有三爲七每之

三三謂於上圖兩箇八策中各去四不用於用四中各取一策在上而一策中各有二復有而

過揲二十八

四約得七爲七之子

四約計七箇四亦爲四箇七四七二十八七之子也

老陰

掛扐二十五去一留廿四

四約三分爲三者

四約三分同上三節八也節偶也爲三者三三謂爲八者凡有三揲也

三三各復有三爲六每之

三三謂於上圖箇八策中各去四不用於用四中各取一策於其上而一箇一策中各復有二也

過揲二十四

四約得六爲六之子

四約計六箇四亦爲四箇六四六二十四六之子也

通釋按朱子掛扐圖四圖說幷及過揲之數今總爲一圖著之全數除初掛一外粲然可見矣詳見明蓍策篇

此係近世之法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故老陽少陰變數皆二十七少陽變數九老陰變數一無復自然之法象也詳見明蓍策篇

按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爲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參差不齊無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因爲圖以明之

虛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之天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矣吾鄉文莊蔡先生沉浸理

學諸所著述一以宋儒為標如密箴數語足追訂頑蒙引二篇實翼註疏俾守內文學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趣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櫛之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揖羲皇於夢寐昇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

考亭之間而未易為口耳精粕者道也末學卑卑雕鏤為工考索為拙此固無足齒者乃歸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象數甚且舉宋儒而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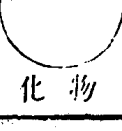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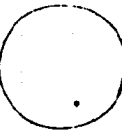
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疇不必九即天苞地符安

用圖書彰往察来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也即數剛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

議是長禅定之標而樹戡闘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洛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

哉　清源後學藴濬譔

[illegible]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門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論列被之天祿播在學官幾與六籍並傳矣吾鄉盧齋蔡先生沉浸理學諸所著述實邁宋儒而上之如窗藏數諸足追訂頑蒙引二篇實翼詁疏俾宇內文學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之趣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極有圖有書字字而櫛之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揭義皇於夢寐契宣父於韋編下上千濂溪考亭之間而未易爲口耳糟粕者道也末學畀畀雕縷爲工考索爲拙此固無足齒者乃號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象數且舉宋儒而迂之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疇不必九卽大莅地符安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綜理若數聖人也卽[illegible]明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議是長禪定之標而樹頓悟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illegible]洛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哉清源蔡[illegible][illegible]

太極圖說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爾校

○今強讀曰虛圈子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朱子說

曰無極言初無所極也曰而太極言實則爲天人之極也

極字所從來本只言屋極故極字從木今以理之至極而借此以名之猶道本是道路之義今亦以此理爲人之所當行而借名之[illegible]

太字是大字加一點蓋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illegible][illegible]而又加以太蓋以此理至廣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一極字斷未足以盡之故加太字於極之上以[illegible]矣蓋亦不可復加矣易贊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illegible]亦此意彼則其詞[illegible]此則其詞約也

又於易曰至哉坤元卽至極之義曰大哉乾元大亦
太之意但陽雖得兼陰然對陰靜而言則只是陽動
之一偏而非其全體之妙故乾只言大而不兼言至
亦未至於太也

自孔子以後只言太極未嘗言無極但之脉者蓋有
以陰陽五行之例而求太極於有形象者故周子復
添直無極二字明其只貫乎陰陽五行之中而實超
乎陰陽五行之表也朱子釋此句之義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無極之義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太極之義
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圖說 二

太極云者只是理之尊號也蓋合萬理而一之也所
謂道之大原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二而字輕無次序也

或曰因此而字故生陸氏議論

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
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朱子說

本體實全體也曰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者愚
嘗以爲所以動而陽者靜之陰也所以靜而陰者動
之陽也蓋陰根乎陽陽根乎陰此所謂全體也卽所
謂本體也卽所謂理也以愚管見論之盡六合皆氣
也理則只是此氣之理耳先儒必先有理而後有氣
及理生氣之說愚實有所未解

此只是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其曰非有
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
爲言耳此正易本義所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
所謂道蓋陰陽非道陰陽所以迭運之理則道也非
他也

朱子曰今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
非也

◎今强讀曰實圈子

太極圖說 三

此◎改讀曰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陰陽中◯太極者其
本體也朱子說

陰靜陽動之中有太極焉此卽所謂陰陽一太極也
所謂非有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
陰陽而爲言者也其實◯與◎一也對而觀之◯其
不雜乎陰陽者歟◎其不離乎陰陽者歟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愚非不知其不雜亦不離不離亦不雜而
爲是分岐之說以取譏於人者以必如是觀之乃得
二者之辨而其一致之意亦自可識也

動生於靜靜生於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此蓋太極之不離也是豈離於一
一陽乎抑豈雜於一陰一陽乎所謂道之體用不外
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讀曰左半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右半者陰
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朱子說
以此觀之則本體之爲全體亦可見矣謂兼有體用
也蓋泥於器而不離於器乃所謂道也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者各適其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者實妙其
全
☽陰中之陽者◐陽動之根也☾陽中之陰者☽陰靜之根也朱子說

太極圖說　四

陰根陽陽根陰者如此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
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向非其一本之
故則何以異形異勢而相求相合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哉又五行亦其宗也故能相生而相尅以相成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與周子陰根陽陽根
陰之說若合符節張子未必見太極圖與通書也而
其超然獨見有如此以此益信周子之太極圖不必
自种穆而來也种穆豈足以與於此哉
讀曰自陰陽而五行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也╲自左而下交於右者陽之變也╱自右而下交於左者陰
之合也朱子說
陽變而之陰生水及金陰合而之陽生火及木土則
於一變一合之中故兩得之而居中焉下文曰上冲
氣也以此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
所以言變合
朱子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
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
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
愚謂陽變而生陰之水陰合而生陽之火然水太陰

太極圖說　五

也則又交於陽而生少陽之木火太陽也則又交於
陰而資乎土以生少陰之金此皆以質而語其生之
序然也其水金在右火木在左則以陰陽方位而定
也詳在下文
(水)陰盛故居右朱子說
右陰所居之方天地人物皆然
(火)陽盛故居左朱子說
左陽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何謂天地人物皆然帝出乎震說言乎兌生氣在東
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脈以左爲

十女子六脉以右爲主是人物亦左陽而右陰也

(木)陽穉故次火 朱子說

少陽次于太陽之下也

(金)陰穉故次水 朱子說

少陰次于太陰之下也

此皆特以陰陽方位而分固非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亦非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然自左陽而右水陽生陰也自右水而左木陰生陽也自右陰而左火陰生陽也自左火而右金陽生陰也方位雖若局定而其相交之勢則固與相生之序及推行之序不相悖也

太極圖說 六

(土)冲氣故居中 朱子說

冲氣卽所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以其無定位也故獨位之於中只見其於四行無所不在無所不該也以流行者言前乎爲木爲火者於此而成其終後乎爲金爲水者於此而成其始

太極圖本旨言陰陽生五行正當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而是五者之氣上行於天則自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故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於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下

而水火之✕一變合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 朱子說

右水陰也却自左陽動而來左火陽也却自右陰而來蓋陰陰也其根則陽陽陽也其根則陰二者互藏其宅也誠以太極之全體無間可破特自其體之全而剔其分之殊豈可謂是二者判然不相關者哉今以水火二物觀之火能照物外明也而內體則實暗非以根於陰乎水外暗不能照物也而中却虛明能照非以根於陽乎又朱子曰水質陰而性陽火質陽而性陰

愚謂水內明陰中有陽也分明是圖之陰靜一邊火內暗陽中有陰也分明是圖之陽動一邊所以然者

太極圖說 七

非以陰根陽陽根陰而何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朱子說

自水陰盛故居右以下至陽根陰也皆據圖中五行定位言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自水而木木而火以下至四時行也乃兼圖中五行數條牽系而言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

木氣布爲春萬物以生火氣布爲夏萬物以長金氣布爲秋萬物以歛水氣布爲冬萬物以藏土氣則寄於四序之間萬物之生長收藏者以成此所以該

之以下二圖

朱子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每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

又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

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朱子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時序而言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illegible]圖土之一字當析作四分看水火木金各有土寓故象止有四而四時有土氣

勉齋黃氏曰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流行是一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義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火木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爲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之數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一

極爲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爲三也地得耦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爲四故二爲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偶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爲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爲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爲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無兩樣

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
初非以次序而言猶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
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
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
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
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
蓋五行本渾融無閒而立言之序自有別耳勉齋之
說獨精明是補朱子之所不足也
勉齋又曰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
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

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
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爲陰以其在
內爲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
勉齋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
偶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
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勉齋又曰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
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
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爲陰陽者
亦不出於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而

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始終故二分而爲
五行立矣盖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
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
各有終始木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二者各有
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
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也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
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是以
見道體之本然也然爲太極不可名狀此亦可以見
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衆天
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

愚謂此五行自造化言故以水木火土金爲序易大
傳天一地二章之五行是自造化之生成萬物言故
以水火木金土爲序其以水木火土金爲序者分明
是自流行之用而言也其以水火金木相對而土居
中者分明是據對待之定位而言也論造化之生生
則當以流行者爲主論陰陽之生五一五行之分蓋
陰陽則惟以對待之定位觀之爲明白也
○虛圖 ◎實圖 (水)(火)(土)(木)(金)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五殊二實二五者之殊一二者之實也所以申解五

曰一陰陽之義也
無餘欠也大五行既只是一陰陽則安容有餘欠乎
其用字之義亦甚精矣
精粗本末無彼此者此所以申解陰陽一太極之義
蓋分理與氣則理爲精氣爲粗所謂形而上形而下
也太極者一氣之本體二氣者太極之支分是太極
爲本二氣爲末也所以無彼此者蓋精而本者實包
舉乎粗而末者其粗而末者實皆精而本者之所在
耳故曰無彼此也明陰陽一太極也然五行一陰陽
處卽便是陰陽一太極處今於彼曰五殊二實無餘

太極圖說　十一

欠而於此乃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何與二五均氣太
極對陰陽則有理氣之分也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朱子說
所以別太極於陰陽五行也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
夫太極惟本是無故能博其有也蓋天下之有不能
以自有而所謂無者實有其有也此所謂性立天下
之有而天下無性外之物亦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借
也朱子說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

此五行各一其性也但書洪範之五行主質其
者言太極圖之五行主氣行於天者言此爲小異今
據先儒亦引此爲說蓋以影出各一其性之意云耳
氣殊質異五行各有氣有質也或謂水火爲氣木金
爲質者恐非也
各一其○者譬如日月之光輝一也或在水或在庭
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也以水得之而爲水之光庭
戶得之而爲庭戶之光屋得之而爲屋宇之光要
之則初無二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也
各無欠缺故各無假借也

太極圖說　十二

朱子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質雖異各一其極○言行雖
有五其性則一氣殊質異其極則同蓋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也曰太極者猶言性也曰五行者猶言
仁義禮智信也其實仁義禮智信五者一性也一性
之分則五常之德也
⑧水火金木之右四係下爲茨土也者此無極二五之所以妙合而無
間也朱子說
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於是遂有乾

成男坤成女之功矣
朱子曰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
也
○第四太極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朱子說
此男女是天地闔闢之初氣化融結而成無[illegible]言也
種在天地也如身上初生之虱子是也亦無[illegible]也
各一其性者男健女順也其實並健順之所在皆太
極之所在也故曰男女一太極也
男女一太極言男與女各一太極也

萬物一太極亦言物物各一太極也非謂萬物統一
太極也
○第五太極萬物化生以形化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朱子說
非以男女爲人萬物爲物也男女兼人與物言[illegible]
亦兼人與物言乾坤者男女之父母男女者萬[illegible]
父母凡男女所生先皆謂之萬物其實萬物不[illegible]
男一女也在獸之牝牡亦男女也在鳥之雌雄亦男
女也朱子曰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illegible]
雄之類

[illegible]曰竹與麻之外安得一一辨其男女曰若如此[illegible]
求其盡則不特植物雖鳥獸之屬亦有盡爲男者亦
有盡爲女者不能一一男女其所以爲物也如兎全
無牡蜂全無雄螺麻亦不能生育蓋亦無雄也或曰
偏雄偏雌則何以能生育曰偏雄偏雌則其一物之
身自具夫陰陽之氣其氣當其時候則自相交感故
亦能生育故生生之理全也兩化雖不分一神自不
缺此又可見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也翰墨全書所
載外國有男不婦女不夫而生育者則不但物爲然
人亦有然者大抵皆是得氣之支末者也

人物之初是氣化者既成人物則以形相禪是爲形
化而氣化載於其中矣易傳所謂男女搆精萬物化
生者也然至今亦尚有氣化之物氣化可以兼形化
形化不能外氣化如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但
人不及察耳
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朱子說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〇者於是乎在矣
朱子說
曰惟人也則知上文所謂男女萬物者兼人與物而
言也

得其秀者氣質之秀也最靈者心也心之靈者太極
之所在也故曰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你子曰
心爲太極爲其全也物則偏矣
大學或問曰得其正而且通者爲人得其偏而且塞
者爲物正即秀也通即靈也
朱子曰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
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
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
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

與物異者此耳
又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滚在天地中精英者爲
人査滓者爲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
中査滓者愚不肖
然形☽陰靜之爲也神☾陽動之發也朱子說
形曰爲者坤作成物重濁也神曰發者其氣發揚于
上爲昭明輕清也
愚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謂雖上
知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

正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亦據理而論之要亦有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理所謂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也似不可遮指爲質惡者言若下文小人悖之凶乃
是指質惡者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五性常
完矣純粹至善而無少有邪惡之雜矣萬化自我而
行人極自我而立天地自我而參矣下文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正是
說聖人與天地參處此又是一條五箇圖子也
上文惟人也至萬事出矣是一條五圖子又上文無

極之眞至而變化無窮焉亦是一條五圖子
五性（火）（水）（土）（木）（金）之德也朱子說
木之德爲仁火之德爲禮金之德爲義水之德爲智
土之德爲信一無極之眞也此依朱子五常之說但
終是可疑蓋五性旣是仁義禮智信則是純粹至善
者也自此而感動則是自性之發而爲情之正終始
本末一無極之眞矣果何以兼善惡愚意周子本旨
或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耶其未發則
性也
善惡男女之分也朱子說

男與女相對善與惡亦兩相對此以陰陽對分而言也非謂凡男皆善凡女皆惡也類分之辭耳

朱子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

大傳繼善成性及太極圖說俱皆謂在天者無不善及在人乃有不善有來只是言稟之意其實在天便亦有不純乎善者故陰濁之氣必有所泄泄於人則爲愚不肖泄之於物則爲豺狼蛇蝎之類亦天所賦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 朱子說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猶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者也

善惡分萬事出者蓋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人心雖非不善之心然降自上智而下則不能主之於靜未免一善一惡交戰相勝於是紛紜雜揉人事始多端矣所謂天下之至賾者也則善惡爲男女之分萬事爲萬物之象爲可見矣故論之曰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 朱子說

吉凶悔吝亦有相循之理

此以上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 朱子說

精則不雜而理欲之界限明所以定而知之不思而得也一則不貳而天理之宰制定所以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精一二字實取尚書之惟精惟一義類有同者但書本以工夫言此借以言天資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

然不動之中 朱子說

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者蓋靜亦靜動亦靜也無極之眞常完也極者至善之謂也

如此則天下之動常貞于一矣可以成位乎其中矣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神幾曰聖人也

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極於是乎立而○太極◎陰陽火水土金木五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所不能違矣朱子說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程子論乾坤動靜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又曰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卽禮智而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又曰中則無非禮之禮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此謂貞固足以幹事歟

旣曰太極陰陽五行而又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天

太極圖說

地日月四時鬼神豈有出於太極陰陽五行之外哉

愚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太極陰陽之所寓者也

本易文言成語耳

圖說中正仁義而通書言仁義中正而主之以

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說孰先孰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右首章

西山眞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收斂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似乎生氣已息不知收斂者乃所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冱草木彫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須冬閉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

愚謂無欲故靜動而無欲則雖動而不失其靜矣

太極圖說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朱子說

獨言戒謹恐懼不兼謹獨者蓋主靜之意多體立而後用行也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吉者自與吉會也敬勝怠者吉

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朱子說

君子修之以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放僻邪侈更無靜時

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也物之始也朱子說

蓋元亨者誠之通萬物之出機也人之仁一理也

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靜也物之終也朱子說
蓋利貞者誠之復萬物之入機也人之義亦禁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朱子說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成象一極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成質一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仁義成德一極也
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朱子說
夫易有太極乃不出乎◎之謂此可見太極之本無
極而只在乎陰靜陽動之閒也此可見周子之爲太
極圖直所以明易蓋易卦具有三極之道其義至隱

至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然後其義始彰然
又不若此圖之統體分明條貫詳備一圖立而三極
之旨著此吾儒周子之學所以爲至中至正至精至
妙盡善盡美爲吾道重開一古初大有功於伏羲大
有功於孔子大有功於來學也
愚謂太極圖與中庸同貫蓋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焉有聖人修道之教焉有君子由教入道之功焉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能事焉又有小人反中庸之戒焉
而太極之無所不在又以見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萬
古一理千聖一心其妙豈容以言說盡哉

周子於篇末云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釋之云云此天地之閒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
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
說
霍州學正曹端因太極圖說中有氣化形化死生之
說乃述其意而作詩以自喻

氣化

太乙分分作兩儀陰陽變合化工施生人生物都無

種此是乾坤氣化時

形化

乾坤氣化已成形男女雌雄牝牡名自是生生有形
化其中氣化自流行

死生

陰陽二氣聚時生到底陰陽散時死生死忠陰陽聚散
爲古今造化只如此

輪回

釋家不解死生由妄說輪回亂大猷不有大民先覺
老孰開我後覺前修

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

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又曰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剔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又曰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出得他如此精密

太極圖說終

虛齋三書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是編前以看太極圖說改名太極圖說以看河圖洛書說改名河洛私見而增以艾庵密箴五十條故曰三書乾隆壬戌其裔孫蔡廷魁所刊其名亦非清所自題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

（一）

〔明〕余祐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河南按察司刻本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序

天下國家之治莫盛於古昔帝王而帝王之治必本於聖賢之學秦漢以降治不古若非帝王之治不可復於後世實聖賢之學不復傳於後世也宋既南渡文公朱先生出於其間以聖賢之學近接周程之傳遠紹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統窮理極其精深而於天下之大用已備修身極其純正而於天下之大本已立其於帝王

盛治特舉而措之耳嘗考先生年譜則幾弱冠已登仕籍自是歷官未嘗通顯然隨權力所及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則無一毫不竭於心而欲盡見於施措之間雖多沮撓不容自已若其上告人君下語卿相及諭戒門弟子之從仕者則又攄極忠藎剖析幾微使致治本末如指諸掌當時君相果能大用先生而惟其言是從帝王之治端可復見而宋不卒於宋矣然而先生

道大難容進未尺寸而退已尋丈甚至不徒不用其言而擯棄其身禁絶其學放逐其徒帝王之治固不能使之顯設於上聖賢之學又不欲其退講於下嗚呼先生果何人哉當時君相昏暴不仁一至於此尚復何言而宋之民物不被先生之澤先生之學不獲施及一世豈不深可惜哉祐不敏蓋嘗竊讀其書妄窺其道雖未有得而已見其廣博宏深精切平實用之大者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用之小者雖一事一物之微亦莫不各得其所顧恐學者未嘗盡讀其書雖或讀之徒為口耳之資而無體驗擴充之實則亦豈能眞知先生之學體用具備本末兼該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耶又嘗慮先生之書如文集語類卷帙浩繁學者猝難檢閱而二書之中雜論治道可以類相從者自宋迄今未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況先生之道雖不用於當時而遺書幸存實後世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誦習師法用臻至理庶幾斯世斯民蒙被先生之澤此經世大訓所以編也

正德甲戌夏四月戊申後學鄱陽余祐序

序終

嘉靖元年河南按察司刊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目録

卷一
人主心術第一 六條
人主學術第二 七條
儲君第三 二條 宗室附 三條
卷二
擇相第四 四條 用人附 三十條
大臣第五 二十九條
卷三
諫奏第六 三十條
監司守令第七 二十一條 衆職吏附 十二條
卷四
學校第八 四十條
史館第九 十三條
卷五
科舉第十 五十四條
薦舉第十一 十六條
卷六
紀綱風俗第十二 十六條
官制第十三 二十一條
法制第十四 十九條
卷七
禮制上第十五 四十三條
卷八
禮制下第十六 四十八條
樂制第十七 四十五條
曆數第十八 十二條
卷九
農田第十九 十七條
經界第二十 十三條
卷十
賦稅第二十一 三十三條
卷十一
財用第二十二 十六條 儲積附 二條
工作第二十三 七條
徭役第二十四 五條
卷十二
按劾第二十五 十二條
蠲免第二十六 三十一條
卷十三

刑罰第二十七 三十三條
獄訟第二十八 七條
選將第二十九 十三條
兵制第三十 二十八條 屯田附 三條
卷十四
荒政第三十一 三十九條
卷十五
盜賊第三十二 十一條
夷狄第三十三 八條
災異第三十四 九條
異端淫祠第三十五 八條
卷十六
雜類第三十六 九十九條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目錄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凡例

一經世大訓主於文公一人之言故雖二程子道德隆盛其論治之意又與文公不殊但其條目簡畧合之文公詳畧大不相倫今皆不復編入非有取舍於其間也

一治道大綱大目文公之論詳盡無遺其或一政一事節目之小有所未備文公論未之及此書無從編入

一是書編集專取文集語類二書他如四書集註等書雖載文公論治之言學者時常誦習不復收入

一是書編集其間事目各分門類故於文公封事奏狀書劄序記等項全篇之中不免采摘一節一段依類編載非故破碎支離全文之旨

一是書欲便初學及衆人檢覧故皆摘取文集語類要切之語若夫博雅君子固當求之文公全書通篇玩誦尤見語意圓融指趣明盡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凡例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一　　後學余祐編集

人主心術第一　六條

戊申封事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

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所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曰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

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戲渝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

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又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欲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于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

顧乃褻瀆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摭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牾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惟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爲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人雖不以爲異然此豈有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踈遠之言而逐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爲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謹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抃與此人專爲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指意風諭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儈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剋剝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救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投榜暴其過惡者力救失配此不惟行遣大偏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竊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意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

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飽艱甚者採薪織屨擔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粉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呼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伏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薦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

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今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

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嘗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爲文字言語之業而其方寸之間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爲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

良下爲石七丁胃兵口……暗合乎先王之

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

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遠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

延和奏劄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復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

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為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也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詔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

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辯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榷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

未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涖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寡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

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

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
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
爲當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
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
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
爲無不如志矣

己酉擬上封事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
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
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
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

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
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
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
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
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
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
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
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
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
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

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
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
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
意焉則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
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蓋天理
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
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
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
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與魏元履書今日正惧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爲本根之禍不
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者無由而見任直
言無由而上聞矣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
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人主學術第二　七條

壬午封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
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

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
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
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
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
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明之資而躋
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
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
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
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

學與學焉而不王乎此則内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
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
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
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
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
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
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
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
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
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

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
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門遺書學者所
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
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
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
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
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
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兼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
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
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

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此講學而
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
則天下幸甚

癸未垂拱奏劄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
修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
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
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
無形而難知物有跡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
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
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

之耳此之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爲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受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

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期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顓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行宮便殿奏劄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

多以爲博聞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姿至愚志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勅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稟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

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
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
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
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
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
纖介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
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
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

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
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
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
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
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
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
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
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
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
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

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
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
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
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
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
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
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
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
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
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
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
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
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
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
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
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
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
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
臣當此之時猥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

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㝛晨興無忘今茲
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
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
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
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汚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
乞進德劄子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
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
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
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
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充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
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
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
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
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
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
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
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
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

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
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
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
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
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
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
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
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
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
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
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
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
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
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
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
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
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
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它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

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爲憂其人進
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
來却恁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
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
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

儲君第三 二條 宗室附 三條

戊申封事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
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
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
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以是爲當然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傅良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
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
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
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
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又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
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
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
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
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
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

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屬甚衆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
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
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
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
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
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
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
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
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游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
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

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
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
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
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
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
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
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
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 臣伏見比者
聖詔令皇太
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
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脩德
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蓋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獨[illegible]正心[illegible]之學[illegible]而於物欲之私尤急

責有所操縱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

已伏乙聖照

己酉擬上封事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忽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職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傅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宗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役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爲貧窮全無生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頻添許多俸給錢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爲官者反行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一終

後學余祐編集

擇相第四 二條　用人附 三十條

戊申封事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

書以求不失其累日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
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
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
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
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
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
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
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
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
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

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
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
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

己酉擬上封事臣聞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
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
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
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
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
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
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
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
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決其所已
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
得自重之士而吾之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
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
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
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
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
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
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

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
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壬午封事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
休臣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
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
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
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
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
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爲民之休其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

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邇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賢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病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為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紛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弭流移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在於朝廷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臣又竊謂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窔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者而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眾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偽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常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駑頑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戾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竊弄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和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誕無所避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罪犯而懲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

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心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操縱之權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猾儈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

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奸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賄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勢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群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

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頃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群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

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塡膺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

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小無狀處

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其看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其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

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爲也。

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無邪。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匀。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顚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若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寇亂。高宗正中原多故之秋。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在背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閎宰方叔珪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爲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做得。如劉晦

伯云。有人說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爲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爲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小人變爲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諸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之名。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蔡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太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蔡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調養

許多小人漸漸被其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爲其所陷要之要
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
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
時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胡胡我也做此他也做此都不
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人之未有不爲其所勝若與說得
是非過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
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
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
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
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

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

雖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
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
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
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
可用也

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
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適爲所害這裏須斟酌
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
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
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
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
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
人所爲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
心脩身爲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
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
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
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

進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爲君子之爲義亦必知所趨向治世
之人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火持在衆而
不敢爲非耳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晩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雖上無敎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
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
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
正君而國定也

伊尹之耕於莘也傅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亢
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

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
其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
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和自家便
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
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
奈何歎息久之
天生一世人和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
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燄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
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
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脩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
庶有可以爲天下之理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
來擔當得事與小廉曲謹底不同
其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
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
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

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
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其向謂姓名未出而内外已
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今日人才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物
將來截長補短使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
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
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
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
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
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
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
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
狷方可望
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
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
底人做重始得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輙有感憤慷慨者惟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爲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至爲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

李伯紀丞相爲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爲豪特觀諸將每有異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眞節義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卻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眞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否此也

大臣第五 一十九條

與趙尚書書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將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戚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脩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僥倖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脩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或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闊之策而使傍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負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譏忌朝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特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張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乃心一力潜回默

聰俾其限防而有以慰其望然後擇而用之乃庶幾乎其有益
耶
與趙尚書書　天下之事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
古之君子雖有超絕智識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
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
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
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
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
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
未有以職脩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擧而得之者也而况於

其學行蘊蓄眞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
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
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
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明公之任如此之重
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
賀陳丞相書　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
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
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
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
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
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而無一毫私情之
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
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
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
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惠天下之
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
熹嘗辱明公賜之書勇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祛
敝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

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
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
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慶賀而冒以
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
夫眞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
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說蓋已屢瀆鈞聽然以頻
未蒙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
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

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
后非諸人況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
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
告之者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
姦欺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
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
體之意而惟群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
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
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

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為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
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
相公以為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始其忠誠惇厚之意
盎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
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
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
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又曰熹前幅之尾所禀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
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焉以就
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

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
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
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
之
答梁丞相書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憒仰惟明公之心
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
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恝然自閉一無所進以
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
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
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

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缺使凡政事
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
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
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
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
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
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
與周丞相劄子伏惟深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
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遠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
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為固位之術牢籠

娟嫉以爲植黨之計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臣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轍也

與劉共甫書 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群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隤隳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耶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淚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旣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謫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以累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illegible]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illegible]極陳胸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處恐却悞兩公[illegible]

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察

與陳侍郎書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

進目前偷肝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其意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

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誤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攖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昔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

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向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群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

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

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迹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欲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己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

與留丞相書 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

通病。誠上之人所當察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

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當黜者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

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

與留丞相書 熹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

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已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均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投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間牒。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乃。而我方爲內。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徵伺其數。以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

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 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禦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發。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所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

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
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
宁側席有識寒心喜憂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
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
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
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
遇慰答群情追配前修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
亦有意乎

與留丞相書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
不自失爲貴

宰相只是一个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
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辨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
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
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
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
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
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
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爲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
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然只是
牢籠人他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因

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厚今我
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爲當然有一人焉略欲分
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
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
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
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
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公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
故振作士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公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
何曰它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

國有無故躐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
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
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
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
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
也須常常都記掛在自家心下始得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
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
者宰相之任如此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
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
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
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
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敕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
略憑倚細說

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問文帝問陳平錢谷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
或以爲錢谷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
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

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
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谷何患
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
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
平之意亦猶是耳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而知人則
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
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其爲相歐陽永叔
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
識安能知歐陽永叔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何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
安由作个道理者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行他那法度後
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
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
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
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
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
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麤不甚謹密此
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
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麤耳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伐其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
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己拔擢英雄智謀之
士一任諸己然後可爲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
來果如此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

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將爲執政時嘗
語劉樞云某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者如何也須說
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初不聞有甚執
奏劉樞深恠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丞相煞有力中出文

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抽田了而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
瓯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温柔足以有容
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
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田班亦見宰
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出也
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
爲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
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爲宰相者每日只了
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
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

宰相答人書剗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它
前輩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爲例其有不然者便群起非之矣
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
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
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
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内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
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
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讃獨
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
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闍蘭闍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
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
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二 終

諫疾第六 三十餘

後學余祐編纂

[illegible]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所攻之藥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肆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愚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權戈甲而喝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爐怒決裂之勢良稱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聞者議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雖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諛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汩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隳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爲明主言之矣顧疏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

與留丞相書如聞此日朝士有以不顧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illegible]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墻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當留意博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心之敗不但可免而勳業之茂不但驗於前後數公矣諸[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日請有以處於[illegible]但[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事可

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尚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

答趙尚書書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嘆但以曏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蘄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趣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惜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耶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為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群小冀無後災此其為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為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芥纖之榮祿而不能自援於小人之群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

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能聽此大度之言耶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矣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甚若無足為者及居高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與魏元履書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温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與魏元履書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又曰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也悍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也曰吾言之不

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也

答鄭自明書前日文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群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爲迂濶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效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爲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

經世大訓卷三 五

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

與江東陳帥書茲承軫慰遠勝手書竊審嘗欲有所論建有以文不逮意而罷熹於是竊爲門下喜焉而敢冐進其說夫謀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救火追亡人也况以相公之忠義[illegible]知[illegible]以文不足爲病而急於

納誨者哉亦[illegible]有得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進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援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明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幣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眛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况今所援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爲可恥且又安知其不敗以是風切相公

經世大訓卷三 六

而使與之同哉熹蹤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剳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耳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答史太保別紙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其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

與劉子澄書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

不失深淺緩急之宜。任將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
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勢必
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以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
感寤之理。不若略擧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
開納。固爲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爲之兆。異日猶
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

與劉共甫書。近時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爲忠言。自是
上大夫顧望蓄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亡言
之後。寂然無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盍可
寒心。計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況望

實盈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末
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

答張敬夫書。畫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
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
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
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
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
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爲無事於言
而不言耶。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
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

遺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
否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
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
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
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
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
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適聞見友人李宗思相語
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
痛。沫血飲泣。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
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

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耻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
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
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擧義之端。不可不
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
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
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
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輔凡廷臣之傾險逢迎軟熟和者以肅夫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爲能者一切屏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己。較時量力。
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

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爲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灼然不爲小人邪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勦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内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

答張敬夫書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来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决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從巡閱點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

難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譬欄四臟却似於此有未盡也嘗竊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来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答張敬夫書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懸斷既以待

玄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訪之規此豈人
誅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
幾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
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凡學問涵養之功
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
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臣之私計愚竊不勝十
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
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
否夫帝王之學雖與常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
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
條緒之和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

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
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
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
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
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
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
以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
神意思無復儒者脚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
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

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
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
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所投而俛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
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産爲先今井地
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
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
民間之苦樂蓋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
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
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若

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
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
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
金谷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
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
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
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
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
産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
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

未槪其效而任事者曰彼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
賦歲入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
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
易以爲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畧
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
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
間者以内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軍民無雜
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高明試一
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
舉但政本未清幸門未塞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

假日爲上一二精言之至于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
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

答乎誠父書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要
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濶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
尊兄既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
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
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
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
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出之弊又自各爲一
事則内外精粗不相聯屬而真不免乎迂濶之譏矣切望勿

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
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須見先
生亦常常説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
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
内[illegible]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
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黙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狥偏
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
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

與劉共父書脩德之説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脩德然而上
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爲多不響應疑於脩德

之實有未至焉蓋脩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
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
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
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
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
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
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
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修而上可以
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數者

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
無歉而正背馳那一有不合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
有所未至也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
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
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
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
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
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
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
此意也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
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
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導之者則不可問其
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
用着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
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爲然不修上將否不講學

將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
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鉄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
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
望之也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
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
王如何却倒了

先生被孝宗旨於後殿請對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
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定宰相得以先
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
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
高宗朝有朝士後爲尚書建炎曾請駕還福建以爲福建有天
險又上言邵武南劍人多鑿紙錢廢農業乞降旨禁之或人
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一二紙好矣如此粘罕
長槍大劍如此而使若輩人謀國云云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需
者清獻之孫此時亦上言聖節殺雞鵝太多只令殺豬羊大
牲適傳有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爲憂胡侍郎云不足慮

此有鵜鶘御史足以當之

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

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孫逢吉從之然奴初除　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諱忌如正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看來這是合著說底話只如今人那箇口道是那箇不多方去回避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繕市無醉

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自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

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悪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多聞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置將之權旁出閤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况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論謂爲不然臣恐疏逺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

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 謂甘昪 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

監司守令第七 二十一條 衆職馭吏附十二條

治愈大則愈難爲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爲做便無緣得及民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翻子上面如何整頓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它眞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爲治只此是要

監司每路只須留一人揀其無風力者且與一郡而漸去之

辛幼安爲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甫再爲漳帥律己愈謹馭吏愈嚴某謂如此方是一

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

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

監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鐫三五官正郎則降爲員郎員郎則降爲承議郎以下若已爲侍從或無職名可鐫則斷其俸或一年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它痛懲地也須怕而今都不損他一毫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 卓錄作無權 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僩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

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卓錄作斂金帛賂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個。卓錄今附于下）介甫只是刮刷大甚凡州郡禁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廿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陳文云記得先生說教提刑掌之歸朝廷名曰封椿闕額禁軍錢）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擘畫措置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之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利米候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此猶贍不給嘗具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來不曾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椿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里又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公吏下來檄州郡又厚[illegible]遣之使去）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其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其報去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奈歲用支使何今

来上司不若為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胥吏輩賄賂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束却被其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為罪則前後之為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奈何只得如此處

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徇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臣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

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皆數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蒸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
来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
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

州縣官職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
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總攝然
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觀本州官屬雖具而從来分職未
明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官
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衆目亦
隳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来須至別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
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
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請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
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
日文書（謂應行出者）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
事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民無冤枉而比年以
来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
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
於知縣一人十數什吏之手而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
獨任亦非爲治之體而况爲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
明處事有不公則財賂偏詞變亂是非淹延因係違法害民

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
議事應受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
圓備然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吏具
檢牒通判廳遍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爲始依此施
行更有未盡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
仍貼諸縣請各関牒佐司同共遵守

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
得知後来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
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
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
何斷一又於某時某月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
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絶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
絶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黄堂一盃酒
使君端爲庶民斟七邑宰皆爲之感動其爲政甚嚴而能以
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
不計其數公亦爲之垂涙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籍溪胥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剽
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畧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
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

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鼜邑人聞之如其宿戒
以此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
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趨召命也汎
舟而下無玷走吏致書戒其吏云計程到江黃問有官船自
下而上者可扣之當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問得之
其善料事如此蓋渠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
而章說話可法其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
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
細豈不害事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郎謂之曰
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其以為名言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傅正之父（揚録云張登福庚人留録云張致中父登他用録云亦福世張）
又其人朴實公介為甚處宰（諸云尤溪）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
請（諸録云士夫僧道百餘人）但一揖（揚録云坐處亦不是分立說話）問諸公能打對否人
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
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
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
只見得利害便不問義理（留録云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會尋利去）須知道利乃
義之和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
要更到訟庭後少任滿未有攸此事雖近於迂闊然却甚

妙今不可多見矣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
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脩學先讀何書沈
答曰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
無閑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
廢居官之事耳
馬蔣甫問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
有繁難只得伴他說但不可侵他事權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嘗為同安簿許

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
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二片作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
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此到限日近時
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
所以人怕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
豈可直捷放去所以宗祖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
毫莫放過如其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
不肯放過

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怒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為守一日詞訴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令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文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曾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屬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為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遲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為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有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

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闕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倉部亏兵司理主部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棹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你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如此邀求申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三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闒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着取廉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

得道理熟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卻見得高於他只
得委任之又云如圍棊一般兩人初着那箇不要勝誰肯去
就死地自做活計這只是見不高無柰何
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
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絶或見在催追他理頭又
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
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撿點一兩行有批得不實卽須
痛治以防其弊
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如穴字西
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
言之爲之吁歎
答呂伯恭書政事固欲簡静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
放縱吏胥畏憚權豪凡百公事略加撿點無不坐此二病者
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此
已是恤也不可說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
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四

後學余祐編集

學校第八 四十條

經筵講議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
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
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
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
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
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
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
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
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
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
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
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
爲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
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斷乏爲君者不
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
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
不講之故也
靜江府學記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

庶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効至於風俗日敝

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信州鉛山縣學記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忠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以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怠惰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鶩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爭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

而竊有憂焉

補試榜諭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爲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

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
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
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
諭諸生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
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
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
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
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絶而道喪至今
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

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
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
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
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
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
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焉至推其本則義理之所
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
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
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
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脩講學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

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其志焉是
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
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
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
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
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
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
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
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
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
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
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
性旋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

邕州學記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其治而其教民
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
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
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

知無以文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使之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送李伯諫序。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謂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

諭諸職事。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趣而興於行哉故今增脩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策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學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責而可哉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浹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將以爲如何哉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止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

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
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
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
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遺
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
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
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
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
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
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
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

與爲國器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
胥胥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
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
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
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
伊川程夫子在朝與脩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
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
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
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illegible]大學[illegible]亦[illegible]一有

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答薛士龍書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
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
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
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
可考者得令書史錄以見賜則又幸甚
滄州精舍諭學者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
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
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
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

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
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
為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
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
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
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
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
然不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卷書者及至見
人泛然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
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

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况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
實見得眞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
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
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
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
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
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論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
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
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

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
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
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論語課會說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間疑
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
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
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
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
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
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

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
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
棲泊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
復創新館延請故左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
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
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
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寄顧恨庸鄙
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
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

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
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
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
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知所
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
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
并帖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
須至行遣
潭州延郡士入學牒契勘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
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illegible]

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咨何以自文今覩新
汀州知録黄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
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録之任兼同主
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施學
正（允壽）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
所嚴憚林貢士（易倫）李進士（唐浴）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
察其志行又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崟維尚少學
已知方求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
所知者悉招延異其禮制則凡學之子弟藏脩遊息無適而
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

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尊經
明行脩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
續議延請

招舉人入白鹿咨曰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
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
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
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
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
此州亦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
人之意有如前所云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
各以散歸山林閑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
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
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辯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實

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
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
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

人之法。其存於經。仕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同安縣諭學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

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雖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衞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大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向。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

大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大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趍慕。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太學師。卻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

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

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何如。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表煥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爲檢舉。朝廷爲檢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夫廉恥。今皆不然。都要陳乞。

漳州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恥之。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爲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眞是可慮。

其嘗見老成人說劉聘君云縣學嘗得一番分肉肉有內舍外舍多寡之差偶齋僕下錯了一分學生便以界方打齋僕高聲大怒云我是內舍生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如此等無廉恥事無限

答呂伯恭書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為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為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為詳悉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瀉重為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

與余景思書彼中學校如何似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祿之技也

請學賓申縣劄子契勘縣學教養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和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諭學者學官以例請書縣諭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豈他古人道德意思處都不曾見

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須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

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民何異

某嘗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

史館第九 十三條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熹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

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出此入資善堂
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議議者憂之又
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
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
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
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燾等竊惟
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絶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
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録又聞故將
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他臣蓋亦
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

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録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
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
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
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録申送付下實録院參照脩纂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頭在
第一年末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做及至把
來全闕湊不著某在朝時建議説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
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户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
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從建炎元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

二年他皆放此却各將來編年逐月類入衆人不欲其又云
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三簿一簿関報上下年事首末首當
附前年某月末當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関報本年合入
事件一簿考異向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
列具合立傳者若干人其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
等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数
再催庶幾易集後來去國聞此説又不行
近時作高宗實録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
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
文字如爲臣下作傳其將來看時説得詳底只是憑行狀其

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可攷又有差除去了底這一
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考據其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
謂如刑事便去関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
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斂來
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月内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
立傳他那日曆上薨卒皆有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
索行實墓誌之屬却令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
運司有未到底又刷下去催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
而今實録他門也是將日曆做骨然却不曾實用心有時攷
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何

解理會得。

近世脩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遂空三四月日而不復脩者。有立其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畧。如春秋様。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錄爲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

月日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付送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六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幷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作此。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死。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

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

爲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賊倒置何以
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
不下通鑑許多文字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
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
晋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晋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
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晋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
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
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
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
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
弑逆之名耳既云後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
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氏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
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
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
相隨入死例書曰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曆並送
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
上史亦不關報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
爲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黃
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
文字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
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四終

科舉第十　五十四條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

器遠問今士人習爲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其舊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著如此學。在上者也著如此學。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爲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麽。如誥宰相只須要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勑之文。上諛其下也。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目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

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近日眞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麽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

向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爲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汚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上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

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
樂處。其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次
判事。又定爲試弊。未試則以蔭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
所屬長官舉辟。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
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
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
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
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
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
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
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
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
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
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
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
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語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

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
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汲汲在裏面。都出
頭不得。下稍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
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特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
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
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
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答詹帥書。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
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
愚之爲愈也。

今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山
荒中。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憂
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
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今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
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
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
時亦自然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

做文字極麄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秤斤注兩作兩句破頭如此是多少衰氣

向來做時文只麤疏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

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者

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嗟咲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其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将伯者事業纒在心胸則春秋先儒謂尊王之書其然耶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得應之今将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矣

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復讎專要說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其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俔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将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

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曰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将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来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来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他經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

在漳州日詞訟記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来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

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

董卿曰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比之他人有可得之理否亦須自思之如人飢飽寒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說得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一以父兄在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看無出時節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孟子云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

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場屋之文固知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

或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做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為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剿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

須深賛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為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的試官為苟簡滅裂底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其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者做賦者甚麽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麽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做做專為苟簡滅裂底工夫嘆息者久之

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以其能只是寫得盈紙便

可稱而推行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得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柰何。

今日科舉考試。也無法不通者。或曰解額當均否。曰固是當均。或曰看來不必立爲定額。但以幾名終場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間便長詭名納卷之弊。依舊與他立定額。只是從今起照前三舉內終場人數計之。就這數內立定額數。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絕矣。

因言今日所在解額太不均。先生曰只將諸州終場人數。與合

發解人數定了。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設有定數。何故不敢改動。也是好笑。

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箇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少間人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恁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幾會。便是如此。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卷。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註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一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請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最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暎目字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王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都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

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笮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說。既無可得說。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問蕭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衆子程文。曰此是

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illegible]又選了此一厄。又去要
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此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
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
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
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
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
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
某嘗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爲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

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
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三傳爲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
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
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
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
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
定所。如其書出論。其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
令學者習而用以爲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
曰須先令考官習之。
與汪尚書書。熹頃披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

識之士。蓋莫不謂明公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
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
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
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
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
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
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
歲。而古道眞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
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眞熱而

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
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
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
寘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
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
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爲眞足尚。而敢肆詆欺於
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
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鐫王
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

綱所矣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喜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僭說及此而今畧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為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

學校貢舉私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

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

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粮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難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

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生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illegible]則有[illegible]而無[illegible]

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
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
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趍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
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
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
倡爲泥補之說者多是温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
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
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
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
三舉終塲人數（太學終塲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此舊額都數定以

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塲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
段殊絶（其見任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趍流浪之意矣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
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
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
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
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
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
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
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
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
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
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
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其餘五十人自依常半且取其半而又減其法）
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
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
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
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

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
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
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
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
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
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
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温公呂申
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
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之官

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

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缺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身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

是淳厚近年以來習尙苟偸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註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

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收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

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鬪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

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

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覆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革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說而答義不至枉費詞說日力亦有

餘矣至於借例經義雜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
者不復訶以經旨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
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
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
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
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
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
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
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
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

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
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
舉之文而嘗得儁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
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
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
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
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
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
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
以還諸州罷其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

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
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
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
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
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
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漕寄試之
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
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禮義之教
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
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

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
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誇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
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
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
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
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
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
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
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大小之材各得
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

羨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
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
於其間者。利害相絶。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
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薦舉第十一 十六條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
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為布宣德意。固為守郡之職。然
苟為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
令佐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
施行。其治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
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材氣老成。不為
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惻怛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
三。察其施為。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
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畫條目。委
曲難問。必盡因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無
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
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為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偽詆讕。姦
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
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申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為
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

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擾。是能足用裕民
而無抑配科歛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
謂若使凡為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
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為同郡人。其
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
年。察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為嫌。已
照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
得旨。便當辭罷。而德廣去替亦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
之賢。未能若臣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
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
以為官吏勤事愛民之勸。

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咸方銓狀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
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
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
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
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己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
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默。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
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
尚學校。脩建先賢祠宇。民有嚚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
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圄屢空。湖北傜寇侵犯邊境。而燾慮

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爲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所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胡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久費枝梧而邈適能檢柅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糜費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戡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彊賊應副錢糧賞循資又因水澇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猺人之擾戡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鈎致蠻猺之情卒能使之恐懼納欵其他佐理郡政不苟不隨經總制錢不待催督每歲監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寛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其嘗以其學識淵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舉潘友恭狀代　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闕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亹亹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浮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陳丞相書　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以將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

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騈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愚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

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義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

與劉共父書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擇之得以父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畜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又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備

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意而求之士先以言語之華辭色之美至於能事倉卒而所畜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汲汲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擧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如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

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
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與劉共甫書
舊甌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絜廉曉事再爲甌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爲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㦸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

學非俗吏他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守倅所惡渠來始安跡建陽料斂煩擾首劾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與林子方書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不曾南升爲請如熊左使諸長者皆以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爲最久知其人爲最深盖其學問不爲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安常務實不爲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非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君家台慈參考衆論察其行實以時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爲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廉遜誠非小補東萊王丈亦知其人語次扣之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先生熟聞知録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

有爲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某兩爲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懇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懇某自謂平日修行得

這些力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懇人况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麽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幷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犯贓罪便得若犯了贓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應

或問以一入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否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柄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甚識知他不如入自然住不得

乞褒録高登狀臣猥以庸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奨拔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小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界措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禀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値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

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師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乃致獄官鞫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録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禀然必不以此爲恤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尤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不足償罪是以敢冐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奬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録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

七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丞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二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帶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造了畢欲乞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

一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答忠寃爲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與王樞使劉子真非在任日因群赴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一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用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厲臣節節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謙王衣冠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製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畫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付承局袁超賚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將賜處分並又晝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闕不勝幸甚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五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六

後學余祐編集

紀綱風俗第十二 十六條

庚子封事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

利之卑詭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
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
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
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
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
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齗齗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
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
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窠窟之所在勢成威立
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
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

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
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
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
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
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讎耻又何時而可雪耶
戊申封事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
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
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耻廢
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
於内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

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竄完盤
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
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
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
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
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深宄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
嘗有以贓汙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
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
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
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

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
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
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
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
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
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
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
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
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
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趍和承意不能建明一

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諭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
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衆幾遠帥西蜀一遣飛語則
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
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驚責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
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郡列而實奪之
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當
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
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
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
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

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
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
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群
逐隊排連僥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所陳者
而窄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
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數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趨操不
謹懼爲身害乃敢陰爲詭慝公肆胡抒遂其姦謀不爲國計欲望聖慈審照宣問陛下視此綱紀爲
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
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
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

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
其私意之所在則千金萬斛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
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
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
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
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
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
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
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

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
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無所用此言
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
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
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
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
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
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
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
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

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傾顔賊廷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

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詆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亟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

己酉擬上封事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人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

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

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經筵面陳劄子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

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

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勞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狥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禀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復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膚照

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衰來衰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

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處只是相
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
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
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衰來衰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
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
是上面諸公那趲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
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
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理
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
力也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
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
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
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
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
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
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
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
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

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
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
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
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
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一
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
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耶如合做豈可避矯激
之名而不為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
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

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衰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
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卻問鄉前在鴈門
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
衰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褻瀆
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
故遂衰纔至唐及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
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其間已前皆衰纔
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衰纔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
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
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

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
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也只是如
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其門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
當時所講止此只此門人愛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
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辨録云劉彝治水所只興水利
彝有一部詩解處處作水利說好笑熟處難忘其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
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起極崇
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
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
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

使它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
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郤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
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
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
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麄而大今日議論
細而小不可不理會其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
且自立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
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
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
中人却是計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
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
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
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横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
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
理

今日皆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禄之不
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
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

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
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只
管如此存心未必眞有益凡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
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
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着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况自
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
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
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
心光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
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

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已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

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其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瞬目以後又作麽生可畏可歎

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其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

後來必驗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姦如此風大害事

其害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

為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其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善其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此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却悔其大惺惺

了了。一切刑方爲國且依隨俗尚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

官制第十三　二十一條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或錄云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爲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　元始元年又置太保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　馬司空非此之謂但因其字意以爲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東漢稱其上公後世易爲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有所據依必不若是舛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都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曰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抑但書闕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賾始行于世東晉之前如揚雄以酒誥爲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皐陶謨等篇爲逸書則其證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爲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仁數語疑有未圓處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爲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官之有勳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承襲。不復釐正。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或錄云今加三公者又須加節度使朝廷又極惜節度使蓋節度使每月請俸千餘緡所以不輕授人本朝如韓富文杜諸公欲加三公少須建節不知是甚意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開除府至三孤三公矣。或錄云或和開府抹過加三公三少者有之又曰檢校開府以上蔭子便得文官文臣爲樞密直學士者蔭子亦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弟有爲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臣爲樞密使武臣或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輔之故奏子皆得武官本朝因而不廢文臣自全紫轉特進開府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如此本朝置三太三少而無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然韓杜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今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令。著爲定制。其禮極隆。本朝惟韓公爲然。饒錄云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令兼尚書令神宗特贈尚書令者其禮極重後來蔡京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嘗爲尚書令。今後更不除尚書令。殊不知爲尚書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書令。惟郭子儀功高特除。子儀堅不敢受。曰昔太宗皇帝

嘗爲此宮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號蔡京名爲紹述熙豐故事却恣意紛更不知亂舛舉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嘗面奉神宗聖旨令改造尚書省尚書省者神宗所造規模極雄偉國朝以來官府所未有詔工神宗幸之見壯麗如此出令云今後輙敢少有更易者以違制論自後宰相居之輙不利王珪病死章子厚竄忠彥蔡確皆相繼斥去京惡之是時蜀中有一士人姓家迎合其意獻唐尚書省圖云唐尚書省正廳在前六曹諸司房在後今皆反是又土地堂在正廳之前今却在後所以宰相數不利京信其說遂毀拆重造比前苟簡逼仄之甚無忌憚如此又曰本朝

太宗嘗以中書令爲開封尹由開封尹入禪大統故後來不除中書令尹開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權字蔡京改官制遂除中書令當除底不除謂尚書令不當除底却除又尹開封者更不帶權字其悖亂無知皆此類也又京以三公爲宰相令人以公相呼已而不得呼相公後來秦檜亦如此蓋倣此也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大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訛輙失其眞遂以爲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或云或執唾壺虎子之屬□乘服御其物褻甚微行則參錯於官

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爲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漫以用事尚書是掌群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或錄云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爲之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書政本宜用士人蓋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舊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錄云臺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或錄作中尚書嘗

見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蓋當時謂六尚書臺猶今言尚書省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官或錄云置中書但置秘書令或錄作監篡漢之後始改爲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尚書又不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爲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省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之屬也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

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后父諱。遂改為省。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户兼工兵兼刑 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屬。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衆。皆總于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衮衮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由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回。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者。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

可。若只要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候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因論尹穡不著。省中不好時。却尚解理會事。當時多併了官司。後來又復了。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倣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關知。此類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門

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下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尚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直爲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爲之後改爲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爲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爲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遜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今樞密院號爲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如何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

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度大之意始得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絶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盆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特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問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人臣大重則國危小臣大親則身蔽

當時於大臣已爲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其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沒理會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

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
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
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
極爲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
有才者其次惟有諭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
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
宮官屬之不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略宜
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
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
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

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
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
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二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爲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爲太守之職其嘗說不用許多
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
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
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
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
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即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

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
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
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
之類如此則雖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
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
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爲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
爲判官俾得轉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唐制其鎮節度使其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使持節其州軍州
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
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

録紀六曹官爲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
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户專
掌倉庫然司理歸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爲圓備不然則不
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爲一如署銜但云知某州軍州
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
爲淆亂司法司理司户三者尚仍舊知録管州院事專主繳
民今乃管倉庫獨爲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録兼三日
銜以其職卑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
見一二舊嘗疑州院使院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illegible]
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存留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稱[illegible]

一象 翩 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
也 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
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
頗得舊職爲不淆亂渡江以來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
史何官曰六朝時長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
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遙領止大帥其群臣
出爲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黃晉官位可見至唐中葉
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爲貶官不事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置
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

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朝廷設教官一件大未是後生爲教官便做大了只歷一兩任
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須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爲之不然
亦須四十五
璘注鄧諸教官闕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
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
閑熱
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神宗所改官制舊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帶吏部員外郎吏部
郎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豈有吏部官而

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爲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
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外郎
之資敘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郎中資敘也朝散郎
朝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爲三等每等八階以別異雜
流有出身無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後行又問知縣通判知
州資敘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關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
判有關陞狀方得爲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狀方得爲提刑
提刑又有一節方得爲轉運今巧宦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
營六院蓋既爲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爲寺監簿丞出來
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便欲經營爲郎官郎官非作郡不

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卻自權郎徑除鄉監長貳則已在正郎
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
爲臨安倅蓋既爲臨安倅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爲縣否
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華相雜知又且苟簡
可以應副親舊君是人君知得都與除了這般躰例苟不作
縣雖爲臨安倅亦不免便使權鄉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
爲鄉監者亦須以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
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
這般掩頭藏倖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
文殿大學士歷資政殿大學士然後資政殿大學士歷觀文殿學

士。觀文殿學士。歷資政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歷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勞擾。將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會偏當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畧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

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祖宗置資格。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纔除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皆不須歷。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橫行。橫行猶用守這數級。只落階官。則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護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令人脫過。是甚意思。除是執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執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遏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欺底人便只守此為不可易之典。才觸動著。便說是變動祖宗法制也。須賭箇是始得。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六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法制第十四　十九條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致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

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

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
使伯恭爲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
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
襄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
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
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
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
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爲
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荊公初
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荊公以改法致天
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爲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
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
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畧則姦宄愈滋矣。
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
舉尤甚。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
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今日乃是要做好事。則以礙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即便

越法不顧。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
在人。人皆以私心爲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荊
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
法初立時。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
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如不許州郡監
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
作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
耻者。本無忌日。乃詐爲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
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
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
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
以爲因今郡縣。足以爲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
論。以今觀之信然。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
擾。卒未已也。
問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
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
行祖宗成憲。然是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

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應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厢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嘆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六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七

後學余秬編集

禮制上第十五 四十三條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都是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用今併凡此一段皆歸於議之類是歟）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以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

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旺之月居中右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

王宮之外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外而設兩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爲石嘉肺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如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治象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與

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宗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

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卻合爲一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爲證劉元城逐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

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其說甚無道理

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而今煞添差了天帝共成十箇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北本云問今郊祀也郊太一曰而今都重了而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之象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二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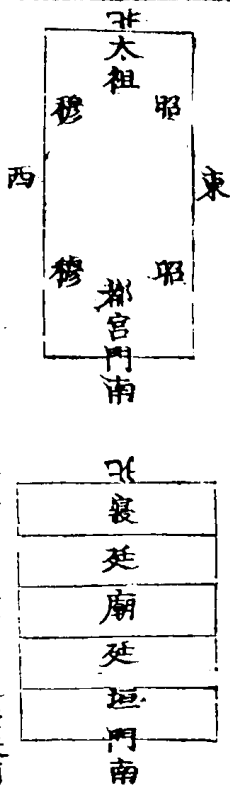
其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二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禮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下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則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焉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

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如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
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
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
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
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在後）獨原廟之制
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
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
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
爲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
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
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
至當之論哉

帝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北
太祖
昭　昭
穆　穆
東
西
都宮門南

廟制圖

北
寢
廷
廟
廷
垣
門南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帝元成等周廟圖

太祖后稷
昭　武王世室　昭　昭
穆　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昭穆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太祖后稷
武世室　昭　昭　昭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毀隃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　康　穆　懿　夷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　昭　共　孝　厲

周七廟圖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高圉以上藏主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以上藏主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亞圉　太王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王季　武王 文王　成王	武　康 文　成

周九廟圖

武王時	成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稷	稷	稷	稷
公非以上藏主	高圉以上藏主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以上藏主
高圉　公叔　王季 亞圉　太王　文王	公叔　王季　武王 亞圉　太王　文王	公叔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成王	王季　武王　康王 太王　文王　成王

劉歆說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武康 文世室成昭	武世室康穆 文世室成昭	[illegible] 文成 昭共	武康 穆懿 文成 昭共	武康 穆懿 文成昭共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稷 太王以上毀主	稷 王季以上毀主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王季 武 康 文王 成 昭	武 康 穆 文 成 昭	武 康 穆 文世室 成 昭 共	武世室 康 穆 懿 文世室 成 昭 共	武 康 穆 懿 文成 昭 共 孝	武康 穆 懿 夷 文成 昭 共 孝	武康 穆 懿 夷 文成昭 共 孝 厲	武康穆 懿 夷 宣 文成昭 共 孝 厲

常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决其是非故兩存之至於遷毁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毁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毁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

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上恭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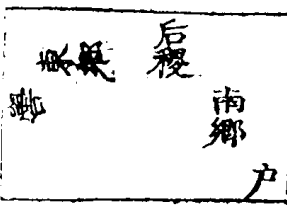
以祭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伵所驗得無眞有雜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時祫有圖在後）

周大禘圖

后稷 東鄉

南鄉

北鄉

户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祫圖

不窋至宣王爲昭皆南鄉

太祖后稷東鄉

鞠至幽王爲穆皆北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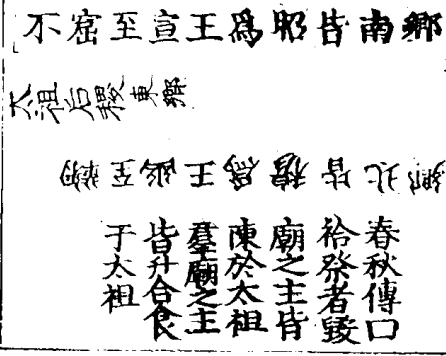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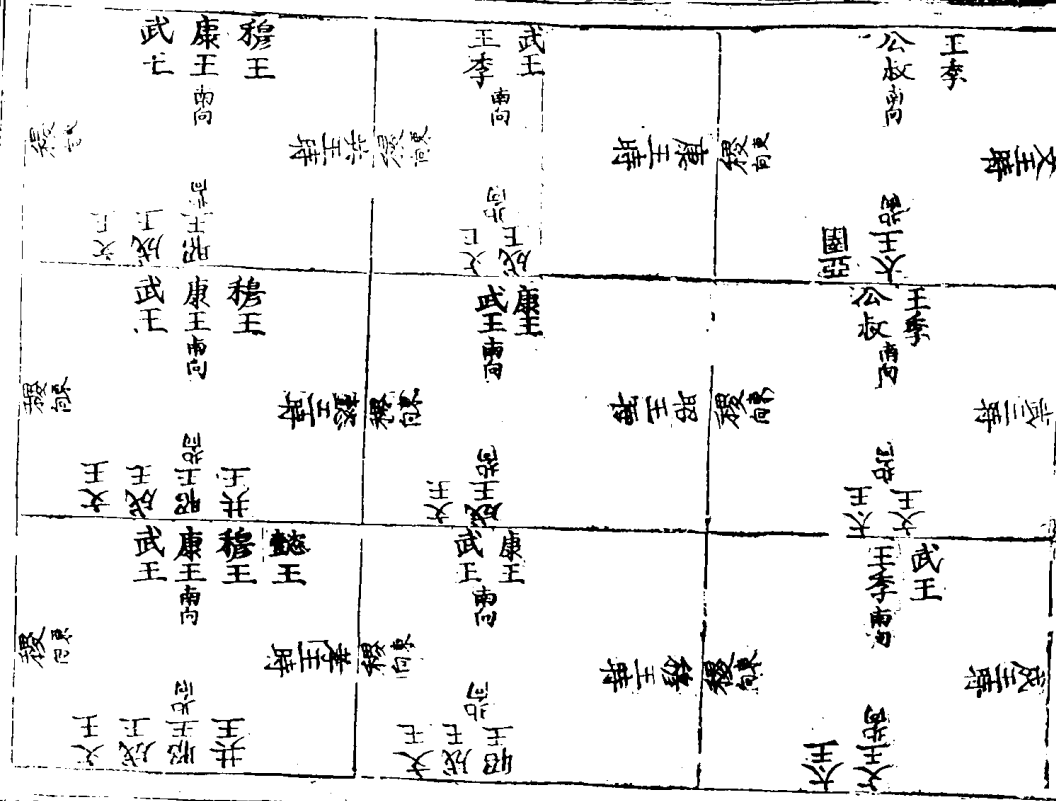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周時祫圖

文王廟 王季 公叔 南向 后稷 東向 文王 昭 王 北向 太王 亞圉

武王廟 王季 公叔 南向 后稷 東向 文王 北向 太王

成王廟 武王 王季 南向 后稷 東向 太王 文王 北向

穆王 康王 南向 武王 后稷 東向 文王 成王 昭王 北向

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爲尊之時若两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毁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遷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虚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室	見行廟室次第	今禮官等議	今熹擬定
東夾室			
第十二室	穆廟 高宗	毁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十一室而	毁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
第十一室	穆廟 欽宗	孝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欽宗於第九室而奉	廢此廟 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
第十室	昭廟 徽宗	高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徽宗於第八室而奉	孝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徽宗於第七室而奉
第九室	昭廟 哲宗	欽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哲宗於第七室而奉	高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哲宗於第六室而奉
第八室	穆廟 神宗	徽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六室而奉	欽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五室而奉

自後漢明帝以來公私廟制皆同堂異室歷世因之未有能改故一室之上袝神並享其禮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illegible]兄弟昆之後雖從古法袝于祖父而遷主之際乃從今制而全父之室殊無意義又如古制袝昭廟則穆主不動袝穆廟則昭

室	見行廟室次第	今禮官等議	今熹擬定
第七室	昭廟 英宗	哲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徽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英宗祧入西夾室奉
第六室	穆廟 仁宗	神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	哲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
第五室	昭廟 眞宗	英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眞宗於第三室而奉	神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眞宗祧入西夾室而奉
第四室	穆廟 太宗	仁宗於此爲昭廟百世不遷 欲遷太宗於第二室而奉	仁宗於此爲昭廟百世不遷 欲遷太宗於第三室而奉
第三室	穆廟 太祖	眞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太祖於第一室而奉	太宗於此爲穆廟百世不遷 欲遷太祖於第二室而奉
第二室	昭廟 宣祖	太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宣祖入西夾室而奉	太祖於此爲穆廟百世不遷 欲遷宣祖入西夾室而奉
第一室	始祖廟 僖祖	太祖於此百世不遷祫則東向 欲遷僖祖入西夾室而奉	僖祖於此百世不遷祫則東向 欲仍舊奉
西夾室	翼祖 穆 順祖 昭	欲遷僖祖宣祖於此	欲遷宣祖眞宗英宗於此

[illegible]

古廟制

一世各爲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墻

古室制

廟室之制[illegible]

太廟

向羣穆北向稷東向羣昭南向於此廟之室中后群廟之主皆合食祫祭則諸祧主序祧主藏于西夾室王季十五世先公稷而不毀以下至室祀其太祖后周人此廟正堂

昭世室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武王而康王穆王以下祧主藏于西夾室本朝當以此廟當以正堂室祀太宗東正堂室祀仁宗而神宗徽宗祧主當以次藏于西夾室高宗當則立世室於仁宗之東今宮未合遷表

昭宮一

周人以康王穆王以下迭居此下三宮當祧則藏主於武世室之西夾室本朝當以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後居此下三宮當祧則仁宗別立世室於太宗之東神宗徽宗藏主于仁宗世室之西夾室高宗別立世室於仁宗之東

昭宮二

昭宮三

春秋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辭然世不毀也今按此魯制也然禮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孫毓云諸侯之廟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今披此雖諸侯之制然天子之廟亦當如此但三昭三穆而宗無數爾其遞廟門堂室夾寢牆之制已見前圖

本朝當以此廟正堂室祀僖祖順翼宣三祖之祧主藏于西夾室祫祭並如廟制而僖祖東向順祖宣祖太宗仁宗神宗徽宗高宗皆南向翼祖太祖太宗英宗哲宗孝宗皆北向

穆世室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文王而成王昭王以下祧主藏于西夾室本朝當以其正堂室祀太祖而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祧主當以次藏西夾室今當奉真宗英宗二主藏此

穆宮一

周人以成王昭王以下迭居此下三宮當遷則藏主于文世室之西夾室本朝當以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迭居此下三宮當遷則藏主于太祖室之西夾室

穆宮二

穆宮三

見行祫享位次

此禮當於室中行之今廟室狹小故於堂上行之其始祖及諸穆之主並設皆無所依非禮之正也

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宣祖 順祖

東 西 僖祖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太祖 翼祖

今禮官所議祫享位次

此圖四祖或祫於夾室前或祫於別廟而太祖以下祫於太廟之堂上皆非禮也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東 太祖 西 僖祖

孝宗 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翼祖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上行禮俟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東 西 僖祖

孝宗 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太祖 翼祖

祧廟議狀

熹今竊詳群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于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兩夾室者僖祖之兩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之主上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毀

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褫於儀物亦必不能如大廟
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群廟之主祫于
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别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
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
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别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
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爲
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
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
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

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
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
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
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
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
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
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
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
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
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

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
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
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
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
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
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
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
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群廟則亦不
特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
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

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
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
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
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亦且
祧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
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
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
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
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
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

順■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
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
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
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
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中義
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
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
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
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
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

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熹詆陋寡聞所見
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
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欲
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説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
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
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
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
準先儒之説因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又不曾詳
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尚在四
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
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彊
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大廟
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爲乖
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説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
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
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既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説以爲太祖而上
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

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
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
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
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
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
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
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
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
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
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

北面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幷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

別定廟議圖記（屬已見前）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獨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爲僖祖實爲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毀合仍舊居太廟第一

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爲世室其宣祖眞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祫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時享祫享於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雖高宗受命中興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爲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爲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爲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幷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且謂它日恢復中原還返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爲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爲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下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爲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其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將問之以此也熹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爲然且諭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

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爲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爲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與趙丞相書向說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

便將太廟毀折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得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貌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幷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劾前議不明致此踈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

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主荊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精之失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

答汪尚書論家廟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

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大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

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雖侍從官以下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止為京官而溫公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京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亦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嘆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曰可見矣

但干祫之制它未有所考耳蒸祭之禮程氏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逆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固欲為僖祖立別廟王安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却好僖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為高祖今居東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祔廟趙丞相主其事因祧宣祖乃併僖祖祧之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出當時曾無珂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獻却頗主其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祖宗而朝廷贈

皆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賜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下
子孫當祧者皆於東西夾室於理爲順若以太祖爲尊而自
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問趙丞相平
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其後來到家檢渠所編本朝諸臣奏
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說於其下此惡
王氏之僻也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
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一有之又
只似太廟了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
獻太廟謂之大享

因言五禮云今諸后依數多至尊拜跪勞苦人一帝只以一后
配其餘自別立廟庶幾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是唐人有
言人家夫婦卻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故次后與正
后有名分若人家則再娶亦妻也故可同祭伊川祭儀祭繼
室於別廟恐未穩

三后並配自本朝眞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既
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
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晉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
其子別制廟以祀之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

西南皆南北相重不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一室各爲位也
曰古廟制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
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
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爲例至
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爲上也至禰處謂之東
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卻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
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
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
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答社壇說所諭社壇別紙奉報此是見行禮制更可討會法司
檢淳熙間所頒用子爲佳此事在州郡爲至重今人皆不以
爲意太守乃能及此深可爲法又能擇賢者而屬之尤見其
不苟也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積壝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黃土）■以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頒行
州縣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
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illegible]）壝外空地須令稍寬方

齋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下南向行事）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令每步六分之）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以壝內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爲一級也

四出陛

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旁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爲陛級外爲壇級可也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

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爲步則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壝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赤水充爲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害不作亦得）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腳取壝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腳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合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亦土飾之又恐借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壝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開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待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諭所云燎壇爲風師雨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大略如此不[illegible]）

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位方位多不合古不謂建寧大郡乃無風雨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此社壇左設燎壇而高於社稷壇也

植木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尺

壇壝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先鄉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爲

主某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爲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夫子象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聖坐于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其記在南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云宣聖本不當設象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

孟子配享乃荊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後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於劉淳叟以其爲學官可以言之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以廳事未備就講堂行禮宣

聖像居中兖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並設於地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照對本軍昨因脩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特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私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覩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爲周

南谷南之學其末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
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
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
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
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

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涼衣涼衫）掌儀設神座
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
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
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筍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
（今以瓦爵代）加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祭位之前設洗
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篚二（東盛巾西盛爵）設獻
官位於堂下北面西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面西
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
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
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
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
西向祝立於阼階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
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
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
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
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豆之間俛伏興少立
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
爵洗如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薦棒升酌詣配位如初儀
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
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次）分
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答張欽夫書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
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
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
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
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
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
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為既有正祭則
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為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
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
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
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

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加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恐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礿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乞討論喪服劄子臣聞三年之喪齊䟽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敎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爲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

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書奏寡後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䟽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証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

經之文誠有缺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
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著布衫過行古禮可謂上正千
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
以此諭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
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
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
初死絕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

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天子三年
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爲其君三年之服蓋止是自服
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爲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爲天
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爲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
也故禮曰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爲此也又
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
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
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
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
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如何服當檢看

斬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爲
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
者皆曰君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臣而言庶人庶人
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
無通天下爲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
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
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又庶人
爲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亦止小功緦衰
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
用今所制服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

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
好器之問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要行這是甚
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舉行盛典及
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
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衫待退歸便不着某前日在
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
甚好不知後來如何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咤異不知
壽皇既已行了又有甚咤異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
禮注疏說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
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面

被門子此約了待两三日方知發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
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
諸侯乃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
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
耳
君臣服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誥至州縣有
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
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而已此符
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惧四方已如此
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注云上領不

盤則雖閒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
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
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
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
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
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
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
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為胎使之剛强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
為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
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

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强為之說者曰
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凑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
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
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
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
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象見於三
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
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
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襴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無
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

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
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
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令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悞
又至於廢古以徇令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菅屨而
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屨襪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
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
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
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
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又豈不薄哉又後數日

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白素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白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

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有服獨冠為古制斜巾乃民間物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蓋古若冕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所製古冠而為之若燕存而互用措不相始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喪冕逼天幞頭帽子雖皆可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更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練其衣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名說亦見前燕禮官亦云四脚條幞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

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辯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無蓋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

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唯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若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

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眞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於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

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

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若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踈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

固是如此至於嘗爲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爲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歛往焉大歛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

答陸子壽書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

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革變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

非此猶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有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漫言之以見來諭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吕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娶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一

申嚴昏禮狀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妒媢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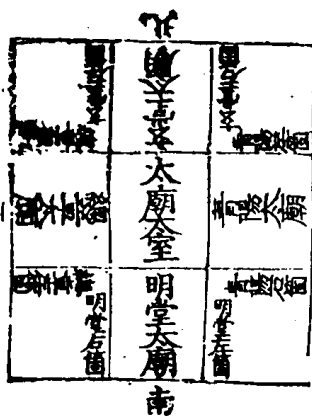
約束施行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七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八

後學金楷編輯

禮制下第十六

明堂說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個東之北爲青陽左個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個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個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個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個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個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個右個則青陽之右個乃明堂之左個明堂之右個乃總章之左個也總章之右個乃玄堂之左個玄堂之右個乃青陽之左個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唐制猶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内髣髴如
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
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爲前朝後中圈爲市不似如今市中家
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爲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
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
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
倣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
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
五更二點鼓自内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
無所容蓋坊内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

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乗暗害
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
措置得好官堵邊都無閒雜賣買汙穢雜揉所以杜詩云我
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顔色亦見出一坊
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軌道

古人屋室黄作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
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
廢

問陳庭秀臨安人曰今大禮命從官一人立玉輅側以帛維之
名何官曰名備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笑曰然徧檢古今
郊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蓋此本太僕卿即執御
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中立以綏度左肩而
倂垂之綏如圍繞君以兩手援綏而升立車之左以左爲尊魏公子無
忌以虚左方以迎侯生是也行大禮不敢坐車行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千牛將
軍千牛將武力者爲之執長刀立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驂乘也既升
車復行望郊壇數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
則執長刀前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脫千牛升車一
節而但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
卿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却立于

輅側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今之典禮官亦但曰執綏官備
顧問官也今爲太常少卿者便援數日工夫將禮書細閲一
過亦須略曉而直爲此鹵莽也周洪道嘗記渠作執綏官事
自云考訂精慱其間周何謂執綏官渠亦莫曉又綏本人君
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御者亦不可謂之執綏官語
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乗車者爾又曰金玉輅太重轉動極
難兼雕刻既多又不堅牢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爲也所
以聖人欲乗殷之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朝兩造
玉輅皆以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聞小而輕捷而
穩諸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隠匕作聲既有此輅乗

此足矣何以乘馬閙後來此輅亦入廟中
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升僕御
著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
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樑爲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
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朝以
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褁髻如今道人這自有
些意思
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
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
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

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
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酒灌
神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
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
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
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黃綠
一作旗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
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黃錄云所付之人又須有以易之於是
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
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裙
古人朝服必加絅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著白衫一般
從來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着背常朝引見臣
下只是凉衫今遂以爲常如講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凉
衫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
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爲朝服然

自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
也桶頂帽子乃憑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
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爲白凉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
白凉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
爵弁亦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爲之如今水檐相似蓋古
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
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爲之耳韠中間有頸
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
於革帶其勢甚下如今人釘鈠串子椽鏁鏈之類結放上面
今之胯子便是做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

滯柱做得恁地重
後世禮服固未能倅復先生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
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
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
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
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
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爲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
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
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晩唐王鐸輩則又闊
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

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
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其不敢爲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
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襜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
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
不離身以此爲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
下又有省服服爲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
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
彥輔塵史猶略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
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
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爲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

士大夫欲爲幞頭則曰爲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
以爲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
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
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鎭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
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
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曰略借
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
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
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劒
沙縣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

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
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
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
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着便是法服
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
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人家畫
像[illegible]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爲冠如
[illegible]安於頭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爲幞頭方
[illegible]四脚如巾只人主從西二帶用物事牙

得橫臣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越僭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其當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加
整頓猶愈於不爲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
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
餘皆放此庶有辨別也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
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
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
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
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
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王逸例執手板）揷之帶間今人笏却是用
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

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
而不光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謂皇
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謂朝不坐
又也有坐底

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
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
一門閭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　設位於廷中故
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
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
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
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
天子爲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爲之俛首便
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
首至地之久也蓋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
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
何

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
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爲起在輿爲下贊
者曰皇帝爲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
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與他說話不能得
他去某問有入朝否從太明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

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
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
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
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揖子厚與牙將
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顔眞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
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
小官也不如此了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獨宰
相爲正拜者盡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
只偏拜獨宰相正拜故云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扆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
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問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然
恐或是夷狄之風
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
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眞成彊人
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
情意却須浹洽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
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記書不宰相貴
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庭令
百官皆聽聞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道之文後乃警戒之
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
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
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
便當冊文不復宣麻于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
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
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
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
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若不自見得雖溫公也

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
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
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
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
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
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
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僞百
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
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
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

宇又在嘉祐之先甲家㳂又将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
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今之表啓是下諫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諫其臣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絶
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郤有等殺今著令從
事郎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
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郤降
階
子晦将赴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例皆墀如
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尚如此以此

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爲官長者安受而不疑更是怪坐
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
迎望拜接後郤旨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
将或云今人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爲客将接住云
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将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
若是有此等無柰何須叱之可也
民臣禮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
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
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毎一舉事則
按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

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
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
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
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
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説焉蓋今上下所
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
官吏之從事於法禮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説長
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
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
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

戾朝廷又無以督察絶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
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斟酌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
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専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恠不經非復古
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
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
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
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
盾及踈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
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将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説焉曰禮
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

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
應用者彖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略
鏝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
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
鏝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求久
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
者講誦其說習其頌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
禮每將舉事則使敎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
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惟釋奠從祀所用祭物為多當約此數為定一州一縣必具之）
雖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

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
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即賦錢於州縣各為若干萬行在所屬製造）其器
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
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服止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
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
無者補之使皆為古禮服（釋奠分獻之類皆用士人餘祭用人吏當殊其制）製造頒
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嘗考古奠儀之失別出）更加
詳考而止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
與書通班之（守視如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
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

[illegible]世未有[illegible]之者則必苟簡之[illegible]而莫致意焉故也
[illegible]其所以每難也[illegible]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
難也故述斯議以為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殄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
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
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
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
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
足矣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禮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
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
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
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
上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
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
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
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
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

而難行耳曰然

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想亦是厭其繁

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內用貢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訛謬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寶禮多[illegible]開元而[illegible]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illegible]略牴牾[illegible]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illegible]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illegible]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illegible]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illegible]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illegible]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閧一場後來只說莫若[illegible]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illegible]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illegible]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

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

樂制第十七 四十五條

[illegible]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illegible]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illegible]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illegible]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illegible]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illegible]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

一則太簇爲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詩有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李通書識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盈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

因論樂律云只以三分爲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人樂録云律管只以九寸爲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記律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温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疎温公又在下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爲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

周禮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十二聲爲之劑量蓋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

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爲宮然周禮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爲宮或以林鍾爲宮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爲宮未知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爲樂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清聲雜於正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樂其節奏甚善祭者久亡不勝其勞據圖經云是古樂然其

樂器又亦用伏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
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
特鍾特磬有編鍾編磬編鍾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鍾特磬是
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還真用玉曰只是
石耳但大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
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
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
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
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
鍾其餘皆然

旋相為宮若到應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
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
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
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却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
如甤賓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大
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
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戊巳上律中黃鍾之宮之僭鄭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
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
亨利貞黃鍾畧畧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
惻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
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柱起應
十二月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制變宮變徵二聲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太簇為商姑洗為
角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
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

[illegible]為羽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
[illegible]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
[illegible]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
[illegible]應鍾應鍾上生甤賓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
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illegible]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
[illegible]八寸）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
[illegible]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在其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
[illegible]為變宮時黃鍾[illegible]以只備用其半聲）而[illegible]宮亦皆做此曰然又曰宮
[illegible]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

此其所以爲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
二者是樂之和去聲相連接處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
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
分曉更着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
便用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
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
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
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
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
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
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
此古來人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
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
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
太輕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聲只有五并二變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插一聲便

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
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
畏商調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切疑聖人恐
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
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
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
無徵音切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
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
亦無之然只是大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
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
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
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
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
有箇甚麽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
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
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
音底方理會得只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

大司樂言圜鍾爲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
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夔孫錄云大抵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聖人能全體得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此理以粗底言如荀子云云）此迺降神之樂如舞
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
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

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
樂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自是四樂各
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太簇爲徵則林
鍾爲宮應鍾爲羽則太簇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
說非也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至錄云人人誦習識其器數）却怕他不
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
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
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
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
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
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
范蜀公爭事爭到底[illegible]
[illegible]

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忘耳

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之動
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
之妙眞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
爭秖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
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一家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
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
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
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

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
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爲皆是亂
說其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
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个其
他却又商量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
定與阮逸李照爭辯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
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
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鍾名爲啞鍾
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

啞底郤是古人制此不整以避宮聲君一例皆擊使有陵節之意漢禮樂志劉歆說舞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爲余言其祖父嘗爲之收得譜子因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送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爲尾謎漢卿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郤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

録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其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着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着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氷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盖自有箇疾徐高下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問溫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調而已

問李通律書難曉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圍九分便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啻三分猶有奇也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節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

見得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舊時所作律逐節吹得郤和怕如今未必如此這箇若促些子聲便焦殺若長些子便慢蕩

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焦殺促數之音幷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

陳　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爲宮此說猶可至謂

琴之泛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爲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爲宮聲如此爲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能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李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絣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黃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大簇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盡纔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蓋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鍾聲矣渠云項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大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絃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李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自有上達之理皆具矣

琴律說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爲徵（爲九徽）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爲商（爲十三徽）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爲羽（爲八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爲角（爲十一徽）

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爲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爲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爲徵（爲第九徽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上生太簇）太簇八寸爲商（爲第十三徽徽內四尺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爲羽（爲第八徽徽內二尺七寸徽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爲角（爲第十一徽徽內三尺五寸徽外九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下生夾鍾）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爲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下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在八徽內徽內一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爲第十徽亦爲各徽內二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爲四十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

按此以上爲自龍齦之內至于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迎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爲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猶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惜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

未盡耳〇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爲九尺又折其半而爲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爲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

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簇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爲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內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爲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內三尺九寸中呂應於十而爲角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徽內三尺五寸但姑洗絃三徽用之餘絃皆用中呂林鍾則應於九而爲徵數五十四律六寸徽內三尺南呂則應於八而爲羽數四十八律六寸徽內二尺七寸〇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倣此而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倣此林徵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〇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

九太清少商應於八〇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徵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〇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羽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〇六絃之黃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〇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徵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內之長無不合焉然

此皆黃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鍾甤賓夷則無射應鍾之爲律則無所用於黃鍾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奇內四尺二寸半〇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內三尺八寸〇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內三尺一寸五分〇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內二尺八寸半〇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內二尺五寸〇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內二尺四寸〇旋宮見本章圖說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爲宮六七間爲商六右爲角五爲徵四五間爲羽〇次絃七徽承呂而爲商六左爲角六右爲徵五爲羽四五間爲宮〇三絃七徽承商而爲角六爲羽五爲宮五右爲商〇四絃承角而爲徵六左爲羽六右爲宮五爲商四五間爲角〇五絃七徽承徵而爲羽六左爲宮六右爲商五右爲角四五間爲徵〇六絃承羽而爲

宮以右爲商五右爲角五爲徵四五間爲羽○七絃承宮而爲商六左爲角六右爲徵五爲羽四五間爲宮四
徵之後以至一徵之後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
又半之此一節聲雖所用處希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密耳○凡五絃起於龍齦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四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九聲皆正聲○初絃七徵次絃八徵三絃九徵四絃十徵五絃十二徵六絃龍齦以後爲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齦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徵以下至七絃八七間以後爲第三宮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少聲○初絃一徵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聲次絃二聲三絃三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聲七絃四聲凡十九聲猶爲少少入前三十五聲數內唯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爲第四宮又別爲少少聲通爲三十八聲○合一琴而計之爲百十有三聲但七徵之
左爲聲律之初氣厚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
此七徵則爲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徵羽既盡之後而黃

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之爲聲律亦皆承其
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
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
則其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
徵以後所以爲用之少雖四徵亦承已應之次以復於初
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及也此處但泛聲多取之自當別論而俗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徵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
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爲坎盈尺之下先施木
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
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爲淺深黃鍾最長故

最深而最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
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
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言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
此皷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
行者以氣應先後爲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徵之次第右
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爲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
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雖
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圍者九分徑者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
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
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

進之漸布徵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
所受如以絃大小爲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此其
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準望而求其所
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
儒名師未有爲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瞶之耳一
旦臆度而誦言之宜乎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
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
七絃既有散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徵所取五聲之位二
者錯綜相爲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
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

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爲重而不知散聲之爲尊甚矣其感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爲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爲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咈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又凡既立此律以爲宮則凡律之當徽而有聲者皆本

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徽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惟第十一徽有徽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進時而偶俗者自當進揺可爲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迕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定律沈氏筆談据唐人琵琶録以爲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按沈氏此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爲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爲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爲宮也蓋今俗樂之譜ㄙ則合之爲黃也ㄟ則四下之爲大也ㄟ則四上之爲太也一則一下之爲夾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工則上之爲中也ㄥ則勾之爲蕤也人則尺之爲林也フ則工下之爲夷也フ則工上之爲南也リ則凡下之爲無也リ則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黃清也丌則五下之爲大清也丌則五上之爲太清也　則上之爲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鍾也沈氏後章即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出宮之清宮徵商外方樂又高坊一均以來惟燕用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方外合字真爲夾鍾矣若便以此爲黃鍾恐聲已高急更用旋宮至辰巳位即已爲林夷非唯不容渾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一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隔三而得六聲宮與羽商與與少宮亦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得三聲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徵商與羽

角與少宮徵與少商爲四〇內角聲在九十間四之一少羽、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與少羽少宮與徵羽與角徵與商角與宮爲工〇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少羽十徵按上者隔一而得
五聲宮與角商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與少商爲五〇內角聲在十一徵少羽按下者隔二而
得四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宮爲四〇內角聲在十一徵少羽十三徵之左比絃
相應而得六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羽與少宮少宮與少商凡六

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惟九徵爲得其相生之序十徵
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
二者爲下生隔一者爲上生蓋九徵之宮隔二者生散徵
而散徵隔一上生十徵之商九徵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
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徵之角九徵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

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徵之徵九徵之徵隔二下生散少
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徵之羽也如此則九徵之隔二
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徵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
後十徵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比又不
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
一律而自相疇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
律之首七徵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寛平最爲諧韻
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
不周若八徵之三聲十三徵之六聲則爲律雖同而絲木
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强相然諾外

雖和悅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貴誠和協則惟九徵
十徵與十一徵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
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
故遂以已意強爲之說以爲九徵者林鍾之位十徵者中
呂之位林鍾爲黃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黃鍾者
所以得爲調絃之地而非他徵之可及此其爲說亦巧矣
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爲不直於黃鍾焉調之而必爲此依
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爲樂
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鍾爲宮則姑洗
之爲角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爲黃

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雅第三絃本是
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
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昔人亦有爲之說
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民以民爲貴故於此
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疏固已甚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
中呂爲慢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
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說琴
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
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
二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

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雅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徵角之間既爲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巳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

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徵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柢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爲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烏呼異哉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

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聚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爲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舉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爲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爲他律

所用然後存中續筆談說六惟君臣民不可亂便事物則不必避

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渴官爲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長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

曆數第十八 二十三條

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亥此日當如何分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又問季通曆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須是也會布算也得將他以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這也是康節說恁地若錯時也是康節錯了只是覺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去考司馬遷班固劉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

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著。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或錄云有能說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似傘樣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八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九

後學余祐編集

農田第十九 十七條

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畮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

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班志作守望相
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歲耘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
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
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
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顏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
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
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
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

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
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
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
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
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
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
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要出後時者不得出夾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
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

[illegible]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
詠[illegible]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末作後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
甲五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
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
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
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
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曰增損修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將散
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
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
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
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
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修定書
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
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
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班志衆作終字
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
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

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
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
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
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
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
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連帥以下非乘非志）

開阡陌辯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
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
宜脩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
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
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
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
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
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
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
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

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
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
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
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
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
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
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
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
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
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
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
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
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
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
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
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
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祖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
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
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
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

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盡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数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通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脩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數人說話。蓋田地一定。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里而改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為百里。便都著那趲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仲亨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只則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豪桀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說從那開創阡陌之意上去。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

人想亦似此様。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看。只有兩跡。却無那圖。然
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
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
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
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様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
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
好。

勸農文。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叨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
軍已是地瘠税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
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疎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
歉。皆縁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
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趂冬月以前。便將戸下所有田段。
一例犂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着遍數。節次犂杷。
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
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
草根。曬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内。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趂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仔細辨認。逐一拔出。
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
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
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趂時竭力耕種。務盡
地力。庶幾青黄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趂時工
作之人。仰衆列状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
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

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
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
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後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
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
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
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

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illegible]遊[illegible]
博奕酒色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風俗和平亦
齊仁壽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誇
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
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
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
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力
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
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
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
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
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
官日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
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
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
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
蚕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
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
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
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
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
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
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省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
諭各宜知悉

勸農文

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
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
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
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此
承攝敢墜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
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早者
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興修取令多蓄
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眾即時聞官糾率人功借貸
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餧飼不得輒行宰殺
致妨農務如有違戾准勅科决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
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仍仰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

物若能種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濟不為無補今仰人戶更
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来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
不得法今仰人戶當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
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屈多用糞壤成行栽種待
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
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
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
一併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

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
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
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
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湏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
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為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侵寄之擾象獸有踐食
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
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
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
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

除災害民樂耕種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来陳狀切
待勸會給付永為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
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
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為子孫永
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来已印行曉
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后依此
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
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
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

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譴不須如此
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騷擾科數仰配
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羅科茶等為
名科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
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定實迹前
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牓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節略連粘在前請諸父老
常為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非愛

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學道脩
身興起門戶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教戒
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
辛丑勸農文當職昨爲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曾出榜反覆勸
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
於深耕疾耘之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
陽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
思厥咎愧負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
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爲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

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
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
矣今以仲春之月祗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
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
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卹災患輸納苗
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
勿爲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
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
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
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

并此勸諭各宜體悉
與會左司劄子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漸次
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頃內星子縣最爲
窄狹已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
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循習舊例供申
虛數蓋熹昨在田里素聞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
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縣
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
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行根究
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在熹私義亦所未安欲乞

一言密賛廟堂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令
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罪使知其罪者得以
自新實爲幸甚然所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
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畫圖供帳亦或不能
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尤爲簡靜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使軍契勘先印給
文榜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田土趁時犁翻多種二麥今詢
問得除種麥田地外尚有未犁田地去處稍多及已耕翻田
鄉民又不趁時擁事兼相去交春日逼切慮農事失時委自
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翻犁田土以備來春佈種如

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再有未鋤犁去處必定勾追有
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雨水調均田苗茂盛仰人户及時耘苗拔
去草根多用土糞如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鄉
點檢將田中有草無糞之人量行决罰的無輕恕
勸諭趂時請地種麥榜勢勸秋來久旱晚田失收茲幸得雨可
種二麥今勸人户趂此天時多耕闊種接濟口食其有無地
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
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當與判狀執照免科權給一年
其有情願永遠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

免五年税租即不得因而侵占他人見耕田地及廣行包占
狀外官地頃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當以狀内所請地及見
種子利充賞本人仍別科罪除已行下三縣照應施行外須
至曉諭約束者

經界第二十 十三條

修奏經界狀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
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
紱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
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
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爲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
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
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
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
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
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
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
來議臣屢請施行輙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
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
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
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得其所欲

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
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得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二
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
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
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
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
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
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
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

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
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
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
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
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
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
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
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筭計之法。又人所
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
曾經奉行諳曉筭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
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筭格式印本。
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
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
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
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
水之接連。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
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
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

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
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
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顧
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臣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
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
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
矣。又據龍巖縣尉劉韡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
為煩重。彊理畎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
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
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
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
無可柰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筭。則必召募書人以
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筭。必嘗為胥史之桀黠者。莫不乘時
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
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
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
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
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
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
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産而其産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産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産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乃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産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産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歟落分

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向年來産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元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為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産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産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産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産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上州縣遠近近城令輕)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

分撥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畢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其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其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其人田若干畝産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産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

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産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産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上為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

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擯斥異教不可失之
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伏覩本州准轉運衙及准提刑提舉衙牒備准
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接壤廣中已
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
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遍行然因其鄉俗而行
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
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種大率繫可錢十餘文若使民
戶自以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為一簿一輸之官一為戶簿
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

首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
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他郡數文若使每
一錢以十分為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
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為甲乙壬癸等字號而
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
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
請契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來係作如
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
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
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切自念久

處田間嘗試縣吏於州事右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
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
事首以為請今覩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
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畧之利害
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
隱默謹具于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
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
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
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

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
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
四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
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為詞官司便謂不可推
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
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為鄰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
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
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為久遠之利況自彼
時至今又已三四十年熹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民
事者無不以此為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

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
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
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
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
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
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
也且其至今歳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
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
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畧又

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政縁教
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懐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
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况今吏治何暇及
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税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
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
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已至淹
歴歳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熈寧手
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蕩淳
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户田産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
如偷安度日都不作為之為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

人所創見莫不震慄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况於
今日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税
平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
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
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
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
日之所不可不盡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
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
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

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
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四十人
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
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
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絶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
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
則及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
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
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
者則又稍優其賞罷之故官則大加激勸而於其不能

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
事則其勢不得不必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為數百
千保小者分為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
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
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
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
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
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
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
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

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切慮今日民力困弊又
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
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後戶只作草
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
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
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
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
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
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
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illegible]

佐吏史丞請施行因切自念己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
謝事重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宵中洞然
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
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
保長合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為拘不以歇役新舊為限
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為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
以備大保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
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强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
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
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

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
之又為說其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
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為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
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為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
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
第矣熹嘗切記其言以為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
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
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
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按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
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

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并乞
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户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為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法例為不可行之説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為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

沈師姜大老官黄三之徒皆非為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税無業之民狠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税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為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税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為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件於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請此事今在諸司詳為開陳
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以擇人為急然後博采
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又曰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久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税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正税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數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爲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

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比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照

一申諸司狀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内聖旨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上件指揮已具已見晝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决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

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爲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害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兩拆亦非常情

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泄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厲己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私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熹切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爲利害不在乎他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

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爲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況本州今年早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田中轉運司狀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筭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筭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敎民戶務要

人人通曉其他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後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便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

幾管下田土總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
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
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
美意而反以爲厲己豪家大姓隱滿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
得以此藉口肆為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
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
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
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畢
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
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使
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
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
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
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
奏略做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
日然後打量其他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
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
益諳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之歲月
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弊百年久遠一定
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

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遂行住罷
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
不受產則其產虛樁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經捏其租稅
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吏寅緣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
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繫箠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
失陷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
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
聖明灼知其弊深加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
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疲民務使田稅均平
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并豪猾之手雖知應役之
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深錮之弊為斯民久遠之計勢有
不得已者本州謹以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訖竊恐旦夕或
蒙下行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疑慮合行曉
諭及有預行措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
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
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
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狀
鬪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

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侥倖隱瞞貧民下
户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
為利而不以為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遽行罷住所以民
間但知其害而未及知其利之如此姦民猾吏又皆知其
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巳往往互相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
朝仁政實惠不得下流而千里之内貧弱之民依前受弊
無有窮極實可憐憫今仰人户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恤
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
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户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

大保無以得見都分闊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
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内圍徑幾
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槩頃畝（大槩約度未要的實細數）具狀申
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
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
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筭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
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干式樣見巳講究見得次第巳多
當行鏤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
曉免至臨時依靠他人妄有所費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户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得
蒙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子細曉諭務要不擾而
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穩
便亦仰及早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為窮僻從來監司巡歴多不
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敷刻剝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
荒田土其良田則為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
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
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為王土實
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無異甚可痛也近因

户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
其巳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内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
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為便縣吏鄉司不以為便官員之無
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為便往往皆能造為浮語扇惑上下獨
有貧民下户欲行此事有同饑渴而其冤苦之情無路上通
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變而
為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
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
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歳實大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
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爲竊恐向後難得似此機會欲望檢舉

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
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行庶幾求爲一方久遠之利
與留丞相劄子乞免一併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
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
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
郤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
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
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
稅存或更受倚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
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

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
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
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
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
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諭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
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頹扶病亦不虛爲此
來矣
與留丞相劄子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
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
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

行措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
行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
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拱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
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
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
之詐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埃泥塗之中上爲國家均
愛赤子而徼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可支吾亦當
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内矣
答陳漕書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票
伏想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使檄俾令差官熹

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爲不然此亦小
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出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事
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使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少只
一劃尉求嘉士人嘗從王亞夫遊頗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
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
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尉
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
或三人乃足州官中亦未見　有可差者容更踏逐
別得具申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細差擬庶得其人乃
爲有補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向伯元書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
盡其愚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
請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為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
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為幸耳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
二州相度本州甲以為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可之說致
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劃于未極好如云今
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使
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
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

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汀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
何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
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衮纏過
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
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爲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
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
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闌郡皆
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𠵱以為必有害
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誑遂合辭以為不

可其下者因循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
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況其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
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心
索契則無限爭訟遏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
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
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
人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
因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
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
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

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算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
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蘇綽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
多弊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產
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
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
易為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姦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
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興間行
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
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
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

之以為决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
却百錢千錢便反倒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
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
其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
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
能閑理會得閑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次
則豪家上戶群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
者為梗而已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九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

後學金祐編集

賦稅第二十一

庚子封事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
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
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
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
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
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
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
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
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
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
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
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為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
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
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
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
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
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為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
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捄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

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

延和奏劄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一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

亦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為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窮石茂林其間雖有步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凉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趣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覆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減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

矜憫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賜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恐其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各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已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明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為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為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

淋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將滌蕩遠屏不敢以瀆
陛下之前矣
奏推廣御筆指揮事狀 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已遵
奉施行訖然臣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
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推此言
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
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軍
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
料木炭錢科紐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
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千貫訖獨星子減稅

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
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多方沮難未容
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
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永為聖民不勝幸甚又竊見州
縣積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
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星子本軍雖小而所催除放
類逃閣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有零兩
其他六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積者色多然而皆是數
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惟仰虧帝王大信而其為害
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勸今州縣真有則州縣無復拘收之[illegible]

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
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
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沴為害不
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廣湯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干欠
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被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
蠲除如有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
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其被苦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
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感格
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

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
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在任因納炭稽遲追
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
十文省解發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
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
絹一疋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
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
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七貫
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況都昌民戶逐
年長養園林斫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

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
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装載赴監送
納獲鈔銷注誠為便利民戶所陳大畧如此所有曲折具于
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
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

南康任滿奏事狀臣誤蒙聖恩竢罪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
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
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凉田野榛蕪人煙稀少
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
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

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
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
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萍無有根帶愁歎無聊
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
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
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
流不啻饑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
補吏民紛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者是以
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
旱其憔悴無聊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
嬰鈇鉞而一言之大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
自當措置兌那以紓其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
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
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
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
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
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
直賜蠲放蓋其所損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
餘疋錢貳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
毛而可以少寛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激懇

皇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蠲減漳州上供錢物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
及四萬餘貫一萬七千餘貫買銀三千兩觧發又有大禮年
分銀一千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觧發數內外一
項折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
尚書戶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樁辦又一項名為
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六千貫雖
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發帶省司帳狀不可分文逺欠三色總
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之可考亦無戶眼窠
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亦那兌一歲僅能趲得一萬二

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千四十貫則以敷下諸縣措置
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版以故移
東補西未覺敢闕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闕宗子孫道
養老歸正等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窘
匱而縣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趂雖於紹興乾
道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盡數撥下本州應
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起發然
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道所解往往
愆期至乾道五年漳浦一縣趂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認
錢數裁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州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

版之數遂成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敷猶各不
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為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既無贏餘可
積又無窠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
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言而脅取之州郡聞知
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藉口不肯留心趂辦州郡不免又將
別色官錢那兑補足為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逐一切聽其所
為不復訶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
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
目擊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別無計策可以斡旋朝
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

開納許為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
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
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
未敢有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敷七
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
截撥添湊應副前項在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
以恤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惸獨鰥寡亦可以少被
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又曰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
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

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
者又況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
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
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
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
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
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
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
之數為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
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為準也然此其所以為準者又非當

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補之虛額。而一時朝
廷恣意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趁不上常額
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此逐年為額為錢
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
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
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趲得四千七百五十
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千六貫。逐年
收趁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為。則亦兇那
科罰。如前項所以趁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有
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

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
為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蒙蠲
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逐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
蓋任事者未知逐年所以不曾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
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
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也。且其所
收之數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
五十千者。是曾不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
者遽欲責其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
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

不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稍
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本末。
則臣昨因賜對。嘗獲面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深加獎納。然
臣於是時尋即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今亦未敢出位犯
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群議。更加詳酌。拔本塞源。以幸
天下。臣不勝大願。

延和奏劄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
代之所無。以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
兵。權宜指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凡聞之。乃
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

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
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
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
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
額倍為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美矣。而
一時乃有憸佞掊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明聽。使凡歲
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
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
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
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

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呵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焦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賜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類蓋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

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制總錢書比來同安銓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為郎以計六曹一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議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日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執事下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求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作又詔稅民毋會其踦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喜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媕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

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又如合零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詿誤朝廷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

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杵來逮吏縶治捶縶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滋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暘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督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䘏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

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咨為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賨邛筰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

答張敬夫書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畧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算賦者有取之無藝至於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為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為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歛之臣誠可憎疾為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枝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

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靡為此紛紛也

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攔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裹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裹也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悉留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贓當時人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信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都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illegible]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日亦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正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

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奏鹽酒課利害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搬載巡尉既不能詰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給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廉覺吏卒掊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畧害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

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又曰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它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入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任衆人有控扼抑勒捕促欺凌之擾雖加禁防亦不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盡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

成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揑托擾擾則其弊亦不異於
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
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
縣均數立為定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
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
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
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完
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
額素輕或非它州之比未可遽議然它州課額雖多從來拘
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
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為定額
然後以此科數俾為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
咨陳漕論鹽法書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
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
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貲略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
問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
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
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
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法
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彊弱均數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陪

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
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
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
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
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
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
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
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
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
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
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
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
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
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
猶將廢罷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
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欲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
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
尚有乏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三十三文而患
其貴引錢止得三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
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埕戶搭於綱船漏於

步檐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剋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賊鬻以救目前之急故也今若能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額每斤止減一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況不止此數更乞審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盜快何憚而久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米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埕戶則無實利爲若使埕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逐縣專委令丞或簿尉）則客

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檝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買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為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經從便路與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經就埕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識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二分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

答詹帥書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

不及向來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為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為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為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籮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欵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

答詹帥書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

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
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
不以為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為
錢幾何鈔鹽一斤為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貫
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
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於辦課力於捜捕細民胃法
蹈刑不勝其衆嘗欲為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
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
與漕司劄子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
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泝流

逆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並價不得不高每斤
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
非科抑鋪戶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得
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來始為出賣落草私
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責之以給歲計自此
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
願買而官坊責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衆追呼之擾故行之未
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鹽數折還
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得胃法
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致申衆追呼之擾比

之衰宰之術是為兩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内
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
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
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
以為循環之本前不至為胃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
逐綱撰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
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
鹽至於移賣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
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
然實計每斤以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

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滷欠折之數乃用衰宰之餘謀陰許
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趁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
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喫貴鹽而漕司
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
明
漳州鬻鹽最為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先生至石大
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其餘諸鋪
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
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得見鹽錢底裏與郡中歲計無預
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都古者山澤之利

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
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然
乃復有愚悃輒冒仵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加以疾病益
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昏塞不知所為近因奉行
近降指揮令上三等戶稅絹畸零丈尺奏鈔送納本色外下
戶不成端疋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送納
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奏納本色熹初不知利害曲
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為優恤下戶但行喻遣催促送納
自後點檢得見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

價每疋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而下戶卻
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疋計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
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
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省欲
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以憑遵守
催督免致拖欠為公私久遠之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
計亦乞明賜黜責以為守臣慢令廢職之戒
又曰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為病而申陳
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則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為便故熹
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

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
與使司貼子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
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
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免
苗米水腳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往來
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定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
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
稅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
於一時然後為快也
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

說話古人禁人聚斂今卻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如此卻
何以責人廉遜
論督責稅賦狀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
旱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
恤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
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
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
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
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
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詿誤

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術闕民間固
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
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
熹雖陋委實不敢奉行

與王運使劄子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
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様官吏皆以為當放其
所為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
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之遺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
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攢寫供申
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為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

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
素心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
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
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為州郡
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
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
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乞給由子與納税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税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産錢
出入及合納税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納近年諸
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
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束依例
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税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
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
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人戶既
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照對勘斷監納山谷細
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勑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
戶税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
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貽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扉已關過者
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亦是
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
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
已納人決撻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
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
聊生欲乞檢坐勑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
其催税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疎放仍將鄉
司案吏重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人戶通知

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
行遣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
苗並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挽收
在已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縣道督束全無措置
即將下等私米以應副預借為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
細民各縣卻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
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段遲滯且又
欠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
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

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糜費之類令人戶
自行打量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情願赴軍倉輸納
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
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斛預借縣道
本軍將來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請監司照會
外須至曉示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
他元肌膚處豈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
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
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
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
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
一切掃除妄費臥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
更新之方始得其在行在不必若在彼稍如須更見得事體
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
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至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
沒者何限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
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
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矣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橫斂無數民甚不聊生丁錢
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
免稅向見辛幼安說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子某初不信後提
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
催夏稅某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
產有定色易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匹官
支得六百錢後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
又無錢可請只得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錢數又
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

福建浙西又不如浙東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

浩曰江浙秋重昨日來路問村人見得此閒只成十一之稅曰嘗見前輩說閩中真是樂國某初只在山間不知外處事及到浙東然後知吾鄉果是樂地今只汀州全做不得彼處屢經寇竊逃亡者多遺下產業好者上戶占去不好者勒鄰至耕佃鄰至無力又逃亡所有田業或拋荒或隱沒都無歸着又官科鹽於民歲歲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斂不一官難於催科民苦於重斂更無措手足處守倅只利俸厚得俸便了更不恤大體須是得監司與理會亦近說與應倉了不知如何

浩云要好得監司去地頭置局與理會一番直是見底方可

估先生擊節曰此是至切之論某之見正是如此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御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

催稅之法須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限與見則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將饑餓民甚苦之恐為吏人苞

苞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日每限合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趁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如何了得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

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一

後學余祐編集

財用第二十二 六條 儲積附 二條

己酉擬上封事。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己責。何暇更察民情。摒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夤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

延和奏劄。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纖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爲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窘束。州縣不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愁無告。而貪饕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爲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損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缺。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

或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畢竟人爲這个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个。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榷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實理不如此。

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爲天下。但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斂。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

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

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

因論漢初財散於天下且如而今要散在郡縣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閑在郡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時挨展將去將漢初來看要散之郡縣得否這只得閑説第一項最是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州郡白是州郡底如許多大軍是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會去教他攀此弓射此弩教他做許多模樣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粮白與他到有厮殺時你道他與你去厮殺否只是徒然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人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于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榜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欲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止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今之戶部但逐時了得些以支撥都下軍馬之類如無又借出內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所到即分幾多入內庫幾多入何處幾多入戶部王宣子為戶部時曾去理會廣幷甫不樂罷之

致道説國家財用耗屈其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

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

古者只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將來添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緡爍了只某鄉間舊有此想見別處更多又有海船之泄海船商人多以貨物擁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而曾檢點得出

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則淮上透漏，監官點閱物但得多納幾錢，他不復問。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絹一疋。若更不禁，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蜀，其透漏之路更多。

與向伯元書：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能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又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家私恩。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卻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廬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遠，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

社倉事目：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 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筭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及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鑿，監官依狀支散。

一 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 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

小兒口數（每十人爲一保但相保如保內逃亡之口數入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保正等共批首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領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斗（每桶受米五省斗半）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

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敖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納（先遠後近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遍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而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敖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扗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

戸一口不實如招人戸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逓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内一名走失事故保内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戸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戸如闕隊長許人戸就社倉陳説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郷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

餘零碎出納即委郷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戸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産戸願請者聽

一倉内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郷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此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工作第二十三　七條

論都邑創寨劄子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寛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

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爲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着地實瀕江然上有柴陰木門四里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土[illegible]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

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
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
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火盜横流之
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
三人匿跡州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
級紲捉驚趨即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
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刼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
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内都
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爲窮寇三
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算增兵百人

一歲所費爲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
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處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
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攪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
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
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
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
費遂
而便
緩急
災或

恐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
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
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
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

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徇爲一切苟簡之計或稱實係
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
是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本根耗費種種利害是前已詳
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数
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
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
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必立功效及至本軍行
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告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
護縣廓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
訴不絶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

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数端之實
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数目不多自可撥隷諸寨填補闕額
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
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一寨卒數人破屋
数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
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
乃世俗淺陋之常態宜不足以瀆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
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
焉

與趙帥書 去冬見議開湖事甚明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旧

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勿
勿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
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功專已智者難
爲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算計之其贏縮
利害可以一日而知不必閒關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
乎利病之實也
脩築石隄劄子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
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粮綱運并商稚舟船浮江
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覆溺之患公私兩
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遂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

被田運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
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
岸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
官司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應其所用[illegible]無所從出又
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旱傷
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
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
隄岸土工及堆林木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數之類具利害奏聞本軍
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
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

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
取撥寨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
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
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
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
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粮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
開修不惟官司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
食須至申稟者
與魯左司劄子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千以
三百日爲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

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樁收竊緣
卜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
多繫遠鄉農民追呼擾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
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又
兊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
但令本處樁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爲非
策又況樁收日久皮綿爛斷扎片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
惜者設若遂爲歲例則其爲害無有窮已尤爲不便欲望一
言寄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比近屯駐軍馬
去處披帶校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

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關於武備即乞行下諸
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鉄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
不應無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數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
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騷擾
汪端明訖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
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爲權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
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張定叟尚書云京城每郊用木卜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去皆
諸瑞得之其費出於臨安渠知府日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
屋庶免逐郊費用不從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先生言其姓名今忘記）某人曰張直柔在彼
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船召匠計之
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
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而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
遂如其語爲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計之費裁十之三四其後
諸縣皆重有科斂獨是邑不擾而辦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
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結磚爲墻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
後園依樣造之會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
興自認磚墻正中官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
錢不得干預磚墻事

徭役第二十四 五條

奏議役利害狀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
權所請結立義役此是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
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
盡善者如令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
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
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
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
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
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

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
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
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
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
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自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
折未可猝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
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
名重爲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
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
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

差吏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
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
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疎
然却簡直易明無它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
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
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
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
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
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倣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
爭競

論差役利害狀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
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斷然其間尚
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
民難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
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
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鬭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
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稅錢而保
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
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典然而州
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逕直以保正承引保
長催稅於是承引者有僱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
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
爲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
澤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錢以
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長戶長而此
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之
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絕以法
度遂致乞覔擾擾反爲民害甚焉以爲莫若將罷支耆戶
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
長（罷支耆戶長錢係縣府共管者下貫以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顧惜）則凡此衆弊不
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
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復雇耆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遍行而
欲少上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
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
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
人爲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
爲保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稍大
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

陪備其費不貲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
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
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
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爲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
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
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腳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
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
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
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
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

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
然冰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
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如長隨弊豈有願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稅則只是都勒兼差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皆施用）只
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力既高而
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
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
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
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
近亦不理爲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

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
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僞滋起
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
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
第二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應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
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
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纔及數千之
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耆役之後力薄費重非惟生計蕩盡
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

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
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喜切詳通鄉差募則鄉分闊
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
處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
移居出都保於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
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
役次疎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
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
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
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

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躬鄉細民亦可粗免差役頻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數奏修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船舡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官喚夫力荷轎擡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

稅人叙聚浮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籍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必問庫廚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者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斬新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濶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并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理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愬曰不愬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為保正如此則無爭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一　終

按劾第二十五　十二條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臣昨蒙賜對輙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禀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官開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水而以親戚方在政路曲為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為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嶧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早田之旱例不為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充飢腸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略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萬石不為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

縣官吏尚有初不聞[illegible]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illegible]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illegible]臣詢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今臣詢訪最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頗多不實而衢州為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為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游縣丞從政郎孫孜覆實遂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為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輙敢欺罔減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溢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遂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奏唐仲友第二狀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畧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疋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疋錢二萬

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嗔怪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遮攔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税絹二千五百疋限十日内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内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在縣催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擅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温及州吏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税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温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温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瘡痍爲職而乃舞智徇私動乖仁恕在法夏税省限至八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　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况方此機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跡賤誤蒙任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

按唐仲友第五状臣猥以跡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守臣唐仲友催税刻急民多流移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状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以状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污淫虐蓄養亡命事状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贓應死亦甚皇恐比數日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譸張又遣客將傳語通判趙善伋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爲主張擿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惟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懔乎如虎兕之將復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爲吏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去黨共爲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况仲友爲人陰險有素事窮勢迫千求請託何所不爲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爲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權衡

發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愬臣欲自此遍走諸
州討度救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覆出
爲惡遮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住本州恭
俟奏報竊慮違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
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晩既不能及早
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共爲欺蔽有此二罪難以
復居官次顧以本路飢民阽於溝壑未敢自劾謹復具此曲
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
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
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

乞罷黜狀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臣奏知
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捜促轄擒驚怖弟
婦王氏心疾甚危詩事又據檢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送
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詣實聞奏其台
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
彌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
稱今來若及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
郡旱傷去處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措
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
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施行劄付
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
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
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
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
以爲姦者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
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害吏民欲
俟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俟其一兩
日間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
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
按巨姦贓汚戾衆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

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
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拖延從輕收敘如此則是不唯臣
無復顏面可以號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
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
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
臣之私計而言則唯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
克全素守而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保餘
齡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臣
相戒修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欺紀綱頹
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昌鈇鉞效其狂愚伏惟

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爲小而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
恨
按黃岌狀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
年截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倉專委縣
官就彼交納應副支遣土軍月粮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
結局回縣去年係委縣官從事郎黃岌不知有何私幹到寨
未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米且令仍舊搬米前來
倉所等候其黃岌又不前去地頭續為交納遂至五月以後
大軍闕食赴州陳訴本州累行催促其黃岌頑然略不介意
本州爲見大軍節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量
行兌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去監督本縣催
促支散至今日久未能按月支遣蓋緣黃岌怠慢不職專務
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為念不爲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
軍一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
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岌及與龍巖縣主簿迪功郎陸槐對移
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并諸監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
降指揮今來伏覩符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
郎王鉌論奏乞行約束州軍弓手土軍雇錢衣糧須管按月
支發毋使侵擾細民奉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
與本州按發黃岌事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寧深切

之意所有黃岌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岌重賜施
行以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劾將官陸景任狀照得臣誤蒙聖恩委副閫寄於今月初四日
到潭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扎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
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尫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
使入國用入流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曾
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揀中
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力不衰諳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閱
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賴兵官
彈壓目今邵州見被湖北倢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劄
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
倖庸流尸祿養痾晏然端坐之地兼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
兵官練習軍旅以為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
難倚仗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陸景任與宮觀差遣別選材
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
奏聞者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
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
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
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

臧否奏聞事照對臣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
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
施行臣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
照會免行考察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
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切慮其間
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
問則為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
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
不得少有遠滯其未到闕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

人權攝許於得替待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
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臣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
狀云云浙東久缺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
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
民為飢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以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
不預行措置切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閉糴
指揮申嚴行下已具奉聖旨依臣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
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
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
科罰錢物後來已致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
罰取錢等事臣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
無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臣近又聞衢州
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上戶閉糴　絕少米斛出糶
數內江山一縣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
一戶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有貧病無錢收糴之人即行賑
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
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縣
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
是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乃於六月

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
察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臣備使
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任臣無所逃罪其知縣
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雖以客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
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須至供申者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右臣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
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
子申乞改差宮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臣誠愚昧
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
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

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廢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
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
蠭起雖已遣官慰諭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
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
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誠
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爲遠近
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
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

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
先榜於閤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

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
模樣

辭免第二十六　二十一條

辭免改官宮觀狀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
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
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
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
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
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
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
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
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
孚實切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
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
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祗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
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
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
實爲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第二狀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
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
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勅節
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
妨廢職事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
熹昨以憂哀推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
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襃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
寵風動四方况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弃志行
不修無德可襃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國
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愚誠不能感動

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違方輕冒憲綱然
切詳考元降指揮止爲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
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敢復披
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小臣幸終免於
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況屏絶
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爲而已下情無任瞻望祈扣之切伏
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則熹不勝幸甚
申建寧府狀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齎送到熹
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

熹祗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
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副熹照會熹切詳上項指揮
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爲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來
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
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
字委實難以祗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
叨褒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
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
幾微誠或蒙矜察切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
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黜綴末第後來參部銓試

注授泉州同安縣主[illegible]以親老食貧
不能待次遂乞[illegible]對除武學博士
又以急於祿養復乞[illegible]一次又來[illegible]差充樞密院
編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illegible]又以憂制未終不敢
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
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近歲三
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竊數過優
內省庸虛實爲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
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群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
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

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絶俗之行豈真能矯富貴而輕
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
昧尚有以自知不稱況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
不知引避彊顏忍恥靦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
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
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祗受謹已即時當
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
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
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
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

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為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辭免知南康軍狀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填張杅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蹤緣之安不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禄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今者忽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淺之流

得以因緣冒處為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祠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媮惰一旦使之彊起田閭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為熹之賤微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旨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為逃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之罪熹竊以為不然蓋熹本以無

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奬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為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况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彊自修飾起邀名宦豈不大為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祗拜恩命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便復叅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逓到劄子勑牒不敢祗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

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為敷奏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直秘閣狀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況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既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

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須下賞
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傚始肯竭其囷倉累歲之積
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
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損米四五千石方得一
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
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
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
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
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
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

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
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
廷洞照誠悃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
康軍奏乞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
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
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副身
令本軍日下賞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
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
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
子孫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

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勸易為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
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任
懇切恐懼之至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
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
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
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辭罷前任職
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
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
天之靈偶窺管穴因切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

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
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
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初心也
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
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憣然思竭駑鈍以稱所蒙
唯懼縱姦賊民棄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下至於觸
忤權貴撥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
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
惟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還官為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
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

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甫奬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諭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屛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職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簡閱内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内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祗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収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

辭免江東提刑第三狀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討日以俟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順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承甫奬即於當日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授畫時起發而臣至愚又復思慮

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觸天威瞻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贓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藴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黒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

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與其它日拘攣蹙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來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寛原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

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
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無任妄進於死有餘
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第二狀熹衰殘餘生羸病待盡聖上不忍棄捐
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
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
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
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
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
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懸

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
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
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
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
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
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
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喚嚴切照
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
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偃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
劾章熹不敢自辯即將具狀請祠回避伏蒙聖慈曲賜全護
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
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矯妄過有邀
求自爲削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
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
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
當誅戮豈有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
面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
作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
是以熹衰病癃殘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
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數察許熹罪狀實如

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勝
幸願祈懇之至

辭免江西提刑第三狀右熹昨忝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
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
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子六
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
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
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群下之誠僞曲直蓋無
所逃其情者以至皇慈覆露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
撫諭之温假借之寵則又有非疏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祗

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暑熱度嶺足疾又頻發動委是
不任起發前去又兄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
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
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閔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
與宮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甚

辭免秘閣修撰第三狀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
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
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
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
公聽獨覩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丐

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況熹微賤非彼之
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
昭著此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
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況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敢
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
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荒之役稍可勉效
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霈恩合
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詐而罔
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
之賤冒觸雷霆之威儻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

意方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素望
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憨愚自取覆
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祗受已送建寧
府寄收訖

辭免江東運使第二狀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
熹辭免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
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
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況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
覃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祇受豈敢獨於聖

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為遜避上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
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為甚今
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為群若但草草
一觀備禮擬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
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
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踈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
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
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
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

辭免湖南運使第二狀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

副使恩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
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
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
欲起發前去祗服職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
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
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罷貧民産去稅
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後來朝廷
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不
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
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

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
官上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蠭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罷靜惟
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逭誅夷已為幸免更
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
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
戒
辭免知靜江府第二狀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
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
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

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
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
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
幸曲蒙寬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
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況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
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
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
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
區區所言非止自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
臣區處顛壓而熹率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

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羸衰
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
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閔再為開陳收回誤恩
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放歸田里狀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
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雖賴朝廷三綱五常
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
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
逞其志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
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

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骴
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
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
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多虞則不惟下保衰殘
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實不勝幸甚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第一 狀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
行在奏事方以迂踈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
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
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

邇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
效而陛從晉以來未嘗不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
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
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
也如臣踈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躐
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
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盲昧之譏
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瞶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
仰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皇帝陛下
察其悃愊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
甚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
待制侍講恩命今到信州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
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冒干旒扆蓋念臣迂濶無能
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鑒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
不滿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為過
分所有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祗受至今僅及
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既不足以汙侍從
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目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
講經幄出入禁闈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

即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
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
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
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懂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
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
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傳師言臣以昨
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
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
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右臣昨奉手詔宣
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
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
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實儲峻秩荆楚
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
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疎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
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是
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問故嘗再三懇辭
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
荷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己下賢
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
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
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
旬屢得進講凡所開啓多蒙開納而臣顓愚迫切便欲致君
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
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
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
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
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釁咎
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
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日盲耳聵之人所宜
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到今復有
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祗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
俯垂鑒察正其疎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
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
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君之孝
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為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
憾干冒雷霆眷戀軒陛無任皇恐激切之至
又曰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為通直郎崇政
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頤上奏
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罷說
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
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侍講之故得此
待制職名既罷侍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
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第三狀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
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
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
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
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

講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凡淵疎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即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顔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

悃繳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陵事奏第五狀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蒙聖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求閒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顧臣何者可稱褒寵感激之深無言以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禀聖訓未敢再瀆宸聽所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念去歲叨冒獲厠周行曾因集議永阜陵宮妄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皐庶妥威靈以延遠[illegible]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任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須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爲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踧踖屏營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第六狀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者煩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激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近列使侍講筵即以迂踈寡陋貪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職名大爲超躐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爲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爲入從之階異時若罷講官此職次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

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出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宮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辭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為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他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輙冒萬死復此祈懇伏惟聖明洞察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又曰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號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為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為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輙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與留丞相書熹輙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歲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嬾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部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濂溪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惠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因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来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劄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善言不遺餘力是乃

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為終身之羞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須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乎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

與陳丞相書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聞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情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為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漠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獧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奏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華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為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

答汪尚書書熹孤陋無庸學不加進而顛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為自屛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輕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

自為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為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覘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可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illegible]然後有所不

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為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母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人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為便也

答汪尚書

書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扣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我以為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為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之紊亂倖蹊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為若欲[illegible]其人則使[illegible]而仕今[illegible]施而觀其顧隨行遂隊則[illegible]鄉之譏叩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樂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為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碁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為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為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辟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為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

答汪尚書

書重蒙戒諭今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以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illegible]

爲去就意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
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
事又不能優容奬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
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
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
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
爲進退耳顧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
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
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
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

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

答韓尚書書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
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决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
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
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
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
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
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閑散惠養之恩故必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
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黽勉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

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
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
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
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
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
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
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群小嗤笑
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
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
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

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
所以申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敺縱臾使至此極也即且士大
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
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
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
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者近世以來風
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
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
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
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

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内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者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

與鄭參政劄子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幷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擾至今若使鄙意止爲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寔以從初

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冊上當爲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閑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交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爲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參諸公同爲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撰熹亦不敢固辭矣況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躰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畧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誇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尚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於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

與鄭參政劄子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豪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内震駭病

中聞之憤悶欝結覔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幷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擾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末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

垂絶之言無復倫次惟此一念炳然如冊伏惟明公念之
與龔參政書 熹自幼愚時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
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如復誤有齊時及物之心然亦竟
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
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
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
隨郡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
等輩也使之彊顏句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
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
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

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貴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
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
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
及究伏紙隕越
與袁寺丞書 熹甚矣討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
為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憒而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
省閱文案發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當一去也外則財用耗
竭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
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所問官吏
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

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前仕進意今
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為此雎盱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
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
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閼
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
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
携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
贍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久
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諭作書從班
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為

此以遣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
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
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弾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閒中私
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
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為
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
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
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
尊兄力為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
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俱遠即遠狠俱近即近狠俱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答呂伯恭書所被恩命以衰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以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却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

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免彊亦恐旋學不成徒尒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以扶接道守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二終

刑罰第二十七　三十三

舜典象刑說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妍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

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

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不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其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

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輙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妣一二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唯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朴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會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

之蔽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爲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才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力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延和奏劄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敎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敎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

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説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

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説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

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删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敷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延和奏劄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

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屬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曆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為之彼以廣舉關

陛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緣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吏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緣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榮其於獄事冀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緣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

放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能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必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

又曰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折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過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内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奏推廣御筆指揮事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愼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淹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内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内方准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爲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

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絶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行推鞫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鞫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

殺之雖使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況以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容投鄰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實極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梁所犯窮凶極惡天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鞫然熹愚意欲望使司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群聽使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馬辛獄情劄子熹契勘本軍軍院昨准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逐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縣勘到招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鬪若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甚

答鄭景望書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者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贖後世始有五刑法非聖人贖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悮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

過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太為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

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為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只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寛五刑贖刑所以寛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抄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扑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

幸無錢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剕倍差宮
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
好語不輕於用刑底意
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
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
亂做到晚年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
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
不知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人
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

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强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
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
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
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
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
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與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
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
理會了但是如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

如朱莒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
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
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其罪引某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
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於唐當時多以語辭獲罪皆只是他
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甚地
律是歷代相傳敕是太祖時修律輕而敕重如敕中刺面編配
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敕中上刑
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百敕中則折之為二十
一五折今世斷獄只是敕敕中無方用律
因言律極好律即刑獄後來敕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乾道淳熙

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
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毋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
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
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朱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
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
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或問敕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
朝有編敕後來乃命群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
定敕令上喻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

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勑修書者
要當知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事燕之）
（已幼錄時出示學者因記其文如此然恐有脫誤處）神廟天資絶人觀此數語直是分
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
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
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
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爲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
未然者勑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
格令式在前勑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
欲尊勑字以勑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
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
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
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
用勑令大槩勑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
八分書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罰這
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
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勑今人呼爲勑令格式據
某看合呼爲令格式勑勑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勑

某在漳州曾編得户婚兩門法

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見得叢刪曰如
不甚輕殺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勑較重律是古來底勑
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勑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
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至唐五代方是黥面
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寛

敬之問淳熙事類本朝累聖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
正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
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析用盡了到親
亡却據法負賴遂着人許私分又某往在臨漳豐憲送一項
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爲美殊是有寡嫂孤子後来以
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委郎丞看驗逐項
剖析子細乃知其情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
他亦不服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
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
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也有須待囚訊鞫勘録問結證而

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首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爲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寃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財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

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
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
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須不可不知

獄訟第二十八 七條

淳州曉諭詞訟牓敎勸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
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
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
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
些少錢米田宅以至互相誣賴結成仇讎遂失鄉里之驩且

虧廉恥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
此已足傷嗟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官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
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
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粧後患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
感發其善心者哉又況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遥遠或事
排干已而出於把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爲詭名匿
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
勝言慮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
索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
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僞先將詞人重行 務以上

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區區深憂苦
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
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
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
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牓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理
或涉虛僞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即仰早生悔悟降心相
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革
此年頑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憫惻慚懼之心仰副明使者
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儻觸憲章决

無輕恕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
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
滯引惹訟詞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圓備予決便
即先行經州紊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爲始應諸縣
有人戶已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鬬毆折傷連保辜通五十
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尚有
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决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絕方
許人戶赴州陳訴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斷再立限驅催其

縣道又不了絶致人户再有詞訴定罪押録科斷外今仰
民户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狀内分明声說的於某年
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縣不結絶以憑行遣如不曾
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稱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
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月日未及其人户連書鋪並行收
坐仍毁劈書鋪名印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
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訴已事無以次人聽自陳聽親書狀自餘民户
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
當廳執覆一本云或非理矯說及當聽執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二
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干照
契据并未盡因依聽録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已事寫狀書鋪與民户一等科罪

一民户詞訴不應為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為狀首人並
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声說因依年月若干
有無疾蔭婦人有無廕娠孕於前從實開具或有罪應
科决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户寫狀不用印子便令
經陳紊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毁所給印子

一人户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攬狀並經茶食人保
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户理涉虚妄其犯人并書鋪
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户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
攔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攔轎狀詞並不受接并所
投白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
窶鰥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紊煩官府自今後除貧
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刼盗并鬬毆殺傷事干人命初詞
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
争等事人户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

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論委職官一員或兩員就
大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硃批書回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案吏貼擇
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其處
已未結絶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内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
西面係人户詞訟牌蒙安撫到任後於西畔詞訟牌於東自
新開雕屆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監當并
置曆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

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星添雕字具說有實貪屈緊急
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
切待施行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坐
牌定行勘斷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
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尅役使殺人行刼殺略
姦盜聚衆鬬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
業姦污婦女鬬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
上當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鬬打不見血差

役陂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衆安撫到任以
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廕今為狀首
甚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事合經潭州一即不是代
名虛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令右某
入事明注年月指涉某人某事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
撰特賜台旨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五
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鑒定日限案吏

硃批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一日者
不展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而不到者都廳指定
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照對人户役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刼盜等今來受
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
致令投陳紊煩官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准前邀阻人户
致使府問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人乞賜喚
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照應近据諸縣申到人户理訴婚田債負皆稱目今正是
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務候開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户互訴

婚田爭地多是有力上户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
不肯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延袞入
務限使下户被苦無能結絶檢准律令諸婚田入務若先
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在此例況今本州多是禺田只有
早稻收成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少
施工未獲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諸縣爭論田地
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
日符長沙等一十二縣遵守施行訖
任官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録判語到事亦
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

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上了事日日檢點了
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
都不知豈不悞事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
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
愈見事多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
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刋得不端
正看印在甚麽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不知人心如何恁他
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

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
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
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嘗說或
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
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
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
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
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豊惡送下狀如雨初亦
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廚

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
廚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廚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
只分廳兩邊設幞位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
郡廚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
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爲書一樣
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
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
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麽事争起到
官乙家如何來辭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

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
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
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
追人便只依其所擬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
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滞
某在漳州有訟田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
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
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争田事被其
掇了案其官人却求郡守欵慶考出
祝懷汝照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姻溺死衛守施元之謂張曰

祝婢乃其父婢祝汀之恐事泄捬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道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除遣一兵士之類來衢探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授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呼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選將第二十九 十三條

庚子封事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輕素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聚斂刻剥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

肆誅求盡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銷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剥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申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踈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者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効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唯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貪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効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彊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昇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

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封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

戊申封事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晩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

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户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才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尅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畜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

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般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

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麄鹵闒略而能有成者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輙易也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来一向踈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盖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来遂有童貫譚稹之禍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則處置某使即節鎮也若持節某州諸軍士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今皆

其人爲之其久則根[illegible]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
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
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
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
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
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
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
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
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
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
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
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
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
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甲兵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
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
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
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遇警急之時兩兵相抗依時人才自急
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不過事期到此厮捉出來耳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
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
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韜略復生以何
由辨之

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
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
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
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
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
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謬者事
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爲強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

先生因論今之兵官兵政病敗之甚某某嘗言於壽皇壽皇諭某
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
某奏云陛下但見列薦於朝廷之上以爲是皆公選而不知
皆結托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爲果皆出於公
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
爲朕察之

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
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爲賊所虜爲之柰何彼固不足卹然失
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是曾

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的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須戎幕宜
用文官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
爲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
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
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
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
來自有條理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似人家驕子弟了褒衣博帶談道理說
詩書寫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

兵制第三十（二十八條）屯田附（三條）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
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
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
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
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
所以不同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以孝悌忠信尊君親
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
如此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
却是以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弁分番入衛則此一
人便不復爲農矣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費自
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令州郡見
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費樁管上供而朝廷得

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十五萬又皆羸弱無用之人所費
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
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
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
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
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
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圭華太史之弟）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

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兹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賊張定叟知袁州說其詢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畧記大槩

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當與陳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說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衆人已是殺人底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也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

周禮所載蒐田事云如其陣之法便是古人便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談兵亦皆是脫空

古之兵法進則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却有壹人躍馬陷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柱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住退底便輸耳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衢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

是其力不敵須假此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便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鬬者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僅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伍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五長五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

推身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
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八陣圖
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益是此法撰幾文雖未必風
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
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
用兵也
或問李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
李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
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
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衮作一團

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令
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
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
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
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用得所以張巡用
兵未嘗做古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盖未論臨機應
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
咨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
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
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

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憲在
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未直起鄉
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
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云劉
信叔順昌之勝卿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
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
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手矣
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常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於是
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
者皆飲之人情胥快元城劉師閔向溪龜公皆甲暑藥相以姜發爲之與今水壺散方大槩似故

能大敗虜人盖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甲衣
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
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煑豆入陣
則割弃竹筒狼藉其豆於下虜馬飢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
爲竹筒所衮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死曰此則不得而知
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兼折馬一足則和人皆
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死不下十數人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
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鬪先生笑曰只辦看走使了蔡云
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

廝打稚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稚壯底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强弱相伴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一始得亦云終不是使病人與壯人鬭也

陳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後欲過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並輕車也革車僞以牛蓋輜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矛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伍五爲兩兩有長故也輕車甚疾

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士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之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

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辨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上守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

常思孫臏料龎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個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龎涓是箇緊底人必有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曉得必不看中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皆曰智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盡之而不失其意則其知亦不可及矣

因言本朝養兵竭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隷州郡特寄養其勁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爲禁衞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

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其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荊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皆不可用幾年說要揀冗兵但只說得各圖苟且安便無有爲者故新者來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見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復留而不去故軍冗不練官冗不澄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了數年又老了依

舊無用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其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趲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趲去饒州之兵趲去衢信衢信趲去行在逃遞趲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趲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来此屑屑計較近来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數實得好
與趙帥書近聞有旨招塡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辨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塡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不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充為非計似聞軍中向来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幷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府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彊斗力乃收而来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擬得者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来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来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

只是攔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措之死地而後生當
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內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
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虜
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
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
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
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食酒肉存在先以
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
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
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

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
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
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繞倒即壓
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虜衆正熱甲胄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
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
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
真箇要和

與汪帥論屯田書崇安有汜苗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
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
理不知其募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
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而知在
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
急與其嘗廢糜責財於民而冕其首以絶生聚之源嘗官告
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爲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
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强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
之驗未遠在傳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
行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閣下之明乘此邊事
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
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咨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
恐後難復値此可爲之會矣意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

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
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
以爲之備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
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
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
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
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邊之
十年其効必著須是擇帥所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
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其州總司屯其州漕司屯其州以户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三終